

項楚著

# 敦煌歌辭總編匡補

巴蜀書社



中國古典文獻學研究叢書



中國古典文獻學研究叢書



ISBN 7-80659-051-X



9 787806 590515 >

ISBN 7-80659-051-X/I·20

定價:20.00 圓

四川大學『211工程』項目  
中國古典文獻學研究叢書

# 敦煌歌辭總編匡補

項楚／著



巴蜀書社

2000・成都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敦煌歌辭總編匡補/項楚著. —成都:巴蜀書社,  
2000.6  
ISBN 7-80659-051-X

I. 敦... II. 項... III. 古典詩歌—作品集—  
注釋—中國 IV. I222.7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0)第 22687 號

策劃組稿:陳大利 李 蓓  
責任編輯:陳大利  
封面設計:文小牛

敦煌歌辭總編匡補

項 楚 著

巴蜀書社出版發行

(成都鹽道街三號 郵編 610012)

總編室電話(028)6656816

發行科電話(028)6662019

新華書店經銷

成都福利東方彩印廠印刷

成都神仙樹南郊村工業小區(028)5183822

開本 850×1168 1/32

印張 8.25

字數 184 千

2000 年 6 月第一版

2000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1-1000 冊

ISBN 7-80659-051-X/I·20

定價:20.00 圓

本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請與工廠調換



## 《中國古典文獻學研究叢書》編委會

學術顧問：楊明照

主 編：項 楚

編 委：周裕鍔 謝 謙 張志烈

曹順慶 馮憲光 周嘯天

劉亞丁 楊宗義 汪啓明

陳大利 李 蓓

常務編委：張志烈 周裕鍔

秘 書：張 勇

## 序

對於敦煌曲的研究，歷來有兩種途徑。一種是遵循傳統詞學的路子，把研究的對象大致限定在傳統的“詞”的範圍，王重民先生的《敦煌曲子詞集》初版於一九五〇年，收詞一百六十一首，便是較早的一種敦煌曲子詞的全輯本。另一種途徑是大大擴展研究的領域，把《十二時》、《五更轉》、《百歲篇》等等民間俗曲也包括在內，早期的成果是任二北先生的《敦煌曲校錄》，一九五五年出版，收辭達到五百四十五首。而任先生並不滿足，又繼續擴大戰果，經過三十年的辛勤搜求和深入研究，《敦煌歌辭總編》終於在一九八七年問世，收辭多達一千三百餘首，並有詳細的校記和解說，是目前這方面搜羅最廣、用力最勤的巨著。任先生稱此書“合歌辭與理論為一編”，“堅決肅清‘宋帽唐頭’之‘唐詞’意識，而尊重歷史，用‘唐曲子’及‘唐大曲’兩種名義代之。”（凡例）因此《總編》也是詞曲理論上的一部重要著作。

我不太贊同任先生否定“唐詞”的理論，但我欣賞任先生擴大敦煌曲範圍的實踐。我相信今後一切治敦煌曲的中外學者，不論是否贊同任先生的理論，都將認真研究任先生的這部巨著，並且以任先生所達到的成就作為出發點，去進行新的探索。

我對於詞曲之學素無研究，一九八八年捧讀《總編》的時候，是抱着慕名和敬畏的心情，讀後也深感受益匪淺。閱讀中有時發現疑問，便隨手記在書眉上。後來疑問漸多，便想到像《總編》這樣重要的巨著，鑽研者一定不少，假如把我的淺見貢獻出來，供研讀《總編》的學者參考，或許不無毫末之助。因此便將寫在書眉上的點滴心得整理成一篇較長的文章，投寄給一家刊物。現在又把這篇文章補充整理成一本小書，則應該感謝美國著名的漢學家梅維恒（Victor H. Mair）教授，承蒙他邀請我到賓夕法尼亞大學訪問研究，使我得以利用賓大圖書館的方便條件，很快地修訂和謄清了這部文稿。——算起來，今天正好是我到達賓大一個月的日子。

也許有讀者會問：為什麼這本小書對於《總編》的匡補，要從卷二開始，而不從卷一開始呢？這是因為，《總編》卷一所收錄的，是我國最早的一部詞集《雲謠集》，多年來它一直是敦煌學研究中的熱門課題，我也曾有專門研究它的打算。後來拜讀了潘重規教授贈送給我的大著《敦煌雲謠集新書》，已覺得勝義紛呈；到賓大後又有幸獲見林玫儀教授的論文《敦煌雲謠集斟證》（收入《詞學考證》中），更感到美不勝收。我縱然有些須管見，難免重複處居多，因此不再下筆。有道是：“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敬請讀者諸君參考二位教授的精彩論著，或可彌補本書的這一點空白。

一九九二年二月二十八日序於費城

本書在費城完稿之後，即託人帶給臺灣的友人林聰明教授，承蒙林君的美意，收入由他主編的《敦煌叢刊二集》，由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於一九九五年一月出版。由於客觀的原因，當時未

經作者本人校對，書中又有許多俗字怪字，因而魯魚亥豕之處比比皆是，這對於一本專論校勘的著作來說，真是極大的遺憾。現在有機會將此書校改補充，以修訂本的形式面世，不但了卻我的一個心願，也使當年林君和新文豐公司的美意功德圓滿。這裏我謹向曾給我以支持和幫助的各方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謝。

作者一九九九年十月二十日於成都

## 目 錄

序 .....	( 1 )
敦煌歌辭總編卷二匡補 .....	( 1 )
擣衣聲 (三載長征) .....	( 1 )
定乾坤 (征戰幾時休) .....	( 1 )
宮怨春 (到邊庭) .....	( 2 )
失調名 (上戰場) .....	( 3 )
別仙子 (調名本意) .....	( 4 )
思越人 (拌不得) .....	( 4 )
怨春閨 (調名本意) .....	( 4 )
送征衣 (如魚水) .....	( 5 )
漁歌子 (玉郎至) .....	( 5 )
臨江仙 (少年夫婿) .....	( 6 )
山花子 (難期會) .....	( 7 )
南歌子 (心自偏) .....	( 7 )
秋夜長 (在他鄉) .....	( 8 )
浣溪沙 (爲君王) .....	( 9 )
浣溪沙 (志不迷) .....	( 10 )

浣溪沙	(幽 境)	.....	( 11 )
山僧歌	(獨隱山)	.....	( 12 )
望江南	(娘子麵)	.....	( 13 )
失調名	(織錦紋)	.....	( 15 )
南歌子	(賞 春)	.....	( 16 )
定乾坤	(修文寰海)	.....	( 17 )
菩薩蠻	(回鸞輅)	.....	( 17 )
浣溪沙	(合郡人心)	.....	( 18 )
望江南	(龍沙塞)	.....	( 18 )
獻忠心	(卻西遷)	.....	( 19 )
謁金門	(開于闐)	.....	( 20 )
望江南	(曹公德)	.....	( 22 )
歌樂還鄉	(調名本意)	.....	( 23 )
鵲踏枝	(他邦客)	.....	( 23 )
浣溪沙	(不忘恩)	.....	( 24 )
浣溪沙	(海 燕)	.....	( 25 )
酒泉子	(詠 劍)	.....	( 26 )
失調名	(萋萋不歸)(嵌藥名)	.....	( 27 )
失調名	(斷諸惡)	.....	( 28 )
失調名	(見真時)	.....	( 29 )
失調名	(一室空)	.....	( 30 )
失調名	(勸諸人一偈)	.....	( 31 )
臨江仙	(求 仙)	.....	( 32 )
失調名	(傷蛇曲子)	.....	( 33 )
失調名	(多征使)	.....	( 34 )

失調名	(陣雲收)	( 34 )
失調名	(阿羅漢)	( 35 )
失調名	(祥花墜)	( 36 )
敦煌歌辭總編卷三匡補		( 38 )
三 臺	(十二月辭)	( 38 )
浣溪沙	(問江湖)	( 38 )
取性遊	(巖前笑)	( 41 )
西江月	(女伴秋江)	( 42 )
失調名	(清明日登張女郎神廟)	( 42 )
失調名	(聽唱張騫一新歌)	( 45 )
南歌子	(風情問答)	( 46 )
蘇莫遮	(聰明兒)	( 48 )
定風波	(儒士定風波)	( 48 )
菩薩蠻	(求 宦)	( 49 )
獻忠心	(調名本意)	( 49 )
獻忠心	(御製曲子“瑞氣徧山河”)	( 50 )
感皇恩	(四海清平)	( 51 )
失調名	(當身無敵)	( 53 )
失調名	(恩賜西庭)	( 54 )
水鼓子	(宮 辭)	( 56 )
杖前飛	(馬 毬)	( 63 )
皇帝感	(新集《孝經》十八章)	( 66 )
皇帝感	(新合《千文》《皇帝感》辭)	( 69 )
十恩德	(報慈母十恩德)	( 70 )
十種緣	(父母恩重讚)	( 74 )



孝順樂	(調名本意)	( 78 )
求因果	(孝 義)	( 81 )
求因果	(悌 讓)	( 85 )
證道歌	(道不貧)	( 87 )
失調名	(須大拏太子度男女)	( 88 )
證無爲	(太子讚)	( 92 )
望月婆羅門	(調名本意)	( 98 )
失調名	(五臺山讚)	( 99 )
求因果	(修 善)	( 99 )
求因果	(苦 學)	(101)
求因果	(真 悟)	(102)
求因果	(息 爭)	(104)
出家樂	(調名本意)	(109)
失調名	(送師讚)	(109)
無相珠	(調名本意)	(110)
悉曇頌	(俗流悉曇章)	(111)
悉曇頌	(佛說楞伽經禪門悉談章)	(112)
失調名	(讚念《法華經》僧)	(114)
空無主	(調名本意)	(116)
三歸依	(調名本意)	(119)
十偈辭	(讚普滿塔)	(120)
行路難	(共住修道)	(123)
撥禪關	(調名本意)	(131)
最上乘	(順水流)	(132)
取性遊	(悟真如)	(134)

悉曇頌 (神 咒) .....	(134)
失調名 (迷生死) .....	(135)
失調名 (禪 唱) .....	(136)
失調名 (三囑歌) .....	(137)
回波樂 (斷 惑) .....	(138)
隱去來 .....	(141)
<b>敦煌歌辭總編卷四匡補</b> .....	(143)
三冬雪 (望濟寒衣) .....	(143)
千門化 (化三衣) .....	(146)
歸去來 (歸西方讚) .....	(148)
失調名 (出家讚文) .....	(148)
十無常 (調名本意) .....	(149)
失調名 (和菩薩戒文) .....	(152)
化生子 (化生童子讚) .....	(153)
無常取 (調名本意) .....	(155)
愚癡意 (調名本意) .....	(155)
爲大患 (調名本意) .....	(156)
無厭足 (調名本意) .....	(157)
先祇備 (聞健先祇備) .....	(158)
拋暗號 (調名本意) .....	(159)
十空讚 (調名本意) .....	(165)
行路難 (無心律) .....	(166)
易易歌 (解悟成佛) .....	(174)
失調名 (阿娘悲泣) .....	(174)
<b>敦煌歌辭總編卷五匡補</b> .....	(176)

五更轉	(七夕相望) .....	(176)
五更轉	(緣名利) .....	(178)
十二月	(遼陽寒雁) .....	(178)
十二月	(邊使戎衣) .....	(179)
十二時	(詠 史) .....	(181)
五更轉	(識 字) .....	(181)
十二時	(發憤勤學) .....	(182)
十二時	(天下傳孝) .....	(182)
十二時	(行孝文) .....	(183)
百歲篇	(丈 夫) .....	(184)
百歲篇	(女 人) .....	(185)
百歲篇	(隴上苗) .....	(186)
百歲篇	(池上荷) .....	(187)
百歲篇	(一生身) .....	(188)
十二時	(勸凡夫) .....	(191)
十二時	(佛性成就) .....	(193)
十二時	(禪 門) .....	(197)
十二時	(法 體) .....	(198)
十二時	(學 道) .....	(201)
五更轉	(假託“禪師各轉”) .....	(201)
五更轉	(頓見境) .....	(204)
五更轉	(南宗讚) .....	(204)
五更轉	(南宗定邪正) .....	(206)
五更轉	(無 相) .....	(208)
五更轉	(太子入山修道讚) .....	(209)

五更轉 (太子成佛) .....	(213)
五更轉兼十二時 (維摩託疾) .....	(214)
十二時 (勸 學) .....	(219)
十二時 (求 宦) .....	(223)
五更轉 (警 世) .....	(223)
<b>敦煌歌辭總編卷六匡補</b> .....	(226)
十二時 (普勸四衆依教修行) .....	(226)
<b>敦煌歌辭總編卷七匡補</b> .....	(234)
阿曹婆辭 (鎮隴西) .....	(234)
鬪百草辭 (喜去覓草) .....	(235)
劍器辭 (上秦王) .....	(235)
蘇莫遮 (大唐五臺山曲子六首，寄在《蘇莫遮》)	
.....	(236)
<b>敦煌歌辭總編補遺匡補</b> .....	(239)
失調名 (男兒出外) .....	(239)
浣溪沙 (黃 鶯) .....	(240)
失調名 (遠征行) .....	(241)
浣溪沙 (萬里迢停) .....	(242)
失調名 (耶娘老) .....	(242)
高興歌 (酒賦二十一首) .....	(244)

## 敦煌歌辭總編卷二匡補

### 擣衣聲（三載長征）

添玉漏。嬾頻聽。〔〇〇三四〕

《總編》校釋（以下省稱校釋）：（原本）“漏”寫“淚”，從蔣校，形聲俱近，而意又較是。（《總編》三〇九頁，以下凡引《總編》校釋之語，但標頁碼，不贅書名。）

楚按：原寫“淚”字極是。蓋“嬾頻聽”者，乃是上文“萬家砧杵擣衣聲”，而非玉漏之聲。改“淚”作“漏”，反不易見思婦垂淚憶人的索寞心情了。以“玉”形容淚，猶如稱淚爲“玉筋”，如沈佺期《雜詩》：“爲許長相憶，闌干玉筋齊。”

### 定乾坤（征戰幾時休）

塞北征戰幾時休。罷風流。〔〇〇三五〕

校釋：原本寫：“塞元……”饒編摹斯卷原貌於一〇七頁，另錄辭於一〇八頁。“北”作“原”。按〔〇八〇三〕“北”訛爲“几”，知“元”乃“北”之形訛，非“原”之同聲，萬通不過。

(三一二頁)

楚按：“北”之於“元”，字形實遠，任校非是。原寫“元”字乃“垣”字音訛，“塞垣”指邊境地區，唐人邊塞詩習用。

### 宮怨春 (到邊庭)

焚香稽首表君情。〔〇〇三六〕

校釋：原本〔稽首〕寫成“瞽”一字，“表君情”寫“告素君情”。(三一四頁)

楚按：原寫“瞽”字並非“稽首”二字的合體，而是“稽”字的俗體。《李陵變文》有“兵到龍勒水北，峻瞽山南，与單于兵戰”之語（《敦煌變文集》九三頁，以下稱《變文集》），啓功校作“浚稽”，是正確的，“浚稽山”見《漢書·李陵傳》。而本辭的“稽”字又是“啓”字的同音字，《廣韻》上聲十一霽，載“稽”有“康禮切”一音，與“啓”同一小韻。《書·舜典》“禹拜稽首”，注：“稽音啓。”故敦煌變文中“稽首”亦寫作“啓首”，如《降魔變文》：“忽然差使更失，甘心啓首歸他。”（《變文集》三八七頁）“啓首”即“稽首”，與本辭“稽”當作“啓”類似。

又原寫“告”字并非衍文，《總編》誤刪，應予恢復，“啓告”爲詞，如《醜女緣起》：“啓告世尊，乞垂加護。”（《變文集》七九七頁）《太子成道經》：“苦（若）有災難之時，但燒此香，向雪山會上，啓告於我。”（同上二九五頁）說的正是“焚香啓告”之事。又原寫“素”字並非“表”字形誤，而是“訴”的同音字。據上所說，此句應作“焚香啓告訴君情。”

想思夜夜到邊庭。〔〇〇三六〕

校釋：（原本）“想思”寫“遙相思”。（三一四頁）“遙相思”茲據上片句法，改爲“相思”，俟校。王集於“相”下注“想”。（三一五頁）

楚按：原本實寫“遙思相”。王集於“相”下注“想”，可從，敦煌寫本中“相”“想”往往混用，此句應作“遙思想夜夜到邊庭”。

### 失調名（上戰場）

昨夜馬驚轡斷。惆悵無人攔障。〔〇〇三八〕

校釋：（原本）“攔障”寫“遮爛”。“惆悵”蔣釋五內解爲倉猝或造次，舉《醜女緣起》（集七九一頁）云：“朝暮切須看穩審，惆悵莫教外人聞”。“攔障”乃據《文殊問疾變文》“要去如來不攔障”改。惟因此亦構成平仄通叶，是否原作所有，是問題。（三一九頁）

楚按：此段有兩處可議。一、原寫二字顯係“遮攔”，阻攔之義，如魚玄機《打毬作》：“無滯礙時從撥弄，有遮攔處任鉤留。”《太平廣記》卷三五《常丹》（出《會昌解頤錄》）：“又復怖畏驚恐，欲走出門，爲吏人等遮攔不放。”不必改爲“是問題”之“攔障”。二、解“惆悵”爲倉猝或造次，乃誤從蔣釋（《敦煌變文字義通釋》）之說，“惆悵”實無此義。檢蔣釋所舉例證，僅有上引《醜女緣起》一例，而這是國王爲了給醜女擇婿，私下叮嚀大臣的話，“惆悵莫教外人聞”即“家醜不外揚”之意，“惆悵”是指國王生下醜女的惆悵心情，並非倉卒或造次之義。歌辭“昨夜馬驚轡斷，惆悵無人遮攔”，則是寫征人夜失戰馬的惆悵心情。



## 別仙子（調名本意）

此時模樣。算來似。秋天月。〔〇〇四一〕

校釋：（原本）“似”寫“是”。（三二四頁）

楚按：原寫“是”字不誤。用“是”字是暗喻，用“似”字是明喻，意義並無不同。原本用暗喻，編者定要改爲明喻，豈非多此一舉？

## 思越人（拌不得）

幾度擬拌拌不得。思量且坐□□。〔〇〇四四〕

楚按：原卷缺字在“坐”字上，作“思量且□□坐”，這個“坐”字是韻腳。按此首殘缺頗甚，校釋云：“一‘迷’字是通首叶韻之僅存者，非常重要！餘三韻均賴此字爲準，全辭始得復活。”（三三〇頁）然而“坐”字也處在韻腳地位，與“迷”字不同韻，故知此辭問題尚多，有待今後繼續校理。

## 怨春閨（調名本意）

夜夜歸來。紅燭長流雲榭。〔〇〇四五〕

楚按：“流”當作“留”，二字相混敦煌寫本習見，如《舜子變》即有“留”寫作“流”之例（《變文集》一二九頁）。“留燭”猶云“停燭”，謂燃燭不熄。原文“紅燭長留雲榭”寫女子深夜燃燭不寐，佇候良人歸來，正透露出調名“怨春閨”的寂寞心情。

## 送征衣（如魚水）

轉轉計較難。教汝獨自眠。〔〇〇四七〕

楚按：原卷“眠”上有“孤”字，作“教汝獨自孤眠”，《總編》漏錄。

夢魂往往到君邊。心專石也穿。〔〇〇四七〕

校釋：“夢魂往往”模糊，末字存“𠂔”形，不似“往”。“專”寫“穿”。（三三八頁）

楚按：上句前四字原卷缺損，唯末字殘剩右下角，編者摹形失真，但確非“往”字，因此編者擬補的“夢魂往往”，肯定不是原文。此等情況，唯有仍作缺文處理，無須代為填詞也。又下句原寫“穿”字不誤，“心穿”猶如“眼穿”，都是俗語，改作“專”字，反而失去了原文生動的韻味。

## 漁歌子（玉郎至）

繡簾前。美人睡。庭前鴉子頻頻吠。〔〇〇五三〕

校釋：原本“庭”寫“廳”。（三四八頁）

楚按：原寫“廳”字自佳，而定改“庭”字，殊不可解。如此校勘，勞而無功，反得其咎。

雅奴白。玉郎至。扶下驕驢沈醉。〔〇〇五三〕

校釋：（原本）“白”寫“卜”。（三四八頁）

楚按：原寫“卜”字不誤。“卜”即占卜，謂占卜“玉郎”是否歸宿。〔〇〇〇二〕首：“豈知紅臉，淚滴如珠，枉把金釵

卜，卦卦皆虛。”謂占卜征人歸期。《全唐詩》卷八〇二劉采春《囉唳曲》：“莫作商人婦，金釵當卜錢，朝朝江口望，錯認幾人船。”謂占卜商人歸期。辛棄疾〔祝英臺近〕：“試把花卜歸期，才簪又重數。”蓋古代閨閣間盛行卜歸之事，故此首亦有“雅奴卜”之語。（“雅奴”同“鴉奴”、“丫奴”）。

### 臨江仙（少年夫婦）

回來直擬苦過磨。思量□得。還是謔哥哥。〔〇〇五四〕

校釋：“謔”費解。《維摩詰經講經文》（集六四四頁）有“聲聞從後樂啖啖”，“啖”乃“咳”，其意於此不近。《秋吟》（集八〇七頁）：“金言大啓、玉偈宏啖”，“啖”須平聲。惟“啖”“謔”形極近，可作校訂基礎。（三五一頁）

楚按：《秋吟》的“啖”是“該”字別體，《增訂碑別字》上平聲十灰，《隋六品御女唐氏墓誌》“該”字正作如此寫。本首的“謔”則是“諺”字別體，這個“諺”字同“嘖”，亦作“嘖”，極力勸諍貌。如《焦氏易林》卷三，家人之坤：“嘖嘖諍諍，虎豹相辭。”柳宗元《酬韶州裴曹長使君寄道州呂八大使因以見示二十韻一首》：“秉心方的的，騰口任嘖嘖。”《鷺子賦》：“當時鶻鶻勸諫，拗挾不相用語。”（《變文集》二五一頁）“鶻鶻”亦應作“嘖嘖”。本辭後三句描寫了一個女子的矛盾心情：本想待夫婦歸來，痛加“過磨”，追究“何處戀嬌娥”去了；可是仔細思量，態度又軟化了，還是盡力勸說他改過吧。

## 山花子（難期會）

當時只合同攜手。悔□□。〔〇〇五九〕

校釋：末句在饒氏《長安詞山花子及其他》一文之次節內，補成“三疊字”之句格，作“悔悔悔”。（三五九頁）

楚按：原卷“悔”字下有兩點，作“悔々”，乃重文記號，饒宗頤及潘重規皆讀作“悔悔悔”（潘說見《完整無缺的山花子曲子詞》一文），編者見善而不能從，惜哉。

## 南歌子（心自偏）

夜夜夢魂間錯。往往到君邊。〔〇〇六〇〕

校釋：（原本）“夢魂間錯”寫“夢悟到錯”。（三七七頁）“魂”王集守“悟”，饒編作“寤”。向柳溪校作“錯到”，蔣校以爲“倒錯”，謂顛倒錯亂，饒編用之，實有隔。（三七八頁）

楚按：“悟”與“魂”，“到”與“間”，形音俱遠，應從蔣、饒二家作“夢寤倒錯”。“倒錯”謂顛倒錯亂，如《列子·周穆王》：“天地四方，水火寒暑，無不倒錯者焉。”《出曜經·利養品》：“神識倒錯，天地洞然爲一，不知東西南北。”蓋思念之極，或醒或夢，恍惚難分，達到失魂落魄的地步，即是“夢魂倒錯”也。

終朝盡日意懸懸。〔〇〇六〇〕

校釋：（原本）“盡”寫“逕”。（三七七頁）後片“盡”王集與饒編均校作“竟”。龍例曰：原本之“逕”形與“逕”近，

“盡”“竟”皆由“逕”音而來。“盡”“竟”間之音變與〔〇一九五〕“影”“隱”間之音變同理，應參考云。（三七八頁）

楚按：“竟”與“逕”音近，“盡”與“逕”音遠，此處自應作“竟”爲是，不必用音變之理曲折立說。《維摩詰經講經文》“終朝散日死王催”（《變文集》五九〇頁），蔣禮鴻校“散”爲“敬”，同音假借作“竟”，甚是，“終朝竟日”的說法與本首正同。

### 秋夜長（在他鄉）

天暮蘆花白。秋夜長。〔〇〇六三〕

校釋：原本“天暮”寫“火每”。（三八八頁）按“火”與“天”形近之訛。閱附錄《別字表》知“天”“火”“大”彼此互混。〔〇三二八〕“大”寫“火”。〔〇〇三三〕《喜秋天》“暮”原寫“每”，此處之“每”當是“暮”。龍例曰：“每”在《廣韻》賄部，武罪切。《說文》作“𡗗”，草盛，上出也。上既從“艸”意，下又從“母”而得聲，則“每”之爲“暮”，更無疑。王佩誥校“火每”爲“火海”，饒編（一二九頁）同。（三八九頁）

楚按：校“火每”爲“天暮”，說既迂曲，義亦無長，反不如王、饒校作“火海”，直接了當。“火海”應即“熱海”，即今哈薩克境內之伊塞克湖，唐代屬安西都護府統轄。岑參有《熱海行送崔侍御還京》詩，膾炙人口。本辭下文云：“夫妻在他鄉，淚千行。”可知是漂流在火海邊地的內地人士的悲歌。敦煌是通往西域的要衝，流傳這類邊地歌辭是很自然的。而這首歌辭的寫作，大約也是在安西都護府尚未陷落的安史之亂以前。又任半

塘、王昆吾編著《隋唐五代燕樂雜言歌辭集》副編卷二，據《南部新書》收入李旦《戲題畫》：“喚出眼何用。苦深藏。縮卻鼻何畏。不聞香。”說曰：“敦煌曲有《秋夜長》，與右辭同格，惟作同調雙疊，未知與右辭關係如何。”今按，任氏對《戲題畫》斷句有誤，應作：“喚出眼，何用苦深藏；縮卻鼻，何畏不聞香。”不但與《秋夜長》不同格，兼非歌辭。因為涉及《秋夜長》，故附論於此。

### 浣溪沙（爲君王）

罷卻龍泉身解甲。學文章。〔〇〇七三〕

校釋：（原本）“解”寫“掣”，乃“擐”……“擐甲”於此意反，故改“解”。（四〇五頁）

楚按：此字讀作“擐”是正確的，改作“解”則不必。本句的“罷卻”管住了下面的五字，它的賓語不僅是“龍泉”之劍，也包括了“身擐甲”之事。“罷卻身擐甲”即是“解甲”之意，不存在“意反”的問題。

你取硯筒濃捻筆。疊紙將來書兩行。〔〇〇七三〕

校釋：（原本）“你”寫“你”，“捻”寫“念”。（四〇五頁）

楚按：原校“念”爲“捻”可從，竊謂原寫“你”字亦應是“捻”字，而非“你”字。蓋上片云“卻挂綠欄用筆章，不藉你馬上弄銀槍”，可知“用筆章”的是作者自己，而“弄銀槍”的則是“你”。倘若改作“你取硯筒濃捻筆”，則“用筆章”的變成“你”了，正和作者原意相反，故知原文必非“你”字。或以一句中“捻”字重出犯複爲病，然而這兩個“捻”字意義並不相

同，上“捻”字爲拈取之義，下“捻”字是捻轉之義，其實是兩個不同的詞，但寫法相同而已。而俗語記音的字，往往有不同的寫法，如“捻”字亦寫作“撚”，“撚筆”即以筆蘸墨而撚轉之。此句亦可寫作“捻取硯筒濃撚筆”，即全無重出犯複之事了。

### 浣溪沙（志不迷）

直道守遲頻負命。子鱗何必用東西。〔〇〇七六〕

校釋：（原本）“遲”寫“池”。“子鱗”“用東西”均待校。《開蒙要訓》注音“遲”旁注“池”，據改，敦煌寫本楊齊愬詩（見王重民《補全唐詩》）：“月下池涼影”，校：“‘池’當作‘遲’，待也。”龍例曰：《廣韻》至部有“遲”，去聲，待也；脂部有“遲”，平聲，緩也。“守遲”“影遲”皆平聲之義云。或校“守遲”爲“守雌”，“雌伏”也，乃等待之義，亦可。“子鱗”容係“子陵”，惜下二句全缺，不知命意所在，不能斷。（四一一、四一二頁）

楚按：此段亦有兩處可議：一、校改“守池”爲“守遲”，殊覺不詞。（所引楊齊愬詩“月下池涼影〔楚按原字是彩不是影〕”，“池”字並非是“遲”字之誤，不煩改字，但“下池”二字誤倒，當乙作“月池下涼彩”，正與原詩下句“風竹來清音”爲對。）歌辭原寫“守池”當從或校作“守雌”，“雌”之與“池”，僅聲母稍別，音實相近。《老子》二十八章：“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正合本辭柔弱退讓之意。二、原文“子鱗”當作“紫鱗”，並非“子陵”之誤。上片有云“八十頽年志不迷，一竿長地坐磻溪”，顯然是用姜太公之事，而非嚴子陵之事。



“子”與“紫”同音通用，如《王昭君變文》：“牙官少有三公子，首領多饒五品緋。”（《變文集》一〇〇頁）“三公子”即“三公紫”，與“五品緋”爲對。“紫鱗”指垂釣對象，岑參《陪群公龍岡寺泛舟》：“紫鱗掣芳餌，紅燭然金盤。”原文“用東西”也沒有錯，“東西”這裏是動詞，離去之義，如韋應物《送澠池崔主簿》：“東西殊不遠，朝夕待佳音。”《妙法蓮華經講經文》：“起坐共君長一處，擬走東西大嚙難。”（《變文集》四九二頁）《總編》〔〇八九一〕首：“二十容顏如玉珪，出門騎馬亂東西。”“亂東西”即信馬所之之意。雖然本首歌辭下二句全缺，但這兩句的命意還是可以判斷的，是說由於垂釣者“直道守雌”，本無爭競害物之意，故游魚自可放心，勿須遠離逃逝也。

### 浣溪沙（幽境）

雲掩茅亭書滿牀。冰川松竹自清涼。〔〇〇七七〕

校釋：（原本）“亭”寫“遶”，“冰川”寫“永川”。“庭”敦煌本《文選音》寫“遶”，另看〔〇〇六五〕。“冰川”待校。王集“亭”作“庭”，“冰”作“永”。（四一二頁）

楚按：編者既已舉出《文選音》“庭”寫“遶”之例，則本首的“遶”亦應作“庭”，而非“亭”字，王集是正確的。又“冰川”乃嚴冬氣象，“松竹自清涼”乃夏季景象，顯然矛盾。此二字應作“水川”，〔〇一二九〕首“滿洞桃花綠水”，校記謂原本“水”寫“永”，與“永”近似。

出入每教猿閉戶。回來還伴鶴歸裝。閒至碧溪垂釣處。月如霜。〔〇〇七七〕

校釋：（原本）“閒”寫“夜”。“鶴歸裝”意晦，俟校。“閒”“夜”形近，從王佩誦校改。（四一二頁）

楚按：“鶴歸裝”不誤，正與上句“猿閉戶”爲對。“歸裝”是和“行裝”相對應的，出外的裝備叫“行裝”，歸來的裝備叫“歸裝”，如王勃《七夕賦》：“儼歸裝而容曳，整還蓋而遷延。”這裏說“回來還伴鶴歸裝”，只是強調外出時攜鶴爲伴，故歸裝亦一併打點。又原寫“夜”字不誤，正好照應末句的“月如霜”。詞譜此字可平可仄，改作“閒”字，豈非蛇足。

## 山僧歌（獨隱山）

閒日居山何似好。起時日高睡時早。〔〇〇七八〕

校釋：原本“閒”寫“間”。（四一四頁）

楚按：今檢原卷影本，“閒”實寫“間”，“日”實寫“曰”，此句作“問曰居山何似好”，蓋以設問發端，猶如李白《山中問答》之“問余何意棲碧山”也。

獨隱山。實暢道。更無諸事亂相撓。〔〇〇七八〕

校釋：“暢道”張釋（即《詩詞曲語辭匯釋》）據金元曲例，釋爲“甚是”，未引唐例。此處猶言正道、正經，乃下句“亂”之反，待求他例。或謂“暢道”猶言暢快，亦待他例作證。（四一四頁）

楚按：本首“暢道”既非“甚是”，亦非“正道、正經”，亦非“暢快”。“暢道”猶言“樂道”，《佛說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講經文》：“免於花下生他意，唯向雲間暢道情。”（《變文集》六五四頁）“暢道情”即樂道情。寒山詩：“猿啼暢道內，虎嘯出

人間。”“內”字是“曲”字形誤，“暢道曲”猶云“樂道歌”（拾得詩亦云“猿啼唱道曲”，“曲”字是，“唱”則“暢”字音誤）。“暢道”之義既明，則可糾正對於本首性質的誤解。校釋云：“‘山僧歌’三字乃原題，茲用作擬調名；‘獨隱山’三字乃原句，茲用作擬題。擬調名雖曰‘山僧歌’，實際是山歌，並非佛曲。擬題‘獨隱’，完全確切，亦與師僧佛教無干。”（四一三頁）又云：“內容但說山間獨隱生活，未涉禪想。比之〔取性遊〕，在〔〇一六八〕內露一‘佛’字，留有遺憾者，此辭較純。”（四一四頁）總之是強調此首與師僧佛教無關。但原題明明是“山僧歌”，安能視而不見？“暢道”者，是禪僧歌唱禪悅生活的話，而“禪悅”即充滿在行住坐臥日常生活之中，本辭通篇皆是“暢道”之意，怎能說“未涉禪想”呢？校釋又云：“此歌在原本，列於許多佛偈及兩組〔取性遊〕之間；格調獨立，內容與〔取性遊〕前四首〔〇一六八—七一〕相同。”（四一三頁）按此首與所謂兩組〔取性遊〕實是一篇，“山僧歌”是它們共同的題目，揭示了它們的內容是詠唱山僧的生活。而《總編》於此首曰“與師僧佛教無干”，列入“隱逸”類，並將其餘部份支解為兩組〔取性遊〕共八首，分別列入“民間生活”類〔〇一六八—七一〕與“佛家”類〔〇五一六—一九〕，可謂破碎之甚矣。

### 望江南（娘子麵）

娘子麵。磑了再重磨。昨來忙裏行車少。蓋緣傍畔進麵多。所以不來過。〔〇〇八〇〕

校釋：（甲乙二本）“車少”寫“里小”。（四一八頁）訂

“里”爲“車”，已有二證：〔〇一〇五〕“船車”原寫“船專”，而〔〇一六七〕正有“船車”，可知“專”爲“車”之第一幻形。《董永變文》（集一〇九頁）：“六親今日來相送，隨車直至墓邊傍。”“車”原寫“東”，可知“東”爲“車”之第二幻形。——在此二幻之下，原字形非“車”不可。“行車”謂轉動磨盤。此辭之最大問題在末句含意不明，末三句究何指？無人交代。周本、唐校、王集有同說，咸認“迸𪔐”爲“姘夫”。按“姘”，平聲，義爲男女私合，恰與“散走”相反，何從牽附？且“不來過”者又在衆多姘夫之外，究係何人？三家均無說。乃以譌言幻想，侮辱勞動婦女，而得意忘形，不求甚解，未可。趙景深曰：麵坊女工兼任礱、磨，事忙工短，致麵側留𪔐，買者不前。此說較平正近理，並全辭貫串無憾。（四一九頁）饒編（九三頁）作“昨來忙暮行李少”；“行李”何指？如何“行李少”？無說明，專以含混了事。（四二〇頁）

楚按：此首確實是敦煌曲子中饒有興味、值得探究的一首。我認爲周、唐、王三家認“迸𪔐”（原卷寫“迸夫”）爲“姘夫”，饒編校“行里少”爲“行李少”，都是正確的。下面分兩點解釋。一、先說“行里”。這個“里”字并非“車”字形誤，而是“李”字音誤。《維摩詰經講經文》：“帝釋靈深誇隊仗，梵王行里逞威儀。”（《變文集》五三二頁）“行里”應作“行李”，與〔望江南〕詞正同。不過變文的“行李”是指儀仗，而歌辭的“行李”是指行人，如李白《江夏行》：“未知行李遊何方，作箇音書能斷絕。”杜甫《自京赴奉先詠懷五百字》：“河梁幸未坼，枝撐聲窸窣，行李相攀援，川廣不可越。”《大唐西域記》卷二：“闐闐當塗，旗亭夾路。屠、釣、倡、優、魁膾、除糞，旌厥宅居，斥之邑外，

行里往來，僻於路左。”這裏的“行里”正同“行李”，行人之義，可爲歌辭“行里”即“行李”之證。因此歌辭的“行李少”是說行人稀少，亦即顧客稀少。二、再說“迸麩”。這裏首先要認清這首歌辭使用了諧音雙關的手法。本來雙關手法是民間歌謠的特色，在南朝樂府民歌中，雙關手法已成爲基本的藝術特徵。此外如王梵志詩的“對面說不識，饒你母姓董”，以“董”與“懂”諧音雙關；寒山詩的“土牛耕石田，無有得稻日”，以“稻”與“道”諧音雙關，也都是例證。“迸麩”甲乙二本原皆寫作“迸夫”，既與“迸麩”諧音，又與“姘夫”諧音。《總編》校作“迸麩”是對的，但這並不意味着認作“姘夫”是錯的。字面上仍然保留“迸麩”，這是“面”；雙關的意義則是“姘夫”，這是“底”。因而整首〔望江南〕詞也有“面”與“底”的兩層意義。趙景深對本辭的解釋也是正確的，這只是“面”上的意義；至於“底”上的意義，則是有關“姘夫”的事。在這兩層意義中，顯然“面”上的意義只是“幌子”，而“底”上的意義才是歌辭所要表達的真意。那麼這首曲辭的真意是寫一位磨麵娘子有了“姘夫”（應該理解爲情人），因而其他男子便知趣地迴避，“行李少”與“不來過”都是形容其他男子迴避不來的話。《總編》將本首歸入“力作”類，顯然不如改入“戀情”類更爲確切。描寫愛情（甚至偷情）本是民間歌謠最主要的内容之一，爲了避免某種“帽子”而無視作品真實意義的態度並不可取。

### 失調名（織錦紋）

仕女鸞鳳。齊登金座。匡閒階□□專心。〔〇〇八一〕

校釋：上片原本“凰”寫“鳳”，擬改。（四二二頁）

楚按：原本既然寫“鳳”，編者定改爲“凰”，不知何故。“鸞鳳”並舉乃古人常語，後唐莊宗〔憶仙姿〕詞亦有“一曲舞鸞歌鳳”之語。本辭多有編者臆改者，如下文“金絲綫綉成鸞鳳”，校釋云：“‘鸞’寫‘鸞’，擬改；‘鳳’原缺，擬補。”（四二二頁）然則原本僅存“鸞”之一字，而編者錄作“鸞鳳”二字，與原本無一字相同，如何取信於人？不如照原卷直錄，尚可免咎也。

迫得金枝。合蟬野馬。競逐紛紜。〔〇〇八一〕

校釋：下一字殘存“𠂔”而已，饒同。（四二二頁）

楚按：首字殘存“𠂔”，竊謂此字應是“邈”字，描畫之義，“邈得金枝”云云是寫織錦女織成美麗的錦紋圖案。此字亦寫作“貌”，如〔〇〇二〇〕首：“時拈金針，擬貌舞鳳飛鸞。”是寫繡花女刺繡出鸞鳳的圖案，這個“貌”字就是本首的“邈”字。

只為無人往達。進入西秦。〔〇〇八一〕

校釋：下片原本“只”寫“直”。（四二三頁）

楚按：原寫“直”字不誤，“直”即祇義，如杜甫《放船》：“直愁騎馬滑，故作放舟迴。”

## 南歌子（賞春）

日惠處處管絲聲。〔〇〇八三〕

校釋：“惠”費解，或校作“會”；王集、饒編（七二頁）校作“思”，均尚未的，懸疑待析。（四二八頁）

楚按：此字或是“暮”字，“惠”“暮”字形稍近。

## 定乾坤 (修文寰海)

修文寰海聖明君。感皇恩。八方無事妖氛靖。定乾坤。〔〇〇八七〕

校釋：原本寫：“報文還海聖明君。”“修文”亦見〔〇二二〇〕及〔〇二二一〕。“修”“報”形遠，但“報”“保”常互代（〔〇三〇五〕〔〇六六六〕皆有），“修”“保”形較近，故暫改“報文”爲“修文”，仍俟校。（四三五、四三六頁）

楚按：此說太曲。其實原寫“報”字不誤，“文”應作“聞”，《難陀出家緣起》“寶調才文增福惠”（《變文集》四〇三頁），前四字蔣禮鴻校作“寶偈才聞”，即“文”“聞”同音混用之例。“報聞”即奏聞，下文的“八方無事”云云便是向君王報告天下太平的話。

君臣道泰如魚水。衣永掛長新。〔〇〇八七〕

校釋：“衣永”……待校。（四三六頁）

楚按：“衣永”誠然費解，原因應是句首脫去一字，可擬補“鐵”字（或“戎”字），作“鐵衣永掛長新”，言鐵衣永置不用，即天下太平之意，正與上片“八方無事妖氛靖”相應。〔〇一〇七〕首有“鐵衣年年不脫”，表達的意思正和此句相反。

## 菩薩蠻 (回鸞輅)

從此後泰階清，齊□呼聖明。〔〇〇九一〕

校釋：末句按文理，“欽”“呼”二字難兼用，更難聯用。因



此句五言僅可作上二下三，不容作“上三下二”。可曰“齊聲呼聖明”，亦可曰“齊欽主聖明”，若曰“齊欽呼聖明”，則不可。如〔〇二一四〕有“與舜日同欽”，〔〇二二〇〕有“欽皇化”，“欽”均單用。茲故存“呼”廢“欽”，設空格待補。（四四三頁）

楚按：據校記，“齊”下一字原本寫作“欽”，此字實非“欽”字，而是“歡”字，蓋因“歡”字別體作“欽”，因訛作“欽”也。“齊歡呼聖明”亦應作上二下三，“齊歡”連讀，而不是“歡呼”連讀，謂普天同歡，齊呼聖明也。

### 浣溪沙（合郡人心）

合郡人心咸喜賀。拜明君。〔〇〇九三〕

校釋：（原本）“咸”寫“銜”。（四四八頁）龍例謂“咸”“銜”均閉口音，韻部鄰近，等第相同，故可互代。〔〇〇二五〕有“咸賀朝列多賢士”句。（四四九頁）

楚按：原寫“銜”字不誤，“銜”即含義，“銜喜賀”猶云“懷喜賀”，不必定改“咸”字。

### 望江南（龍沙塞）

龍沙塞。路遠隔恩波。〔〇〇九六〕

楚按：據校記，甲、乙、丙三本“恩”寫“煙”，丁本寫“烽”，原本並無作“恩”者，此字乃編者所擬，非是，應從甲乙丙三本作“煙”。丁本“烽”乃“風”字之誤，“風波”與“煙波”義同。

大朝宣差中外使。今因絕塞暫經過。路遠合通和。〔〇〇九六〕。

校釋：甲本寫：“……路次合通和。”乙本寫：“……路逕（丙同）合通和。”（丁本）末句“路遠”闕。（四五六頁）末句“路遠”王集從甲，作“次”。乙丙寫“路逕”，劉書以“逕”爲“逕”。唐校用“遠”，謂與首句之“路遠”相應；作“路逕”無意義。（四五七頁）

楚按：據校記，末句首二字甲本作“路次”，乙丙作“路逕”，丁本闕，並無作“路遠”者，唐校和《總編》改作“路遠”全無根據。其實甲本“次”字是“逕”字形變，“路次”即途中，如《文選》卷二九棗據《雜詩》：“千里既悠邇，路次限關梁。”乙丙“逕”字是“逕”字形變，“路逕”就是“路經”，《水經注》中“逕”字皆爲經過之義。“路次”和“路經”義同，都是指上句的“暫經過”，不過從避免複字的角度考慮，作“路次”更佳罷了。因而這首曲詞的內容，是寫唐王朝所派遣的使節，在西部邊陲所過之處，銜命通好，受到隔絕已久的邊民熱烈歡迎的情況。又校釋云：“‘通和’習用語。斯一九六三題記曰：‘惟願兩國通和，兵甲休息。’羅書《文殊問疾變文》：‘況文殊雖居菩薩之位，理未通和。’”（四五七頁）今按，下一例之“和”字爲“知”字形誤，“理未通知”是說對佛教的精義尚未全部領悟無遺，與“通和”全無關係。

### 獻忠心（卻西遷）

臣等默佑。有望□。〔〇〇九八〕

校釋：（原本）“佑”寫“始”。（四六一頁）

楚按：今檢原卷影本，“默”字模糊，似“然”字，“然始”爲詞，乃始、然後之義，如《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一切罪人皆從王邊斷決，然始下來。”（《變文集》七二五頁）《季布詩詠》：“恰至三更半，楚王然始覺。”（同上八四五頁）本詞“臣等然始有望”爲一句，乃承上文“願聖明主，久居宮宇”而下，言如此則臣等方有希望。“望”下原本並無殘損，方框乃編者所加，應刪去。本辭經編者整理，往往任意加框、加字、改字，如“京華飄飄。因此荒□。”原本是“京華飄飄因此荒”。“長思戀。明皇□。”原本是“長思戀明皇”。“臣等默佑。有望□。”原本是“臣等然始有望。”“一步步。卻西遷。”原本是“步步卻西迴”。編者又特意在叶韻或應叶之字傍加上△號，以資識別，它們依次是：年、天、□、□、字、□、計、遷。細加推究，三方框乃編者臆加，本不存在。“字”字編者承認“或亦韻腳，而不能訂，辭意難通。”對於“計”字，編者云：“‘荒’字下所闕，應即仄韻所在，如‘替’‘廢’等字，與下片之‘計’字叶。”（四六一頁）按原本“荒”下實無闕字，則“計”字亦如斷綫風箏，無所歸附。至於“遷”字，原本實寫“迴”字。據上所說，編者爲本詞所構築的叶韻體系，實已分崩離析，不能成立。然則本辭文字有待重新校理，亦屬顯而易見了。

### 謁金門（開于闐）

開于闐。綿綾家家總滿。奉戲生龍及玉腕。將來百姓看。  
〔〇〇九九〕

校釋：“奉戲”應是于闐道通，伎人來沙州，向百姓獻雜技、幻術。“生龍、玉枕”，皆幻也。唐校“生”作“金”，形近，又與下“玉枕”對，亦是一說。（四六三頁）

楚按：此段有兩處可議。一、第二句“綿”字應是“錦”字形誤，“錦綾家家總滿”形容于闐之富裕豪奢。二、第三句“戲”當作“獻”。蔣禮鴻《敦煌曲子詞集校議》曾校〔浣溪沙〕“喜觀華筵戲大賢”之“戲”是“獻”字的形近之訛。《總編》四七四頁亦曾詳論曰：“‘獻’之訛‘戲’，蔣議曾引二例：《妙法蓮華經講經文》（集五〇五頁）：‘同寶積之所陳，似純陀之所戲。’《敦煌雜錄》下社文：‘持珠翠而施衆僧，奉金鈿而戲賢聖。’王梵志詩：‘雙陸智人戲’，一本‘戲’作‘獻’，足證二字在書手訛火中確曾互代。”所論極是，可惜明乎彼而闇乎此，遂致引發出伎人獻雜技幻術的議論來。至於“生龍”，乃是形容烈馬。《周禮·夏官·廋人》：“馬八尺以上爲龍。”“生”字則指桀驁不馴，如杜甫《戲贈友詩二首》之一：“自誇足膂力，能騎生馬駒。一朝被馬踏，脣裂板齒無。”駿馬賦性猛烈，故稱爲“生龍”。《北史·西域傳》載于闐國“山多美玉，有良馬”，所以本辭說“奉獻生龍及玉枕”，謂奉獻方物寶器，並非皆是幻術也。

尚書座客□典。四塞休征罷戰。〔〇〇九九〕

校釋：“尚書”句顯有脫字，茲特加空備考。（四六三頁）

楚按：此句原文“座”通“坐”，“客”原卷實寫“宮”，“典”字則是“殿”字音誤，全句作“尚書坐宮殿”，並無脫字；縱有，亦不在“宮”“殿”二字之間。這裏的“尚書”指歸義軍節度使張義潮，大中五年唐王朝以他爲節度管内觀察處置押蕃營田度支等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吏部尚書，兼金吾衛大將軍，

所以這裏稱他爲“尚書”。咸通八年（八六七年），義潮入京朝覲，以侄淮深爲節度留後。從此義潮留居長安，直至咸通十三年（八七一年）去世。本首的“尚書坐宮殿”，正是說的義潮榮居長安之事。由此也可知道本辭的寫作時間，是在義潮留居長安的數年（八六七—八七一年）之間。

但□阿郎千秋歲，甘州他自離亂。〔〇〇九九〕

校釋：百姓飽看幻戲，上下恬嬉，遂忘甘州之尚在離亂，歌人諷諭，大有微詞！（四六四頁）

楚按：本首全無諷諭之意，純屬歌頌之章。編者對原作主旨體會乖背，蓋由於史實尚有所未諳耳。這裏的“甘州”是指甘州回鶻，歸義軍政權初期，受到甘州回鶻的嚴重侵擾，所以後來張淮深兩次出兵討伐甘州回鶻（參看鄧文寬《張淮深平定甘州回鶻史實鉤沈》，載《北京大學學報》一九八六年五期）。因此，本首的“甘州他自離亂”並非是說歸義軍內部尚在離亂，而恰恰是說敵人營壘自生離亂，一個“他”字已劃清了敵我界限。作者正是以甘州回鶻之離亂作爲反襯，來歌讚歸義軍的拓土開邊，並歸功於“尚書”（張義潮）、“阿郎”（張淮深）也。

## 望江南（曹公德）

壓壇河隴定羌渾。雄名遠近聞。〔〇一〇三〕

校釋：“壓壇”或謂“壓彈”，鎮壓也。（四七二頁）

楚按：或謂是正確的，原文“壇”是“彈”的音誤，應改正。《百鳥名》有“翠碧鳥爲紈壇侍御”之語（《變文集》八五一頁），“紈壇”不可解，伯三七一六所載別一本“紈壇”作“紉

彈”，極是，即是“彈”音誤作“壇”之例。

### 歌樂還鄉（調名本意）

腰間寶劍常掛。手裏遮月恆張。〔〇一〇七〕

校釋：（原本）“常掛”寫“長拔”。（四八〇頁）

楚按：原寫“長拔”是，謂寶劍時時出鞘。歌辭這四句說：“鐵衣年年不脫，龍馬歲歲長韁，腰間寶劍長拔，手裏遮月恆張。”是極力渲染將士時刻做好戰備的緊張氣氛，改作“常掛”，則化緊爲鬆，大非作者原意。

### 鵲踏枝（他邦客）

自歎宿緣作他邦客。辜負尊親虛勞力。〔〇一〇八〕

校釋：“他邦”或係“他鄉”之省，已見〔〇〇〇一〕校。辭中口氣屬於“兒”，若“他邦客”，原爲兒之所憶。乃又曰：“自歎宿緣作他邦客”，其故何歟？大可以思。蓋此曲爲《孟姜女》劇本內所有，“自歎”之上原文必尚有說白，另表情節，曲辭口氣須與相應，遂致前後不一。參看下文〔〇一五一—一六〇〕等十辭。戴編（六六頁）指此辭曰“乃遊子思鄉”，似是而非，祇能如此。（四八四頁）

楚按：“他邦”即他鄉，“邦”即鄉之義，并非“鄉”之省。戴編指此辭爲“遊子思鄉”，是正確的，《總編》稱此曲爲《孟姜女》劇本內所有，則大謬不然。誤會產生於對“兒”字的理解，蓋唐人以“兒”自稱，有兩種情況：一種是婦人自稱爲“兒”，

唐代普遍流行；另一種是兒女對父母自稱爲“兒”，則至今尚且如此。本辭既云“自歎宿緣作他邦客”，顯然“他邦客”就是“兒”自己，決非“兒”之所憶。這個“兒”是兒子自稱，故下片有“教他耶娘甚處傳書覓”及“辜負尊親虛勞力”之語，“兒”字是相對“耶娘”及“尊親”而說的。然而編者心目中執定“兒”字是女子自稱，遂誘發出“兒”即孟姜女之奇想。然而以此解釋原辭，方枘圓鑿，處處窒礙不通，編者也明明發現“前後不一”，提出“其故何歟？大可以思”，可惜並沒有思出正確的結論，令人惋惜。

### 浣溪沙（不忘恩）

結草銜珠不忘恩。些些言語莫生嗔。〔〇—〇九〕

校釋：原本“銜珠”寫“城樓”。（四八六頁）他如“環”之於“樓”，字形較“珠”更近，“銜珠”在原作或爲“銜環”；惟與上文“結草”雖貫，與下文“含真”則有隔，便脫離“傷蛇”故事，故不用。（四八七頁）

楚按：改“城樓”爲“銜珠”，猶如越俎代庖，毫無根據；若改“銜環”，其弊相同。編者明知“右辭演故事，固不俟辨”（四八六頁），則原文“城樓”應是故事中應有之義，改爲“銜珠”或“銜環”，反使有待考證的故事更加隱晦難彰了。推究編者改字之由，蓋因歌辭末句提到“傷蛇”故事，所以在開頭强行塞入“銜珠”字面，以相照應，實在毫無必要。試看首句提到“結草”故事，而下文並無相應字面與之呼應，便可知這種“照應”完全是畫蛇添足的事。

路上共君先下拜。遇藥傷蛇口含真。〔〇一〇九〕

校釋：（原本）“遇藥”寫“如若”。（四八六頁）綜上所云，說明上文認定變文內之“遇藥”二字係右辭“如若”二字之正寫，在西北方音實際，確有依據，並非偶合，亦非臆改。凡校訂工作中遇有音變現象，索諸既有之理論尚未具備者，即憑曲辭原有之主位求之，以轉補理論之不足，不必廢然而止，“遇藥”二字乃一有力之指標也。（四八八頁）

楚按：改“如若”爲“遇藥”，同樣毫無根據。“傷蛇含真”本是傳說中的歷史故事，這裏用作報恩的比喻，因爲是比喻，故用“如若”二字，本是極自然的事，並無深義可供穿鑿。倘若原文本自愜當無疑，卻要千方百計勇於改字，用力愈勤，離真彌遠。

### 浣溪沙（海燕）

出入豈曾忘故室。往來未有不經過。辭主南歸聲切切。感恩多。〔〇一一三〕

校釋：（原本）“有”寫“者”，“切切”寫“上切”。“有”“者”二字有互訛例。《搜神記》（集八八八頁）：“臣是昔有斷纒之人也”，“有”校作“者”。“切切”意佳。王集云：“‘上’亦‘切’也。”饒編（八〇頁）作“尚切”，較遜。（四九二頁）

楚按：此段亦有兩處可議。一、第二句原寫“者”字並非“有”字之誤，而是“省”字之誤，“省”之於“者”，較之“有”之於“者”，形更相近。“未省”乃唐人俗語，未曾之義，說詳蔣禮鴻《敦煌變文字義通釋》第六篇，茲不重複。“往來未省不經



過”，即往來必定經過之意。《維摩詰經講經文》：“接引無辭憚，高低未者偏。”（《變文集》五三六頁）“未者”當作“未省”，“高低未省偏”謂無論地位高低，一律接引，未曾偏頗。“未省”誤作“未者”，正與本首誤作“未者”相似。二、第三句原寫“聲上切”，並不是“聲切切”或“聲尚切”。改“上”爲“切”，可說毫無根據。認“上”爲“尚”的借字，於理可通，文意卻未甚佳。這個“上”字其實是一個重文記號“匕”，誤書作“上”，因此“聲上切”應讀作“聲聲切”，如此則形意兩無遺憾矣。

### 酒泉子（詠劍）

曾經長蛇偃月陣。一徧離匣神鬼遁。〔〇一一六〕

校釋：全辭五平韻：“剛”“裝”“光”“王”“槍”，又二仄韻：“陣”“遁”。以“遁”最隱晦，揭明不易。（四九七頁）“遁”劉書作“自”，王集、饒編改“怕”，均失韻。“遁”明明合“自”或“怕”之形，又與“神鬼”之意相貫，並與“陣”叶，毫無遺憾。〔〇五四五〕謂“見我手中寶劍，刃新磨，斫妖魅，去邪魔”，此神鬼所以遁也。（四九八頁）

楚按：據校記及原卷影本，“遁”原本實寫“怕”，錄作“遁”字，並非毫無遺憾。一則字形稍遠，二則原辭五平韻中插入二仄韻，畢竟令人生疑。王集、饒編作“怕”，就字形而言是正確的，但確如校釋所指出的，存在“失韻”問題。我認爲原文應是“忙”字，書手誤書作“怕”。致誤的原因，是因爲“忙”、“怕”同義，古人往往連用作“忙怕”，如《搜神記》卷十四：“馬皮蹶然而起，卷女以行，鄰女忙怕，不敢呼之。”《伍子胥變

文》：“江神遙聞劍吼，戰悼湧沸騰波，魚驚忙怕攢湍，魚龍奔波透出。”（《變文集》一四頁）而“忙怕”二字又偏傍相同，字形稍近，故書手抄寫時，遂誤“忙”爲“怕”了。此字若爲“忙”字，則全辭六平韻，一貫到底，可謂毫無遺憾了。

### 失調名（莨菪不歸）（嵌藥名）

莨菪不歸鄉。經今半夏薑。去他烏頭了血傍。□他家附子豪強。父母依意美長短。桂心日夜思量。〔〇一一九〕

校釋：（原本）“傍”下一字寫“弓”。按“半夏薑”或指早薑，猶“半夏稻”之稱，俟考。“了血傍”費解。饒編（六〇頁）曰：“此‘了’字用淡筆添於‘血’字之上。”是書手對此句已自行校對，然後寫下“血傍”，未容輕率，以費解了事。“弓”顯訛，暫空，俟補。（五〇四頁）

楚按：此首藥名詞，《總編》審訂頗爲粗疏，現爲重新校理，並稍加解說。原辭應是：“莨菪不歸鄉，經今半夏薑。去他烏頭了，血滂滂。他家附子豪強，父母依意美□。腸斷桂心，日夜思量。”第一句的“莨菪”是藥名，雙關“浪蕩”。第二句的“半夏薑”並非是早薑，“半夏”和“薑”都是藥名，雙關“半夏強”，謂蕩子出外浪蕩不歸已超過了半個夏季。“薑”字也雙關“僵”字，所以引出了第三句“去他烏頭了”。“烏頭”也是藥名，雙關黑髮之頭，黑髮人即指上文之浪蕩子。人去頭則死，故僵也。頭既去了，自然引出第四句“血滂滂”。原文“傍”是“滂”字之誤，原文“傍”下的“弓”字並不是“弓”字，而是一個重文符號，蓋敦煌寫本的重文符號往往寫作“彡”形，既似“了”字，

又似“弓”字。如《難陀出家緣起》：“這難陀在院悶了不已。”（《變文集》三九八頁）應作“悶悶不已”，重文符號被認作“了”字。而在本首中，重文符號又被認作“弓”字，由於“弓”字文義扞格難通，編者乃改設空格以代之，而這空格又被誤屬下句之首，而將“血傍”與上面的“了”字湊在一起，從而發出了“‘了血傍’費解”之歎，可謂異也。以上是本辭的上片。下片第一句“附子”也是藥名，雙關“父子”，指殺害蕩子的仇人。第二句以“父母依意美”爲一句，此句應有六字，闕一字，俟訂。“意美”相應的藥名是“薏米”。“長短桂心”應是第三句，“長短”應作“腸斷”，如《張義潮變文》後附放猿詩“青山休作斷長吟”（《變文集》一一八頁），王重民校“斷長”爲“短長”，然而《能改齋漫錄》卷一一載此詩作“青山不用斷腸吟”，可證本辭之“長短”亦應作“腸斷”。“桂心”亦是藥名，這裏雙關女子之名，《游仙窟》中即有婢女名“桂心”。末二句“腸斷桂心，日夜思量”，是說閨中女子不知蕩子在外身亡，猶自苦苦思念也。

### 失調名（斷諸惡）

□□斷諸惡。細細該貪嗔。〔〇一二三〕

楚按：此首出於斯四二七七，此卷與聖彼得堡所藏一四五六號王梵志詩卷本是一卷，斷裂之後分藏於倫敦及聖彼得堡兩地，因此本首亦應是王梵志詩，而不是歌辭，然而《總編》卻重複收入（亦見〔補一四三〕）。文字脫誤之處，可參考聖彼得堡一四五六號王梵志詩補正。上句闕字應是“漸漸”，彼一四五六號有“細細辭名利，潮（漸）漸遠羈塵”之語，正以“漸漸”與“細

細”對舉。下句“諗”字當作“去”，彼一四五六號亦有“畢竟去貪嗔”之語。此處“去”字草書與“玄”字形近，因誤作“玄”，又增言傍爲“諗”也。

努力遵三寶，何處不全身。〔〇一二三〕

楚按：今檢原卷照片，此二句作：“努力努力遵三寶，愁何慮不全身。”下句應脫一字，可擬補“何”字，作“何愁何慮不全身。”因此這是七言二句，而非五言二句。校釋云：“右辭作‘五五五五，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一韻到底，具備初唐三片之格（如《行路難》、《三婦豔》等是。）”（五一〇頁）現在句式已非如校釋所云，則“三片”之說亦大可懷疑。

## 失調名（見真時）

今日見真時。生死尋常事。〔〇一二四〕

校釋：（原本）“時”寫“是”。他例有“時”寫“世”者，有“持”寫“是”者，詳卷六〔一二四三〕校。（乙本）“時”寫“性”。（五一—頁）

楚按：原本寫“是”固然不確，但並非“時”字之誤，校釋所舉例證中也並無“時”寫“是”之例。此字應從乙本作“性”，“真性”是人自身本具之心性，其實就是佛性。《楞嚴經》卷一：“遺失真性，顛倒行事，性心失真，認物爲己，輪迴是中，自取流轉。”此首既云“今日見真性”，故能覺悟生死之爲虛幻，而有“生死尋常事”等語。又按：校釋云：“乙本……尤異者：下又接‘三三、七七七’調若干首，可辨者前三首，是同調聯章，已補入卷三之末〔〇五三五一三七〕，內容泛論生死無休了，而未突

出‘見真時’之義，故彼此分別。”（五一〇頁）今按，乙本所寫者爲完本，甲卷僅寫七句者，乃未完之本，說詳一三五頁失調名（迷生死）匡補。

## 失調名（一室空）

五蘊山。山中一室空。來來去去不相逢。一生身。任舍住。至今不識主人翁。〔〇一二五〕

校釋：“一生身”原寫“一生生”，據《維摩詰經講經文》改，詳〔〇九三九〕後所校。末字不辨，從劉目補“翁”，俟校。此調次句“山中”若是觀字，全調作“三三七、三三七”，便與五代《木蘭花令》相近。（五一二頁）

楚按：此首亦有三處可議。一、竊疑第二句開頭的“山”字，是書手重複書寫上字的衍文，這兩句其實只是一句“五蘊山中一室空”。斯一四五九號有七言四句詩五首，每首起句分別是：“五陰山中多有寶”，“有陰山中有寶池”，“五陰山中有一塔”，“五陰山中有一人”，“五陰山中有一堂”。按“五陰”即“五蘊”之異譯，以上五詩皆以“五陰山中”發端，正和本辭的“五蘊山中一室空”一致。倘真如此，則全辭作“七七、三三七”句式，除兩個短句平仄押韻不同外，便和張志和〔漁父〕詞很近似。二、原寫“一生生”極確，改作“一生身”反倒錯了。“一生生”即一生又一生；這是佛教的“多生”觀念，辭中正用此義。要加證明，先需解釋本辭大意。校釋云：“‘五蘊’指色、受、想、行、識五種聚集。色蘊乃物質，在身；餘四蘊乃對物所有之精神作用，均在心。——合二者乃完成一有情世界。譬之‘山’、

‘宅’、‘室’、‘舍’，皆指具備五蘊之小世界，聽人去止住或離易，來來去去，不分主客。——佛家認識如此。”（五一二頁）按這裏闡發本辭義蘊尚未透徹。佛教認為人身是由五蘊聚會而成，《毘婆尸佛經》：“五蘊幻身，四相遷變。”本辭所說的“五蘊山中一室空”，這個“室”指的就是人的軀體。以房室屋舍等比喻人的軀體，佛經習見，如《佛說七女經》記七女於塚間觀死屍，第七女曰：“一身獨居，人出，去其舍，舍中空，無有守者，今舍日敗壞。”所說的“舍”即指軀體。蓋軀體為神性（靈魂）居所，亦猶房室為住客的居所，神性入室則軀體生，靈魂去舍則軀體死。佛教轉世之說認為，生死輪迴，而神性不滅。本首“來來去去不相逢”一句，正是說的神性入室去室、來去不已的道理，亦即生生死死、轉換不已的過程，所以才接著說“一生生”，即生生世世。如果改成“一生身”，限定在一生之內，則和作者原意大相逕庭，全辭義蘊也隱晦難彰了。三、末字原卷實寫“功”，即“功”字別體，此處則是“公”的同音字，全句作“至今不識主人公”，“主人公”即指不滅的神性。《五燈會元》卷六載亡名古宿偈曰：“五蘊山頭一段空，同門出入不相逢。無量劫來賃屋住，到頭不識主人公。”與本辭類似。

### 失調名（勸諸人一偈）

勸君學道莫言說。言說性恒空。〔〇一二六〕

校釋：二本皆寫“……行恒空”。“行”字從呂校改“性”。（五一四頁）

楚按：原寫“行”字不誤。“行恒空”的“空”字不是佛教

意義上的“空”，而是白費、徒勞無功之義，“行恒空”和第四句“坐禪浪用功”的“浪用功”意思相同。“言說行恒空”是批判“言說”無助於修道，而“性空”則是佛教悟道之證。若改作“言說性恒空”，則成了褒揚言說，恰和作者的原意相反了。

### 臨江仙（求仙）

不處囂塵千百年。我於此洞求仙。〔〇一三〇〕

校釋：此辭原曰“千萬年”，曰“登雲”，均誇誕語。“百”與“萬”形近，“千百”寫“千萬”，可能筆誤，不是任意誇張；其實僅數十年耳。（五二一頁）

楚按：改“千萬年”爲“千百年”，猶如改百步爲五十步，並未解決問題。此首既詠求仙，本屬誇誕之事，故用“千萬年”、“登雲”等誇誕之語，作者本意如此，不煩改字也。

神方求盡願爲丹。夜深長舞爐前。〔〇一三〇〕

校釋：下片次句原是首句，首句原是次句。（五二一頁）

楚按：編者任意調換首句與次句順序，不知根據何在？且兩句字數不同，如此一換，原作格調頓然改觀。再與原卷對照，更覺錄文與原文面貌全非。現據原卷影本重新錄文如下：

不處囂塵千萬年，我於此洞求仙。□□□□□□□

□（約缺八字）行遊策杖，策杖也，尋溪聽流泉。夜深長□□□□□□□（約缺八字）僂於前。神方求盡願爲丹。須登雲、登雲□□□□□。

與《總編》錄文對照，上片“萬”錄文應改爲“百”；“仙”下原缺約八字，錄文僅作“坐□”二字。下片“夜深長”與“僂於

前”之間原缺約八字，錄文一筆抹去，又臆改“於”作“爐”，成“夜深長舞爐前”一句，並又將下文“神方求盡願爲丹”提前到此句之前；原文“須登雲”三字，錄文卻又變成“□□□登雲”六字。經過編者的這一番整形大手術後，錄文與原文之間究竟還有幾分相似呢？編者云：“按《臨江仙》乃由單片（李煜有單片二首，不始於李）進爲雙疊之調，上下片相同。右辭上片既爲‘七六六三五’五句（楚按實際并非如此），三平韻，下片亦宜如此，或相去不遠。顧書手之任意性頗大！加以卷面殘損，遂難得原貌。茲暫擬訂如右，俟得他本再改正。”（五二一頁）可知編者心目中預先設想一〔臨江仙〕詞牌，再據〔臨江仙〕格調加工改造原文。其實原卷中此首曲名已經缺去，根據殘存文字，安知其必爲〔臨江仙〕耶？但可知其必非〔臨江仙〕也！因知並非書手之任意性頗大，而是編者之任意性頗大也。

## 失調名（傷蛇曲子）

□歸日。見玉帝。〔〇一三二〕

校釋：“玉帝”左、饒二家均照原寫，作“三帝”。“玉”字須合故事情節，待核。（五二八頁）。

楚按：今檢視原卷影本，原寫“三”字，第一筆的長度大大超過下面兩筆，實爲“一二”兩字，“一”字的右下方又添寫小字“八”字。原寫“帝”字僅殘存上半，竊謂此字實非“帝”字之殘，而是“童”字之殘。然則此二字並非“玉帝”或“三帝”，而是“一二八童”四字，“童”下缺字或是“子”字，此句作“見一二八童〔子〕”。關於隋侯珠的故事，唐以前載籍屢見，但



並無“見一二八童子”的情節。然而唐以後的民間傳說中，便出現了類似情節，如敦煌本句道興《搜神記》和稗海本《搜神記》卷三，皆有蛇化小兒之事。敦煌本文字有殘損，稗海本文字完整，載隋侯救蛇之後，“至于齊國，經二月還，復經此道。忽有一小兒，手把一明珠，當道送與。隋侯曰：‘誰家之子？而語吾。’答曰：‘昔日深蒙救命，甚重感恩，聊以奉貺。’侯曰：‘小兒之物，詎可受之？’不顧而去。至夜，又夢見小兒持珠與侯曰：‘兒乃蛇也，早蒙救護生全，今日答恩，不見垂納，請受之，無復疑焉。’侯驚異。迨旦，見一珠在床頭，侯乃收之而感曰：‘傷蛇猶解知恩重報，在人反不知恩乎？’侯歸，持珠進納，具述元由，終身食祿耳。”故事中的“小兒”，便是本首中的“二八童〔子〕”。

### 失調名（多征使）

校釋：辭似爲七言四句格，末句首襯一字。（五二八頁）

楚按：讀者若未曾覆覈原卷，或許以爲果真如此，則大受蒙蔽矣。本辭寫於斯二六〇七卷開端，此卷不但前部殘缺，而且開端八行下部亦缺失，僅存上部小半部份。校釋所謂“七言四句”者，其實每句下面皆缺失十餘字，編者一律略去不提，而將四句連寫成一首，拼湊成文，怎能說是“七言四句格”呢？

### 失調名（陣雲收）

四海征□。喜天雨降。□□□□。□□唐堯。鴻恩四溥。海

內樂無憂。陣雲收。〔〇一三四〕

楚按：首句缺字原卷寫“弊”，“喜”寫“惜”，“溥”寫“補”。按此首接在上首〔〇一三二〕之後，占兩行零三字，每行下部缺失約十餘字，即“降”下約缺十餘字，錄文僅作缺六字；“樂”下原缺十餘字，錄文卻作“無憂”二字，且“樂”下所缺首字原本僅存上部一點作“丶”，顯非“無”字，則“無憂”二字的根據又何在？可知《總編》此首錄文，不足憑信。

### 失調名（阿羅漢）

貪嗔皆斷。盡是阿羅漢。來往得逍遙。生死難縈絆。慧劍鎮。鋒鐙智。月常圓滿。龍天釋梵人。見者皆稱讚。會中羅好形儀。月面長眉眼。紺青身。掛衲袍。雲片片。〔〇一四八〕

校釋：右辭雜言調，叶去聲，上下片均以三言三句作結，乃其特徵，有若唐曲子《行香子》。在右辭之後，變文接七言五句，叶平，疑是六句缺一，故加空格補之；“□□□□□□□，手搖金錫響玲玲！行時每遣香暗起，定裏常栽覺樹榮。總與如來爲弟子，顯明故入大乘經。”又顯與右辭雜言作上下片格調者無可聯繫，故訂爲雜言新調，著錄於此。（五四六頁）

楚按：此首出自講經文《雙恩記》。第一句應是五言，誤脫一字而成四言句，編者失察，因而產生雜言錯覺，循此一誤再誤，遂致句讀混亂，章解破碎，文義牽強，難以思議。現據原卷照片重新校理如下：“貪嗔□皆斷，盡是阿羅漢。來往得逍遙，生死難縈絆。惠劍鎮鋒鋌（《總編》誤作“鐙”），智月常圓滿。龍天釋梵人，見者皆稱讚。會中羅〔漢〕（此字原脫，據文義補）

好儀形（“形”字是韻腳，《總編》誤倒作“形儀”），月面長眉眼紺青。身掛衲袍雲片片”，下面緊接“手搖金錫響玲玲”等五句，並無“六句缺一”之事。整段文字是五言八句再接七言八句，和唐曲子《行香子》或“雜言新調”毫不相干。《總編》從變文中抽取出來的歌辭，往往算不上是獨立的歌辭，此處即一例也。

### 失調名（祥花墜）

滿虛空。遍天地。塢羅微塵纖起。〔〇一四九〕

校釋：末句“塢羅”待校，“微塵”原作“未省”，費解，姑循聲改訂，仍俟考。（五四七頁）

楚按：此段有三處可議。一、原文“塢羅”不可解，應作“該羅”。《增訂碑別字》上平聲十灰，《隋六品御女唐氏墓誌》“該”作“諛”，與“塢”形近，因誤作“塢”也。“該羅”即總括、無所不包之義，如《無量壽經》卷上：“於佛教法，該羅無二。”吉藏《三論玄義》卷上：“《毗曇》明有，《成實》辨空，空有俱攝；斯二爲小，《方等》爲大，大小該羅。”本首“該羅”承上文“滿虛空，遍天地”而下，即指遍滿天地虛空也。二、原寫“未省”不誤，改作“纖塵”沒有根據。“未省”即未曾之義，說見《敦煌變文字義通釋》第六篇。三、原文“纖起”不詞，涵泳文意，此句應是七字句，“纖”下可擬補“塵”字。“纖塵”就是微塵，如白居易《效陶潛體詩十六首》之六：“天秋無片雲，地靜無纖塵。”《維摩詰經講經文》：“對彌勒（楚按應是須彌之誤）前卻記纖塵，向海水畔偏誇滴露。”（《變文集》六〇三頁）本首末句應作“該羅未省纖塵起”，謂整個天地潔淨無塵，與上文

“風雨旋來海角清”等句配合，在《雙恩記》中是描寫釋迦化主所至之處的吉祥神異景象。

## 敦煌歌辭總編卷三匡補

### 三臺（十二月辭）

李玄附靈求學。樹下乃逢子珍。〔〇一六四〕

校釋：“附靈”之“附”，未得其義，仍俟校。（五九八頁）

楚按：“附”字不誤。這裏的“靈”就是鬼，據敦煌本句道興《搜神記》李玄、王子珍條所載，李玄是鬼，閻王遣他就邊先生處學問。李玄以鬼之身而依附人間的邊先生學習，故云“附靈求學”也。

### 浣溪沙（問江湖）

一陣風起吹黑雲。船車撩亂滿江津。〔〇一六七〕

校釋：原本“一陣風起”寫“一隊風去”（詳〔〇一五七〕“去”寫“杞”）。〔〇一三八〕：“一隊風來一隊陳（楚按原文作“塵”）”，可證。其他供參考者，如：劉書白話詩：“來如塵暫去，起如一墜風”，乃“來如塵暫起，去如一陣風”之訛。《下女詞》：“錦幃重重掩，羅衣隊隊香”，乃“陣陣香”或“對對香”（詳蔣

釋三)之訛。晚唐周樸《邊塞曲》：“一陣風來一陣沙，有人行處没人家”，一本作“一隊風來一隊沙”云云。李煜《漁父》：“桃花無言一隊春。”南戲《張協狀元》說白內改唐詩：“一陣風來一陣沙，千山萬里没人家。”——均可供此處參訂。蔣校引《妙法蓮華經變文》(集四八九頁)：“一隊祥雲捧足行”，謂唐代俗語如此，非誤寫。按雲可成行，桃可列隊，風有不同。(六〇二頁)

楚按：“一隊風”確是唐人俗語，蔣說是。〔〇一三八〕“一隊風來一隊塵”，《總編》沒有改“隊”作“陣”，是正確的。劉書白話詩(按即王梵志詩)之“一墜風”，應是“一隊風”之誤。周樸《邊塞曲》，其實是高適佚詩的改作，伯三六一九卷子載高詩云：“一隊風來一隊砂，有人行處没人家。陰山入夏仍殘雪，溪樹經春不見花。”因知周詩原文應是“一隊風來一隊沙”，後人不明唐代俗語，因改“隊”爲“陣”，遂致出現異文。此外再補充兩例。《佛報恩經講經文》：“隊隊香風生桂畔，群群鶯鳥宿松間。”(《敦煌變文論文錄》八一六頁)《李陵變文》：“白雪芬芬平紫塞，黑煙隊隊人(入)愁冥。”(《變文集》八五頁)按“黑煙”稱“隊隊”，正與“香風”稱“隊隊”相同。例證如此，則唐人固有此語，應可無疑。又《總編》改原寫“去”爲“起”，亦可不必，“一隊風去吹黑雲”即“一隊風吹黑雲去”之意。前引高適佚詩“一隊風來一隊砂”，〔〇一三八〕“一隊風來一隊塵”，“一隊風來”的說法和本首的“一隊風去”相似，只是方向有“來”“去”的不同罷了。

一過教人腸欲斷。況行人。〔〇一六七〕

校釋：(原本)“況”寫“謂”。“況”與“謂”形近，“況”意較佳。王集校作“爲”，或校作“畏”，皆取音。(六〇二頁)

楚按：“沉”之與“謂”，字形實不相近，改“沉”缺乏根據。王集校作“爲”是正確的，“爲”“謂”通用，乃古人慣例，敦煌寫本中更是屢見不鮮，如伯三八一四玉梵志詩“吾頭何謂白”，即“何爲白”也。此首下片前兩句云：“即問長江來往客，東西南北幾時分？”說的是作者路過江津，詢問來自四面八方的旅客們離鄉背井的情形，下接“一過教人腸欲斷，爲行人。”是說作者每次路過江津時看到人間別離的景象，都不免爲行人們感到悲傷。又按，《總編》將此首與上首〔〇一六六〕與〔〇一六七〕編爲聯章歌辭，其說曰：“原本二首前皆書‘又同前一首’，中間又夾寫〔〇〇七五〕原辭，彼此若不相關。查二首換頭皆曰‘即問’云云，於‘東西’‘來往’皆有寓意，關係顯著，故訂爲聯章。尤其兩首皆曰‘即問’，是何種體用？值得注意。教坊曲名有《胡相問》。參看〔〇一九五〕等風情問答。”（六〇一頁）今按，據原卷書寫情況，這兩首〔浣溪沙〕中間隔了一首，確實彼此並不相關。從內容看，〔〇一六六〕寫漁翁，〔〇一六七〕寫行人，彼此也毫無關係。編者提出的理由是“二首換頭皆曰‘即問’”，這不過是用語偶合而已，不能說明二首之間有任何關係。倘以此二首與編者提出的〔〇一九五〕等風情問答詞比較，風情問答詞第一首句句設問，第二首句句回答，二者若合符契，其爲聯章詞毫無疑問。若此二首，原本既隔開抄寫，內容又不存在此問彼答或其他任何關係，僅因換頭同用了“即問”二字，便作爲聯章詞處置，無乃太孟浪乎？

## 取性遊（巖前笑）

蟒蛇鹿麋作隊行。猿猴石上打筋斗。林中鳴。種種有。更有  
醞酏沽美酒。〔〇一六九〕

校釋：（原本）“蟒”難辨，從〔〇六一七〕補。“蛇”寫  
“咆”。（六〇四頁）

楚按：此首有兩處可議。一、今檢視原卷照片，首句前四字  
實作“咆鹿獐兒”，即“麋鹿獐兒”。二、末句“醞酏”原卷實作  
“醞酏”，但應作“提壺”，這裏是鳥名，即“提壺蘆”，以其鳴聲  
諧音而命名。由於義涉酒事，故本首皆寫成“酉”傍。崔國輔  
《對酒吟》：“蒙籠荊棘一鳥吟，屢唱提壺沽酒喫。”白居易《早春  
聞提壺鳥因題鄰家》：“厭聽秋雁催下淚，喜聞春鳥勸提壺。”宋  
周紫芝《提壺蘆》：“提壺蘆，樹頭勸酒聲相呼，勸人沽酒無處  
沽。太歲何年當在酉，敲門問漿還得酒。田中禾穗處處黃，甕頭  
新綠家家有。”皆是以“提壺”為題材的“禽言詩”。

又按：校釋云：“此組四首與〔〇五一六一九〕‘悟真如’  
四首同一格調，與王梵志詩之意境通。原本聯作一篇，寫於無名  
和尚所製‘絕學箴’六句之後。茲因其前後組之內容有別，乃析  
前組入‘民間生活’，後組入‘佛家談禪’，格調皆‘七七、三  
三、七’五句，三仄韻，而‘三三’兩句位在七言三句之間。辭  
八首，一律‘依調著詞’，無所參差，極難得。當時歌唱盛行，  
有不待言，而竟失調名。”（六〇三頁）

今按，此組四首〔〇一六八一七一〕不但應與〔〇五一六一  
一九〕聯為一篇，還應上承〔〇〇七八〕。而原作尚不止此，在



〔〇五一九〕後還有文字，爲《總編》所未收錄。以上文字渾然爲一篇完整的禪宗歌偈，題目是《山僧歌》。《總編》錄出其中一部份作爲歌辭，又割裂爲若干首，分屬若干組，大失原作面目。（按原本斯五六九二內容包括《山僧歌》、亡名和尚《絕學箴》、偈二首等，而書寫上交互穿插，格式頗爲奇特，若非細心理董，難以弄清頭緒。）

### 西江月（女伴秋江）

楚按：《總編》將〔西江月〕三首〔〇一七二〕、〔〇一七三〕、〔〇一七四〕作爲聯章歌辭編爲一組，今檢原本照片，〔〇一七四〕與〔〇一七三〕並不連寫，中間隔有〔浪淘沙〕二首、〔菩薩蠻〕六首、〔浣溪沙〕四首，可謂相距千里，安得遙拋繡毬，締結連理？再審視〔〇一七二〕與〔〇一七三〕，兩首雖然連寫，第二首前標明“又同前一首”，表明自爲一首。且二首一寫“女伴”，一寫“旅人”，內容渺不相關，安能視爲聯章歌辭？因此以上三首皆應作爲“隻曲”處理，改入卷二。

### 失調名（清明日登張女郎神廟）

校釋：伯三六一九原爲詩選專卷，其情況已詳卷二〔〇〇八六〕、哥舒翰所作《破陣樂》之校。（六二四頁）四辭之格調參差，並非同調聯章。在《唐雜言》內，此類稱爲“異調合套”。全組中以“三三七”爲基調，《唐雜言》內稱“雜言定式”。由此定式，或作雙疊（第二及第三首是，而兩首之叶韻又相異）；或

增句爲“三三七七七”以後，再作雙疊（第四首）；或由定式與增句式相連，以成新調（第一首）。——凡此，均不似雜言徒詩，而爲雜言歌辭；又以三種異調之歌辭合爲一組，在雜言歌辭中亦頗罕見。茲故從詩卷內提出，列入曲錄。（六二五頁）

楚按：此首出於詩選專卷，原有詩題《清明日登張女郎神廟》，乃是一首七言歌行無疑。《總編》強行從詩卷內提出，割裂爲四首，列入曲錄，並無視原詩標題，卻又無法歸納出統一的格調，只能說“以三種異調之歌辭合爲一組，在雜言歌辭中亦頗罕見”，而冠以萬靈妙藥“失調名”，證據實在薄弱。蓋編者心目中有一觀念，以爲凡屬“三三七”句式者，即屬歌辭，而此組“全組中以‘三三七’爲基調”，故益信其爲歌辭無疑，雖然原詩句式參差難以劃一，仍百般爲之解說，並提出“異調合套”的新說以自圓其說。其實“三三七”句式本是七言歌行的常見句式，蓋歌行體欲其流轉駿快，而“三三七”句式正可達到流轉駿快的效果，故常被七言歌行所採用，如李白《襄陽歌》云“舒州杓，力士鎗，李白與爾同死生”之類。《總編》誤收多首七言歌行，皆由於誤解“三三七”句式即是歌辭也。

汧水北。隴山東。漢家神女廟其中。〔〇一八〇〕

校釋：女郎因何而神？當不在招歡遇客，有從漢故事考明必要。（六二七頁）

楚按：校釋提出“考明必要”，而無從考明，今姑越俎代庖，試爲考之。按“張女郎”應是張魯之女，《水經注》卷二七《沔水》：“漢水又東，黃沙水左注之。”注：“其水南注漢，水南有女郎山，山上有女郎冢，遠望山墳，鬼鬼狀高，及即其所，裁有墳形。山上直路下出，不生草木，世人謂之女郎道。下有女郎廟及

擣衣石，言張魯女也。有小水北流入漢，謂之女郎水。”《太平廣記》卷四一八《張魯女》（出《道家雜記》）：“張魯之女，曾浣衣於山下，有白霧濛身，因而孕焉。恥之自裁，將死，謂其婢曰：‘我死後，可剖腹視之。’婢如其言，得龍子一雙，遂送於漢水。既而女殯於山。後數有龍至，其墓前成蹊。”按張魯爲東漢末年天師道首領，曾在陝西漢中建立天師道政權。張魯本人既爲天師道教主，他的女兒被尊崇爲“神女”是很自然的，的確與“招歡遇客”意義上的“神女”無關。不過《三國志·魏志·張魯傳》稱曹操“爲子彭祖取魯女”，“張女郎”應非此女，當是另有姊妹行，爲民間神化，以至歷代廟祀不絕。

汧流活。古樹攢。龍坂高高布雲端。〔〇一八一〕

校釋：（原本）“端”寫“族”。此首末韻，有問題。或曰：原寫“雲族”，謂雲聚，見〔〇〇八四〕；以“族”叶“木”，變格而已，可存。曰“族”乃訛火，坂縱高，難入雲。“端”形與“族”近；“雲端”與“高高”貫，無憾。所謂“變格”，變得支離，孤例難用。（六二五頁）

楚按：“龍”，原卷寫“隴”，《總編》誤錄作“龍”。“隴坂”即隴山之別名。至于原寫“族”字，竊謂是“簇”字之誤，而非“端”字之誤，“簇”“木”爲韻。“隴坂高高布雲簇”是說隴坂之上散布着團團白雲，這個“布”字用得恰當。若改作“雲端”，則“隴坂”可以說“入雲端”等等，卻不能說“布雲端”，可知作“端”字非是。至於說到“變格”，則本篇原非歌辭，而是七言歌行體詩，本無所謂“定格”，也就談不上什麼“變格”，詩人以“簇”與“木”押韻，並沒有什麼特別之處。

水清靈。竹濛密。拂匣仙潭難延碧。〔〇一八二〕

校釋：（原本）“拂”寫“無”。（六二五頁）按“拂匣”句謂潭碧如鏡。庾肩吾詩：“拂匣看離鏡”；杜甫詩：“暗塵生古鏡，拂匣照西施。”但若解作潭明如鏡，而難以儲匣，故曰：“無匣”，不改，亦可。“延”待校，作“掩”，乃合。〔〇一八三〕有“掩靈泉”，可證。（六二六頁）

楚接：改“無”爲“拂”，毫無根據，原寫“無”字是。“無匣仙潭”誠然是以鏡喻潭，蓋鏡貯匣中，清光全掩，此云“無匣”，自然精彩頓出，尚何疑乎？至于“延”字，亦不煩改“掩”。“延”即延留之義，“碧”則指潭水，“難延碧”是說潭水難以久留，亦即新水源源注入，舊水不斷瀉出，新陳代謝，永葆鮮活也。

塵冥漠。鳥盤桓。爭奔陌上聲散散。〔〇一八三〕

校釋：（原本）“鳥”寫“𠂔”。（六二六頁）

楚按：草書“鳥”字與草書“馬”字有相近之處，此處則顯係“馬”字，而非“鳥”字，故下接“爭奔陌上聲散散”。云“爭奔陌上”，顯然是說馬，與鳥無關。

## 失調名（聽唱張鷟一新歌）

校釋：標題“新歌”，原寫“西歌”，從西北方音“新”讀如“西”之例改。“新歌”辭中常見，如“新合《孝經皇帝感》”，“新歌舊曲徧州鄉”等是。（六二九頁）

楚按：“一新歌”究覺别扭。原寫“西”字與方音無關，而是“曲”字形誤。“一曲歌”如王建《織錦曲》：“莫言山積無盡日，百尺高樓一曲歌。”白居易《贈諸少年》：“少年莫笑我蹉跎，

聽我狂翁一曲歌。”薛逢《奉和僕射相公送東川李支使歸使府夏侯相公》：“歡留白日千鍾酒，調入青雲一曲歌。”《總編》〔〇二〇二〕首：“項羽翹據無路，酒後難消一曲歌。”《景德傳燈錄》卷三〇道吾和尚《樂道歌》：“閑卧孤峰無伴侶，獨唱無生一曲歌。”

雞鳴三聲在日裏。獨笑三聲□虛空。〔〇一八六〕

校釋：（原本）末句寫“櫛呖三聲虛空”……《蜀志》謂譙周“欣然獨笑”；《北史》謂房彥謙“從容獨笑”，惟均尚未切“三聲”之義，俟校。（六三一頁）

楚按：“獨笑”當作“狗吠”。原寫“櫛”乃“狗”字形誤，蓋“狗”字別體作“猯”，如《增訂碑別字》上聲二十五有，《齊道興造象記》“狗”即作“猯”，因誤作“櫛”形也。原寫“呖”即“吠”字別體，蓋俗書“犬”形往往作“𤝵”，又小變作“𤝵”“𤝵”等，如《王昭君變文》“假使邊庭寢厥寵”（《變文集》一〇一頁），“突”下“犬”即寫作“𤝵”，《增訂碑別字》入聲六月，《魏敬史君碑》“突”作“寢”，下半“犬”寫作“𤝵”，正與此處“吠”字右半“犬”寫作“𤝵”相同。“狗吠”與“雞鳴”爲對，如陶淵明《歸園田居》：“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本首“雞鳴”“狗吠”云者，描寫上界景象亦如人間田園不殊，以與下文“牛郎”“織女”身份相適應也。

## 南歌子（風情問答）

斜隱朱簾立。情事共誰親。〔〇一九五〕

校釋：原本寫“斜滌……”。卷五〔〇九二〇〕有曰：“玉襖

初纒青春日”，原本“纒”寫“影”或“滲”。王集校云：“六朝人‘影’字皆如此。”饒編（七二頁）以“影”注“滲”。惟何謂“斜影”“初影”？意仍不明。《韓擒虎話本》（集二〇六頁）：“五道將軍唱喏，影滅身形”，“影”校作“隱”。上見“斜影”可用“隱”意，“初影”當用“纒”意；已見〔〇〇一一〕。盧綸《古豔詩》云：“笑映朱簾覩客來”，亦可參考。（六三九頁）

楚按：原寫“滲”即“影”字別構，作“影”是，改“隱”非。“影”即遮蔽、隱藏之義，如《捉季布傳文》：“更深潛至堂階下，花藥園中影樹身。”（《變文集》五五頁）謂隱藏於樹身之後。《降魔變文》：“使影塹（牆）忽見，儀貌絕倫。”（同上三六二頁）謂使者隱身於牆後窺見。《水滸》六五回：“張順戴上頭巾，遮塵暖笠影身。”謂以暖笠遮身。《韓擒虎話本》的“影滅身形”，即是隱滅身形，《變文集》校“影”作“隱”，其誤與《總編》正同。本首的“斜影朱簾立”，謂側立隱身在朱簾之後。如若推究“影”何以有“蔽”義，則以上的“影”字其實是“映”字的假借，而“映”即遮蔽之義。《樂府詩集》卷一九《陸州》第三首云：“香氣溥空滿，妝花映薄紅。”按此首其實是王維《扶南曲歌詞》五首的第三首，唯文字小異；“映薄紅”王詩作“影箔通”，因知“影”即“映”也，“影箔”、“映薄”、盧綸《古豔詩》“映朱簾”、本首“影朱簾”，意思都是一樣的，即隱身在簾箔之後。又“影”既通“映”，故又有映照之義。校釋所舉〔〇九二〇〕有曰“玉襖初纒青春日”，原本“纒”寫“影”或“滲”。按原寫“影”即映照，謂玉襖與春光相映生輝，《總編》改作“纒”，又誤。

自從君去後。無心戀別人。夢中面上指痕新。〔〇一九六〕

校釋：“夢中面上”或指睡後無意，自傷其面，終覺費解。王佩誦校“夢中”爲“莫云”，惜“云”之字形亦不近。或當存“夢中”，而改訂“面上”。（六四〇頁）

楚按：原文“夢中面上”不誤。句中“指痕”是說以手指拭淚的痕跡，和“自傷其面”毫無關係。“夢中面上指痕新”是回答前首“分明面上指痕新”而說的，蓋此女子情有所鍾，垂淚憶人，被“君”發現她“分明面上指痕新”，追究“紅妝垂淚憶何人”，乃托言夢中流淚，拭妝成痕，以相掩飾，何費解之有？

### 蘇莫遮（聰明兒）

久後策官應決定。〔〇一九九〕

校釋：（原本）“策”寫“茱”。（六四六頁）

楚按：此字原卷實寫“榮”字，而非“策”字別體“策”。“榮官”指高官，伯三八三三王梵志詩有“榮官赤赫赫”之語。

所有紅波。綠水歸潭再。〔〇二〇〇〕

校釋：（原本）“再”寫“在”。（六四八頁）

楚按：原寫“在”字不誤。這個“在”字是語助詞，如李白《歷陽壯士勤將軍名思齊歌》：“太古歷陽郡，化爲洪川在。”

### 定風波（儒士定風波）

三策張良非惡弱。謀略。漢興楚滅本由他。〔〇二〇二〕

校釋：（原本）“策”寫“尺”。（六五二頁）蔣議主此首之“三尺”不改“三策”，引王勃《滕王閣序》：“三尺微命，一介書

生”爲證，認原文“三尺”正合張良儒士身份。按同在聯章問答之中，劍亦三尺，人亦三尺，爲作者設想，將嫌不辭。良始從劉邦時，去當初爲“孺子”時，且十餘年；後既爲“策畫臣”，更非主勃賦詩時“一介”“微命”比矣。至於此等曲子，原帶“戲劇文體”，如何“三策”，不深究可。（六五四頁）

楚按：蔣議主張不改“三尺”，論據充分。編者既無法深究“三策”，又仍不從蔣說，不知何故。按《史記·留侯世家》太史公云：“余以爲其人計魁梧奇偉，至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好女。蓋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留侯亦云。”本首的“三尺張良非惡弱”正是這個意思，言張良雖然狀貌短小柔弱，然而謀略過人，功勳蓋世也。

### 菩薩蠻（求宦）

塹雲聚飛螢。多年事不成。〔〇二〇四〕

楚按：今檢原本照片，“塹雲”寫“堅雪”，上字不識，下字則爲“雪”字無疑。按上句之“鑿壁偷光露”及此句之“聚飛螢”皆爲勤學故事，則“堅雪”亦應是勤學故事，疑即用孫康映雪讀書典故。《文選》卷三八任昉《爲蕭揚州薦士表》“至乃集螢映雪”，所用二事與此句同，李善注引《孫氏世錄》曰：“孫康家貧，常映雪讀書，清介，交遊不雜。”

### 獻忠心（調名本意）

垂衣理。教化隆。〔〇二一四〕



校釋：“教”原寫“苟”，似“苟”，或疑爲“陶”，“陶化”二字嫌生。（六七四頁）

楚按：“教”與“苟”缺乏相同點，或疑爲“陶”是。“陶化”古書習見，如《淮南子·本經》：“天地之合和，陰陽之陶化萬物，皆乘人氣者也。”《全唐文》卷一五唐高宗《泰山玉牒文》：“凝薰萬姓，陶化八紘。”

### 獻忠心（御製曲子“瑞氣徧山河”）

恩光六塞。瑞氣徧山河。〔〇二一六〕

校釋：“徧山河”“河”原寫“坡”。（六八〇頁）

楚按：“坡”字不誤，改作“河”字，與下片“同海嶽山河”句韻複，非是。

似生佛□，向宮殿裏。絕勝兜率大羅。〔〇二一六〕

校釋：（饒編）“似生”句連下作七言：“似生佛向宮殿裏。”（六八一頁）

楚按：饒編是正確的。今檢視原卷照片，作“似生 佛向宮殿裏”，“佛”字上原空一格，是所謂“敬空”，並不表示有缺文。《總編》取消了這一空格，卻在“佛”字下面補一空框，甚誤。“生佛”就是“活佛”，謂現在生存之佛，《釋門正統》卷三：“仰候世尊，猶如生佛。”“猶如生佛”即是此處之“似生佛”，這裏是對皇帝的頌諛之語。

行歌□。爾時康。〔〇二一七〕

校釋：“爾”字原本有，已見左錄。（六八一頁）

楚按：“爾時康”不辭。今檢視原本照片，此字作“余”，左、

任二氏遂認作“爾”字異體。然而此字上部，原卷缺損約一個半字的位置。竊謂這個“尔”字乃是一個殘字的下半部份，這個字應該是“泰”字。再循文義上推，“泰”上的缺字可擬補“國”字，此六字作“行歌國泰時康”一句，則文從字順了。

### 感皇恩（四海清平）

校釋：此四首雖分別見二卷，但內容則一，可能爲大曲之辭，說見《初探》論體裁。辭意重沓處甚多；惟唐大曲文字之一般水準，不過如此。辭出於玄宗朝，詳《初探》論時代（二）。〔〇四一一〕既有“叫呼萬歲願千秋”及“金枝玉葉競相連”二句，尤爲的證。因據一般頌祝語情況，已滿呼萬歲，復折爲千秋，不辭之甚！惟玄宗自定誕辰爲“千秋節”，可以如此。參看〔〇三九〇〕〔一五一九〕各辭之校。《戰國策》：“寡人萬歲千秋之後，誰與樂此矣！”亦“寡人”自述語也。“金枝玉葉”明指玄宗兄弟多人，皆善處善終，特建花萼相輝之樓以申友愛，綜古今封建王朝中，無第二人有此記載。茲復有宰相孫逖表文發勸農之義，辭義恰與相合（詳下文）。用定四辭出玄宗朝，無疑義。（六八四頁）

楚按：此段校釋所立二論，皆不能成立。一、前二首出於伯三一二八卷，後二首出於三八二一卷，倘以前二首爲一組聯章辭，後二首爲另一組聯章辭，尚有可說；倘以全部四首爲同一組聯章辭，則顯然缺乏根據。編者也知道這四首歌辭“辭意重沓處甚多”，卻又提出“可能爲大曲之辭”的莫須有的猜測，並以“唐大曲文字之一般水準，不過如此”，來加以彌縫。其實編者已

經指出：“宜就右四辭分作兩體：前二首同爲‘七七七三五’及‘五五三七三五’之二片。後二首上片以‘七五三’起，與前二首異，餘悉同。”（六八三頁）然則前二首與後二首的格調也不相同，那麼它們并非聯章歌辭，豈非灼然無疑嗎？二、編者又斷定這四首歌辭出於玄宗朝，的證則是“叫呼萬歲願千秋”及“金枝玉葉競相連”二句，這也不能成立。編者說：“李隆基自定千秋節，唐人借以頌其君，曰‘願千秋’，但感親切，不忌減算，非他時對他人他事所能借用，欲移指後梁太祖、後唐莊宗……不可得。”（六八六頁）按李嶠《汾陰行》：“歡娛宴洽賜群后，家家復除戶牛酒。聲明動天樂無有，千秋萬歲南山壽。”李嶠去世（公元七一三年）早於玄宗自定“千秋節”（開元十七年，七二九年）十餘年，可見校釋的說法站不住腳。其實“千秋”和“萬歲”都是虛擬之詞，古人常常並用或對舉，意義並無區別，如伯三八三三王梵志詩：“結構千秋殿，經營萬壽堂。”這兩句是“互文”，“千秋殿”和“萬壽堂”並無不同。編者又說：“首二句之結構顯指‘當今’是玄宗李隆基，而‘金枝玉葉’，乃五王兄弟。周景式《孝子傳》：‘古有兄弟，意欲分異，出見三荆同根，接葉連陰，歎曰：‘木猶欣聚，況我而殊異哉！’還共雍和。”（六八六、六八七頁）按由這個故事產生了“三荆”的說法，來指稱兄弟，卻和“金枝玉葉”無關。“金枝玉葉”是泛稱帝子皇孫，如蕭倣《懿宗室舞》：“金枝繁茂，玉葉延長。”乃祝頌宗室蕃衍之語。因而歌辭的“金枝玉葉競相連”和玄宗的五王兄弟並無必然關係，由此斷定歌辭作於玄宗朝也是不可信的。

休將舜日比堯年。人安泰。真是聖明天。〔〇二一九〕

校釋：（原本）“真是”寫“爭似”。（六八六頁）“真”若作

“爭”，則應同〔〇二二一〕，乃“爭唱”之訛。王、饒末句用“爭似”，成爲“不是”或“不似”，意大相反，不思之甚！王、饒兩家校本水平往往如此。（六八七頁）

楚按：王、饒兩家作“爭似”是正確的，改作“真是”或“爭唱”皆誤。這個“爭似”并非如校釋所云是“不是”或“不似”之意，而是“怎比”之意。上句固已云“休將舜日比堯年”，末句又云“爭似聖明天”，謂古代聖君猶尚不及當今天子聖明，可謂諂諛之甚也。〔一二八三〕云：“殺猪羊，修品饌，聚集親情作光顯。爲他男女受波吒，爭似隨時作嫁遣。”說的是與其爲了兒女的婚嫁而屠宰宴客，因此而死後受地獄之苦，還不如不事鋪張地隨時嫁遣，可免殺生惡業。“爭似”也是“怎比”之義，與本首相同。

梯航路。相向共朝天。〔〇二二〇〕

校釋：末句“向共”寫“問貢”。（六八七頁）

楚按：原寫“問”字不誤，“問”有告義，“相問”猶云相告，下首有云“四夷來稽首”，則此處“相問”是說“四夷”使者相互邀約。原寫“貢”字或是切合“貢獻”之意，仍俟再校。

## 失調名（當身無敵）

神兵開山拔海。橫行振地威雄。〔〇二二二〕

校釋：原本“海”寫“劍”。（六九八頁）

楚按：山可開，海難拔，原文“劍”字不必改。

會陵騰空沙漠。終該永克西東。〔〇二二二〕

校釋：（原本）“沙”寫“戌”，“克”原作“別”，知中間以

“剋”字爲介，俟他例證之。（六九八頁）

楚按：原卷“該”實寫“須”，“終須”爲詞，乃古人習語，應照錄。他如改“戍”爲“沙”，改“別”爲“克”，根據既嫌不足，文義亦未甚佳，皆可不必。

### 失調名（恩賜西庭）

昨聞甘州告捷。平善過□邠寧。朔方安西總了。沙州差使祇迎。〔〇二二五〕

校釋：（原本）“過”下一字寫似“以”，“西”寫“下”。（七〇一頁）

楚按：此段有兩處可議。一、“過”下原寫“以”字，通作“於”字，二字在唐五代西北方音中讀音相近，故可混用。“甘州”即今張掖一帶，張義潮、淮深叔侄統轄沙州時期，屢次與甘州回鶻統治者交戰，《張義潮變文》等均有記載。“邠寧”鎮轄境在今甘肅東部、陝西西部一帶。“平善”即平安之義。“昨聞甘州告捷”是說張氏對甘州回鶻作戰已經獲勝，“平善過於邠寧”是說甘州地區如今太平安定，甚至超過唐王朝直接管轄的邠寧地區，言外之意是說唐王朝派遣使節到達敦煌的道路已經暢通無阻。二、第三句原寫“下”字不誤，改作“西”字，甚乖史實。唐代安西鎮轄區在今新疆一帶，更在敦煌西面。張義潮叔侄統轄沙州時期，原安西屬地早已淪入吐蕃之手，唐代使節前往沙州根本不可能經過安西地區。原寫“安下”是駐紮、安頓之義，如《韓擒虎話本》：“遂與來使登途進發，迅速不停，直至長安十里，有餘常樂驛安下。”（《變文集》一九七頁）《太平廣記》卷一五三

《李宗回》（出《逸史》）：“及到華陰縣，縣令傳語，遣鞍馬馱乘，店中安下。”《祖堂集》卷四《藥山和尚》：“所在迫狹（狹），就後山起小屋，請和尚去上頭安下。”本首“朔方安下總了”，是說唐朝派往敦煌的使節已在朔方（今寧夏靈武一帶）安頓完畢。“沙州差使祇迎”，是說張淮深派出使者出境到朔方迎接中朝天使。這裏記載了沙州張氏歡迎中朝使節的一段插曲，可補史乘記載的闕漏。

百姓總頂帽子。自後必令頭輕。〔〇二二六〕

校釋：“帽子”乃百姓平常所頂之小帽。五代陶穀嘗以“尖簷帽子卑凡廝”對稱“短勒靴兒末厥兵”（見歐陽修《六一詩話》）。“頭輕”意頗含蓄：農營國富，倉廩充盈，人人飽飯，公私無爭，此時方能賦輕役減，人無重負。足見瓜沙百姓所苦，正在役繁賦重，頭不得輕，頗不聊生耳。（七〇二頁）

楚按：“頭輕”並無深意，謂頭不覺重，如包佶《尚書宗兄使過詩以奉獻》：“腹飽山僧供，頭輕侍婢梳。”白居易《嗟髮落》：“最宜濕暑天，頭輕無髻縛。”“頭輕”皆是形容頭部輕便的感覺，校釋引申過遠。此首的“帽子”，應是吐蕃的裝束，在敦煌莫高窟第一〇三窟（盛唐）和第九窟（晚唐）所描繪的西域各族王子的壁畫中，可以看到他們戴着各式的帽子。劉言史《王中丞家夜觀舞胡騰》：“織成蕃帽虛頂尖，細疊胡衫雙袖小。”可見西域各少數族是戴帽子的。而唐代漢族所戴者為“幘頭”，即折上巾。《封氏聞見記》卷五《巾幘》：“開元中燕公張說當朝文伯，冠服以儒者自處。玄宗嫌其異己，賜內樣巾子，長腳羅幘頭。燕公服之入謝，玄宗大悅，因此令內外官僚百姓，並依此服。自後巾子雖時有高下，幘頭羅有厚薄，大體不變焉。”可見自開元以後，

內外官僚百姓並服幘頭。則此處之“百姓總頂帽子”，乃吐蕃統治敦煌時期之遺俗，亦由敦煌地區與中原長期隔絕，缺乏製作幘頭之匹帛所致也。本首三四句云“大將幘頭匹帛，內臣親捧來程”，則“幘頭匹帛”已由中使大量攜來，因此“自後必令頭輕”是說，從此以後將以輕便的“幘頭”替換下笨重的“帽子”，同時也傳達出敦煌人民恢復漢裝的輕快心情。司空曙《病中寄鄭十六兄》：“手便筇杖冷，頭喜葛巾輕。”下句寫頭戴葛巾的輕快感覺，正和本首設想頭戴幘頭的輕快感覺相似。

## 水鼓子（宮辭）

朝廷賞罰不逡巡。宣事書家出各頻。〔〇二二九〕

楚按：原文“各”當作“閣”，即便殿，天子有時亦視事於此。《資治通鑑》唐憲宗元和十五年：“壬午，群臣入閣。”胡三省注：“歐陽修曰：唐故事，天子御便殿見群臣，曰常參。朔望薦食諸陵寢，有思慕之心，不能臨前殿，則御便殿見群臣，曰入閣。宣政，前殿也，謂之衙，衙有杖。紫宸，便殿也，謂之閣。其不御前殿而御紫宸也，乃自正衙喚仗由閣門出入，百官俟朝於衙者因隨而入見，故謂之入閣。”然則自便殿出者，即謂之“出閣”矣。本首的“書家”指書寫詔旨的寫手，王建《霓裳辭十首》之四：“宣與書家分手寫，中官走馬賜功臣。”本首上句云：“朝廷賞罰不逡巡”，“賞罰”偏指賞義，因為賞賜頻繁，故“宣事書家出閣頻”，謂但見書寫賞詔的書家頻頻出閣也。

中書奉勅當時行。盡集朝官入大明。遠國戎夷修下禮。聖朝天子得蕃情。〔〇二三〇〕

校釋：首句“當”失粘，“下禮”亦待校。（七〇九頁）

楚按：“當”有平、去二讀，本首的“當時”爲即時之義，讀去聲，乃仄聲字，正符合詩律要求，不存在“失粘”的問題。又“下禮”亦不誤；“下”爲卑下之義，“遠國戎夷修下禮”是說遠國戎夷執臣下之禮，言其奉唐朝爲宗主國也。

內宴功臣有舊儀。會寧陳設是恩私。〔〇二三一〕

校釋：次句待考。“會寧陳設”，“伶人奏語”，均他宮辭所無，此首較重要。“伶人奏語”泛常所有，難云時代性，“會寧陳設”不然。《新唐書·地理志》二七：“關內道會州會寧郡上，本西會州。武德二年，以平涼郡之會寧鎮置。貞觀八年，以足食故，更名粟州。是年又更名。土貢駝毛褐、野馬革、覆鞍氈、鹿舌、鹿尾。”按會寧曾陷於吐蕃，故治在今甘肅靖遠縣東北。辭曰“會寧陳設”，究不知指何類奢飾。（七〇九頁）

楚按：“內宴功臣”何至於牽扯到千里之外的會寧郡？其實“會寧”是殿名，在興慶宮內。《舊唐書·莊恪太子傳》：“（開成）四年，因會寧殿宴，小兒緣橦，有一夫在其下，憂其墮地，有若狂者。上問之，乃其父也。”《資治通鑑》唐文宗開成四年亦云：“幸會寧殿作樂，召教坊劉楚材四人。”可見“會寧殿”正是宴樂之所。宮詞“設”字即是宴會之義，《荀子·大略》：“寢不踰廟，設不踰祭服，禮也。”楊倞注：“設，宴也。”“陳設”即是設宴（參看周一良《魏晉南北朝史札記》十二頁“設主人”條）。校釋云“究不知指何類奢飾”，乃是以“陳設”爲鋪陳之義，故愈誤愈遠也。

裁人亦見輕羅錦。欲取金毛繡舞衣。〔〇二三三〕

楚按：“亦”通“一”，“亦見”即“一見”，如《韓擒虎話



本》，凡“一見”皆寫作“亦見”。又下句“欲”字原本實寫“收”字，作“收取金毛繡舞衣”。

中使先□□□□。春明樓下馬蹄聲。〔〇二三七〕

校釋：原本“樓下”寫“樓上”，饒編同。馬蹄聲可上樓，惟中使，宮人及馬均難上樓，不如校爲“樓下”。“蹄”寫“啼”。（七一頁）

楚按：原寫“樓上”、“啼”字並不誤，但“馬”字是“鳥”字形誤，此句作“春明樓上鳥啼聲”。所寫爲宮女射生之事，猶如校釋所引王建辭之，“射生宮女宿紅妝，把得新弓各自張。”故下接“宮人各各縣弓箭，欲向君前鬪□□”，謂宮人聽得春明樓上鳥啼之聲，即紛紛拈弓搭箭，欲在君王之前，逞射生之能也。

花開欲幸教□時。桃□□令隔宿知。〔〇二四一〕

校釋：原本“坊”寫“方”，饒編校作“坊”。但教坊非養花、賞花地，與〔〇二六二〕之“教坊”有同憾，故暫空。次句可補作“桃李都令隔宿知”。（七一三頁）

楚按：教坊固非專門養花賞花之地，但這不等於說教坊就不養花。此處“欲幸教坊”的目的也主要不在賞花，而在觀舞聽樂，故下云“聞出內家新舞女，翰林別進柘枝詞”。但選擇春暖花開之時、桃李芬芳之處來聽樂觀舞，當更能添情助興，故花蕊夫人《宮詞》云：“旋炙銀笙先按拍，海棠花下合梁州。”也是以海棠花助興之意。《總編》於此字設空，似嫌保守。又此二句乃用武則天《臘日宣詔幸上苑》“明朝遊上苑，火急報春知。花須連夜發，莫待曉風吹”詩意，則下句補作“桃李急令隔宿知”爲宜。

新殿中庭索柱□。府家躬進少書□。〔〇二四三〕

校釋：（原本）“書”下一字原寫“悞”。“書”下一字因叶“階”韻，可訂爲“懷”，但“悞”實非“懷”，“少書懷”費解，仍俟訂。（七一三頁）

楚按：此字既非“懷”字，“少書懷”自然費解。今檢視原本照片，此字實寫“悞”，乃“牌”字形訛，“少”則與“小”通用。惜乎上句“柱”下一字原缺，影響了確切理解詩意，但大意仍可揣知，蓋新殿落成，中庭柱上需要某種銘牌，故府家進上“小書牌”，以便御筆題寫也。

生衣勿進緊紋紗。當背□連一朵花〔〇二四五〕

校釋：王建辭：“春風院院落花堆，金鎖生衣掣不開。”花蕊錄：“端午生衣進御床。”與此“生衣”同義，指應時之新服。〔〇五六〇〕曰：“退故嫌生惠與僧”，“生衣”所以可“嫌”，或因其生硬不柔貼。（七一五頁）

楚按：釋“生衣”爲“應時之新服”，可從；這裏的“應時”是指夏令季節。但謂“生衣”所以可“嫌”是因爲“生硬不柔貼”，則顯然不確。“生衣”是以紗縠等輕薄材料製作的夏季涼爽服裝，白居易《寄生衣與微之因題封上》：“淺色縠衫輕似霧，紡花紗袴薄於雲。”可知“縠衫”、“紗袴”等即是“生衣”，這樣的“生衣”顯然是不會“生硬不柔貼”的。“生衣”所以會可“嫌”，是因爲季節改換，如白居易《新秋曉興》：“睡過景猶早，起初風乍涼，展張小屏幃，收拾生衣裳。”又《感秋詠意》：“炎涼遷次速如飛，又脫生衣換熟衣。”〔〇五六〇〕首是僧徒在深秋季節化募寒衣時所唱，故云“退故兼生惠與僧”，希望施主將替換下來的過時服裝布施給僧徒。又校釋所引王建辭之“金鎖生衣掣不開”，詩意謂金鎖鏽蝕，故掣不開，“衣”指霉鏽，與本首的“生

衣”字面雖同，意義卻別，不容牽合比附也。

新進橋几是黃檀。聞道朝來退玉鞍。〔〇二四七〕

校釋：（原本）“几”寫“兀”。“退玉鞍”俟校。橋几即曲几。《西京雜記》：“韓安國作《几賦》不成，鄒陽代作，其辭曰：‘高樹凌雲，蟠紆煩冤，旁生附枝。王爾公輸之徒，荷斧斤，援葛藟……’”是漢已有曲木几。齊謝朓詩“蟠木生附枝，刻削豈（楚按“豈”字原脫）無施！取則龍文鼎，三趾獻光儀”……即謂曲几。庾信有《曲木几》詩。王維《同崔傅答賢弟》：“曲几書留小史家。”皎然有《鄭容全成蛟形木几歌》，謂“渾樸無勞剗剗工”，即謂“天生曲處似龍蟠”，蛟與龍形一也。陸龜蒙詩：“蟠木几甚曲”，即橋几也。柳宗元有《斬曲几文》，議闢宦。須得何代有獻曲几事，以迹時代，無從將一切泛說概歸朱梁（七一五、七一六頁）

楚按：此字原本寫作“兀”，並非“几”字之誤，而是“瓦”的俗字；“退玉鞍”也沒有錯。校釋考證曲几甚詳，無奈“曲几”與此處“橋瓦”是兩回事，而又將獻曲几事作為考證時代的線索，必然將方向引錯。“橋瓦”其實就是馬鞍，由於馬鞍形狀拱曲如橋，故亦稱“橋鞍”或“鞍橋”，“初學記”卷二二：“紫茸題高橋鞍。”原注：“魏百官各有紫茸題高橋鞍一具。”又引宋劉義恭《謝金梁鞍啓》曰：“賜臣供御金梁橋鞍，製作精巧，宜副龍駟。”《魏書·傅永傳》：“有氣幹，拳勇過人，能手執鞍橋，倒立馳騁。”花蕊夫人《宮詞》：“上得馬來纔欲走，幾回拋鞚抱鞍橋。”同時馬鞍拱曲又似瓦形，故唐代亦有“鞍瓦”之語，如敦煌寫本斯〇五四二卷背《役部》，有史俊英“造革鞍凡兩日”，劉孝化“造革鞍凡兩日”之語，“鞍”即“鞍”字，“凡”則應作

“瓦”。蓋此卷中多有“守囚五日”、“修倉兩日”之類的記載，除“造革按凡兩日”外，日數上皆不加“凡”字。竊謂此“凡”字即是“瓦”字，民間俗書往往相混，《龍龕手鏡》亦“瓦”“凡”不分，“革按瓦”即是革製馬鞍。此首“新進橋瓦是黃檀”，是說新近獻上了黃檀木馬鞍，下句“聞道朝來退玉鞍”，是說用黃檀馬鞍替換下原來的玉鞍，“退”即替換、撤下之義。若改“橋瓦”爲“橋几”，又解釋爲曲几，則與“退玉鞍”有何關係？原文必不如此也。

不信近人能巧取。天生曲處似龍盤。〔〇二四七〕

楚按：“近”應作“匠”，形近而誤。“匠人”指製作黃檀鞍瓦的工匠，這二句是說，黃檀鞍瓦是巧妙地利用天然彎曲的黃檀木製作的。按宋莊綽《雞肋編》：“鳳翔出鞍瓦，其天生曲材者亦值數十緡。”可知這類巧用天然曲木製作的馬鞍，十分難得和珍貴。

美女承恩賜好梅。銀絲籠子不教開。〔〇二五〇〕

校釋：“好梅”未詳。（七一九頁）

楚按：“好梅”即上品梅子，別無深意。

金爐排火珠簾外。每處矐矐鳥獸形。〔〇二五七〕

校釋：（原本）“鳥”寫“真”，依〔〇二四九〕改。（七一九頁）

楚按：〔〇二四九〕云：“崑崙信物犀腰帶，盡是通天鳥獸形。”說的是犀角紋樣，與此首所詠爐火全然無關，豈能攀援改字。原寫“真”字是，此處用羊琇事，《太平御覽》卷四九三引《晉朝雜記》曰：“洛下少林木，炭正如粟狀。羊琇驕豪，乃擣小炭爲屑，以物和之，作獸形。後何、石之徒共集，乃以溫酒。火

勢既猛，獸皆張口向人赫赫然。諸豪相矜，皆服而效之。”但云作“獸”，不云作“鳥”，知改“真”爲“鳥”非是。原寫“真獸形”，言其栩栩如生也。高適《效古贈崔二》：“金爐陳獸炭，談笑正得意。”包佶《元日觀百僚朝會》：“御爐分獸炭，仙管弄雲韶。”和凝《宮詞》：“紅獸慢然天色暖，鳳爐時復爇沈香。”又：“怪得宮中無獸炭，步搖釵是辟寒金。”又：“鑪薰香檀獸炭癡，真珠簾外雪花飛。”皆云“獸炭”，不云“鳥獸”也。

先換音聲看打毬。獨教□部在春樓。〔〇二六一〕

校釋：原本“換”寫“掇”；“部”上一字寫“參”，饒編校作“菊”。按“菊部頭”之名起於南宋菊夫人，與朱梁時代不合，當從“把板”上立之制求之。（七二〇頁）

楚按：上句“換”字當作“喚”，〔〇二六三〕首“爭得君王喚眼前”，“喚”原寫作“掇”，編者校爲“喚”，是；此首亦同例也。下句“部”上一字，原本書作“一”，下接一難認字形，竊疑此字即是“一”字，下面的難認字形乃廢棄不用者。此句作“獨教一部在春樓”，謂於衆音聲中，獨喚其中之一部上樓。下文云“不排次第排恩澤，把板官人在上頭”，則偏得恩寵之把板官人，即在此一部之中也。

寒食兩朋方內宴。朝來排□為清明。〔〇二六二〕

校釋：（原本）“方”寫“防”，饒編改“坊”，乃緣上文〔〇二二七〕〔〇二四二〕等例。惟“坊內”非排宴地。“內”字屬下，“內宴”與上文〔〇二三一〕同例。（七二一頁）

楚按：此字原本寫作“坊”，但實應作“妨”，上句作“寒食兩朋妨內宴”。“兩朋”者，本是集體賭賽的雙方。據〔〇二五二〕云“每朋一百人爲定”，宮中如此規模的兩朋賭賽，必有某

種臨時的鋪陳施設，應可揣知。按寒食在清明前一日或二日，歌辭云“寒食兩朋妨內宴”者，謂寒食賭賽之兩朋的臨時鋪排，已妨礙次日（或後日）的清明節內宴，故“朝來排□爲清明”，及時加以清理整頓。蓋因清明節內宴，有馬毬之戲助興，如三四句所云：“飛龍更取□州馬，催促毬場下踏城。”故須預先清理場地也。

琵琶輪撥紫檀槽。絃管初張鼓調高。〔〇二六五〕

校釋：原本“輪”寫“櫛”，“鼓調”寫“調鼓”。（七二二頁）

楚按：原本“櫛”字乃“桿”字之誤，同“桿”，並非“輪”字。原本“調鼓”應作“調欲”，並非“鼓調”之倒。張籍《宮詞》（第二首）有云：“黃金桿撥紫檀槽，弦索初張調更高。”乃歌辭此二句所從出，編者固已論之，則張詞上句之“桿撥”即是此首之“櫛撥”，灼然無疑。張詞下句之“調更高”與此首下句之“調欲高”，意亦相近。“欲”者，貴也，“調欲高”謂音調貴在高昂。音調高昂則樂人費力亦多，故下接三四句云：“理曲徧來雙腕弱，教人把箸餵櫻桃。”可謂順理成章也。

### 杖前飛（馬毬）

時仲春。草木新。□初雨後路無塵。林間往往臨花馬。樓上時時見美人。〔〇二六六〕

校釋：（乙本）“馬”寫“鳥”。“臨”字二本皆寫“林”。（七二九頁）前兩首辭之間，甲乙二本同插七言四句：“相喚同情共言語，閑悶結伴就毬場。侍中手執白玉鞭，都史乘騎紫驪馬。”

(甲本“同”寫“問”，“就”寫“尢”，“侍”寫“傳”，“鞍”寫“𩑦”。)四句與五辭之關係不明，體用難指，附見於此，亦“懸疑待析”之一也。(七三三頁)

楚按：此段有三處可議。一、今檢視甲乙兩卷影本，第三句並無闕文，皆作“初雨後，路無塵”，乃三言二句，《總編》作“□初雨後路無塵”七言一句非是。二、第四句原寫“林”字雖或有誤，改作“臨”字亦大可疑，不如保留原字以俟再校。至於“馬”字，則與下文“紫驪馬”韻複（“紫驪馬”見校釋所云“懸疑待析”四句之中），此字應從乙本作“鳥”。其實甲本寫作“馬”，亦爲“鳥”字之誤。三、第五句“樓上時時見美人”之後，甲乙二本皆有“相喚同情共言語”等四句，被編者刪去，“懸疑待析”。然而這四句寫結伴同赴毬場，乃是必不可少的情節，尚有何“疑”可懸乎？以上編者對原文的明增暗減，雖然毫無道理，卻並非偶然疏忽。校釋云：“按‘三三七七七’句法乃唐五代雜言歌辭中主要‘定式’之一，已知之調且近四十種。……若右辭五首，頗有爲盛唐《打毬樂》之可能（見南卓《羯鼓錄》太簇商），終是嚴嚴正正之歌辭，不能因爲卷內所寫前有古風十八句，後有七律若干篇，遂等同視之，而不加區別，不列之於曲子內；如此，將何以判別齊雜，端正體例歟？”（七二八頁）今按，“判別齊雜，端正體例”，必須尊重原辭之客觀事實。本篇明明是一首七言歌行，並不盡合“三三七七七”的“定式”。而編者於其不合之處，輒加改製以符合定式；其必不可改製者，又抹煞以泯滅痕跡。（〔〇二六九〕首所加空格七言二句，亦係無中生有，應予刪去。）如此喬裝假冒之“歌辭”，尚有何“嚴嚴正正”之可言！又校釋云：“姜亮夫《敦煌——偉大的文化寶藏》

(一一六頁)謂伯二五四四有傳中都《打馬毬詩》，傳中都三字未詳所自。”(七二八頁)今按，姜亮夫爲此篇擬題《打馬毬詩》，而不看作歌辭，是正確的。但“傳中都”三字確實來歷不明，煞費思量。今試揣測，當是原詩(甲本)中有“傳中手執白玉鞭，都史乘騎紫驪馬”二句，遂把上句“傳中”誤認作“傳中”，又與下句“都史”之“都”字拼合，湊成“傳中都”三字，而又將此三字納入擬題中“打馬毬詩”之上，作《傳中都打馬毬詩》。揆其原意，或是將“傳中都”理解爲“傳近中都”；而《總編》卻將“傳中都”加入名線，則似本篇作者之名矣。如此錯上加錯，可謂奇之又奇。其實原寫“傳中”誠然有誤，但並非“傳中”之誤，應據乙本作“侍中”。本篇下文有“脫緋紫”之語，按唐制，官僚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緋，可知本篇所寫爲高級官僚的馬毬運動，故有“侍中”之語也。

青一隊。紅一隊。敲磕玲瓏得人愛。〔〇二六七〕

校釋：二本“敲磕”寫“軻皆”。(七二九頁)按《維摩詰經講經文》(集五五八頁)：“由是停移寶蓋，整頓金冠。玲瓏而牢地朱纓，敲磕而寒(楚按原文作塞)階珂珮。”《維摩詰經變文》(蘇Φ一〇一)：“朱纓垂地，香風吹敲磕之聲；光彩輝天，瑞氣瑣籠聰之色。”是“敲磕”乃佩玉相撞之聲。(七三〇頁)

楚按：校改原文“軻皆”爲“敲磕”，形音兩俱無依，此二字應作“珂珮”。原文“皆”字是“背”字形訛，如《捉季布傳文》：“臣憂季布多頑逆，不慚聖澤皆皇恩。”(《變文集》六九頁)應作“背皇恩”，即是“皆”“背”相混之例。此首的“軻背”又是“珂珮”的音誤，“軻”與“珂”音同(字形亦近)，“背”與“珮”音近，僅聲母有清濁之別耳。“珂珮”指成串的玉飾，校釋



引《維摩詰經講經文》例，正有“敲磬而塞階珂珮”之語，又《維摩碎金》：“持行搖動玉環聲，波過敲鳴珂珮嚮。”（《敦煌變文論文錄》八六四頁）即是此處之“珂珮”也。

## 皇帝感（新集《孝經》十八章）

立身行道德揚名。君臣父子禮非輕。〔〇二七五〕

楚按：上句作“五二”句式，殊覺未合。“德”字應是“得”字假借，此句作“立身行道得揚名”，仍是“上四下三”句式。《孝經·開宗明義章第一》：“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即是上句所自出也。

德孝流行徧天下。刑於四海悉皆通。〔〇二七六〕

校釋：（乙本）“刑”寫“形”。初唐卜卷有“君子懷形”、“免於形戮”等，皆以“形”代“刑”。下文〔〇三四二〕“形”又寫“刑”。如《伍子胥變文》（集九頁）：“屈節攢刑而乞食”，《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講經文》（集四二九頁）：“法身無相本無刑”，皆然。（七三八頁）

楚按：上句“孝”字應作“教”，《總編》失校。下句“刑”字應從乙本作“形”。《孝經·天子章第二》：“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形於四海，蓋天子之孝也。”鄭玄注：“形，見也。德教流行，見四海也。”即是本首此二句所自出也。校釋所舉“形”“刑”混寫之例，正可以反過來說明，為什麼除乙本以外，其餘各本都把“形”寫成了“刑”。

日月星辰天子服。藻火粉米大夫衣。〔〇二七九〕

校釋：（甲本）“大夫”寫“度人”。蔣校謂“度人”是量度其

人地位之差等而衣之。或引《書·益稷》注：“天子服日月而下，諸侯自龍袞而下至黼黻，士服藻火，大夫加粉米。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據此，藻火加粉米，乃大夫之服，“度人”應作“大夫”。（七三八頁）

楚按：校改“度人”爲“大夫”，形音俱遠。蔣說“量度其人地位之差等而衣之”，以“度人”爲動賓結構，與上句不對。其實原文“度人”即是“庶人”之形訛。按《孝經·卿大夫章第四》“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鄭玄注：“法服謂先王制五服，天子服日月星辰，諸侯服山龍華蟲，卿大夫服藻火，士服粉米，皆文繡也。”所云“卿大夫服藻火，士服粉米”，與或引《書·益稷》注正相反，可見先儒之說已自不同。而本首稱“藻火粉米”爲“庶人衣”者，是和上句“天子服”相對而言，謂其等級低下。而“藻火粉米”無論是卿大夫所服，或者是士所服，若與“天子”相較，等級固爲低下，是以稱爲“庶人衣”。模糊言之，不必錙銖計較也。

故能安親行孝道。揚名後世普天和。〔〇二八二〕

校釋：末三字“普天和”殘，各現一半而已。（七三九頁）

楚按：末字“和”字是韻腳字，惜乎此首前二句闕失，無法根據押韻情況確定原字。若據文義推之，原本此字定非“和”字之殘，而是“知”字之殘。敦煌本《古賢集》：“曾參至孝有終始，一日三省普天知。”正有“普天知”之語。

上說明王行孝道。下論庶俗事先親。儒教之中是第一。孝感天地動鬼神。〔〇二八三〕

校釋：（乙本）“親”寫“宗”。“神”下丙丁均衍“通”字，費解。（七三九頁）

楚按：丙丁二本“神”下有“通”字，則全句作“孝感天地動鬼神通”八字，必衍一字，但衍字並非“通”字，而是“動”字，此句應作“孝感天地鬼神通”，即《孝經·感應章》“孝悌之至，通於鬼神”之意。由此上推，第二句末字乙本作“宗”是對的，“宗”“通”爲韻，並無費解之處。

子弟總有三千數。達者唯有七十餘。〔〇二八六〕

校釋：“子弟”乙寫“都近”，丙丁“子”字缺，“弟”寫“邑”。（七四〇頁）

楚按：孔子雖然號稱“弟子三千”，然而各本原文皆無“子弟”二字，不宜憑空改爲“子弟”。此二字應作“都邑”，“都邑總有三千數，達者唯有七十餘”二句是說，以天下之大，都邑三千，其中能通達師說的孔子弟子亦不過七十餘人而已。《呂氏春秋·遇合》：“孔子周流海內，再干世主，如齊至衛，所見八十餘君，委質爲弟子者三千人，達徒七十人。”末句“達徒”即是此處之“達者”。

□□□□□□□。一夜五起莫生嗔。〔〇二八七〕

校釋：“嗔”丙闕，乙寫“膚”，依韻擬改，俟校。（七四一頁）

楚按：原字與“嗔”字形音俱遠，改作“嗔”字並未能與上文“星”字叶韻，其實上文“一星”也有誤，仍俟校。原寫“膚”字是“庸”字別體，此處應作“慵”，“莫生慵”即莫懶惰之意。

## 皇帝感（新合《千文》《皇帝感》辭）

雖然某某無才學。且聽歌舞說千文。〔〇二八九〕

校釋：“雖然”乙寫“難煞”，丙寫“雖煞”。“某某”丙寫“𠂔”。（七四五頁）

楚按：乙本“難煞”是，丙本“雖”字是“難”字形訛，不可據。“煞”通“殺”，極甚之辭。《古詩十九首》之十四：“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即極愁人、愁死人也。“某某”當作“某乙”，丙本之“𠂔”即“某乙”之合文，說詳蔣禮鴻《敦煌變文字義通釋》第一篇。此處“某乙”是歌辭表演者自稱。“難煞某乙無才學”是表演者現身說法，以自身“無才學”的艱難與上文“諸賓”受皇帝重視相對比。乙本作“某某”者，當是原作“某乙”，“乙”字與重文符號相混，因訛作“某某”也。

一了總於書上讀。不是歌裏滿座聽。〔〇二九一〕

校釋：“一了”從甲本，乙丙寫“一一”。“於書上讀”從甲乙二本，丙寫“依書上說”。末三字甲闕，乙寫“滿座禱”，丙寫“慢虛全”；茲依文意及叶韻擬訂，待校。“一了”猶自來，謂人對《千文》自來皆各就書本誦讀，非若目前，乃於歌唱中集衆傾聽也。（七四五、七四六頁）

楚按：此段有三處可議。一、“一了”應據乙丙作“一一”，甲本“了”是重文符號。敦煌寫本重文符號或寫作“彡”，與“了”形似，因易相混。如〔〇六八七〕首“屹屹須彌不見峰”，校記謂丁本“屹屹”寫“屹了”，按即“屹屹”，是其證也。二、“於書上讀”當據丙本作“依書上說”，“依”“於”二字在敦煌寫

本中每多相混，如伯三五〇一《兵馬使康員進貸生絹契》：“若於限不還者，便於鄉口生利。”兩“於”字皆應讀作“依”，蓋唐五代敦煌方音，“於”“依”無別也。三、乙本“滿座禱”、丙本“慢虛全”，顯然有誤，但改爲“滿座聽”仍覺未妥，且“全”字無法交待。此三字應作“漫虛傳”。乙本“滿”、丙本“慢”，皆與“漫”通用；乙本“座”字爲“虛”字形誤，應從丙本作“虛”；乙本“禱”字爲“傳”字形誤，丙本“全”字則爲“傳”字音誤。蓋上句既云“一一總依書上說”（用丙本），謂本組歌辭皆是發揮書中之義，故下句云“不是歌裏漫虛傳”，言此歌不是沒有根據地亂說虛傳也。伯二〇九四《開元皇帝讀金剛經》結尾云：“總是《金剛》深妙義，弟子豈敢謾虛傳”，正有“謾虛傳”之語（“謾”與“漫”通用），可爲證也。

## 十恩德（報慈母十恩德）

### 第一懷躬守護恩。〔〇二九八〕

校釋：標題內“躬”甲戌癸等原寫“𦍋”，己寫“𦍋”，壬寫“𦍋”。其中寫“𦍋”“𦍋”者，下文〔〇三〇八〕〔〇三一五〕〔〇三一八〕均有同例。許書《父母恩重變文》稱“十月懷𦍋”或“懷𦍋十月”者凡六處之多，與此辭標題正合。而在《變文集》（六九六頁）所載同篇，對此六“𦍋”字，則全改爲“胎”，校記內並無說明。是否誤在許書？殊不可解。〔〇五四一〕“三囑歌”：“十月懷𦍋受苦辛。”《講經文》（集六七七頁）云：“此唱經文是世尊重明懷妊艱難也。”下有小字云：“前來十恩中，第一懷胎受（楚按原文作“守”）護恩”，正指此辭之標題。文內另稱

“懷胎”者尚有九處。但文之開端仍曰：“不會懷耽煞苦辛，豈知乳哺多疲倦！”並於“耽”下注“胎”。查下文〔〇三一五〕曰：“第八爲避惡業緣，耽輕負重陌關山”，“耽輕”明是“躬親”之訛，不能作“胎親”，“耽”之爲“躬”，乃無從否認。故變文或歌辭內“懷躬”“懷胎”同時分用，並非以“耽”代“胎”，有“懷胎”而無“懷躬”。下文〔一〇三三〕庚本“體”寫“耽”，亦與“躬”意近。《鶯子賦》（集二五一頁）：“脊上耽個服子”，“耽”一寫“縫”，或“擔”，若依聲得義，應寫“躬”，拱曲隆起而成胎（堆塊）也。左錄謂“耽”乃“耽”之俗體，“覓”即“食”；又疑“耽”“食”乃“胎”之音訛。（七五四頁）

楚按：左錄謂“耽”乃“耽”之俗體，“覓”即“食”，皆是。又疑“耽”“食”乃“胎”之音訛，卻未諦。壬本“食”乃“耽”之音誤，“耽”通作“擔”。“懷擔”即懷妊，乃唐人俗語，《變文集》所載兩篇《父母恩重經講經文》中，頻頻見到“懷胎”字面，其實原卷皆作“懷耽”或“懷耽”，即“懷擔”，《變文集》編者一律徑改爲“懷胎”，全無根據，非是。歌辭亦習見，如本首及〔〇三〇八〕、〔〇三一八〕、〔〇五四一〕，原寫“懷耽”即“懷擔”，《總編》一律改爲“懷躬”，與《變文集》之改作“懷胎”，其誤一揆。若非唐人確有“懷耽”之語，何以變文、歌辭頻頻出現此語，而又用法完全相同？潘重規《父母恩重經講經文》（伯二四一八）校記云：“耽，俗耽字，與‘擔’通。此卷‘懷耽’凡十餘見，敦煌變文集皆臆改爲‘懷胎’，甚誤。此變文引‘經云，阿娘懷子，十月之中，起座不安，如擎重擔。’‘慈母身從懷妊，憂惱千般，或坐或行，如擎重擔。’是懷耽即懷擔。P二〇四四卷背勸善文：‘第一囑，發願耶娘長萬福，懷擔十月

受苦辛，乳哺三年相菊（鞠）育。’是‘懷耽十月’即‘懷擔十月’也。任二北敦煌曲校錄十恩德，第一懷躬守護恩，校云：‘題目懷躬，原作懷耽。耽也可能是胎，或將。許書佛說諸經雜緣喻因由記，有“夜叉交下界來，耽此鳥上天去”語，未詳其字，可能爲“將”。’規案：‘耽’皆‘擔’之通用字，任說誤。’（《敦煌變文集新書》四七一頁）潘說是也。至於〔〇三一五〕之“耽輕負重蔦關山”，《總編》改作“躬親負重”，又誤。亦應作“擔輕負重”，意義側重在“負重”。《蔦子賦》的“背上耽個服子”，就是“背上擔個袱子”；一本作“縫個服子”，就是“縫個袱子”，“服”通“袱”，“耽”則通“擔”，并非“躬”字之誤。

說著氣不舒。慈親身重力全無。〔〇二九八〕

校釋：“舒”甲丙戊寫“蘇”，乙丁己庚寫“甦”，壬寫“酥”，癸寫“甦”。（七五五頁）

楚按：據校記，各本俱無“舒”字，《總編》作“舒”沒有根據。此字應作“蘇”，別本“甦”是“蘇”的異體字，壬本“酥”與“蘇”通用，癸寫乃“甦”字形誤。

第五乳飽養育恩。〔〇三〇二〕

楚按：“飽”當作“哺”，唐五代西北方音中，“飽”和“哺”音同，因而相混。“乳哺”本是唐代“十恩德”文學中的習用語，如《父母恩重經講經文》中反復出現“三年乳哺”的話（《變文集》六七五、六七七、六八七、六八八、六九三、六九六、七〇〇頁）。按“十恩德”的說法，出於《父母恩重難報經》，此經是中土所造的“偽經”，故歷來沒有收入大藏經中，然而在唐代民間極爲流行，由此產生了“十恩德”的變文、歌辭、繪畫、雕塑等，筆者一九九一年在香港菩提學會取得此經，乃善信醮資印行

流通，以爲功德者。經中“十恩德”之目，第五正是“哺乳養育恩”，可證本首“飽”應作“哺”也。

聞啼哭。坐不安。腸肚萬計難翻。〔〇三〇二〕

校釋：（甲本）“翻”寫“潘”，乙戌壬癸同。（丁本）“翻”寫“蕃”。（七五八頁）

楚按：此字應從甲本作“潘”，這裏是割捨之義。《太子成道經》：“若能取我眼睛，心裏也能潘得；取我懷中憐愛子，千生萬劫實難潘。”（《變文集》二九三頁）日本龍谷大學藏《悉達太子修道因緣》亦載這段唱詞，末句作“千生萬劫實難割捨”，可證“潘”字正是割捨之義。此字亦寫作“判”、“拌”、“拚”等。宋俞文豹《吹劍三錄》：“判音潘，杜詩：‘痛飲已判人共醉。’”是知“潘”即“判”的同音借字也。

慈烏烏。繞林啼。銜食報母來歸。枝頭更教百般飛。不孝也應師。〔〇三〇四〕

校釋：按第七句甲寫“枝頭大有百般飛”，乙寫“枝大頭戲百般飛”，均費解；餘本同甲。“更”“大”形近，“戲”改作“教”，乃仿〔〇〇二一〕之因形近，曾改“鉞”爲“戲”，確否仍俟訂。（七六〇頁）

楚按：據校記，除乙本作“枝大頭戲百般飛”外，各本皆作“枝頭大有百般飛”。按乙本文字有誤，《總編》在乙本基礎上校改，取徑錯誤。其實各本“枝頭大有百般飛”完全正確，不必改動。“大有”形容很多，如《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俗間大有同名姓，相似容顏幾百般。”（《變文集》七一八頁）寒山詩：“大有好笑事，略陳三五箇。”歌辭末二句是說，林間有許多慈烏往來飛翔，人子縱無孝心，面對這無數返哺的慈烏，也應該向它



們學習吧。

### 第十冤憎會憫恩。〔〇三〇七〕

校釋：標題內甲寫“宄音愴愴”，乙寫“究竟憐愴”，丁寫“九境隣愴”，己本“愴”寫“愴”。壬寫“究竟唯愴”，癸寫“九竟年愴”。據此種種，四字乃“冤憎會憫”之訛。（七六二頁）

楚按：此四字并非“冤憎會憫”，而是“究竟憐憫”，乙本是正確的。其餘各本，“宄”是“究”的別體，“九”是“究”的音訛；“音”是“竟”的形訛，“境”是“竟”的音訛；“愴”、“隣”是“憐”的形訛，“唯”是“難”的形訛，而“難”是“憐”的音訛；“年”是“憐”的音訛；“愴”即“愴”的避諱缺筆字，“愴”、“愴”並同“憫”。“究竟”是終究、永遠之義，“第十究竟憐憫恩”是《十恩德》的最後一章，具有總結全辭的性質，故以“究竟憐憫”標目，謂父母永遠憐愛子女。辭內“憶念是尋常”亦是此意，言父母時時刻刻憶念兒女。檢《父母恩重難報經》“十恩”之目，第十恩正是“究竟憐愴恩”，即是歌辭所本。《總編》改作“冤憎會憫”，不僅缺乏校勘學上的充分根據，而且以“冤憎會”與“憫”搭配，亦屬不詞。“冤憎會”者，乃佛教“八苦”之一，《阿毘達磨法蘊足論》卷六：“云何怨憎會苦？怨憎會謂諸有情等，不可愛，不可樂，不可喜，不可意，而與彼俱，一處爲伴，不別不異，不散不離，聚集和合，總名怨憎會。”是知“怨憎會”乃仇人相聚之義，與本首所要表達的意思正好相反。

## 十種緣（父母恩重讚）

父母恩重十種緣。第一懷躬受苦難。〔〇三〇八〕

楚按：此首“懷躬”及下文〔〇三一八〕的“懷躬”，皆應作“懷擔”，說已見前〔〇二九八〕首匡補。

第二臨產足心酸。命如草上露珠懸。〔〇三〇九〕

校釋：二本“足”寫“是”（次首同）。（七六九頁）

楚按：此首原寫“第二臨產是心酸”和下首原寫“第三母子是安然”，皆不誤。此類“是”字乃俗文常見用法，不必改“足”。如〔〇三二二〕首：“起初第一是懷胎。”“是”字用法與此處相同。

親情遠近皆歡喜。冤家懷抱競來看。〔〇三一〇〕

校釋：（二本）“冤”寫“魂”。按〔〇三五〇〕有“冤家子”，俗文內容常見“冤家”。《講經文》：“若是冤家託命來，阿娘生命逡巡失。”（七六九頁）

楚按：二本原寫“魂”字是“渾”字音誤，“渾家”即全家，和“冤家”無關。原文是說全家競相懷抱嬰兒，而不是說“冤家子”被懷抱。《父母恩重經講經文》：“渾家愛惜心無足，眷屬嬌憐意莫裁。”（《變文集》六八四頁）文意正與此二句相同。

第四血入腹中煎。一日二升不屢餐。〔〇三一—〕

校釋：二本“屢”寫“婁”。按“婁”乃“屢”形之省，多也。《經典釋文》一二：《郊特牲》第十一有“婁嘆”，注：“力住反，本又作‘屢’。”《漢書·何武傳》：“神爵五鳳之間，婁蒙瑞應。”《師丹傳》：“變異婁臻。”師古皆曰：“‘婁’，古‘屢’字也。”《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集七二八頁）：“爲憶慈親腸欲斷，前路不婁行即到。”“屢”與“呂”同音，“呂”形似“多”（見〔〇二〇四〕校）。以“多”釋義，以“屢”釋音，洽。（七七〇頁）

楚按：二本原寫“婁”字不誤，并非“屢”形之省。“婁”即够，說見蔣禮鴻《敦煌變文字義通釋》第五篇。《韓擒虎話本》：“我把些子兵士，似一斤（片）之肉，入在虎齧，不螻咬嚼，博（搏）啖之間，並乃傾盡。”（《變文集》二〇二頁）“不螻咬嚼”義同本首的“不婁餐”，“螻”和“婁”都是俗語記音之字。原文“一日二升不婁餐”是說母親以血乳哺養嬰兒，一日兩升乳汁，尚不够嬰兒吸吮。

除洗不淨無徧數。尚恐諸人有讒言。〔〇三一四〕

校釋：（甲本）“讒”寫“漸”。（七七〇頁）

楚按：改作“讒”字非是。原寫“漸”字同“漸”，本義是不請而強言，亦引伸爲絮叨之義。元喬吉《朝天子》（賦所感）：“冷諍先漸，呆科先揮。”上句是說，不逗人的笑話偏要搶先說。明惠康野叟《識餘》卷一：俗諺以人語煩數者曰漸，蓋噴也（音贊）。”章炳麟《新方言·釋言》：“今蘄州謂不問而告謂之噴，杭州亦謂多言無節爲噴。”按此語先秦已有之，《荀子·勸學》：“故不問而告謂之傲，問一而告二謂之噴。”楊倞注：“噴即讚字也，謂以言強贊助之。”歌辭此二句是說，盡管母親不斷地爲嬰兒洗濯，仍擔心別人說長道短，蓋舊式大家庭中，媳婦難當也。《父母恩重經講經文》：“就中苦是阿娘身，臺舉孩兒豈但（憚）頻。洗浣寧辭寒與熱，抱持不倦苦兼辛。時時愛被翁婆怪，往往頻遭伯叔真（嗔）。只爲這嬰孩相繫絆，致令日夜費心神。”（《變文集》六八二頁）說的正是這種情形。

第八為避惡業緣。躬親負重驀關山。〔〇三一五〕

校釋：首句“避”甲寫“造”，因第三句之“造”字而訛，意未合，故改。又“躬親”寫“耽輕”。（七七一頁）

楚按：此段有兩處可議。一、上句甲寫“造”字不誤，改作“避”字，適與作者原意相反。這裏的惡業指殺生惡業，三四句說：“若是長男造惡業，要共小女結良緣。”（“良”字原本脫，《總編》擬補“成”，今改補“良”，“良緣”與上句“惡業”爲對。）蓋男女婚嫁需會親賓，屠宰宴客必不可免，即是此處所云“惡業”。而“爲造惡業緣”者，是說父母爲了子女婚嫁，不惜造殺生之惡業，甘冒死墮地獄之酷報，以見父母爲了子女的自我犧牲精神。本辭〔十種緣〕的內容是和〔十恩德〕一致的，而〔十恩德〕第八首〔〇三〇五〕標題正作“第八造作惡業恩”，辭云：“爲男女作姻，殺個猪羊屈閑人，酒肉會諸親。信果報，下精神，阿娘不爲己身。由他造業自難陳，爲男爲女受沈淪。”正可注解本首。二、下句原寫“耽輕”就是“擔輕”，“擔輕負重”的重點在“負重”，形容父母爲子女承受惡業的重擔。

#### 第九遠行煩惱緣。一回見出母於先。〔〇三一六〕

楚按：下句“見”當作“兒”，蓋因“兒”字俗體作“見”，因誤作“見”也。下句是說兒子遠行，母心繫念相隨，“於先”形容母親思念之心，甚至趕在兒子行程的前面。〔〇三一九〕：“兒行千里母行千，兒行萬里母於先。”《父母恩重經講經文》：“兒行萬里母先於，終日憂愁淚如雨。”（《變文集》六九〇頁）亦此意也。

#### 各自虔心禮賢聖。此是行孝本根源。〔〇三二〇〕

校釋：“源”寫“原”。（七七二頁）

楚按：原寫“原”字不誤，不煩改字。

## 孝順樂 (調名本意)

孝順樂。孝順樂。孝順阿耶娘。孝順樂。〔〇三二一〕

校釋：此首前所列之和聲辭內，“阿”原誤爲“向”。按全文之“娘”均寫“孃”。(七七五頁)

楚按：原寫“向”字不誤，不必定改“阿”字，如《故圓鑒大師二十四孝押座文》云：“若向二親能孝順，便招千佛護行藏。”又：“能向老親行孝足（順），便同終日把經開。”（《變文集》八三五頁、八三八頁）“向二親”、“向老親”，也就是歌辭“向耶娘”的意思。又原本寫“孃”字，亦不必改“娘”字。“娘”和“孃”雖可通用，但適用範圍并不相同，“娘”的意義較寬泛，不限於母親之義，而“孃”則通常指母親。原本既然寫作“孃”，應予尊重，何必定改爲“娘”？

第二臨產更艱辛。須臾前看喪其生。〔〇三二三〕

校釋：（原本）“生”寫“身”。“生”“身”互代，有〔〇三三二〕爲證。(七七六頁)

楚按：原寫“身”字與上下二“辛”字爲韻，改作“生”字，反而出韻了。校記所云〔〇三三二〕首“頗得今生行孝道”，“生”原寫“身”，《總編》改作“生”，亦大可不必要。

第四咽苦更難言。殷勤育養轉加難。〔〇三二五〕

校釋：原本“殷勤”寫“駝駝”。按“駝駝”必另有字，不能安於“殷勤”之改，便覺了事。(七七六頁)

楚按：二字應是“駝駝”，“駝”字右邊的“丘”字疾書便似“久”字。“駝駝”同“驅驅”，辛苦奔波之義，如《太子成道

經》：“假使百虫七鳥，駢駢猶爲子此〔楚按“此”是衍文〕身。”（《變文集》二九三頁）

好物阿娘不喫□。調和香餌與兒餐。〔〇三二五〕

校釋：（原本）“餌”寫“義”。（七七六頁）

楚按：原寫“義”字並非“餌”字之誤，而是“美”字形誤，“香美”指美味食品。

勝處安排與兒卧。心中猶怕練兒身。〔〇三二六〕

校釋：末“身”字擬補，但“練”字尚未得當。（七七六頁）

楚按：“練”字不誤，俗語也，指在灰土、泥水等等之中滾爬展轉，現今四川方言中尚有此語。通常寫作“驢”字，如《楊岐方會禪師後錄》：“楊岐今日向水裏倒、泥裏輾，蓋爲諸人頭抵頸袋裏。”亦寫作“展”，《汾陽善昭禪師語錄》卷下《又拄杖歌》：“相似之談不要舒，屎中展卧幾時出。”《太平廣記》卷八三《續生》（出《廣古今五行記》）：“天旱，續生入泥塗，偃展久之，必雨，土人謂之猪龍。”“偃展”就是“偃驢”。歌辭“勝處安排與兒卧，心中猶怕練兒身”二句是說，雖然阿娘把嬰兒安排在乾處睡，而自己睡尿濕之處，可是心裏仍然不放心，恐怕嬰兒繼續尿濕，又會在濕被褥中轉側。

須叟第七又悽惶。三年乳哺痛悲傷。〔〇三二八〕

校釋：原本“悽”寫“惱”。（七七六頁）

楚按：上句“叟”當作“叟”。下句原寫的“惱”字並非“悽”字，應是“恹”字，“恹惶”爲惶恐失措之義。如〔〇六七四〕首：“心恹惶，生熱惱，冤恨健時不預造。”

吐熱免寒檣舉大。爭令辜負阿耶娘。〔〇三二八〕

楚按：“令”乃“合”字形誤，“爭合”猶云豈應。

兒大長成娶新婦。女還長大送他門。〔〇三二九〕

校釋：“送”原爲“遲”，俟校。（七七六頁）

楚按：今檢視原卷影本，此字實寫“是”，乃“事”字音誤，“事他門”謂嫁他人。

遠行第九切心酸。兒行千里母心牽。〔〇三三〇〕

校釋：按“心牽”原爲“千□”，擬補。據〔〇三一九〕校，引《講經文》，“千□”應作“行千”，特“行千”亦欠文理，不必仿效。（七七七頁）

楚按：校釋已經接觸到正確的答案，卻棄而不取，而採用錯誤的答案，令人惋惜。原文明明寫“千”字，自應保留此字作“行千”，何必非要改成“心牽”？《父母恩重經講經文》引《經》曰：“兒行千里，母行千里；兒行萬里，母行萬里。”（《變文集》六八九頁）這裏說的《經》就是《父母恩重難報經》。各種“十恩德”作品，都是發揮此經大意的。本篇歌辭也是“十恩德”文學中的一種，“兒行千里母行千”便是經文“兒行千里，母行千里”的凝縮，正說明歌辭是經文的演繹，改作“心牽”，豈非多此一舉。

約束將來盡不肯。曾參日夜淚千行。〔〇三三一〕

校釋：“盡”字待校。“不肯”或是“不肖”。（七七七頁）

楚按：“盡不肯”不誤。“盡”即皆義，“不肯”這裏是不服從的意思，“肯”即肯可之義。“約束將來盡不肯”是說，父母管教子女，子女全不服從。

## 求因果（孝義）

針頭料得鋤頭擲。終是無成益。〔〇三三四〕

校釋：“料得”應是“拋得”，同爲棄擲不用之意。（七七九頁）

楚按：此說似非歌辭原意。“料”即選取之義，如《三國志·吳志·陸遜傳》：“遜料得精兵八千餘人，三郡平。”又《陳武傳》：“空枉此勁銳以爲僮僕，非表志也，皆輒料取以充部伍。”“針頭”喻小，“鋤頭”喻大，“針頭料得”比喻點滴收集，來之不易；“鋤頭擲”比喻大把拋撒，毫不可惜。“針頭料得鋤頭擲”是說賭博時贏錢少而難，輸錢多而快，故下接云：“數回賭得這回輸，少智沒盈餘。”“數回賭得”即“針頭料得”，“這回輸”即“鋤頭擲”也。

日深月久費功夫。錢物又原無。〔〇三三五〕

校釋：（原本）“原”寫“元”。（七七九頁）

楚按：原本“元”字不煩改。唐人表示“原來”的意思皆用“元”字，明初以後才改用“原”字。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編補遺》卷一：“國初曆日，自洪武以前，俱書本年支干，不用元舊號。又貿易文契，如吳元年、洪武元年，俱以原字代元字，蓋又民間追恨蒙古，不欲書其國號。”顧炎武《日知錄》卷三二《元》：“元者，本也。本官曰元官，本籍曰元籍，本來曰元來，唐宋人多此語。後人以‘原’字代之，不知何解……或以爲洪武中臣下有稱元任官，嫌於元朝之官，故改此字。”王應奎《柳南隨筆》卷三：“明太祖既登極，避勝朝國號，遂以元年爲原年。民



間相傳如此，而史書不載。”而《總編》凡遇原本中此等“元”字，一律改爲“原”字，大失唐人面目，皆應回改爲“元”。

徧見賭錢還賭命。幾個心平正。〔〇三三五〕

校釋：（原本）“還”寫“不”，乃“還”。（七七九頁）

楚按：原寫“不”字極確，改作“還”字，與原意正相反。“賭命”的“命”字不是性命之義，而是宿命之義。“賭錢不賭命”是說，賭錢有輸贏變化，但這一切都是命中注定，而“命”是不可改變的。本首一二句云：“癡心只擬贏千百，福命何曾得。”正是宿命決定輸贏之意。

至親骨肉共鋪攤。遍伐也相謾。〔〇三三五〕

校釋：“遍伐”待校。（七七九頁）

楚按：上字原本草書，似作“遞”，應讀作“遞”；下字應讀作“代”，“伐”與“代”混用，敦煌寫本習見，如王梵志詩寫本中，“代”字往往寫作“伐”。“遞代”猶云遞互，謂交相替代。《楚辭·招魂》：“二八侍宿，射遞代些。”王逸注：“遞，更也。言使好女十六人侍君宴宿，意有厭倦，則使更相代也。”《楞嚴經》卷九：“父父子子，遞代相生。”《大唐西域記》卷五：“說法側有奇樹，春秋遞代，常無增減。”本首的“遞代也相謾”是說，哪怕是至親骨肉，賭博時也交相欺騙。

讀取先賢內教書。無價碎真珠。〔〇三三六〕

校釋：末句“碎”字待校。若用“碎金”意，“珍”須改“金”，“碎珠”何至無價？（七七九頁）

楚按：原文“碎”字不誤。這個“碎”字不是破碎之義，而是零碎、零散之義，“碎真珠”正同“碎金”之意。

因何我慢學擣蒲。虛使用功夫。〔〇三三七〕

楚按：原卷“使”寫“往”，應作“枉”，“虛枉用功夫”即徒然費功夫之意。

只恐當年小後生。學道切須平。〔〇三三七〕

校釋：“平”待校。（七七九頁）

楚按：“平”字不誤。此字乃承上“學道”而下，“學道”謂學佛，“平”謂平等，乃佛教之義，正與此首上文反對“我慢”之義相通。“只恐當年小後生”是說，擔心年輕人壯年氣盛，難除“我慢”，故提出“學道切須平”加以規勸。《鶯子賦》：“自從能識別，慈母實心平。恒思十善業，覺悟欲無常。”（《變文集》二六三頁）“心平”之“平”亦指佛教平等之義，與本首相同。

急需勾當作家生。和慎樂轟轟。〔〇三三八〕

校釋：“和慎”待校，或同〔〇三三九〕，改為“和順”。（七八〇頁）

楚按：改為“和順”是。“慎”字原卷寫作“愼”，應讀為“順”。

喏諾齊恭禮莫虧。一一懼嚴威。〔〇三三八〕

校釋：（原本）“齊恭”寫“𡗗恭”。（七八〇頁）

楚按：原寫“𡗗”字雖是“齊”字別體，此處卻應讀作“聲”字。蓋因“聲”字俗書作“𡗗”，如《太子成道變文》：“父王聞奏發𡗗（聲）悲”（《變文集》三一七頁），與“齊”字俗書“𡗗”字形體相近，故寫本中“聲”“齊”二字每易相混，如《維摩詰經講經文》：“珍珠齊曆曆，珂珮響□□。”（《變文集》五三七頁）“齊曆曆”應作“聲歷歷。”又《佛報恩經講經文》：“此羅漢等，或是久成正覺，權作齊聞。”（《敦煌變文論文錄》八一九頁）“齊聞”應作“聲聞”。本首“喏諾”為應答之聲，故下接

“聲恭”，謂恭敬地答應，以見“禮莫虧”、“懼嚴威”也。

好即同衣無不恥。大家無揀彼。〔〇三四〇〕

校釋：首二句待校。“衣”疑是“胞”。（七八〇頁）

楚按：此二句不誤，“衣”字亦非“胞”字。“好即同衣無不恥”者，即家人同甘共苦之意，謂家境好時，有衣同穿；家境不好，彼此無衣，亦不以爲恥。《詩·秦風·無衣》：“豈曰無衣，與子同袍。”字面意義與此相似。下句“大家無揀彼”者，謂家長對待家人一視同仁也。“大家”的本義是主人，這裏指一家之主，亦即家長，如〔〇三三八〕首云：“大家處分便須行，每事莫相爭。”謂家庭成員皆須遵從家長之命。“揀”者，簡擇、區別之義，“無揀彼”謂不分別彼此親疏，亦即不偏心也。

與人交道通還往。先問家尊長。〔〇三四〇〕

校釋：（原本）下片“通”寫“追”。（七八〇頁）

楚按：原寫“追”字不誤。“追”爲陪隨之義，如云“追朋逐友”。“還往”即朋友，“追還往”即與朋友交遊之意。

不得迷頭自意專。私爲不周旋。〔〇三四〇〕

校釋：“迷”原寫“速”。“迷頭”亦見下文〔〇四七五〕後之原卷題記中，尚未得解。末句“爲”字待校，或是“處”字。（七八〇頁）

楚按：此處編者錄文有兩處錯誤。一、原卷影本“迷”實寫作“遙”，即“遙”字，這裏應作“搖”。二、第二句“爲”字不誤，“私”字原卷寫作“祗”，乃“祇”字俗書。因此這二句應作：“不得搖頭自意專，祇爲不周旋。”

切須欽敬自家身。孝養要恭勤。〔〇三四一〕

校釋：原本末句“要”寫“苦”。（七八〇頁）

楚按：原寫“苦”字不誤，“苦”即極、甚之義，杜甫《戲贈閬鄉秦少府短歌》：“今日時清兩京道，相逢苦覺人情好。”白居易《池鶴二首》之一：“轉覺鷗鷺毛色下，苦嫌鸚鵡語聲嬌。”下首〔〇三四二〕“見其壽考要歡喜。終始供甘美。”校記：“（原本）‘要’寫‘苦’。”亦應據原本回改爲“苦”，“苦歡喜”即極歡喜。

父母年老皮肉薄。□□筋衰弱。〔〇三四二〕

楚按：“年老”原卷影本作“老年”，應據改，方合平仄。

### 求因果（悌讓）

共汝同胞骨肉連。爭得不心歡。〔〇三四三〕

校釋：（原本）“歡”寫“悅”，從韻改。（七八一頁）

楚按：此字原卷影本寫“悅”，並非“悅”字之誤，而是“悛”字之誤，即是“酸”的俗字，痛苦之義。如《佛說阿彌陀經講經文》：“更三塗息苦，地獄停悛。”（《變文集》四七一頁）試比較《廬山遠公話》：“三塗地獄，悉（息）苦停酸。”（同上一八五頁）可知“悛”即“酸”字。歌辭這兩句是承接上文“姊妹兄弟如手足，斷卻難相續”而下，說的是斷卻手足的痛苦，故云“爭得不心酸”。若改爲“心歡”，豈不正與作者原意相悖？

長如今生身強健。兄弟勤相見。一朝生命掩黃泉。難得再團圓。〔〇三四三〕

校釋：（原本）“生”寫“身”。“長如”待校。（七八一頁）

楚按：原寫“身”字不必改，“身命”即生命。“長如”亦不誤。這兩句是從佛教“多生”觀念出發而說的，“兄弟勤相見”

是說生生世世永爲兄弟，故云“長如今生身强健”，謂但願生生世世皆如今生，兄弟們康強相聚，蓋有懼於“一朝身命掩黃泉，難得再團圓”而發也。

徧見今時少識智。迷上加駭。〔〇三四四〕

校釋：“駭”原寫“癡”，失韻。改“駭”，讀“俟”。（七八一頁）

楚按：改作“駭”字，既與原寫“癡”字形音俱遠，又須再改讀作“俟”音，實難饜愜人意。其實原寫“癡”字不誤，反倒是上句“智”當作“知”，“癡”“知”爲韻。“智”與“知”通用，乃古人常例。“識知”猶云“見識”，如《漢書·鼂錯傳》：“臣錯少茅臣，無識知，昧死上愚對。”本首“迷上加癡”，是誇張地形容“少識知”的話。

爲尊人我競相欺。禮度失尊卑。〔〇三四四〕

校釋：“爲尊”待校。（七八二頁）

楚按：原卷影本實寫“爭”，并非“尊”字。“爭人我”即爭強鬪勝之義，如《韓擒虎話本》：“擬二人惣拜爲將，殿前尚自如斯，領兵在外，必爭人我。”（《變文集》一九九頁）玄覺《禪宗永嘉集·勸友人書》附載朗禪師召大師山居書：“世上崢嶸，競爭人我，心地未達，方乃如斯。”《總編》〔〇四三〇〕：“自從禮佛歸香火，絕得爭人我。”又〔〇四三六〕：“根本兩家全是可，只是爭人我。”按“人我”即指爭勝之心，如寒山詩：“心高如山嶽，人我不伏人。”拾得詩：“男女爲婚嫁，俗務是常儀。自量其事力，何用廣張施。取債誇人我，論情入骨癡。”

何如禮讓不須爭。恩義亦連生。〔〇三四五〕

校釋：“亦”待校。（七八二頁）

楚按：“亦連”原卷影本寫“可蓮”，應作“可憐”，“蓮”字是“憐”字音誤。“可憐”即可愛之義，“生”是用在形容詞後的助詞，陸游《讀書示子遹》：“阿遹可憐生，相守忘夜旦。”

臨時隊散各東西。長□不能飛。〔〇三四六〕

楚按：闕字原卷影本依稀可辨爲“戀”字。

空裏盤旋三五轉。追□□攀戀。〔〇三四六〕

楚按：下句“追”字原卷實寫“逋”，即“遞”字。第三字寫“相”字。此句作“遞□相攀戀”，則第二字疑是“互”或“代”字。

又校釋云：“此首之後，餘文內尚見‘飛禽上〔尚〕自存恩義’句，以下闕。”（七八二頁）楚按：此卷係二小冊子，“飛禽”句後，還有半頁字跡嚴重磨滅，經仔細辨認，尚可見其中有“田真兄弟最相親”，“孝義相見常歡喜，不采婦兒語。相和孝順向翁婆”等語。

## 證道歌（道不貧）

校釋：《永嘉證道歌》載在《日藏》第四十八冊。題“唐慎水沙門玄覺撰”，五十三首。句法之正格爲“三三、七、七七”，佔四十五首；另變格二種。惟正格附七言句法者有六首，所附多寡不一，詳《唐雜言格調》。“窮釋子”是其第十一首，“無價珍”是第十二首。（七八五頁）

楚按：《證道歌》是一篇著名的長篇禪宗歌偈，歷來膾炙人口，從未聽說有五十三首之說。原歌一氣呵成，圓轉流注，雖多用“三三七七七”句式，但隨文氣變化，自然錯落有致。乃編者

從其歌辭“定式”出發，強分所謂“正格”、“變格”，割裂計算首數，納入“歌辭”桎梏，以至原作天機頓盡，甚覺無謂。敦煌卷子偶書其中片段，立即分別二首，採入《總編》，以張大“歌辭”聲勢。其實編者所引宋楊億《無相大師行狀》固已云“《證道歌》一首”，編者乃彌縫曰：“曰‘證道歌’一首，應是‘一卷’之訛。”其強辭奪理，一眼可知。

### 失調名（須大拏太子度男女）

魔王外道總降依。□□□□□□□。萬歲千秋傳聖教。猶如□名自天□。只是衆生多有福。得逢諸佛重器時。金剛如是流識論。一切經中戒總影。須大拏太子度男女背。（七八六頁）

校釋：此組題目乃“須大拏太子度男女背”九字。“大拏”二字原本不明；“背”或是“讚”之訛。惟體屬分人對唱，又全演故事，乃戲文，非偈讚。此“讚”字與“證無爲”“太子讚”同，均爲刪去說白以後之傳抄者所題，難認爲始作如此。既然是題目，應列於唱本之最前，今則繫於引子七言八句之下，殊非其所，亦難信爲原本之真面目。（七九〇、七九一頁）

楚按：此段校說錯誤有二。一、所謂“引子七言八句”其實與本篇無關，並非引子，而是屬於本篇之前的另一篇文字。而且也並非八句，而是七句，編者爲湊“八句”之數，乃加第二句七字空格，全無根據。由於原卷恰於這七句之前斷裂，故無法判斷這七句文字的性質。然而編者所說的題目“繫於引子七言八句之下，殊非其所”的判斷，已不攻自破。二、此組題目並非“須大拏太子度男女背”九字，而是“須大拏太子度男女”八字。這個

“背”字並非“讚”字之訛，因而編者就“讚”字所發的議論，亦屬多餘。那麼這個“背”字究竟是什麼意思呢？請看下條。

兒言少小皇宮養。萬事未曾知。〔〇三五〇〕

校釋：首二字甲寫“小小”，乙寫“少少”，均非，作“少小”爲合。二字史籍與詞章內習見，以賀知章詩：“少小離家老大回”，“少小”與“老大”對，意最著。餘詳《初探》考屑“小少”條。此首甲標“父言”，乙標“父母言”，應是“兒言”，與〔〇三五三〕相貫。（七九二頁）

楚按：此段有兩處可議。一、此首確屬兒言，但改甲本“父言”、乙本“父母言”爲“兒言”，卻甚誤。甲乙二本並不錯，只是由於《總編》斷句有誤，遂滋疑叢耳。試看本篇正文前的一段“引子”（其實並非本篇引子）後面，有一句“須大拏太子度男女背”，編者疑“背”或是“讚”之訛。其實這句話是“須大拏太子度男女”八字，在原卷中，這句話是緊連著“正文”書寫的，而這個“背”字應與本首開端處的提示語連讀，作“背父言”（甲本）或“背父母言”（乙本），言者仍是兒，只不過是背着其他角色，猶如今日劇本中的“傍白”。編者正確地指出了本篇“作代言，問答，對唱，戲劇性甚強，爲目前所見敦煌歌辭中最接近於戲曲者”（七八八頁），可惜由於斷句錯誤，未能發現本篇的“傍白”這一更具戲劇性質的指標，令人遺憾。二、首句前二字當從甲本作“小小”，幼小之義，乙本“少少”亦與甲本“小小”通用，不煩改作“少小”。李白《宮中行樂詞八首》之一：“小小生金屋，盈盈在紫微。”王維《雜詩》：“小小能織錦，時時出浣紗。”皆是其證。

羅喉一心成聖果。莫學五逆墮阿鼻。〔〇三五〇〕



校釋：“莫學”下乙衍“善皇”二字。（七九三頁）

楚按：乙本“善皇”二字並非衍文，但“皇”字是“星”字形訛，應據補“善星”二字，此句作“莫學善星五逆墮阿鼻”。“善星”相傳是佛爲菩薩時的兒子，以生惡念故，墮陷阿鼻地獄。北本《涅槃經》卷三三：“善星比丘，是佛菩薩時子……善星比丘雖復讀誦十二部經，獲得四禪，乃至不解一偈一句一字之義，親近惡友，退失四禪。失四禪已，生惡邪見，作如是說：‘無佛無法，無有涅槃。沙門瞿曇善知相法，是故能得知他人心。’我於爾時告善星言：‘我所說法，初中後善，其言巧妙，字義真正，所說無雜，具足成就清淨梵行。’善星比丘復作是言：‘如來雖復爲我說法，而我真實謂無因果。’善男子，汝若不信如是事者，善星比丘今者近在尼連禪河，可共往問。爾時如來即與迦葉往善星所。善星比丘遙見如來，見已即生惡邪之心，以惡心故，生身陷入，墮阿鼻獄。”玄覺《永嘉證道歌》：“是則龍女頓成佛，非則善星生陷墮。”《善慧大士語錄》卷二：“竊聞善星二比丘，讀誦十二部尊經，利如瀉水，但爲惡不住，生身陷阿鼻大地獄。”以“善星”爲“二比丘”，與經文不同，但亦云“生身陷阿鼻大地獄”。本首提到“善星”，是因爲相傳“善星”和上句提到的“羅喉”，都是佛在因地中爲太子時的兒子，身份相似，故須大拏太子即以善星墮落地獄爲例，以教誡兒女也。

生生莫作冤家子。世世長爲僥倖兒。〔〇三五〇〕

校釋：“僥幸”甲寫“曉昧”，乙缺“倖”字。（七九三頁）

楚按：此二字校作“僥倖”，於義無取，應是“繞膝”之形訛。“繞”與“曉”形近，“膝”字別體作“胙”，如《增訂碑別字》入聲四質，漢鄭固碑“膝”字作如此寫，因以形近訛作

“昧”也。“繞膝兒”形容兒女依戀父母，正與上句“冤家子”反義對舉也。

我是公王種。須使作奴婢。〔〇三五三〕

校釋：“使”二本俱寫“知”。（七九五頁）

楚按：“使”，二本實寫“之”，通作“知”。若改爲“使”，“須使作奴婢”是肯定應作奴婢，與作者本意正好相反。本首是兒子勸阻太子布施自己的話，“須知作奴婢”是強調布施的後果，謂布施兒女之後，須知兒女將從“公王種”而淪爲奴婢，隱含“你忍心嗎”的意思。

來日見男女。啼哭苦申陳。我心不許見。退卻菩提恩。〔〇三五四〕

校釋：據經文，捨男女之全部情節，俱在一日之內；辭曰“來日”，未合。二字疑是“爾母”之訛。“心”字或是“今”之訛，俟校。“不許見”乃不許兩兒見母。“退卻”待校，參看〔〇八四八〕。（七九六頁）

楚按：原文“來日”、“心”、“退卻”並不誤。原文“許”是“喜”字音誤，唐五代敦煌方音中，“許”“喜”音同，如《百鳥名》：“巧女子，何怜喜。”《變文集》校記：“甲卷‘何怜喜’作‘可怜許’。”即是其例。末句“恩”字則是“因”字之誤，“菩提因”即成佛之因，如〔〇九四八〕：“被他打罵恒忍辱，當來獲得菩提因。”《善慧大士語錄》卷一：“昔賢捨頭目，王子救虎身，慈尊推國走，修忍拔怨親。今余聞此德，仰慕菩提因。”本首的“來日”並非是明日之義，而是“來時”之義，謂兒母若來之時。“日”即是“時”，如白居易《秋池獨汎》：“巖子垂釣日，蘇門長嘯時，悠然意自得，意外何人知。”正以“日”與“時”同義對

舉。本首的“我心”猶云“我意”，是太子自說心中打算的話。“不許（喜）見”是說自己不願見到妻子“啼哭苦申陳”，而不是不許兩兒見母。至於“退卻”，就是退掉，佛教把修行者信念動搖、修持退敗稱為“退轉”，亦簡稱“退”，如《維摩詰經講經文》：“出塵井（菩薩），不易惱他；持世上人，如何得退？”（《變文集》六二〇頁）謂如何使持世上人修行退轉。按須大拏太子施捨兒女，是爲了修持“六度”之行，以獲得菩提之因（即成佛），此云“退卻菩提因”者，是說假如母子相見，啼哭申陳，悽慘情狀，將使自己布施兒女的決心動搖，在修證菩提佛果的路上發生退轉。

身體黑如漆。目傷復面皺。〔〇三五六〕

楚按：據校記描摹兩本字形，“復”字兩本皆寫作“清”，呂校作“青”是對的；原文“傷”字不誤，呂校作“復”是錯的。此句應作“目傷青面皺”，謂不但眼睛有毛病，而且青色的臉膛也皺作一團。“青”這裏指靛青色，是魔鬼的膚色，如《降魔變文》：“忽於衆中，化出二鬼，形容醜惡，軀貌拐（楞）曾，面北填（比靛）而更青，目類朱而復赤。”（《變文集》三八七頁）

### 證無爲（太子讚）

五百外道廣遮攔。修道幾經年。〔〇三六一〕

楚按：“幾”字右側原卷有乙轉符號“√”，則此句應作“修道經幾年”。

阿藍從城出。仙人速近前。〔〇三六三〕

校釋：“藍”原寫“鑒”。“阿藍”一稱“阿羅邏仙人”。佛出

家始，就此人學。《涅槃經》二一：“夜半逾城，至鬱陀迦阿羅邏大仙人所。”（八一四頁）

楚按：原寫“鑒”當作“監”，“阿監”是宮女之稱，並非“阿羅邏大仙人”，如白居易《長恨歌》：“梨園弟子白髮新，椒房阿監青娥老。”《太平廣記》卷三一〇《張無頗》（出《傳奇》）：“遂令阿監二人，引入貴主院。”王建《宮詞》：“阿監兩邊相對立，遙聞索馬一時回。”花蕊夫人《宮詞》：“阿監采菱牽錦纜，月明猶在畫船中。”又：“後宮阿監裹羅巾，出入經過苑囿頻。”

好道變泥水。如來湧清泉。付法掩泥不將難。受記結因緣。  
〔〇三六五〕

校釋：首二句內“好道”俟校。“清”寫“泥”，擬改。“付法”是佛身後事，“受記”或“授記”更是成佛以後之事，俱不能叙在出生之前，疑錯簡。此首宜與“生死泥”說有關，見《俱舍論》一：“生死泥者，由彼生死，是諸衆生沉溺處故，難可出故，所以譬泥。”《變文集》（五一七、五一八頁）《維摩詰經講經文》內論之甚詳。（八一五頁）

楚按：歌辭此處所叙恰恰是釋迦牟尼出生成佛以前的本生故事，並無“錯簡”之事。原文“好道”不誤，謂乾燥平坦的道路。原寫“泥”字亦不煩改“清”，“湧泥泉”正是“好道變泥水”的原因。原文“付法”當作“布髮”，“付”是“布”字音誤，“法”則“髮”字音誤。伯三八三三號王梵志詩：“男婚不香粉，女嫁著釵花。”“不香粉”應作“傅香粉”，“傅”音誤作“不”，正與此處“布”音誤作“付”有相似之處。“布髮掩泥”是說把頭髮鋪在泥濘的地上，以便踐髮通行。《大唐西域記》卷二《那揭羅曷國》：“編石特起，刻彫奇製，釋迦菩薩值然燈佛數

鹿皮衣布髮掩泥得受記處。”貫休《送盧舍人三首》之三，亦有“布髮掩泥非一朝”之語。《宋高僧傳》卷七《後唐定州開元寺貞辯傳》：“有婦人布髮掩地，請辯蹈之。”顯然也是摹仿“布髮掩泥”故事以表明虔誠之心。本組歌辭自〔○三六一〕至〔○三六五〕，以及〔○三七四〕首，皆是連續歌詠一則著名的釋迦牟尼前身故事，屢見於《太子瑞應本起經》、《過去現在因果經》等等許多種佛經。爲便於比較，下面先列出這六首歌辭：

太子初學道。曾作忍辱仙。五百外道廣遮攔。修道幾經年。〔○三六一〕

金錢不自用。買花獻佛前。瓶中湧出五枝蓮。仙人喜歡。〔○三六二〕

阿藍（監）從城出。仙人速近前。買花設誓捨金錢。願得宿因緣。〔○三六三〕

將花供養佛。兩枝在肘邊。光明毫相照諸天。法雨潤心田。〔○三六四〕

好道變泥水。如來湧清（泥）泉。付法（布髮）掩泥不將難。受記結因緣。〔○三六五〕

不念買花日。奉獻釋迦前。買花設誓捨金錢。言約過百年。〔○三七四〕

下面再請看《過去現在因果經》卷一：

時諸外道，自共議言：“今普光如來出興於世。”善慧仙人，聞斯語已，舉體毛豎，心大歡喜，踴躍無量。便與外道，分別而去。外道問言：“師何所趣？”答言：“我今當往普光佛所，欲施供養。”……善慧即復問彼路人：“汝知何處有諸名花？”答言：“道士，燈照大王，

擊鼓唱令，國內名花，皆不得買，悉以輸王。”善慧聞已，心大懊惱，意猶不息，苦訪花所。俄爾即遇王家青衣，密執七莖青蓮花過，畏王制令，藏著瓶中。善慧至誠，感其蓮花踊出瓶外。善慧遙見，即追呼曰：“大姊且止，此花賣不？”青衣聞已，心大驚愕……善慧又言：“請以五百銀錢，雇五莖耳。”青衣意疑：此花所直，不過數錢，而今男子，乃以五百銀錢，求買五莖。即問之言：“欲持此花，用作何等？”善慧答言：“今有如來，出興於世。燈照大王，請來入城，故須此花，欲以供養。大姊當知，諸佛如來，難可值遇，如優曇鉢花，時乃一現。”青衣又問：“供養如來，爲求何等？”善慧答曰：“爲欲成就一切種智，度脫無量苦衆生故。”爾時青衣，得聞此語，心自念言：今此男子，顏容端正，披鹿皮衣，纔蔽形體，乃爾至誠，不惜錢寶。即語之曰：“我今當以此花相與，願我生生，常爲君妻。”善慧答言：“我修梵行，求無爲道，不得相許生死之緣。”青衣即言：“若得不從我此願者，花不可得。”善慧又曰：“汝若決定不與我花，當從汝願。”……爾時如來，既授記已，猶見善慧，作仙人髻，披鹿皮衣。如來欲令捨此服儀，即便化地以爲淤泥。善慧見佛應從此行，而地濁濕，心自念言：云何乃令千輻輪足蹈此而過？即脫皮衣，以用布地；不足掩泥，仍又解髮，亦以覆之。如來即便踐之而度，因記之曰：“汝後得佛，當於五濁惡世，度諸人天，不以爲難，必如我也。”

試將歌辭與經文比較，不難發現，歌辭中的“仙人”，就是經文

中的善慧仙人（或譯儒童菩薩等），亦即釋迦牟尼前身。歌辭中的“佛”和“如來”，就是經文中的普光如來（或譯然燈佛、錠光佛等）。歌辭中的“阿監”，就是經文中的“王家青衣”，亦即悉達太子夫人耶輸陀羅的前身。至於把歌辭中的“泥”說成是和“生死泥”說有關，則更是風馬牛不相及了。

太子生七日。摩耶欲歸天。〔〇三六六〕

楚按：佛經載釋迦牟尼出生七日，生母摩耶夫人命終去世，這是已然之事，而“欲”是將然之詞，未合，“欲”應是“卻”之誤。

惟留娛樂意忡忡。只欲遊四門。〔〇三六九〕

校釋：“惟留”意不貫，待校。〔八一六頁〕

楚按：“惟留”當作“雖留”，“惟”字是“雖”字形誤。歌辭是說太子雖然留在宮中觀賞笙歌，可是心中卻憂慮不安，只想出四門遊觀。

作女如花捺。百國大王求。誓共太子守千秋。同衾亦同丘。〔〇三七五〕

校釋：“花捺”待校，意謂嬌美。〔〇一七〇〕有“花眊”，可參考。二本“衾”寫“姓”，從呂校。“衾”“姓”混寫，說明西北原無閉口音。“同衾”事變文不用。如《太子成道變文》（集三二五頁）：“雖求願得耶殊綵女，亦似無妻一般，不曾與女同床。”但〔〇三四九〕等辭仍演太子生有一男一女，他可不論。（八一八、八一九頁）。

楚按：此段有兩處可議。一、“花捺”當作“花捺”，與“花眊”無關。“捺”即海棠果，亦寫作“柰”。“花捺”形容美麗，《佛說捺女祇域因緣經》：“下生世間，不由胞胎，九十一劫，生

棟華中，端正鮮潔。”王建《故梁國公主池亭》：“素柰花開西子面，綠榆枝散沈郎錢。”以美人喻柰花，與以花棟喻美人相似。

二、末句兩本原寫“姓”字不誤。按夫妻“同衾同丘”之義雖屬人倫之常，但佛經記載釋迦牟尼爲太子時，已經斷絕世俗欲愛，父母雖然爲他娶耶輸爲妻，只是名義夫妻，並無“同衾”之事，校釋固已引《太子成道變文》，可爲證明。至於〔〇三四九〕等辭所演太子生有一男一女事，所云“太子”是須大擎太子，並非悉達太子，他雖是釋迦牟尼前身，卻並非釋迦牟尼本人，不可混爲一談。釋典雖載釋迦牟尼出家後，夫人生子羅喉羅，但又稱係太子出家前以鞭指夫人之身，因此懷妊，並非“同衾”所生，蓋已彌縫完畢。因知本篇歌辭原寫“同姓”，謂二人夫妻關係僅是“同姓”而已，實具深義，安得改爲“同衾”，以厚誣太子乎？

孤山高萬仞。雪嶺入層霄。〔〇三八〇〕

校釋：首二句甲本寫“孤高三萬仞，雪嶺不曾霄。”乙本次句同甲。（八一九頁）。

楚按：次句甲乙兩本所寫“不曾”不誤，“霄”則“消”的借字，如〔〇一〇六〕“馬蹄到處陣雲消”，“消”原寫“霄”，即“霄”“消”混寫之例。此句應作“雪嶺不曾消”，謂雪嶺終年積雪不化也。

寒多樹葉土成條。太子樂逍遙。〔〇三八〇〕

校釋：又“土”寫“土”。按此“土”字意不順，待校。（八二〇頁）

楚按：原寫“土”是“土”的俗字，但在這裏應是“玉”字形誤，“玉成條”是形容樹枝結成冰凌的形狀。

草木峻嶒掛綠蘿。石壁險嵯峨。〔〇三八二〕



校釋：(甲本)“綠蘿”寫“綺羅”。(乙本)“綠蘿”寫“綺羅”。次句以“峻嶒”狀草木，顯訛，待校。(八二〇頁)

楚按：山勢峻嶒，草木依隨山勢，覆蓋山巒，以“峻嶒”狀之，似無不可。兩本皆寫“綺羅”(乙本“綺”乃“綺”之形誤)，形容草木茂密華美，視之有如綺羅，亦可不必改爲“綠蘿”。

石壁斑點繡紋窠。樹動吹法螺。〔〇三八四〕

校釋：甲本“繡”寫“綿”。(乙本)“繡”寫“線”。(八二〇頁)

楚按：改作“繡”字，與兩本字形皆不近。此字應是“錦”字，“錦紋窠”即團花狀的織錦圖案。

嶺上煙雲起。散蓋覆山坡。〔〇三八五〕

楚按：“散”當作“繖”，同“傘”。此二句言煙雲覆被山坡，形如傘蓋也。

### 望月婆羅門 (調名本意)

端坐寶花樓。千秋似萬秋。〔〇三九〇〕

楚按：“千秋似萬秋”，似有語病。原文“似”應作“以”，通作“與”。“以”“與”通用乃敦煌寫本通例，如句道興《搜神記》：“雍州刺史梁元緯以帝連婚。”(《變文集》八七六頁)，即“與帝連婚”。〔〇〇八七〕首亦有“千秋與萬春”之語，與此處“千秋與萬秋”相似。

## 失調名 (五臺山讚)

南臺窟裏甚可憎。裏許多饒羅漢僧。〔〇三九六〕

校釋：“可憎”乃“忔憎”之轉音。“忔”物韻，喜也，見《廣雅·釋詁》。“忔憎”是對立詞，既喜，又恨，二字又成聯文。柳宗元文：“逆知喜怒，默測憎憐。”《劉賓客嘉話錄》引陳標《蜀葵》詩：“能共牡丹爭幾許？得人憎處只緣多”，其以“憎”爲“喜”，更爲肯定，具見非五代時始有。（八四三頁）

楚按：“可憎”即可愛之義，並非“忔憎”之轉音，說見蔣禮鴻《敦煌變文字義通釋》第五篇。下面再補充一則唐人語例，顧況《李供奉彈箏篴歌》：“薰玉燭，點銀燈，光照手，實可憎。”至於校釋以爲陳標《蜀葵》詩以“憎”爲“喜”，亦誤。此詩“憎”字用其本義，詩謂蜀葵的花色本來和牡丹相差無幾，只因多得隨處可見，所以惹人厭耳。

## 求因果 (修善)

下界凡夫路得麼。修善最喫囉。〔〇四一〇〕

校釋：“路”未解，疑是“樂”字。（八七二頁）

楚按：此句原卷影本作“下界凡夫路得遇摩”，“摩”字係補在“遇”字右邊。此句顯然有衍文，應讀作“下界凡夫得遇摩”，“路”字是衍文。《總編》保留“路”字，刪去“遇”字（卻又未加說明），原句遂不可解矣。

無福之人被棄遺。未有出緣期。〔〇四一一〕

校釋：（原本）“棄”寫“葉”。“隨”疑是“遺”，待校。（八七二頁）

楚按：原寫“葉”字並非“棄”字，而是“業”字，蓋“世”字或體作“𠂔”，此處即以“𠂔”代替“葉”字中間的“世”，而這個“葉”字又是“業”字的借字。“遺”字原卷寫“隨”，校記疑是“遺”，而正文徑改爲“遺”，其實原卷“隨”字是正確的，此句應作“無福之人被業隨”。佛教因果報應觀念認爲，罪福果報皆由業因決定，“無福之人被業隨”二句是說，無福之人被所作惡業纏縛，無法擺脫，因而永無脫離生死苦海之期。《景德傳燈錄》卷二九梁寶誌和尚《大乘讚十首》之一：“生死業常隨身，黑暗獄中未曉。”敦煌遺書伯三四四五佚名《謁法門寺真身》：“縱饒心稍轉，又被業追隨。”《總編》〔〇九五—〕首：“善因惡業自相隨，臨渴掘井終難悔。”說的也都是這個意思。

在生不覺分毫善。惡事專心羨。〔〇四一三〕

楚按：“覺”字原卷實寫“學”字，應據改。

勸君努力自修行。離卻淤泥坑。〔〇四一四〕

楚按：原卷“自”實寫“志”，應據改。“志”即虔誠之義，如《醜女緣起》：“歎佛了，求加被，低頭禮拜心轉志。”（《變文集》七九八頁）因此“志修行”就是虔誠修行。

守軌貪生戀世榮。究竟有何成。〔〇四一四〕

校釋：“守軌”待校。“貪”原寫“貧”。（八七四頁）

楚按：原卷“軌”實寫“執”，應據改。又原卷“貧”字是，《總編》誤改“貪”。“守執貧生”是說執着貧窮的世俗生活，而不知追求出世之福。

改除三毒變慈悲。諸佛當時知。〔〇四一五〕

楚按：“改除”當作“斷除”，“斷除”乃佛家習語。蓋“斷”以音誤作“段”，再以形誤作“改”也。

今生受罪猶常可。修取來生果。〔〇四一七〕

楚按：“常”當作“尚”，〔〇四三二〕首亦有“一身被毀猶尚可”之語。

怕罪之人心改變。□惡回為善。〔〇四一八〕

楚按：闕字原卷可辨為“翻”字。

愧要中心作佛人。教得善緣因。〔〇四一九〕

校釋：“愧要”句待校。“緣因”原寫“因緣”，失韻。茲據〔〇四二九〕之例正之，應是“善緣”與“善因”之合稱。（八七五頁）

楚按：上句“中”字原卷實寫“修”，《總編》誤錄作“中”。“修心”是禪宗的向內的修養功夫。下句原卷“因緣”是，不必為牽合押韻而乙改。

## 求因果（苦學）

志心苦學志心求。見性大修由。〔〇四二〇〕

校釋：原本“大修”寫“大彼”。下文“修得”之“修”寫“修”，可證。“大修由”俟校。“大”或是“待”。（八七六頁）

楚按：“大修由”原卷影本寫“大攸=”，應讀作“大攸攸”，而“攸”字上又加三點表示塗去，傍注“由”字，然則原卷實寫“大由由”。今按，“大由由”或“大攸攸”，皆應作“大悠悠”，如《壇經·付囑品》：“報汝當來學道者，不作此見大悠悠。”白居

易《想東遊五十韻》：“自嫌猶屑屑，衆笑大悠悠。”其寫作“大由由”者，如《難陀出家緣起》：“師兄作處大由由，不紹輪王剃卻頭。”（《變文集》三九八頁）寫作“大攸攸”者，如《維摩詰經講經文》：“愛慕幡花靈急急（虛急急），攀緣香火大攸攸（攸攸）。”（同上六一二頁）

因循過日累生休。虛度數十秋。〔〇四二〇〕

校釋：“十”原寫“千”。（八七六頁）

楚按：原寫“千”字是。因為是“累生”，故云“數千秋”，改作“數十秋”，則是一生矣，與原作的“多生”觀念不合。

大郎雖然不識字。曉會天下事。〔〇四二一〕

校釋：“大郎”云云指一定人物，敷演故事，“郎”原可指奴隸主人，詳蔣釋一。（八七六頁）

楚按：“大郎”是對人的尊稱，猶云“大爺”，如《鶯子賦》：“遂出跪拜鵲鵲，喚作大郎二郎。”（《變文集》二五〇頁）本首的“大郎”是歌詠本辭的藝人對座下聽衆的稱呼，並非是故事中的一定人物，事實上本辭內容並非敷演故事。稱聽衆爲“不識字”，可見本辭的宣傳對象是下層的民衆。

## 求因果（真悟）

千經萬教分明說。善惡同增減。〔〇四二二〕

校釋：辭內“迴向”與上片曰“救度人”句相應。疑“善惡同增減”句亦是此意。（八七九頁）

楚按：“減”字失韻，原卷實寫“滅”字，“說”“滅”爲韻。“善惡同增滅”是說，善增則惡滅，善滅則惡增也。

貪戀火宅不性悟。終日居迷路。聞其善事卻沉吟。地獄淪加深。〔〇四二三〕

校釋：原本“淪”寫“輪”。（八七九頁）

楚按：第一句“性”當作“醒”。第四句“淪加深”不詞，原卷影本“淪”寫“輪”，又經過塗改，應是“轉”字。“轉加”即更加之義，如《漢將王陵變》：“霸王聞語，轉加大怒。”（《變文集》四三頁）《太子成道經》：“大王爲子轉加愁，發聲大哭淚交流。”（同上三一七頁）

迷者用心諸處覓。費卻千車力。〔〇四二四〕

校釋：“千車力”〔〇四二九〕再見，疑是“牛車力”之誤，羊車、鹿車、牛車，三車功效牛車最大。（八七九頁）

楚按：原文“千車力”形容極大之力，似較“九牛二虎之力”更爲誇張，“費卻千車力”即徒勞無功之意。本首是發揮禪宗“見性成佛，不假外求”之旨，故批判迷者“用心諸處覓，費卻千車力”。而“牛車”比喻大乘，乃彼教所極推崇者，若云“費卻牛車力”而仍然徒勞無功，則與作者原意相反矣。

迷即衆生悟是佛。能出或能沒。〔〇四二五〕

楚按：原卷“或”寫“還”，應據改。

佛即喻如冰水智。智者還如委。〔〇四二五〕

楚按：“如委”不詞，“如”字是“知”字形誤。“知委”即知悉之義，《舊唐書·尉遲敬德傳》：“危亡之機，共所知委。”《十吉祥講經文》：“陰陽五運皆知委，造化三才並忽閑。”（《敦煌變文論文錄》八八〇頁）

迷人心地得星星。回暗卻爲明。〔〇四二五〕

楚按：“星星”通作“惺惺”，明慧之義。

迷者不知身是佛。惡想何曾沒。悟人教道學無為。猶自智狐疑。  
眼見光花諸色相。便即生迴向。不解回心但執迷。任性走東西。〔〇四二六〕

校釋：此首闡明悟人若不肯迴向，亦不啻是迷者之執迷，尚非真悟，是佛說中之精髓。（八七九頁）

楚按：此說與作者本意恰好相反。此首通篇皆是批判“迷者”，而不是批判“悟人”。除了“悟人教道學無為”一句外，其餘七句的主語都是“迷者”。所謂“迷”、“悟”的區別，在於是是否領悟“身是佛”和“學無為”，這顯然是南禪的標準。“光花諸色相”是指種種有為功德，如經像法事等等，迷者由此而生“迴向”之願，卻對悟人“學無為”的教導狐疑不聽，從禪宗觀點看來，屬於向外求佛，而不是向心求佛，所以用“不解回心但執迷”相批判，這才是禪宗的精髓。

悟者自身修個性。比來學究竟。〔〇四二七〕

楚按：“個”字原卷通行影本似“个”字，故編者遂錄作“個”，但“個性”究非古人語。筆者所見原卷照片卻似“本”字，當據改。

用心灑掃一間房。清寂涅槃堂。〔〇四二七〕

楚按：“寂”字原本實寫“淨”，《總編》誤錄作“寂”。

自從尋覓善根由。萬事總虛休。〔〇四二八〕

楚按：“虛”原卷實寫“須”，應據改。

## 求因果（息爭）

憶惜當時心未悟。萬惡心頭聚。〔〇四三〇〕

楚按：“惜”當作“昔”，“憶昔”與下文“如今”對比。

如今學善減精神。□奕奕如人。〔〇四三〇〕

校釋：“奕”上一字作“屎”。玄應《音義》一二引《字林》，有“尿”字，小便也。據〔〇四三八〕“奕”原是“輒”。上二字似“疲軟”，下“奕”字待校。（八八二頁）

楚按：此字據原卷影本仔細辨認，應是“柔”字。佛教提倡柔輒忍辱，如《妙法蓮華經·方便品》：“有佛子心淨，柔輒亦利根。”第三字“奕”亦不誤，“柔奕奕如人”即“柔奕奕於人”，謂比他人更為甘心柔弱，不與人爭強。

受若依依勝得狂。自己審思量。〔〇四三〇〕

校釋：“狂”原寫“往”。（八八二頁）

楚按：原文“受若”應是“瘦弱”的音誤。《太子成道經》：“六年苦行氣力劣，若樹神把手引之，出於彼岸。”（《變文集》二九六頁）“若”亦“弱”字音誤，斷句當作“六年苦行，氣力劣弱”云云。“狂”字原卷所寫實非“往”字，而是“強”字，乃“強”字別體。“瘦弱依依勝得強”即《老子》三十六章“柔弱勝剛強”之意。

太硬太剛全易折。枉用斤頭鐵。〔〇四三一〕

校釋：“斤頭”疑是“心頭”之訛，參看〔〇三五四〕校“心”爲“斤”。（八八二頁）

楚按：原文“斤頭”不誤。“斤”即斧斤之義，“斤頭鐵”指斧斤刃口所包之純鋼，雖然又硬又剛，卻容易崩折。

徧見豪強爭意氣。全是凡夫智。〔〇四三一〕

楚按：“豪”原卷寫“素”，乃是“索”字別體，“索強”爲逞強之義，如《李陵變文》：“前頭有將名蘇武，早向胡庭自索強。



自爲高心欺我國，長交北海牧伍（羝）羊。”（《變文集》九二頁）“索强”即“索强”，與本首同。敦煌本王梵志詩：“索强欺得客，可是丈夫兒？”宋毛滂〔浣溪沙〕（詠梅）：“月樣嬋娟雪樣清，索强先占百花春。”

不能方便體圓融。剛强作恩恩。〔〇四三一〕

校釋：（原本）“體”寫“禮”。“剛强”、“恩恩”，均待校。（八八二頁）

楚按：“體”原本寫“礼”，“礼圓融”即禮數周到，不必改“體”。“剛强”、“恩恩”亦不誤。“剛强”指秉性剛烈，“恩恩”則爲爭競、發怒貌，亦作“忿忿”，如《茶酒論》：“阿你兩箇，何用忿忿？阿誰許你，各擬論功！”（《變文集》二六九頁）秉性剛强之人容易與人爭執發怒，故云“剛强作恩恩”也。

祖父先靈作罵門。被毀失精神。〔〇四三二〕

校釋：（原本）“父”寫“大”。（八八三頁）

楚按：原寫“大”字是“代”的同音字，“大”“代”混用，敦煌寫本習見。“祖代”即祖宗，《汾陽無德禪師語錄》卷下《古皇道》：“祖代不惺惺，子孫空捏怪。”

親情中內嬾聽聞。著慙見他人。〔〇四三三〕

校釋：“著慙”猶言面慚。（八八三頁）

楚按：釋爲“面慚”是正確的，文字則尚待校訂。應作“羞赧”，“著”是“羞”字形誤，“慙”則“赧”的同音假字。

不能忍辱經官斷。不是嘍囉漢。〔〇四三四〕

校釋：次句“不”原寫“便”；與首句意不貫，因擬改，看〔〇四三六〕。（八八三頁）

楚按：原寫“便”字不誤。“嘍囉”形容能幹、厲害，常常

用於褒義。但本辭大旨是提倡“息爭”，批判“索強”，對“嘍囉”實取否定態度，所以把不能忍辱而打官司的人稱為“嘍囉漢”。校釋不知此處“嘍囉漢”用於貶義，所以誤改原文了。

世間好事無心學。志老無知別。〔〇四三四〕

校釋：“志老”句待校。（八八三頁）

楚按：“志”當作“至”，二字同音混用之例敦煌卷子習見。“知別”謂見識，“別”即識別之義，如《總編》〔〇〇二三〕首：“善別宮商，能調絲竹，歌令尖新。”此處“至老無知別”，謂至老仍無見識也。

豪強之人風火性。愛共人爭競。〔〇四三五〕

校釋：“豪”原寫“素”，從呂校。（八八三頁）

楚按：此字亦是“素”字別體。“索強”為逞強之義，已見前〔〇四三一〕匡補。

無理有錢多破用。官典相原縱。有理無錢喫棒人。自損自家身。〔〇四三六〕

校釋：原本首句起二字寫“有理”，第三句起二字寫“無理”，義反，茲正。（八八四頁）

楚按：原文不必改。本辭主旨在“息爭”，“有理”與“無理”的區別在作者看來並不重要。作者的意思是：無論有理或無理，有錢或無錢，打官司都要蒙受損失，或破財，或傷身，兩敗俱傷，不必從字面上緇銖計較。

根本兩家全是可。只是爭人我。〔〇四三七〕

楚按：下句“只是”原卷作“只爲”，《總編》誤錄。

爭禁煩惱賭牛知。□□□□□。〔〇四三七〕

校釋：“牛”疑是“來”字。末句僅見“大攸攸”三字，不

成句，俟校。按“爭禁”之“禁”平聲，“爭”猶“怎”。（八八四頁）

楚按：經檢視原卷影本，“禁”實寫“竟”，乃“競”字別體。“爭競”連文，則“爭”字顯然不能讀作“怎”。此二句疑應作：“爭競煩惱賭□牛，知□大攸攸。”“牛”字是韻腳，不能改作“來”。“大攸攸”即“大悠悠”，見〔〇四二〇〕首匡補。

煞縛熟持三五度。也合知甘苦。〔〇四三八〕

校釋：首句說明刑獄受苦，文字待校。（八八四頁）

楚按：首句文字不誤。“煞縛”和“熟持”同義，“縛”和“持”指捆縛囚繫，“煞”和“熟”都表示極、甚，如《維摩詰經講經文》：“初出塵，絕離染，習種根性嚙浮淺。”（《變文集》五九六頁）“嚙”同“煞”，“嚙浮淺”就是極浮淺。《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卷三五：“或以錫杖，或以手足，拳打腳蹴，恣意熟捶。”“熟捶”就是痛打。歌辭的“煞縛熟持三五度”，是說屢次被官府嚴厲捆縛囚禁。

總是南宗內教言。原自善根源。〔〇四三八〕

校釋：（原本）“原”寫“袁”。（八八四頁）

楚按：原寫“袁”字應是“表”字形誤。“自”字原卷實寫“白”，《總編》誤錄作“自”。此句應作“表白善根源”。

學者專加女角心。欽敬重如金。〔〇四三九〕

校釋：“女”最難訂；“角”疑是“覺”，〔〇一五一〕“不覺”原寫“不角”，可證。“心”在同首內共見四次，韻復二次，有誤可知。（八八四頁）

楚按：“心”字不誤。今檢視原卷照片，上句實作“學者專加苦用心”，“苦”字被編者腰斬，上截“艹”被誤認作“女”字，

下截“古”又與“用”字併合成“角”字，自然百思難得其解了。

## 出家樂（調名本意）

無始起。離諸著。今生值善割親緣。頓捨塵情斷衆惡。〔〇四四四〕

校釋：（原本）“離”寫“樂”，從《讀末》。（九一九頁）

楚按：此段有兩處可義。一、第二句原寫“樂”字是，《讀末》作“離”，與作者原意正好相反，編者誤從誤本而改正本。這裏的“著”指貪著，謂貪戀世俗情愛，亦即下文的“親緣”和“塵情”。“無始起，樂諸著”是說，打從無始以來，就貪戀世俗五欲之情，以與“今生”的“割親緣”、“捨塵情”相對比，即“覺今是而昨非”之意。若改作“離諸著”，則不見對比之意矣。二、第三句“值”當作“植”，“植善”謂種下善根。貫休《和韋相公見示閒居》：“德高群彥表，善植幾生前。”“善植”即“植善”之倒文。

誰其長夜睡重昏。此日輕身忻大覺。〔〇四四四〕

校釋：“誰其”待校。（九一九頁）

楚按：“其”當作“期”，“誰期”猶云“孰料”。

## 失調名（送師讚）

入生三五歲。花林。父母送師邊。花林。〔〇四四六〕

校釋：甲本“入”寫“人”。（九二三頁）

楚按：甲本寫“人”是。以“人生”發端，乃古詩常調，如秦嘉《贈婦詩》“人生譬朝露”，曹植《遊仙詩》“人生不滿百”，杜甫《贈衛八處士》“人生不相見”，等等皆是。

低頭整師履。花林。躊躇內心悲。花林。〔〇四四八〕

校釋：（甲乙本）“躊躇”寫“操醋”。（九二三頁）

楚按：“躊躇”與“操醋”形不近。據上首校記，丙本第五句誤寫“懷惜內心悲”。按所寫即是本首此句，則甲乙本之“操醋”，應是“懷惜”之形誤，謂懷念痛惜也。

## 無相珠（調名本意）

有人識得難凡夫。隱在中山舍衛國。（九二四頁）

校釋：引子四句內“難”原寫“離”，從劉目，應是問難之意。（九二五頁）

楚按：此說非是，原寫“離”字不誤。佛教以“凡夫”稱頑鈍不通佛法之人，《釋氏要覽》卷中引《大威德陀羅尼經》云：“於生死迷惑流轉，住不正道，故名凡夫。”此云“有人識得離凡夫”者，謂若有人能識認得無相珠，即可脫離凡夫，而入聖者之列矣。

智慧珠。明皎潔。上下通明四維徹。〔〇四五二〕

校釋：第三句原無“明”字，劉目作三言二句，不合全組通格，擬補，俟校。（九二六頁）

楚按：第三句“明”字不必補。原文“上下通，四維徹”三言二句，自爲對，“通”亦“徹”也。《總編》補字的理由是爲了維護“全組通格”。其實本篇是一首長篇佛教詩偈，本來並不存

在“全組通格”。全詩開端的七言四句因爲不合“全組通格”，乃被編者降等作爲“引子”，而不入正辭。〔〇四五三〕起句原作“奉勸緣人勤念珠”，亦因不合“全組通格”，而被刪去“緣”字，作“奉勸人。勤念珠”三言二句。凡此種種，皆是強改原作以服從編者設想之“通格”，削足適履，不可取也。

奉勸人。勤念珠。念珠非有亦非無。〔〇四五三〕

校釋：首句“勸”下衍“緣”字。劉目合首二句作七言一句，敢問：“緣人”有解否？且破壞全組通格，茲故刪“緣”，仍以三言二句起。（九二八頁）

楚按：劉目作七言一句是。“緣人”有解，謂有緣分之人，如《維摩詰經講經文》：“諸緣人，各有故，問得遍曾遭觸悞（忤）。”（《變文集》六〇二頁）敦煌文書斯四四七二號載圓鑒大師雲辯撰《左街僧錄與緣人遺書》云：“比冀常敷勝義，永誘緣人。”

朝也念。夕也持。將行坐卧不曾離。〔〇四五五〕

校釋：“將”待校。（九二九頁）

楚按：“將”字不誤，攜帶之義。原文謂隨身攜帶念珠，行住坐卧，曾不暫離。

無罣礙。更無比。恒沙請佛從心起。〔〇四五九〕

楚按：第三句“請”字是“諸”字形誤。

### 悉曇頌（俗流悉曇章）

校釋：“悉曇”應作“悉檀”。“悉”是漢字，謂普遍；“檀”是梵音，謂施捨。“檀”別寫爲“曇”“談”。（九三五頁）

楚按：“悉曇”是梵語音譯，指梵文字母。校釋梵漢兼舉之說乃別一解，不宜據以糾正原文。

西方淨土不肯向。欲食魔軍相閉障。〔〇四六一〕

校釋：（原本）“食”寫“含”。（九三六頁）

楚按：原寫“含”字是“貪”字形誤，而非“食”字形誤。“欲貪”即貪欲，以其障礙佛道，故喻之爲“魔軍”。

第三俗流世界住。戀着妻兒及男女。〔〇四六二〕

校釋：“妻兒”之“兒”與“男女”復，待校。（九三六頁）

楚按：“妻兒男女”乃唐人習語，不誤。〔〇九一五〕首有“妻兒男女伴愁容”之語，《鶯子賦》云：“婦兒男女，共爲歡樂。”（《變文集》二四九頁）亦不以“兒”與“男女”義複爲嫌。

### 悉曇頌（佛說楞伽經禪門悉談章）

按嬾畔。按嬾畔。第六心離禪門觀。〔〇四七三〕

校釋：“禪門”指在俗家而剃髮入道者，已離世染，入佛法禪定之門，非謂佛教禪宗之人。辭前講白內之“禪門”同。（九五〇頁）

楚按：此處之“禪門”，及辭前講白“廣開禪門，不妨慧學”、下首“第八禪門絕斟酌”之“禪門”，既不是指“在俗家而剃髮入道者”，也不是“佛教禪宗之人”，而是指的禪法，“門”即法門之義。如玄覺《永嘉證道歌》：“是以禪門了卻心，頓入無生知見力。”“心離禪門觀”者，指禪法中之心離觀，亦云“心離諦”，謂思惟遠離不善之勝諦。《維摩詰經講經文》：“遂即發心雖諦，受已歸依。”（《變文集》五二四頁）“心”下一字王慶菽校作

“離或羅”，按作“離”是；下句“己”則“三”之誤，原文作“遂即發心離諦，受三歸依。”

佛與衆生同體段。本原清淨磨垢散。〔〇四七三〕

楚按：“磨”字應是“塵”字形誤。“塵垢”即是煩惱之異名，《維摩詰經·佛國品》：“遠離塵垢，得法眼淨。”

四門百八離名數。生滅妙有懸通度。〔〇四七四〕

校釋：諸本“百八”寫“十八”，從呂校。（九五〇頁）

楚按：佛經中“十八”、“百八”之名數甚多，諸本皆作“十八”，不應貿然改爲“百八”。尋繹文義，二句所說乃佛教空、有之理。“四門”者，謂有門、空門、亦有亦空門、非有非空門。“妙有”者，即非有之有，以其雖名爲有，而非實有，故云“妙有”。神會《顯宗記》：“用而不有，便成真空；空而不無，便成妙有。”循此以求，可知原文“十八”即指“十八空”及“十八有”，與“四門”、“妙有”等皆爲闡述空、有之理的術語。

生死涅槃不留住。愛河逆上不合渡。〔〇四七四〕

校釋：“生死”二句中之“留住”與“合渡”在諸本內，地位顛倒，茲從范校。范氏云：“佛家常謂‘住涅槃，達彼岸’，因乘而渡，故‘留住’‘合渡’應易位。”（九五〇頁）

楚按：佛教修行目的，爲求由生死此岸，到達涅槃彼岸，乃以渡海爲喻，故有“六度”之說，“度”亦“渡”也。原文“生死涅槃”正與“渡”字搭配。至若“愛河逆上”，不進則退，故云“不留住”也。原文此二句諸本皆作“生死涅槃不合渡，愛河逆上不留住”，不宜改。



## 失調名（讀念《法華經》僧）

校釋：（辭前四句）四句畢，原空一格，「表明四句與下列歌辭正文有別，對此點必不可忽。……右辭本體是雜言，而前後各有七言四句爲之起訖，誠無足異。但此等措施，惟有以格調爲重，志在突出雜言歌辭之存在，必須還其本來面目者，始毅然堅持，否則反覺如此爲造作，無必要。（九五五頁）

楚按：此說確實“爲造作，無必要”，不宜“毅然堅持”。此篇“本體”〔〇四七七〕校記明云：“原本‘起’下、‘落’下，各空一格，無作用。”按彼處原空兩格“無作用”，何以此處原空一格“必不可忽”？若此空格果真“表明四句與下列歌辭有別”，何以“辭後四句”之前又無空格耶？其實本篇是一首完整的七言歌行，不能因爲其中含有雜言句式，便一律指爲歌辭，從而割截破碎，妄生分別。

吾師吾師須努力。年深已是成功積。（九五四頁）

楚按：“成功積”於義無取，“成”應作“戒”，“戒功”即“戒功德”，謂堅持持戒所生之功德。《解脫道論》卷一：“何戒功德者？不悔是功德，如世尊告阿難：不悔戒善是功德義。”《瑜伽師地論》卷四：“諸菩薩性好讚揚真實功德，令他歡喜……於戒功德具足者前，讚揚戒德，令其歡喜。”本首“戒功積”者，謂此僧持戒年深歲久，功德積累，必有效果可觀也。

桑田變海骨為塵。相看長似紅蓮色。（九五四頁）

校釋：辭後七言末句內脫“看”字，茲擬補，俟訂。（九五五頁）

楚按：擬補“看”字非是，“相看”何以會似紅蓮色呢？殊不可解。其實此句所脫之字不是“看”字，應是“舌”字，此字應在句首，作“舌相長似紅蓮色”。“舌相”即是舌頭，佛教亦稱“舌根”。《佛說阿彌陀經講經文》：“虛誑能招惡業因，來生舌相不團圓。”（《變文集》四六九頁）佛教相傳信徒誦念《妙法蓮華經》極其虔誠勤苦者，死後舌根不化，色如紅蓮，長不腐朽。如《續高僧傳》卷二八《志湛傳》：“齊武成世，并州東看山側有人掘地，見一處土色黃白，與旁有異，尋見一物，狀如兩脣，其中有舌，鮮紅赤色，以事奏聞。帝問諸道人，無能知者。沙門大統法上奏曰：‘此持《法華》者六根不壞報也耳，誦滿千遍，其徵驗乎？’乃勅中書舍人高珍曰：‘卿是信向之人，自往看之，必有靈異。宜遷置淨所，設齋供養。’珍奉勅至彼，集諸持《法華》沙門，執爐潔齋，遶旋而咒曰：‘菩薩涅槃，年代已遠，像法流行，幸無謬者，請現感應’。纔始發聲，此之脣舌，一時鼓動，雖無響聲，而相似讀誦。諸同見者莫不毛豎。”張讀《宣室志》卷七：“唐貞觀中，有玉潤山悟真寺僧，夜於藍溪，忽聞有讀《法華經》者，其聲纖遠。時星月迴臨，四望數十里，闕然無覩，其僧慘然有懼。及至寺，具白其事於群僧。明夕，俱於藍溪聽之，果聞經聲自地中發，於是以標表其所。明日窮表下，得一顱骨在積壤中，其骨槁然，獨脣吻與舌鮮而且潤。遂持歸寺，乃以石函致於千佛殿西軒下。自是每夕有讀《法華經》聲在石函內，長安士女觀者千數。”白居易曾將此事寫入詩中，《遊悟真寺詩》云：“經成號聖僧，弟子名楊難，誦此《蓮花》偈，數滿百億千。身壞舌不壞，舌根如紅蓮。顱骨今不見，石函尚存焉。”白詩的“舌根如紅蓮”，即是本篇的“舌相長似紅蓮色”也。

## 空無主（調名本意）

處衆未曾同轟轟。孤獨未辭無伴侶。〔〇四七八〕

校釋：首句“轟轟”失韻，待校。（九六〇頁）

楚按：“轟轟”不誤。首句入韻并非本辭必須之定格，如〔〇四八四〕〔〇四八五〕首，首句皆未入韻，與本首同。“轟轟”形容歡樂盛貌，如《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天堂曉夜樂轟轟，地獄無人相求（救）出。”（《變文集》七二八頁）

春秋冬夏常不變。寂寞□遊無處所。〔〇四七八〕

校釋：（原本）“□遊”寫“遊遊”。（九六〇頁）

楚按：原寫“遊遊”不誤。“遊遊”爲流浪之義，如《維摩詰經講經文》：“逐緣生，隨業（業）報，魂魄遊遊無去處。”（《變文集》五八四頁）敦煌遺書斯二八三二號：“生如飄寄，殯若常（長）歸，冥路遊遊，親知永隔。”斯四二七七王梵志詩：“騰騰處俗間，遊遊覓衣食。”

四大五蘊腐爛空。誓願為君作梁柱。〔〇四七八〕

楚按：“空”字原卷實寫“室”，應據改。“四大五蘊腐爛室”指人的軀體，佛教認爲軀體是神性的宅舍，故以宅、舍、房、室等稱軀體，如〔〇一二五〕首“五蘊山中一室空”，“室”即指人的軀體，參看該首匡補。佛教又認爲人身乃“四大”、“五蘊”等因緣聚會而成，故此句有“四大五蘊”之語。而人身危脆不堅、臭穢不淨，故云“腐爛室”也。

心願相覆慈悲網。羅取諸子集華堂。〔〇四七九〕

校釋：（原本）“心”寫“行”。（九六〇頁）

楚按：“原寫‘行’字是。云‘行願’者，修行與誓願兩俱言之。《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奉持品》：‘一切行願，普皆修習，能爲善法，調御有情。’改作‘心願’，則有願而無行矣。又原文‘覆’當作‘扶’，《總編》失校。‘相扶’猶云相輔相成，《景德傳燈錄》卷二九梁寶誌和尚《大乘讚十首》之五：‘未悟圓通大理，要須言行相扶。’《汾陽無德禪師語錄》卷下《德學歌》：‘今之重學，古之重德，德學相扶，堪爲軌則。’按智顗《阿彌陀經義記》：‘應當發願，一心修行，發願莊嚴，行願相扶，必當往生也。’《佛說阿彌陀經講經文》：‘懺悔已了，此受三歸，復持五戒，便得行願相扶，福智圓滿。’（《變文集》四六四頁）皆有‘行願相扶’之語，可證本首的‘心願相覆’，確應作‘行願相扶’也。

何時值遇般若船。生死大河造浮橋。〔〇四八〇〕

校釋：（原本）“河”寫“𣶒”，茲從呂校。（九六〇頁）

楚按：原寫此字即是“汰”字。〔〇四八三〕首“涅槃大海爲衣鉢”，校記云：“原本‘海’寫‘汰’，從呂校。”（九六二頁）然則此處“汰”字亦應是“海”字，而非“河”字。或疑大海無邊，豈能造橋？然而佛教自有這種比喻，如《維摩詰經講經文》：“且要身心不越常，能於苦海作橋樑。”（《變文集》六一七頁）

五欲滅水恒澆灌。無始已來常涸燥。〔〇四八一〕

校釋：“滅水”待校。（九六一頁）

楚按：“滅”當作“鹹”，“鹹水”能令土地涸燥不毛，故這裏用以譬喻“五欲”能滅清淨心識。《大寶積經》卷九：“貪欲無厭，猶飲鹹水。”《增壹阿含經》卷四三：“欲還自害，如蛇懷毒；欲無厭患，如飲鹹水。”《父子合集經》卷一三：“愚癡著欲，如

渴飲鹹水。”《百喻經》卷二《飲木筍水喻》：“世間之人，亦復如是，爲生死渴愛，飲五欲鹹水。”亦寫作“鹹水”，北本《涅槃經》卷一三：“是諸外道，患煩惱渴，而復反飲諸欲鹹水。”

非自非他而造業。孳孳榮華六趣奴。〔〇四八二〕

校釋：（原本）“孳孳”寫“茲茲”。（九六一頁）

楚按：原寫“茲茲”應作“孜孜”，謂勤求也。

周旋往返湛不動。少時何謝佛菩薩。〔〇四八三〕

校釋：（原本）“少”寫“尠”。“何”待校，疑是“多”字，或“何以”之意。（九六二頁）

楚按：原寫“尠”即“尔”字，同“爾”，“尔時”即此時。原文“何”字不誤，“何謝”謂不遜於，如李白《上皇西巡南京歌十首》之五：“萬國同風共一時，錦江何謝曲江池。”魯收《懷素上人草書歌》：“觀爾向來三五字，顛奇何謝張先生。”歌辭原文是說，倘能做到“周旋往返湛不動”，其時將不遜於佛菩薩了。

諸法本性無自他。邪正縛解常無為。〔〇四八五〕

校釋：倘分別“自他”，將一切相反：甚至“縛正”，“解邪”，而“妄見”自用，真道障閉。（九六三頁）

楚按：把“邪正縛解”理解爲“縛正”、“解邪”兩個動賓短語，並非作者原意。“邪正”和“解縛”是兩組並列的同義短語。“縛”謂纏縛，喻邪；“解”謂解脫，喻“正”。“邪正縛解常無爲”是說，“邪”（縛）和“正”（解）等其實并皆無所造作，實際上等同無別，故上句云“諸法本性無自他”，“無自他”即無分別之意。

增上慢人不信受。誹謗方等樂嬰兒。〔〇四八五〕

校釋：（原本）“樂”寫“樂”，疑“若”之訛。（九六三頁）

楚按：“樂”字不誤，喜愛之義。此處以“方等”與“嬰兒”對舉，“方等”即大乘經典，“嬰兒”喻無知妄說，“誹謗方等樂嬰兒”形容愚人之是非顛倒也。

怨何誰。生死涅槃佛菩薩。三事和合甚難知。〔〇四八五〕

楚按：“何”字爲“阿”字形誤，“阿誰”就是誰，古詩《十五從軍征》：“道逢鄉里人，家中有阿誰？”

### 三歸依（調名本意）

念經卷。頻開轉。〔〇四八八〕

校釋：二本“念”皆寫“捻”，從饒編。（九六六頁）

楚按：二本皆寫“捻”，不容輕改。“捻”即執取之義，“捻經卷，頻開轉”是說拈取經卷，時時轉讀。

速須結取未來因。且要頻親月面。〔〇四八八〕

校釋：“頻親月面”指僧侶以望月爲常課，參看〔〇三九〇〕辭後補校。（九六七頁）

楚按：此說誤。“頻親月面”即時時親近於佛之意，與僧侶“望月”功課毫不相干。佛經載佛的“八十種好”中，第四十種好即是“面淨如滿月”，因此以“月面”稱佛，如《維摩詰經講經文》：“幾迴旋繞百花臺，一注仰瞻圓月面。”（《變文集》五九六頁）《長興四年中興殿應聖節講經文》：“聖主淨心瞻月面，凡人洗眼見堯眉。”（同上四一四頁）

歸依僧。手把數珠持課。〔〇四八九〕

校釋：事態明明是民衆爲僧佛之“衣食父母”，僧佛應以民衆爲寶，而歸依之。今乃顛之倒之，反騙民衆以佛僧爲寶，豈不

令人齒冷！……下文述“宋讚”中曾引王安石《歸依三寶讚》，獨改“歸依僧”爲“歸依衆”，一字破的，大義端莊；而惜其尚未發揮此字之內容。（九六八頁）

楚按：校釋所論，誠然大義端莊。惜乎此義並非王安石所能喻，王《讚》所云“歸依衆”者，實際上與“歸依僧”爲一回事，並無區別。“衆”即僧也，凡僧徒四人以上，即稱爲“衆”。《大智度論》卷三：“云何名僧伽？僧伽，秦言衆。多比丘一處和合，是名僧伽。”智顗說《妙法蓮華經文句》卷一上：“衆者，天竺云僧伽，此翻和合衆。一人不名和合，四人以上乃名和合。”而校釋下文又稱王辭“首章內雖已改‘歸依僧’爲‘歸依衆’，在義理上有‘石破天驚’之概，上文已褒之。惜通首文字中並未表出一毫‘歸衆’之美，乃曰‘十方賢聖不相離’，則首句中之‘衆’字究係何人所改？是問題矣。”（九六九頁）按“衆”字即王安石原文，並非他人所改。倘以“衆”爲“民衆”，則通首文字確乎並未表出一毫“歸衆”之美，倘知“衆”即是“僧”，則通首字字是說“歸衆”之美，尚何疑乎？

## 十偈辭（讚普滿塔）

抽換勾欄。及內外泥飾。赤白軟互等部。計料錢一千五百貫文。（九七一頁）

楚按：“部”原本實寫“都”，應屬下。“都計”即總計、共計之義。

燦爛金□過百尺。玲瓏科拱疊千重。〔〇四九一〕

楚按：闕字應是“輪”字，“金輪”亦見〔〇四九四〕首：

“崔嵬霄漢出金輪。”詳該首匡補。

雲程漸喜將身上。月柱仍疑展手攀。〔〇四九三〕

楚按：“月柱”無義，“柱”應是“桂”。“月桂”即月中桂樹，亦指月亮。《初學記》卷一陳張正見《薄帷鑒明月》：“長河上月桂，澄彩照高機。”

崔嵬霄漢出金輪。雁陣衝來到此分。〔〇四九四〕

校釋：首句之意已見〔〇五九九〕校。佛家妄言世界底層爲風輪，上爲水輪，再上爲金輪，再上爲地輪。（九八〇頁）

楚按：〔〇五九九〕校語所論之“金輪王”以及此首校語所論世界底層之“金輪”，與本辭中的“金輪”字面雖同，其實風馬牛不相及。本首的“輪”指“相輪”，亦云“輪相”，即佛教寺塔建築頂端的圓盤形裝飾物，通常九輪重疊，有細竿直指雲霄。《翻譯名義集》卷七“窣堵波”：“言輪相者，《僧祇》云：佛造迦葉佛塔；上施盤蓋，長表輪相。經中多云相輪，以人仰望而瞻相也。”《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七：“塔有五級，並相輪、霜盤凡高一百八十尺。”《佛說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講經文》：“竭天上之珍奇，爲人間之寶塔，可謂巍巍屹屹侵雲漢，盡眼方能見相輪。”（《變文集》六四九頁）而“金輪”者，即金色之相輪，如魚玄機《題任處士創資福寺》：“百尺金輪閣，當川豁眼明。”敦煌本斯四四四四載《贈秀峰上人》詩：“清夜浮埃歇井塵，塔輪金洗露華鮮。”亦謂露水淨洗塔頂的金色相輪。此首云“崔嵬金輪出霄漢，雁陣衝來到此分”，是說普滿塔的金色相輪聳入雲霄，以致高空的雁陣飛來，也被相輪劈分爲兩段。

經歷歲深微故暗。再修今遇聖明君。〔〇四九四〕

校釋：（膠片所見）“微”寫“微”，均從陳訂改補。（九八〇



頁)

楚按：膠片所寫乃“微”字。“故暗”即陳舊暗淡，云“微”者，稍微之義，是委婉的說法。

當時寶塔新修日。此會終無見者人。〔〇四九五〕

楚按：下句“終”字原本寫“爭”，通“怎”，應據改。

春天曾上看京華。景行吟情到日斜。〔〇四九六〕

楚按：下句“行”字原卷實寫“引”字，“景引吟情”即風景喚起詩興之意。

畫簷壞為多蟲穴。丹牖昏緣足鳥巢。〔〇四九八〕

校釋：（膠片表示）“足”寫“是”，從陳訂改。其中“足”仍待校。（九八二頁）

楚按：陳訂“足”字不誤。“足”訓多，與上句“多”字同義對舉。如李嘉祐《登楚州城驛路十餘里山村竹林相次交映》：“草市多樵客，漁家足水禽。”《全唐詩》卷八七一載蘇芸嶺南詩句：“郭裏多榕樹，街中足使君。”皆以“足”與“多”同義對舉。

緣得□□□□□，遂令佛會動神京。（九八五頁）

楚按：上句原卷影本可辨為“緣得帝□多聖澤。”

欹斜損漏門長閉，破舊荒涼講罷開。（九八五頁）

楚按：下句“舊”字原本實寫“懷”，應作“壞”。

施鰓結瓦鮮丹牖。運斧揮斤恰半年。（九八六頁）

楚按：上句“施”字原本實為“巧”，乃“巧”字別體，此處則應是“巧”字形誤。又“鮮”字原卷實寫“兼”，乃“兼”字別體，編者當是誤認作“魚”，又改訂為“鮮”也。據上所說，此句應為“巧鰓結瓦兼丹牖”。

冬裏三迴雲爛漫。春來五福雨滂沱。(九八六頁)

楚按：“福”字爲“徧”字形訛，“五徧”與上句“三迴”爲對。

端嚴大殿盡應難，天匠修成匪等閒。八座柱排鬘玉寶，三尊聳□紫金山。(九八六頁)

楚按：第一句“盡”字應是“畫”字形訛。第四句闕字應在“聳”字上，“三尊□”指三尊佛像。按寺院大殿所塑三尊佛，或爲法身、報身、應身等“三身佛”，或爲過去、現在、未來等“三世佛”。佛經言佛身紫磨金色，故此處云“三尊□聳紫金山”。

### 行路難 (共住修道)

丈夫恍忽憶家鄉。歸去來。歸去從來無所住。〔〇五〇〇〕

校釋：第三句叶“住”。此字在二本，與句首同，亦皆寫“歸”，失韻。(九九三頁)

楚按：二本皆寫“歸”，當非偶然。“無所歸”即無處可歸之意，與“無所住”意義不同，不宜輕改。本辭叶韻往往并不嚴格，試讀全篇便知。而編者爲了符合心目中的“定格”，凡遇不合之處，輒加改易，卻不知寫本實際比之主觀“定格”更具權威性。

住處皆是枷鎖紐。勸君學道須避就。〔〇五〇〇〕

楚按：“紐”當作“杻”，“枷鎖杻”皆是禁繫罪人的刑具。《唐律疏議》卷二九：“諸囚應禁而不禁，應枷、鑊、杻而不枷、鑊、杻及脫去者，杖罪笞三十，徒罪以上遞加一等。”

君不見。行路難。行路難。道上無蹤跡。〔〇五〇〇〕

校釋：和聲辭內“行路難”疊句原寫“行路路難難”，與“無心律”十二首所見者同，所以訂爲三言疊句者亦同。日本學者固守原寫五字，以爲應作“行路路難難”，是“特徵”云，未的。（九九一頁）

楚按：本辭八首〔〇五〇〇——〇五〇七〕中的和聲辭，原寫“行路路難難”者，實際上原寫是“行路＝難＝”，“＝”是重複記號，按照古人書寫慣例，應該讀作“行路難路難”。卷四《行路難》（無心律）存十二首〔〇六九〇——〇七〇一〕，辭中“行路難。行路難”和聲疊句，原本亦寫作“行路＝難＝”（參看《總編》卷首圖版一三），亦應該讀作“行路難路難”。日本學者以爲應作“行路路難難”，固然未的；《總編》一律改作“行路難。行路難”疊句，亦屬大誤。其說曰：“自六朝樂府中有所謂‘行路難’以來，或有‘行路難，行路難’疊句以來，從無‘行路路難難’之文理，不能因對書手訛火規律未能掌握，便傷害漢文之文理，使陷於惡劣地位。”（一一四九——一五〇頁）今按，“行路路難難”誠然“傷害漢文文理”，但如上所說，此五字實應讀作“行路難路難”。倘若是“行路難”疊句，則應書作“行＝路＝難＝”。現在上述二十首辭中皆寫“行路＝難＝”，決非偶然。下面我再舉兩條例證。斯二六七二載有禪師與少女問答詩，其中女子贈禪師詩有云：“行路＝難＝心中本無物只爲無物得心安。”這顯然也屬於一首《行路難》辭（《總編》漏收），原文應斷句爲“行路難，路難心中本無物，只爲無物得心安。”又伯二五五五載《明堂詩一首》有云“行路難，路難明堂在眼前。李家定得千千歲，聖主還同萬萬年。”可見“行路難，路難”的句式，唐人習用，不必詫異。同樣，《總編》所收二十首《行路

難》中的“行路＝難＝”，并非三言疊句，而是應以“行路難”爲一句，以“路難”入下句，即〔○五○○——○五○七〕首的和聲辭，皆應讀作“君不見，行路難，路難道上無蹤跡”。〔○六九○〕首中的“行路難。行路難。無心甚清高”，應改爲“行路難，路難無心甚清高”。以下各首依此類推。這種句式的最有力的證明則見於《善慧大士語錄》卷三所載《行路難二十篇》，每篇的結尾處都採用“行路難，路難”的句式，如《第一章非斷非常》結尾云：“行路難，路難微妙甚難行。若以無知照知法，現前證得本無生。”《第二章明真照無照》結尾云：“行路難，路難常居五陰山。涅槃虛玄不爲寂，雖有生死獨清閑。”如此等等，無一首例外。在《行路難二十篇》之後，又載《行路易十五首》，每首結尾處都採用“行路易，路易”的句式，如第一首結尾：“行路易，路易不修行。有無心永息，只箇是無生。”第二首結尾云：“行路易，路易真無作。持經不動口，坐禪終日卧。”如此等等。顯然，《行路易》的篇名及其句式，是摹倣《行路難》的篇名和句式而來的。按善慧大士即是傅翕，活動在梁、陳、隋三朝。上述《行路難》是否真是傅翕所作，尚可討論，但《善慧大士語錄》乃唐人樓穎所輯，必是唐人作品無疑。我們不妨認爲，這種“行路難，路難……”的句式，確實是唐代《行路難》辭的特徵。

法界平等一如如。理中無有的親疏。〔○五○○〕

校釋：“的”待校；若作衍文，破原有七言句格，不可。（九九四頁）

楚按：“的”字不誤，確實之義。“的親疏”指確鑿不變的親疏關係，比單說“親疏”語氣更加肯定。

離散各不相知。合即五家共一。既知自身狀跡。何處更有親戚。〔〇五〇一〕

校釋：第五六句二本均顛倒，乃失一韻，饒編仍之。末二字二本同寫“諸親”，又失韻，故訂爲“親戚”，保存六言。俟校。（九九四頁）“五家共一”見《智度論》一三：“勤苦求財，五家所共。若王，若賊，若火，若水，若不愛子用，而至藏埋，亦失。”辭內已提出“水火”。〔〇六九六〕亦見五家。（九九五頁）

楚按：此段有三處可議。一、校釋對“五家共一”的解釋完全錯誤。《智度論》所說的“五家”，是破財敗家的五種災禍，與本辭內容渺不相涉。本首發揮人身虛幻不實的道理，所謂“五家”就是“五大”，即人們所熟知的“地水火風”等四大，再加上“空”大。北本《涅槃經》卷二五：“如世間人，說言虛空無色無礙，常不變易，是故世稱虛空之法爲第五大。”由此“五大”因緣相會，聚合爲人。窺基《成唯識論述記》卷一末：“五大者，謂地水火風空。……色成於火大，火大成眼根，眼不見火而見於色。聲成於空，空成於耳，耳不聞空而聞於聲。香成於地，地成於鼻，鼻不聞地而聞於香。味成於水，水成於舌，舌不得水而嘗於味。觸成於風，風成於身，身不得風而得於觸。”至於辭內提出“水火”，並不是破財的水火之災，而是“五大”之水大、火大。事實上，本首前四句已經明確提出了“五大”，但爲編者所不悟耳。如第一句“始知虛空以爲屋宅”——提出“空”大；第二句“大地以爲床席”——提出“地”大；第三句“水火畢竟相隨”——提出“水”大、“火”大；第四句“如風無有蹤跡”——提出“風”大。而“五家共一”，就是說以上“五大”因緣聚合，以成人身耳。二、校釋說“第五六句二本均顛倒”，又誤，應據原

本回改爲“合即五家共一，離散各不相知”。上句“合即五家共一”乃總結前四句所提出的“五大”而言，自應緊接在前四句之後。而作者想要強調的意思卻是“離散各不相知”，即“五大”一旦離散，人身復歸虛無，則此句自應居後，方合文理及邏輯。編者改移原文的動機，乃在於強求符合主觀上認定的押韻之“定格”，可是移改原文之後，“一”字是否入韻仍成問題（宅、席、跡皆爲梗攝，一獨爲臻攝），可謂進退失據，兩俱失之。三、同樣的道理，末二字原本皆寫“諸親”，《總編》改作“親戚”以求叶韻，亦大可不必。編者爲使原文“就範”，費盡心思裁剪，無奈原本不押韻何！

父母皆從貪嗔癡愛生我。祖父先是二十五有眷屬。原是色聲香味觸。妻兒即是色境五欲。〔〇五〇二〕

校釋：此首一韻到底。（九九五頁）歌辭原文爲“父母皆從貪嗔癡愛生我，祖父先是二十五有眷屬”，十言二句。而饒編（一一四頁）於“癡”字及“祖父”二處斷句，成“七五八”言，曰：“父母皆從貪嗔癡，愛生我祖父”，造成“父生祖父”之乖戾，勢必騰譏中外！（九九六頁）

楚按：編者知饒氏之誤，而不知自己亦誤。第二句乃是八言，應作“祖父先是二十五有”。“眷屬”則是第三句的主語，應連下作“眷屬元是色聲香味觸”，若截斷此句之頭而粘附上句之尾，則兩句皆不成話矣。《總編》如此斷句，當是追求“一韻到底”，而拒不承認原文押韻不嚴的事實，循此一誤再誤，可見主觀臆想的所謂“定格”，害人匪淺。

萬法畢竟相隨。微塵以為同學。〔〇五〇二〕

校釋：“萬法”指萬有之總法則，其本身不變，成爲真理；

真理又隨萬緣而用，製裁萬緣，陷於五欲者必食其果，要警惕！末句之意難會。疑“塵”不離“六塵”，亦跟踪爲緣，有如同學，勿以其“微”而忽之，“以”字待訂。（九九七頁）

楚按：佛教所云“萬法”，含義不一，包羅甚廣，此處之“萬法”，猶云“萬物”或“萬象”耳，與“萬有之總法則”者，各是一義。下句“塵”字亦與“六塵”無關，“微塵”指微小至極之基本顆粒，《大智度論》卷六：“如《鞞婆沙》中說，微塵至細，不可破，不可燒，是則常有。”《楞嚴經》卷三：“反觀父母所生之身，猶彼十方虛空之中，吹一微塵，若有若亡。”末句“微塵以爲同學”即以微塵爲同學之意，“以”字不誤，全句亦無難會之處。

君不見。行路難。行路難。道上無蹤跡。〔〇五〇五〕

校釋：原佚和聲辭，照補。（九九八頁）

楚按：編者以此首爲“第六”，以下首〔〇五〇六〕爲“第七”，大誤。這兩首應合并作一首，爲“第六”；原“第八”則應升格爲“第七”，本組《行路難》辭實止七首。此首既應與下首合併爲一首，則原卷在一首之中部不加和聲辭是理所當然的，并非有佚文，而編者強分一首爲二首，并臆補和聲辭，以致一切全亂了套。何以知〔〇五〇五〕〔〇五〇六〕本是一首？根據有三：一、原本〔〇五〇五〕之末并無和聲辭，亦即并無分首標誌。二、〔〇五〇五〕末句“始能行得大慈悲”與〔〇五〇六〕首句“慈悲度脫諸衆生”，是所謂“頂真格”，細加涵泳，不但文意一氣貫注，而且語氣十分急促，不容分割爲兩首。三、最有力的根據，是本組歌辭只可能有七首，而不可能有八首，而現在卻有八首，說明編者一定把某一首誤分作兩首了。編者說：“文後原本

又有云：‘七（原寫“六”）師捻得尋思一徧，卻愛慕弟子，即自迴心，共住修道。共十三人，尊一個有德爲師，兩個親近承事，十個諸方乞食。和尚即歎‘安心難’。——此乃故事之首尾也。’（一〇〇三頁）其實原本寫“六師”非常正確，編者改“六”爲“七”，可謂不思之甚。考〔〇一二六〕首失調名（勸諸人一偈），亦爲此故事之一部份，該首校釋固已云“禪師共六人，名見〔一〇一五〕套之總校內”（楚按見一四一四頁），可見原本“六師”是正確的。禪師既然有六人，本組文後原本又云“惣共十三人”，則弟子顯然是七人，方符總共十三人之數。而本組文前又云：“貴賤等蒙禪師說偈，……各作《行路難》一首。”（九八七頁）亦即弟子七人各作一首，斷然無疑。奇怪的是編者又云：“右辭一組因是：八人依次唱出，始有八首。”（九九〇頁）弟子忽然又變成了“八人”。此“八人”若與原本“六師”合計，則總共十四人；若與編者所改的“七師”合計，則更有十五人，皆超過原本“惣共十三人”之數，可見是錯誤的。由於原本第六首文字特長，遂生編者之疑，而强行割作二首，并補加一段和聲辭，反說原本佚去一段和聲辭。既已誤一作二，又分派每人一首，故共成八人八首，而不悟數目之扞格不合也。

身騎精進。忍辱作鞍轡。持戒作槍旛。慈悲為將帥。〔〇五〇七〕

校釋：“將帥”寫“軍將”。原寫“軍將”，失韻；“軍”字又與下“軍賊”意混。龍例曰：“轡”“帥”皆至韻。（一〇〇一頁）

楚按：此段有兩處可議。一、二三四句皆以軍語爲喻，又皆爲五言，則首句亦應同此例，句末應脫“馬”字，全句作“身騎精進馬”，正與下三句相應。此類比喻佛書習見，如《大智度論》



卷二：“佛以忍爲鎧，精進爲鋼鉞，持戒爲大馬，禪定爲良弓，智慧爲好箭，外破魔王軍，內滅煩惱賊。”《破魔變文》：“且著忍辱甲，執智慧刀，彎禪定弓，端慈悲箭，騎十力馬，下精進鞭。”（《變文集》三四八頁）皆與本首類似。二、原寫“軍將”，不必定改“將帥”。本篇押韻很寬鬆，則爲了押韻而改字的理由便不充分。

差作巡境使。四方和六賊。〔〇五〇七〕

校釋：“和”待校。（一〇〇一頁）

楚按：此字不誤。這個“和”字用作動詞，即和好、安緝之義。

忽若得道果。歷劫相勞碌。〔〇五〇七〕

校釋：“勞碌”寫“撈簾”。（一〇〇一頁）

楚按：此二字即“撈簾”，亦寫作“撈攏”、“撈漉”、“撈漚”等，本義爲水中撈物。就其打撈的動作言，字從手；就其從水中打撈言，字亦可從水；就打撈器具（如籃籠等）的質地言，字又從竹。《釋氏要覽》卷中：“云何名福？謂撈攏義也。見諸衆生沒溺煩惱河中，起大悲心，攏出生死，置涅槃岸，故名福。”因此佛書的“撈攏”，已經從一般的打撈之義，引申爲從煩惱河（猶云苦海）中拯救衆生之義。如《維摩碎金》：“汝還知菴園有佛，撈攏衆生。”（《敦煌變文論文錄》八五八頁）宋釋延壽《宗鏡錄序》亦云：“撈攏五家甚力，昇騰第一義天。”歌辭“忽若”二句是說：倘若得道成佛，將永遠以拯救衆生爲己任。

## 撥禪關（調名本意）

欲得學人悟本性。出巡環。〔〇五〇八〕

校釋：“巡環”原寫“輪迴”，茲依〔〇六〇〇〕改用，以符通韻，取所謂“同體異辭互證”法。〔〇六〇〇〕曰：“傷嗟生死輪迴路，不覺悟！巡環來往幾時休？受颺流。”“輪迴”“巡環”二辭一義，隨韻取用，俱不失作者原旨。（一〇〇五頁）

楚按：“輪迴”與“巡環”含義雖然相同，形音實遠。倘若定要“符合通韻”，則不如改作“輪還”或“輪環”，保留“輪”字，庶近原貌。《大乘瑜伽金剛性海曼殊室利千臂千鉢大教王經》卷十：“如此之人，還沒地獄，從地獄出，卻作鬼身，輪還生死，入於苦海，無有歇時。”《雲溪友議》卷下《蜀僧喻》載王梵志詩：“喫他他喫你，輪環作主人。”

第二勸汝平善男。勤勤參。衆生世上有二三。一世了。莫貪婪。〔〇五〇九〕

校釋：“平善男”佛稱在家信佛之男人爲“善男子”。參看〔一二三一〕。“衆生世上有二三”謂“衆生”原有“多生”之義，生死輪迴將二三次，莫貪一世便了。（一〇〇五、一〇〇六頁）

楚按：校釋所立二義皆誤。一、“平善男”並非“善男子”，而是指健在的人。“平善”即平安、康健之義，如《舜子變》：“冀郡姚家人口，平善好否？”（《變文集》一三三頁）《八相變》：“我家有子在臨胎，千般痛苦誕嬰孩。父子忤忙重發願，只願平善不逢災。”（同上三三四頁）按佛書多有勸人趁此身健在之時，及時修善，以爲來生之地，《總編》〔〇六〇六〕亦有“聞身强健

行檀施”之語，故此首有“平善男”云云。二、校釋以“衆生世上有二三”與佛教“多生”相聯繫，又難自圓其說。夫“多生”者其數無盡，豈是“生死輪迴將二三次”便可了事？此處之“二三”謂十分之二三，言其爲數不多也。試比較〔〇五三七〕：“三界中，難出離，出離之人無一二。”“無一二”謂不足十分之一二，猶如此首“有二三”謂只不過有十分之二三耳。白居易《不如來飲酒七首》之三：“藏錙千百萬，沈舟十二三。”“十二三”和此首“有二三”意思相同。“衆生世上有二三”是說能够做到“勤勤參”的衆生，爲數不多。下文“一世了，莫貪婪”即勸人“勤勤參”之語，“一世”指今生，謂終其一世，不應貪婪也。

多見衆生我著相。物上貪。似與明珠不肯捨。〔〇五〇九〕

校釋：“我著相”謂衆生每著“我相”，不能無我（見〔〇四六八〕）。“似”宜作“試”。（一〇〇六頁）

楚按：校釋對“我著相”的解釋是正確的，但“我相”是佛教術語，不能拆開，原文應是“著我相”，誤倒爲“我著相”。又原文“似”不誤，比喻語氣；若改“試”字，則是嘗試語氣。原文既然用了比喻語氣，編者何必定要改爲嘗試語氣呢？

## 最上乘（順水流）

別無言。別無語。無言無語名不取。〔〇五一二〕

校釋：原本首句“別”寫“則”，形訛。（一〇一〇頁）

楚按：原卷斯五六九二係一小冊子，內容包括《山僧歌》、《絕學箴》和偈二首，穿插書寫，不易理清頭緒。此處的“則”字位於行首，並非“別”字之誤，而是上接另一頁的一段文字，

那一頁的末行最後有一個“道”字，正好接在此行“則”字之前。現將前後幾句援引於下；“業者多，無業少，所以佛說三乘教。道則無言別無語，無言無語各不取。”而這些文字又是長篇《山僧歌》的一部份。

放四大。離五慾。濁惡世中足榮辱。〔○五一四〕

校釋：“足”字與佛門教義相反，待校。（一〇一〇頁）

楚按：“足”字不誤，“足”即多之義，說已見前〔○四九八〕匡補。“濁惡世中足榮辱”謂世俗社會充滿榮辱，是批判人世間的話，與佛門教義正相合。

不如信運且騰騰。免墮三途入地獄。〔○五一四〕

校釋：原本末句存“免三途”三字而已，茲據〔○四六〇〕〔○九九七〕末句及本辭已有之“慾”“辱”二韻，擬補如右，銷滅空白。但原文下又接“像詵誘迷中人，卻是自家真正道”十三字，似為另一首之末二句，含意不明，須得他本比勘後補足，茲暫不列，與〔○五三八〕有別。（一〇一〇頁）

楚按：擬補原文“免三途”為“免墮三途入地獄”，不啻代古人作文。其實“免三途”下面所接的，並不是“像詵誘迷中人”等，而是另一頁的“受滌漉”。現將前後幾句文字引錄於下：“放四大，離五慾，濁惡世中足榮辱。不如信運且騰騰，免三塗，受滌漉。潛碧霧，透青霄，不癡力，慢迢迢。如何不來還不住，免交三塗火來燒。”我懷疑“免三塗，受滌漉”應作“免交三塗受滌漉”，誤脫“交”（教）字，句式與下文的“免交三塗火來燒”相同。

## 取性遊 (悟真如)

行住坐卧纖毫無。影逐身隨移轉了。〔〇五一六〕

楚按：“身隨”原卷作“隨身”，應據改。

口為貪愛逞無明。曠劫輪迴受鞭撻。〔〇五一七〕

校釋：因後四句說得嚴重，又在“口為”之下，“貪愛”宜指殺生饕餮，不指“口過”。（一〇一二頁）

楚按：此處“貪愛”并非指饕餮，亦非是指“口過”，而是泛指對五欲的貪戀。校記以上議論，皆是針對“口為”二字而發，殊不知這個“口”字其實是“只”字誤書。《維摩碎金》：“身披錦繡，寧知織女之新（辛）勤；只食美珍，不念於農夫受苦。”（《敦煌變文論文錄》八五六頁）“只食”應作“口食”，與本首“口為”應作“只為”有相似之處。

廣求財物為他人。死後三途獨自到。業者多。無業少。所以佛說三乘教。〔〇五一九〕

校釋：原本“到”寫“受”，失韻。但“教”下衍“道”字，似有以此代“受”字之意，故循其聲補“到”字。（一〇一三頁）

楚按：此說非是。這個“道”字并非衍文，更無代“受”字之意，而是下接〔〇五一二〕首，參看該首匡補。

## 悉曇頌 (神咒)

觀心無罣礙。故無滅無生無恐怖。〔〇五二九〕

楚按：原卷影本“礙”上有“無”字，《總編》漏錄。又

“故”字當屬上，此二句作：“觀心無罣無礙故。無滅無生無恐怖。”

各各精心勤結跏。東昇西沒莫能遮。〔〇五三三〕

校釋：（原本）“昇”寫“男”。（一〇二三頁）

楚按：此字原卷寫作“男”，乃“勇”字，這裏應作“踊”，“東踊西沒”是佛經描寫顯示神通的習語，如《摩訶般若波羅蜜多經》卷七：“須菩提說是般若波羅蜜品時，三千大千國土六種震動，東踊西沒，西踊東沒，南踊北沒，北踊南沒，中踊邊沒，邊踊中沒。”亦作“東涌西沒”，《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一：“又令此界東涌西沒，西涌東沒，南涌北沒，北涌南沒，中涌邊沒，邊涌中沒。”

### 失調名（迷生死）

校釋：此與卷二〔〇一二三〕“見真時”一章同卷，原寫在《十二時》殘套〔一一〇〇——一一〕之背面。但調格是“三三七七七”，甚普通，與〔〇一二三〕（楚按，應爲〔〇一二四〕，下同）迥異。二者內容亦淺深不同，此四章泛論凡夫迷於生死，而〔〇一二三〕則強調“見真時”，於人我之間有所開悟。故得各依體制，分見兩卷，不必如原寫，強爲牽附。（一〇二五頁）

楚按：這裏又提供了一個削足適履的例子。原卷所書者爲佛教詩偈一首，並非歌辭，只因其中包含“三三七七七”句式，又被支解破碎。編者的錯誤是：一，將好端端的一首詩割裂爲五首。二，原詩開端七句因爲不符合“三三七七七”句式，乃被視爲另一調格，列入別卷，身首分離。三，原詩結尾七言二句，因

爲不符合“三三七七七”句式，又被硬安上“三三七”空格三句，湊成標準調格。四，編者既將原詩身首分離，又從而立說，稱首部〔〇一二四〕與身部〔〇五三五——三八〕“二者內容亦深淺不同”云云，其實原詩是寫作者“見真性”後，對生死問題的領悟。全詩一氣貫注，不容分割。下面完整地引錄全詩，以供涵泳體會。

往日修行時，忙忙爲生死。今日見真性（《總編》作“時”），生死尋常事。見他生，見他死；反觀自身亦如此。或（《總編》作“忽”）然生，或然死，四大成身非偶爾。只聞大海變桑田，不見人生得堅有。居世人，迷生死，生死猶如巡蠟蟻。來來去去不停間，去去來來常如此。三界中，難出離，出離之人無一二。自從曠劫受波吒，幾個爲人免生死。今生死是未來生，今生生是前生死。

### 失調名（禪唱）

有情欲撥三塗苦。無意將身入乃阿。〔〇五四〇〕

校釋：“乃阿”未詳。（一〇二九頁）

楚按：上句“撥”字應作“拔”。“撥”與“拔”本通用，原本所書即似“拔”字，“有情欲拔三塗苦”是說，衆生皆想超脫三塗地獄之苦。下句“乃”即“奈”之音誤，“阿”則“河”之形誤。“奈河”是地獄中的界河，“入奈河”即入地獄，如〔〇六一五〕首：“諸菩薩，莫毀他；毀他相將入奈河。”

## 失調名 (三囑歌)

十月懷躬受苦辛。乳哺三年相養畜。〔〇五四一〕

楚按：“懷躬”當作“懷擔”，即懷妊，說已見前〔〇二九八〕  
匡補。

莫聽鄰里外人言。便即惡發別開口。 □□□。□□□□□

□□。爭打分離自啼哭。〔〇五四二〕

校釋：“開”下字寫“門”，查屋沃韻，無字可訂，“門”亦未必合。（一〇三〇頁）

楚按：原寫“門”字是，“別開門”指兄弟分家，各自另開門戶出入也。至於押韻問題，實際上這裏是三句押一韻，“便即惡發別開門”緊接“爭打分離自啼哭”，語氣一貫而下，這個“哭”字就是韻腳。編者在這兩句中間硬插入三言七言兩句空格，仍是主觀“定格”在作怪。

蹄穿領破。没人知贖。怕死遥聞怨苦聲。刀割湯燂望□撲。  
〔〇五四三〕

校釋：（原本）“知贖”寫“治知”，臆改，俟校。“望”下一字寫“口”，俟訂。（一〇三〇頁）

楚按：原寫“治知”二字，“治”字右側有“卜”記號，表示刪去，則首二句應作“蹄破領穿没人知”七言一句。編者臆加“贖”字，當是爲了押韻所需，卻不知此處仍是三句一韻，韻腳在最後一句的“撲”字。而且加“贖”之後，原文七言一句變成了四言二句，反倒破壞了編者一貫追求的“定格”（假如此首真有“定格”的話）。末句原寫“口”字似不誤，“望口撲”即“向



口撲”。

## 回波樂（斷惑）

校釋：原題名作“王梵志迴波樂”。王氏生平兼反佛道二家，而自稱“法性大海如如”，茲故明明白白標王梵志爲“法家”。——如此，佛家、道家、法家，乃成鼎足而三之勢。七首皆六言，惟其中四首各作十二句，三首作八句，無定格，苟非標明調名《回波樂》，何從信爲歌辭？（一〇三九頁）

楚按：此段有兩處可議。一、〔〇四五八〕首“法性大海如如”之“法性”，乃是佛教所謂的本體、真理，即“真如”之異名，與“法家”毫無關係。又一〇四三頁《隱去來》辭校釋亦云：“前一首內論及‘法’之所依，後一首內明提‘法界’，故與《回波樂》同入法家。”其誤與此處相同，“法界”亦是佛教對整個宇宙現象界的稱呼，與“法家”無涉。王梵志作品論及“法性”和“法界”，正說明作者是佛教信徒，實際上這一組作品也完全是闡發禪宗的思想，怎能說王氏生平“反佛”呢？至於因此而論定王梵志是“法家”，更是離題十萬八千里。二、原題名“王梵志迴波樂”，僅是指的〔〇五四八〕首，並不包括後面的六首。而且即使是〔〇五四八〕首，亦並非是真正供歌唱用的《迴波樂》歌辭，說見拙文《列一四五六號王梵志詩殘卷補校》後記，載《中華文史論叢》一九八九年第一期。編者既已發現這組作品“無定格”，而仍信爲歌辭不疑，蓋爲原卷“迴波樂”三字所惑，循名而不循實之過。

心本無雙無隻。深難到感擗洪。無來無去不住。獨如法性虛

空。〔〇五五〇〕

校釋：“感”原作“戔”，“捌”字不識，均俟校。僅“洪”字準確，但全句尚難通。“獨”原作“荷”，仍俟校。（一〇四〇頁）

楚按：據筆者所獲原卷影本，“感”作“底”，下一字作“涸”，即“淵”字別體，《增訂碑別字》下平聲一先，《隋劉淵墓志》“淵”字正作如此寫。“淵洪”是形容水勢深廣貌，“深難到底淵洪”是以大海比喻“心”之深不可測。末句原寫“荷”，並非“獨”字形訛，而是“猶”字形訛。

復能生出諸法。不遲不疾從容。幸願諸人思持。自然法性通同。〔〇五五〇〕

校釋：“從容”原作“容容”，不辭，擬改，與“不遲不疾”之義乃貫。“幸願”仍待校。（一〇四〇頁）

楚按：原文“容容”當作“融融”，《鶯子賦》：“通融放到明日，還有些些束羞。”（《變文集》二五〇頁）王重民校記：“‘融’原作‘容’，據甲卷改。”即“融”“容”混用之例。此處“融融”為和洽遍滿之貌，《左傳·隱公元年》：“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第三句“願”字原卷照片寫作“顚”，即“願”字別體，《增訂碑別字》去聲十四願，《齊比丘慧承造象》“願”字與此相似。又“持”字原卷寫“恃”，乃“忖”字之誤，此句作“幸願諸人思忖”。

不語諦觀如來。逍遙獨脫塵埃。〔〇五五〇·三〕

校釋：諦觀與如來，乃二位佛祖。如來佛人所習知。《佛祖統記（楚按紀之誤）》第十卷記諦觀為人，謂為高麗沙門，奉命迎吳越國來使之義寂。寂善講授，諦觀見心服，遂禮為師。（一

## ○四一頁)

楚按：編者於本書五二三頁引用蘇聯《總目》，說明載有王梵志《迴波樂》的原卷有“大曆六年（公元七七一年）五月□日”的題記，此處又說明諦觀是吳越時的高麗沙門，試問抄於大曆時的卷子，怎麼可能出現一百多年後吳越國的人名？且“諦觀”尚且禮義寂為師，其地位可知，豈能與“如來”並稱，同為“佛祖”耶？其誤已不待辯。其實此首的“諦觀”並非人名，而是佛教修持的一種方式，“諦觀如來”謂在冥思中專心繫念，觀見佛的形象。《華嚴經》卷六：“諦觀如來，當願衆生，悉觀十方，端正如佛。”《觀無量壽佛經》：“是故智者應當繫心諦觀無量壽佛。觀無量壽佛者，從一相好入，但觀眉間白毫，令極明了。見眉間白毫相好，八萬四千相好自然當見。見無量壽佛者，即見十方無量諸佛。”又：“爾時世尊告韋希提：汝今知不？阿彌陀佛去此不遠，汝當繫念諦觀彼國，淨業成者，我今為汝廣說衆譬，亦令未來世一切凡夫欲修淨業者，得生西方極樂淨土。”

稱體實衣三事。葬身錫杖一枚。常持智慧刀劍。逢君眼目即開。〔○五五〇・三〕

楚按：今檢視原卷影本，“實衣”作“寶衣”，指袈裟。“葬身”作“等身”，謂與身高相等。“逢君”作“逢者”。以上係《總編》誤錄，皆應改正。

歛念之想坐禪。攝意安心覺觀。木人挾開修道。何時可到彼岸。〔○五五〇・四〕

楚按：第一句“之想”原卷影本作“定想”，與“歛念”義同，皆是坐禪的要領。第三句“挾開”不可解，原卷照片作“機開”，即“機關”。“木人機關”即是“機關木人”，指安有機械裝

置的木偶。《修行道地經》卷七：“觀四大身，因緣合成，若如幻化，譬如假物，則非我有，亦非他人，猶如合材，機關木人，因對動搖。愚者睹之，謂爲是人；慧明察之，合木無人。一切三界，皆空如是。”玄覺《證道歌》：“喚取機關木人問，求佛施功早晚成？”

## 隱去來

校釋：前一首內論及“法”之所依，後一首內明提“法界”，故與《回波樂》同入“法家”。（一〇四三頁）

楚按：這裏的“法”和“法界”，都是佛教術語。這二首和王梵志《回波樂》一樣，都應入“佛家”，是王梵志詩的一部份。

隱去來。尋空空有有。畢竟兩無名。二境安心欲何守。〔〇五五〇·五〕

校釋：首句三句（字之誤）下，原作“尋空、有、”。（一〇四三頁）

楚按：原文應讀作“尋空有空有”，敦煌寫本中，凡相連兩字以上需要重複，即在各字下加重複記號。此處斷句應作：“隱去來，尋空有。空有畢竟兩無名，二境安心欲何守。”

隱去來。隱去遊朝市。〔〇五五〇·六〕

校釋：“朝市”宜指“朝野”。朝與野兼遊，何得曰“隱”？（一〇四三頁）

楚按：“朝市”並非指“朝野”，而是指朝廷與市場。《史記·張儀列傳》：“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然則“朝市”乃名利之區，“遊朝市”何以稱“隱”？曰：此正古人所云“大隱”

也。《文選》卷二二王康琚《反招隱詩》：“小隱隱陵藪，大隱隱朝市。”白居易《中隱》：“大隱住朝市，小隱入丘樊。”

隱去來。大樂無基地。〔〇五五〇・六〕

校釋：“基心”不詳，有待研討而補述。（一〇四三頁）

楚按：校記“基心”與正文“基地”不合，當是因爲“基心”不可解，乃據韻改“地”。今檢視原卷影本，此字作“心”，即“止”字，“基止”同“基址”、“基趾”，《北史·蔣少游傳》：“遣少游乘傳詣洛，量準魏晉基趾。”此首“大樂無基止”，謂隱居之樂，並無地域範圍，無論朝市山林，其樂一如也。

## 敦煌歌辭總編卷四匡補

### 三冬雪（望濟寒衣）

如來典句。蓋不虛拈。（一〇四九頁）

校釋：（原本）“拈”寫“𦵏”，與〔〇五六四〕“列”寫“烈”同例。（一〇五二、一〇五三頁）

楚按：此字實非“拈”字，而是“然”字形訛。“虛然”即徒然之義，如王重民輯《補全唐詩》卷二載佚名無題詩：“良賤有生皆有死，一朝命盡總虛然。”因此“不虛然”即是不徒然，如《景德傳燈錄》卷三〇香嚴和尚，《歸寂吟贈同住》：“觀夫參道不虛然，晚去形骸甚高上。”《醜女緣起》：“只爲前生發惡言，今朝果報不虛然。”（《變文集》八〇〇頁）

諷寶偈於長街。□深懷於碧砌。（一〇四九頁）

楚按：本辭是僧徒化募寒衣之作，因此必然是面對施主而唱，不可能在“碧砌”中表演，“砌”字應作“砌”，《秋吟》：“□讚偈於朱門，諷金言於碧砌。”（《變文集》八〇七頁）按上句闕字應在“讚”字之下，疑當作“寶”，此句爲“讚寶偈於朱門”，與下句“諷金言於碧砌”爲對。而下句之“碧砌”，則正可

作爲此首“碧砌”之證。

平吟遠辭蕭寺來相謁。總把衷腸斬切說。(一〇四九頁)

校釋：七言四句仄韻前，原有“令𠂔”二小字，甲存，乙失。按諸《秋吟》，凡仄韻句不分六言、七言，皆標“吟”；凡平韻句乃標“斷”。此四句叶仄，例應標“吟”。“令”乃“吟”之訛。乙本第三句“吟了”寫“令了”可證。“𠂔”字不可識，形與“平”近，又誤倒於“吟”下，茲據下一組“千門化”有“平吟”，亦訂爲“平吟”，俟考。“斬切”二字并見末首，甲本原寫“軒砌”。乙本“切”寫“𠂔”，又寫“𠂔”。初唐卜卷已見“𠂔”。(一〇五三頁)

楚按：校釋所立二說皆誤。一，甲卷原有“令𠂔”二小字，并非聲腔標字，校作“平吟”，說太曲折。這兩字應是“念井”，“令”應作“念”；“𠂔”即“井”，乃“菩薩”二字的合體俗字，敦煌卷子普遍使用，亦見於《龍龕手鏡》。“念菩薩”并非本辭吟唱的正文，而是插入的科泛動作，表示吟唱至此，應念菩薩之名，而具體所念菩薩的名號，則省略了。在唐五代時表演宗教性變文或吟唱俗文時，照例是要穿插多次“念菩薩”的動作，有時是由表演者念誦，多數場合是由表演者和座下聽衆同聲吟誦。這類程式化的節目，在流傳下來的文字腳本中常常被省略了，但也有一些腳本照原式保留，例用小字標注。例如《歡喜國王緣》中三次用小字標注了“觀世音菩薩 佛子”(《變文集》七七三、七七六、七七八頁)，便具體寫出了所念誦的內容。《維摩經押座文》(《變文集》八二九、八三〇頁)，則反復標注了“念菩薩佛子”或“佛子”，與本辭的“念菩薩”相似。二，“斬切”二字，應從甲本作“軒砌”。本辭末首〔〇五六五〕“苦再三。斬切

說”的“斬切”，也應作“軒砌”，與本首同。“軒砌”即是指上條所說的“碧砌”。

寒窗冷慄一無衣。如何禦彼三冬雪。〔〇五五三〕

校釋：（甲本）“慄”寫“堦”，乙同。（一〇五四頁）

楚按：此字應是“榻”字形誤，“冷榻”與“寒窗”爲當句對。

被蟬聲。耳邊聒。講席絆縈身又闕。〔〇五五四〕

校釋：（乙本）“席”寫“廡”。《字書》云：“廡”俗，“席”正。按“廡”因“廡”訛。（一〇五四頁）

楚按：乙本實寫作“廡”。當作“薦”。“講薦”即講席也。

大業鴻名都未成。禪體衣單難可說。〔〇五五四〕

校釋：甲本“禪”寫“祿”，待校。（一〇五四頁）

楚按：“禪體”無義，此字是“裸”字形訛。

詣英聰。訪賢哲。盼望仁慈相允察。〔〇五六〇〕

校釋：甲本“盼”寫“貯”。（乙本）“盼”寫“伴”，從呂校。（一〇五五頁）

楚按：此字並非“盼”字，兩本所寫皆爲“佇”字形誤。“佇望”指久立盼望，韋應物《西郊養疾聞暢校書有新什見贈久佇不至先寄此詩》：“還聞枉嘉藻，佇望延昏旭。”《降魔變文》：“幸願慈尊垂汲引，專心佇望禮尊顏。”（《變文集》三六四頁）《舊五代史·唐書·莊宗紀》：“租庸使孔謙日於上東門佇望其來，算而給之。”

諸郎君。不要說。記愛打傍兼出熱。〔〇五六二〕

校釋：第三句“記愛打傍兼出熱”，費解，不能訂。《秋吟》：“雕鞍駿騎，打毬綽綻之衣。”又云：“打毬汗透羅裳，令舞酒沾



半臂，□□□挂之衣，願施迦提五利。”歌辭之“打傍”二字可從打毬情況以求校。（一〇五六頁）

楚按：“傍”與“毬”字面不同，從打毬情況求校缺乏根據。竊謂“傍”當作“榜”，即船槳，“打榜”就是划船。李賀《馬詩二十三首》之十：“催榜渡烏江，神駢泣向風。”“催榜”即催槳，猶“打榜”即打槳也。

小娘子。娉二八。月下花前避炎熱。〔〇五六三〕

校釋：甲乙二本“娉”寫“聘”。（一〇五六頁）

楚按：二本寫“聘”是。“聘”同“逞”，誇示、炫耀之義，“聘二八”是說炫耀青春年華。

寒衣未放無支擬。便覺秋風意不停。（一〇五〇、一〇五一頁）

校釋：甲本“放”寫“於”。（一〇五七頁）

楚按：作“放”作“於”皆未洽，二字皆是“施”字形訛。本辭是僧徒請求布施寒衣所唱，故有“未施”云云，以引起施主的同情。

## 千門化（化三衣）

雨漏再尋金口教。洪衢親許謁時人。（一〇五七頁）

校釋：“雨漏”費解，待訂。問題重在“謁時人”三字。三字原作“謁人時”，失韻（參看〔〇〇三九〕論倒文）；所謁者是“時人”（“時人”乃緇門指“俗流”而言），非“人時”。吟曰“人時”，文理亦遜。（一〇五九頁）

楚按：此段有兩處可議。一、原文“雨漏”不誤，律藏載佛

准許僧徒於迦提月受施主捨衣的因由，和雨天有關，如《五分律》卷二二《迦絺那衣法》：“復有波利邑衆所知識比丘，來舍衛城後安居，校一宿不至，於娑竭陀安居。安居竟，十六日擔重衣，冒泥雨，至佛所，頭面禮足，卻住一面。世尊常法慰問客比丘言：‘安居和合、乞食易得、道路不疲耶？’答言：‘安居和合，乞食不乏，道路遇泥雨，擔重衣，極大疲極。’諸比丘亦以阿那律事白佛。佛以二事集比丘僧，種種讚少欲知足，讚持戒已，告諸比丘：‘從今聽諸比丘受迦絺那衣。’”此處“雨漏再尋金口教”，意謂又值秋天雨寒之時，觸景生情，因而又重溫了佛關於准許僧徒化募寒衣的教戒。二、原寫“謁人時”不誤，即謁人之時。“謁人”連讀，而不是“時人”或“人時”連讀。“謁人”指上門向施主化募寒衣，“謁人時”指迦提之月，即〔三冬雪〕“入言”所云“遣加提於一月”。律藏所載，佛准許僧徒在坐夏結束（中土是農曆七月十五日）後的一月之中，接受施主所捨迦提之衣，故迦提月即僧徒募化寒衣之時。校釋謂原寫“謁人時”失韻，但改作“謁時人”不但於義無取，且仍未入韻。其實原寫“時”字與上文“生”“清”“呈”“溟”叶韻，正體現了唐五代西北方音的特點。同樣的道理，本辭尾端“側吟”詩中的“三三同演梵音詩”，校釋又云：“‘詩’，原寫‘聲’，失韻；依西北方音，須讀如‘詩’，因照改。”（一〇六一頁）其實原文“聲”字與上下文“提”“時”“微”字押韻，同樣體現了西北方音的特點，與此處一致，這不是偶然的。

靚碧天。珠露灑。顆顆枝頭蜜懸掛。月冷風高漸漸涼。三衣佛勅千門化〔〇五六八〕

校釋：“漸漸涼”原寫“漸濃”二字，書手訛火特例。（一〇

六〇頁)

楚按：原寫下字顯係“濃”字，不應改動。編者改作“涼”，又補“漸”字，非是。所闕之字應是“霜”字，此句作“月冷風高霜漸濃”。按梁簡文帝《雁門太守行》亦云：“隴暮風恒急，關寒霜自濃。”又第三句“蜜”當作“密”。

雁來新。燕去也。獨對孤燈嘆福寡。漸掩茅房下翠微。三衣佛勅千門化。〔〇五六九〕

校釋：原本“新”寫“親”，“漸”寫“暫”。（一〇六〇頁）

楚按：原寫“親”字不誤，親近之義。原寫“暫”字亦非“漸”字，而是“暫”字。

### 歸去來（歸西方讚）

努力迴心歸淨土。牟尼殿上禮如來。〔〇五八五〕

校釋：“牟”甲丙寫“摩”，乙寫“魔”。（一〇六九頁）

楚按：三本皆非“牟”字，改“牟”無據。此字應從甲乙作“摩”。“摩尼”是佛書所說的寶珠，“摩尼殿”指以摩尼寶珠裝飾的宮殿，如《佛說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時兜率陀天，七寶臺內，摩尼殿上，師子床坐，忽然化生。”

### 失調名（出家讚文）

捨卻花釵媚子。惟有剃刀相隨。〔〇五九一〕

校釋：“花釵媚子”各本原寫“釵花媚子”，據《朝野僉載》改。（一〇七五頁）

楚按：原寫“釵花”同“花釵”，不必改。伯三八三三王梵志詩：“男婚不（傳）香粉，女嫁著釵花。”李廓《長安少年行》：“樓邊聽歌吹，簾外見鶯花。”原注：“一作插釵花。”

## 十無常（調名本意）

人生日月暗催將。轉茫茫。〔〇五九九〕

校釋：（乙本）（茫茫）寫“忙忙”。（一〇八四頁）

楚按：乙本所寫爲“忙忙”，此二字應作“忙忙”。《破魔變文》：“一世似風燈虛沒沒，百年如春夢苦忙忙。”（《變文集》三四四頁）“忙忙”用法與此處正同。

少年英雄爭人我。能繫裏。〔〇六〇二〕

校釋：“繫裏”謂巾帶服裝濟楚。（一〇八五頁）

楚按：“繫裏”泛指穿著打扮。《鑒誠錄》卷十《高僧諭》引《一鉢歌》：“也繫裏，也擺撥，也學柔和也粗糲。”其實是“結裏”的聲轉，《景德傳燈錄》卷三載《一鉢歌》，正作“結裏”。

酒席誇打巢雲令。行弄影。〔〇六〇二〕

校釋：“巢雲令”俟考。（一〇八五頁）

楚按：“巢”當作“梢”，兩字音近，僅聲母微別，因而致誤耳。“梢雲”指唐代酒令大師李梢雲，文獻記載或作“李梢雲”，或作“李稍雲”。按“梢”“稍”皆通作“梢”，《文選》卷一二郭璞《江賦》：“驪蚪撈其址，梢雲冠其皞。”李善注引《孫氏瑞應圖》曰：“梢雲，瑞雲，人君德至則出，若樹木梢梢然也。”這應該就是李梢雲取名之義。李肇《國史補》卷下：“古之飲酒，有盃盤狼籍，揚觶絕纓之說，甚則甚矣，然未有言其法者。國朝麟

德中，壁州刺史鄧宏慶始創‘平索看精’四字令，至李稍雲而大備，自上及下，以爲宜然。大抵有律令，有頭盤，有拋打，蓋工於舉場，而盛於使幕。衣冠有男女雜履舄，長幼同燈燭者，外府則立將校而坐婦人，其弊如此。”可見李稍雲對推進風靡唐代上下內外的飲酒行令風尚的作用。元稹《寄吳士矩端公五十韻》：“予時最年少，專務酒中職。未能解生獐，偏矜任狂直。曲庇桃根盡，橫講稍雲式。”“稍雲式”就是本首的“稍雲令”，即李稍雲創立的酒令程式。《佛說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講經文》：“詩賦卻嫌劉禹錫，令章爭笑李稍雲。”（《變文集》五六三頁）敦煌本劉長卿《高興歌》：“壺觴百杯徒浪舉，章程不許李稍雲。”《總編》補遺已收入此歌（按此歌乃長篇歌行，并非歌辭），校釋有云：“足見李稍雲之‘令章’、‘橫講’，風靡一時，以至與詩人中之劉禹錫齊名。其影響最大時，似爲元稹、劉禹錫所在之中唐。”（一七七七頁）惜乎不悟此首之“巢雲”，即是彼首之“稍雲”也。又校釋所云尚有可糾正及補充者兩事。一、元稹詩“橫講稍雲式”，是說專橫獨斷地執行李稍雲創立的酒令章程，“橫講”并非“稍雲式”之一種。編者以“橫講”與“令章”相提並論，一似“橫講”乃李稍雲所創酒令之一種，大非其義。二、李稍雲乃初盛唐之間人物，事跡見《太平廣記》卷二七九《李稍雲》條引《廣異記》，稱其於某年上巳泛舟曲江時覆舟而死。按此次沉船事件乃轟動一時之大新聞，張鷟《朝野僉載》卷一、李冗《獨異志》卷上、《太平廣記》卷二一六《車生》條引《定命錄》，皆有記載。《朝野僉載》謂此一慘劇發生在“開元五年春”，《廣異記》謂發生在“上巳”，故知李稍雲卒於開元五年（公元七一七年）上巳日（農曆三月三日）也。

## 風流雅酷能行步。巫山女。〔〇六〇三〕

校釋：（甲本）“巫”寫“浮”。（乙本）“巫”寫“浮”。“巫”，虞韻；“浮”，尤韻。西北方音尤虞合併，故二字互代。（一〇八五頁）

楚按：以方音互代來證實“浮”應作“巫”，仍未愜當人意。原文“浮”字不誤。玩味此首文意，所寫乃女道士，亦即“女冠”、“女官”。蓋女道士戴冠，如宋孫奭等《律音義·名例第一》“女冠”條：“《昇玄經》：‘女官，如道士也。流俗以其戴冠，改作冠字，非也。’”此首上文有“涼（此字待校）羅冠子鏤金花，掃煙霞”等語，正是描寫女道士之穿戴。而原文“浮山”乃指浮鵠山，為男女道士所居者，《南史·梁武帝紀下》：“時海中浮鵠山，去餘地可千餘里，上有女人年三百歲，有女官、道士四五百人，年並出百，但在山學道。”因知此首的“浮山女”，即指女道士也。按唐代女道士以風流著稱，乃是時代風尚，如女詩人魚玄機、李季蘭等即是。韓愈《華山女》描寫了一位風流女道士，以講唱轟動京師。即如楊貴妃，亦曾一度為女道士也。

## 英雄將謂没人過。使僂僂。〔〇六〇四〕

校釋：（二本）“謂”寫“爲”。甲本“使”寫“駛”，（乙本）“使”寫“駛”。（一〇八六頁）

楚按：二本原寫“爲”字，不必定改“謂”字，“將爲”同“將謂”，以爲之義。“使”則應作“騁”，同“逞”。《龍龕手鏡》：“騁俗騁正”。由“騁”之俗字“騁”而形誤作“駛”或“駛”也。“騁僂僂”即逞能之意，〔一二九七〕首亦云：“不須目下騁僂僂，波吒總在無常後。”

## 直須早作行程路。休遺誤。〔〇六〇八〕

校釋：（甲本）“遺誤”寫“擬悞”。（乙本）“遺誤”寫“忞悞”。《維摩詰經講經文》（集六〇二頁）有曰：“汝須聽，莫疑誤，丈室維摩身病苦”，此“疑誤”亦可能爲“遺誤”之訛，《變文集》內王重民失校。（一〇八七頁）

楚按：《變文集》“疑誤”不誤，反倒是歌辭原寫“擬悞”等當作“疑誤”，《總編》改作“遺誤”非是。“疑誤”即懷疑之義，如盧仝《寄男抱孫》：“殷十七老儒，是汝父師友，傳讀有疑誤，輒告諮問取。”韋莊《秦婦吟》：“忽看門外起紅塵，已見街中櫓金鼓。居人走出半倉惶，朝士歸來尚疑誤。”

## 失調名（和菩薩戒文）

鐵床岌岌來相向。銅柱赫赫競來侵。〔〇六一一〕

校釋：“來相向”各本同，尚待校。（一〇九四頁）

楚按：“來相向”不誤，猶云來相對，隱含有來相撲之意，如《太平御覽》卷四九三引《晉朝雜記》：“火勢既猛，獸皆開口向人赫赫然。”“向人”亦謂對人，隱含有撲人之意。

造罪猶如一剎那。長入波吒而悶絕。連明曉夜下長釘。眼耳之中皆泣血。〔〇六一四〕

校釋：“猶如”“而”“曉”均待校。“泣”應是“瀝”。（一〇九五頁）

楚按：“猶如”、“而”、“曉”皆不誤。前兩句是說，哪怕造罪時間很短，猶如一剎那，也將長入地獄受苦。“波吒”本是地獄受苦之聲，這裏即指地獄；“悶絕”是說受苦不禁而昏迷。“而”字聯結“長入波吒”和“悶絕”這兩個動作，並沒有錯。

“曉夜”指從早到晚，“連明”指從夜到曉，“連明曉夜”則一天之內無片時歇矣。原文“泣血”不改亦可，蓋單承上文“眼”字而下。必若改字，則《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有云“七孔之中皆灑血”（《變文集》七三六頁），此處或援例改作“眼耳之中皆洒血”，似較改爲“瀝血”爲佳。

八萬個小蟲來嚼食。遺留白骨及皮筋。〔〇六一七〕

校釋：“嚼”各本同寫“啞”，辛寫“噉”。龍例：“啞”，《玉篇》：“鴨食也。”《廣韻》：“嚼，子答切，蚊蟲嚼人。”此處當用“嚼”。（一〇九七頁）

楚按：此字各本同寫“啞”，不誤，改“嚼”非是。辛寫“噉”，同“啞”，與“啞”異文同義，可以並存。蟲虻啞人曰“啞食”，如《百喻經》卷二《治禿喻》：“昔有一人，頭上無毛，冬則大寒，夏則患熱，兼爲蚊虻之所啞食。”

## 化生子（化生童子讚）

化生童子佛宮生。便得真珠網裏行。耳邊惟聞念三寶。時時更聽樹相撐。〔〇六一九〕

校釋：次句及末句末三字均待校。“真珠網”俟考。《維摩詰經講經文》（集五五九頁）詠維摩扶病往菴園途中，“真珠網，白雲囊，寶蓋光明照晚空”。此網頗似指寶蓋上之纓絡，結珠爲網也。（一一〇一頁）

楚按：“真珠網”是以珍珠衆寶聯綴的羅網，在佛經中，大到可以籠罩佛國淨土，小則裝飾一車一樹。如《觀無量壽佛經》：“其諸寶樹，七寶花葉，無不具足。一一華葉，作異寶色，琉璃



色中出金色光，頗梨色中出紅色光，馬瑙色中出車渠光，車渠色中出綠真珠光，珊瑚琥珀一切衆寶以爲映飾，妙真珠網彌覆樹上，一一樹上有七重網，一一網間有五百億妙華宮殿如梵王宮，諸天童子，自然在中。一一童子有五百億釋迦毘楞伽摩尼寶以爲瓔珞，其摩尼光照百由旬，猶如和合百億日月，不可具名。”《妙法蓮華經·譬喻品》：“以衆寶物，造諸大車，莊校嚴飾，周匝欄楯，四面懸鈴，金繩交絡，真珠羅網，張施其上。”亦稱“寶網”等，《無量壽經》卷上：“無量寶網，彌覆佛土，皆以金縷真珠、百千雜寶、奇妙珍異，莊嚴絞飾，周匝四面，垂以寶鈴，光色晃耀，盡極嚴麗。自然德風，徐起微動，其風調和，不寒不暑，溫涼柔軟，不遲不疾，吹諸寶網及衆寶樹，演發無量微妙法音，流布萬種溫雅德香。”本首第二句“便得真珠網裏行”是說化生童子生活在佛國淨土，因爲佛國淨土被真珠網所籠罩，故以“真珠網裏”表示佛國淨土。末句末三字“樹相撐”，是指佛國之中寶樹摩戛所發出的微妙法音，即上引《無量壽經》所云“吹諸寶網及衆寶樹，演發無量微妙法音，流布萬種溫雅德香”是也。

更有諸方共獻果。委花樛被鳥銜將。〔〇六二一〕

校釋：末句待校。“樛被”費解。《變文集》謂乙本“樛”寫“樛”，未詳何字所誤。（一一〇二頁）

楚按：此字應是“旋”字形誤。“委”通“萎”，“委花旋被鳥銜將”是說花朵方一枯萎，即被鳥銜去，故枝頭始終保持鮮花盛開，地面始終保持非常乾淨。

七寶池中洗塵垢。自然清淨是修行。〔〇六二七〕

校釋：“是”字待校。（一一〇四頁）

楚按：“是”字不誤，這類用法俗文學習見，參看〔〇三〇

九〕首匡補。

## 無常取 (調名本意)

或是僧。伽藍住。古貌漫漫如龍虎。〔〇六三九〕

校釋：“漫漫”有放逸無檢制之意，原寫“慢慢”。（一一一

〇頁）

楚按：原寫“慢慢”形容容光煥發貌，說詳蔣禮鴻《敦煌變文字義通釋》第二篇。

## 愚癡意 (調名本意)

有錢財。不布施。更擬貪婪於自己。〔〇六四四〕

校釋：原本“婪”寫“監”，用集內之校。（一一一二頁）

楚按：原寫“監”字乃“慳”字之誤。“貪慳”謂貪婪及慳吝，倒文作“慳貪”；如敦煌本王梵志詩：“布施生生富，慳貪世世貧。”

來勸化。總須聽。讀如“悌”。各各自家須使意。〔〇六四九〕

校釋：原本首句四字“尚來勸化”，集內校“尚”爲“上”。

疑“尚”原是“和尚”二字，俟訂。（一一一三頁）

楚按：此段有兩處可議。一、原本首句四字“尚來勸化”，《變文集》校“尚”爲“上”是正確的，“尚”與“上”通用。“上來”就是以上，“上來勸化總須聽”是總結的口氣，言以上所說的勸化之語大家都應聽從。編者刪“尚”字，改原本七言一句爲三言二句，究其原因，仍是心目中預先立一歌辭“定格”，凡

不符合“定格”者，輒加割裂或抹煞。如一一〇八頁引《無常經講經文》云：“總須聽。大乘教。思量卻是於身好。莫著疑心樂色身，須臾便是無常到。”編者解釋說：“首二句原本寫成‘上來教化總須聽’，七言一句，通首成七言句。按‘上來教’三字分明是‘大乘教’之訛，茲予訂正。集之校內未提及此。‘疑’原寫‘擬’。”今按，以上編者校說並誤。原本“上來教化總須聽”極是，正和本首原寫“上來勸化總須聽”一樣，是總結的語氣。改作“總須聽，大乘教”，不啻代古人作文矣。至於改原寫“擬”字爲“疑”字，又誤，此字實應作“癡”。“莫着癡心”即莫戀癡心，“着”同“著”，貪戀之義，“癡”則是佛教“三毒”之一。二、此首前二句據原本恢復爲“上來勸化總須聽”七言一句後，此句本非押韻之句，“聽”下“讀如悌”的注文亦應刪去。

### 爲大患（調名本意）

眷屬多。難相管。前路自家嘗苦難。〔〇六五二〕

校釋：原本“嘗”寫“𪔐”，從集校。（一一一五頁）

楚按：原寫乃“當”之俗簡字，承當之義。“前路”指死後，這幾句是說，死後自己承當地獄受苦的惡報，生前眷屬雖然衆多，死後也無法相救。

烹無宰殺自家嘗。也是於身為大患。〔〇六五四〕

楚按：“嘗”應作“當”，與上條同例。上文明云“屈命親情恣歡宴”，則烹無宰殺是爲了宴請親情，非供自家品嘗，自家只是承當殺生之惡報耳。

千方萬便化衆生。意惡總教登彼岸。（一一一四頁）

楚按：編者於下句之下加注：“‘惡’待校”。按此字應作“要”，蓋“惡”字別體作“𢇛”，即《顏氏家訓·書證》所云之“𢇛上安西”，與“要”字形相近，因相混也。

### 無厭足（調名本意）

既盡知。須打撲。休更頭頭起貪欲。〔〇六五七〕

校釋：原本“盡”寫“竟”，按“竟”之始義爲樂曲之盡。此處擬改爲“盡”，較通俗。（一一一六頁）

楚按：原寫“竟”字乃“覺”字之誤，蓋“覺”字俗體作“竟”，與“竟”形似，因誤作“竟”也。“覺知”即覺悟之義，如《破魔變文》：“年來年去暗更移，沒一個將心將覺知。”（《變文集》三四四頁）

直饒滿眼是生涯。心中也是無厭足。〔〇六五九〕

校釋：（原本）“眼”寫“國”，亦臆改，待證。（一一一七頁）

楚按：原寫“國”字是，此處“生涯”指產業，“滿國是生涯”謂產業遍布全國。

趁穿坑。盡構束。開得眼來行詔曲。〔〇六六一〕

校釋：“趁”原寫“剩”，有追逐勿失時意。〔〇六六五〕曰“趁燒紙”，同。〔〇六七一〕有“莫趁”，〔〇六七二〕有“休趁”，皆然。（一一一七頁）

楚按：〔〇六七一〕的“莫趁”和〔〇六七二〕的“休趁”，可以如校釋所釋，有追逐不失時意。至於本首的“趁穿坑”和〔〇六六五〕的“趁燒紙”，原本皆寫“剩”，應據原本作“剩”。

“剩”即多之義，說見蔣禮鴻《敦煌變文字義通釋》第六篇。

## 先祇備（聞健先祇備）

校釋：“聞健先祇備”乃緇門勸人及時施捨、供養，源源不絕。倘空有善心，而行動推遲，託於兒孫，則緇門眼前之生計斷矣……惟此旨謬妄，究出該教何種經典，尚俟查。（一一二〇頁）

楚按：本辭摘自敦煌遺書伯二三〇五解座文集，解座文中有“生前自作七分收，死後爲之得一分”之語（見《變文集》六六五頁），即“聞健先祇備”之意，謂趁此身健在之時，預先修福，爲死後免受惡報、獲福生天預作準備。此說出自《灌頂經》卷一一：“普廣菩薩復白佛言：‘又有衆生不信三寶，不行法戒，或時生信，或時誹謗，或是父母兄弟親族，卒得病苦，緣此命終，或墜在三途八難之中，受諸苦惱，無有休息，父母兄弟及諸親族，爲其修福，爲得福不？’佛言‘普廣，爲此人修福，七分之一，爲獲一也。何故爾乎？緣其前世不信道德，故使福德七分獲一。若以亡者嚴身之具，堂宇室宅園林浴池以施三寶，此福最多，功德力强，可得拔彼地獄之殃，以是因緣，便得解脫憂苦之患，長得度脫，徑生十方諸佛淨土。’”敦煌所出的中土所造“偽經”《佛說閻羅王授記勸修生七齋功德經》（北京鹹字七五號等）亦云：“若是生在之日作此齋，名爲預修生七齋，七分功德盡皆得之。若亡沒以後，男女六親眷屬爲作齋者，七分功德亡人唯獲一分。”由於此經在民間流傳很廣，“聞健先祇備”之說遂普及於民間矣。

## 拋暗號（調名本意）

休誇似玉如花貌。年去年來數便老。〔〇六六九〕

校釋：上片“數”字待校。（一一二五頁）

楚按：“數”字不誤，謂計數年來年去之間，不覺自身已經衰老。

逞聰明。誇計較。計較得成身已老。〔〇六七〇〕

校釋：下片開端處格調作三言三（楚按應是二之誤）句；原本曰“莫逞聰明”云云，混爲七言句。參考〔〇六七四〕〔〇六八七〕等下片首二句情形，乃知“莫”爲衍文。（一一二六頁）

楚按：原本寫“莫逞聰明誇計較”不誤，刪去“莫”字，又難勉強改原文以符合主觀“定格”之譏。

莫趁年時誇窈窕。鬥艷爭輝呈面俏。酒市茶莊盡恣情。見說講開卻失笑。〔〇六七一〕

校釋：原本“莫”寫“只”，“年時”寫“事持”。“市”寫“肉”，待校。（一一二六頁）

楚按：原寫“只”、“事持”、“肉”均不煩改。“只趁”云云是譴責的口氣，改爲“莫趁”云云，便成了勸說的口氣。“事持”之例如《景德傳燈錄》卷三〇永嘉真覺禪師《證道歌》：“降龍鉢，解虎錫，兩鉗金環鳴歷歷。不是標形虛事持，如來寶杖親蹤跡。”第三句“肉”字不誤，佛教戒飲酒食肉，勿須改“市”以求當句對。

劫時光。且覓好。阿誰聽你閒經教。看看面皺尚覓強梁。猶不悟無常拋暗號。〔〇六七二〕

校釋：下片“劫”費解，待校。二“覓”字均待校。（一一二六頁）

楚按：“劫”字爲“幼”字形誤，“幼時光”指年輕時，與下文“面皺”指老年時相對應。二“覓”字不誤，猶云爭、逞。“覓好”就是誇門美貌，亦即上文之“呈（逞）面俏”。而“覓强梁”就是逞豪强，《孔子項託相問書》：“弓刀器械沿身帶，腰間寶劍白如霜，二人登時卻覓勝，誰知項託在前亡。”（《變文集》二三五頁）王重民校記：“戊卷‘卻覓勝’作‘各覓强’。”按“覓勝”就是爭勝，“覓强”就是爭强，亦即本首之“覓强梁”。

如今盡枉亂施爲。冥司業鏡分明照。〔〇六七二〕

校釋：原本“枉”寫“狂”。（一一二七頁）

楚按：原本“狂”字不誤。“盡”字應在“狂亂”之下，此句應是“如今狂亂盡施爲”。

纔亡三日早安排。送向荒郊看古道。〔〇六七三〕

校釋：“看”字待校。（一一二七頁）

楚按：此字應是“着”字形誤，“着古道”即上古道之意。

心恟惶。生熱惱。冤恨隨時不預造。〔〇六七四〕

校釋：（原本）“隨”寫“健”。（一一二七頁）

楚按：原寫“健”即“健”字別體。“健時預造”指健在之時預先爲來生修福，亦即〔〇六六三〕首“聞健先祇備”之意。

轉眼艱難聲喚頻。猶不悟無常拋暗號。〔〇六七四〕

楚按：“眼”字原卷實寫作“動”，應據改。“轉動艱難聲喚頻”是形容卧病在床的話。

莫慕貪婪沒盡期。也須支準前程道。〔〇六七五〕

校釋：（原本）“莫”寫“只”，同〔〇六七二〕；“慕”寫

“磨”，待校。（一一二七、一一二八頁）

楚按：原本“只磨”不誤，就是“這麼”，說見蔣禮鴻《敦煌變文字義通釋》第六篇。

只不病時青年也耳聾。猶不悟無常拋暗號。〔〇六七五〕

楚按：“只”字原卷實寫作“直”，是。“直”即縱然、即便之義，如杜牧《池州送孟遲先輩》：“人生直作百歲翁，亦是萬古一瞬中。”歌辭“直不病”句是說，人到老年縱然沒有疾病，也免不了耳聾。

影響因茲墮劫身。只為貪求心不了。〔〇六七七〕

校釋：（原本）“劫”寫“卻”。（一一二八頁）

楚按：原本“卻”字是，這個“卻”字是用在動詞後的助詞，“墮卻身”指死後墮入地獄受苦。

但知穩審用身心。衣食自然長恰好。〔〇六七八〕

校釋：原本“審”寫“自”，“自”乃“省”之訛。（一一二八頁）

楚按：校釋以“自”爲“省”之訛，並引龍例之說，證明“省”作“審”，說太曲折。其實原寫“穩自”本自可通，“自”是用在副詞後的詞綴，不煩曲折改字。

慢佛僧。輕神道。爭使這身久安樂。直須折得形骸鬼不如。猶不悟無常拋暗號。〔〇六七八〕

校釋：（原本）“久安”寫“人愛”。（一一二八頁）

楚按：原寫“人愛”是。“人愛樂”謂保持青春容貌，故人愛樂之，與下句“形骸鬼不如”對比。《維摩詰經講經文》有“直心人，不草草，到處能令人愛樂”之語（《變文集》六一五頁），可爲證也。按佛教認爲輕慢佛僧，當招致醜陋之報，如



《佛說業報差別經》：“復有十業，能令衆生得醜陋報。”其中第六業即是“於賢聖所不生恭敬”。變文《醜女緣起》通篇即是闡發此意。本首“慢佛僧”等數句，亦是此意。

若依前不肯拋貪愛。定沒輪迴去不還。（一一二四頁）

校釋：（結處七言八句內）“定”寫“的”。（一一二九頁）

楚按：原寫“的”字不誤，“的”即確實之義，“的沒”即“的麼”，表示肯定不移。

愛慈悲。嫌諂佞。救療衆生終未定。（一一三〇頁）

楚按：編者於此三句下加注：“上三句原寫本錯簡，茲爲移正。”今檢視原卷影本，此三句原在“若論菩薩修持行，喜捨功能堪讚詠。三大僧祇捨愛憎，四弘願力難相並”等四句之後，極是。“若論”二句是此段的發端之語，提示以下文字所讚詠的內容，若將“愛慈悲”等三句提在“若論”等句之前，成何文理？推究其原因，亦由原本不符合編者心目中的歌辭定格，因加改製耳。

在凡夫。長暗暝。鎖染貪嗔難剛整。事事貪婪似綿牽，頭頭妄令如針釘。（一一三〇頁）

楚按：今檢視原卷影本，第三句“鎖”寫“鎮”，“剛”寫“制”，第四句“綿”寫“線”，第五句“令”寫“念”，皆應據改。

縱文有漏恣狂迷，鬥驕無明誇拗硬。（一一三〇頁）

楚按：原卷影本“文”寫“交”，通“教”，應據改。

為凡夫，聲色媚。虛妄攀緣逐嬌偽。百種歌中悅愛情，三春境上迷真性。（一一三〇頁）

楚按：原卷第三句“嬌”寫“矯”，第四句“百”寫“萬”，

皆應據正。

每釐毫，多諍競，善事聞時都不聽。設使同心只暫時，不曾貯意能長永。(一一三〇頁)

楚按：第一句“釐”原本寫“育”，應作“兇”；“毫”則應作“豪”，此句作“每兇豪”。第四句“同”原本寫“迴”，“迴心”這裏指改惡向善，亦即信佛。

贖香分減兩三文，買笑銀拚七八挺。(一一三〇頁)

楚按：“分”原本寫“𠂔”，乃“錢”的俗字。如《長興四年中興殿應聖節講經文》：“欠負官𠂔（錢）勾卻名。”（《變文集》四二三頁）原校“𠂔”爲“錢”，是正確的。

沒尊卑，少尊敬，我慢禮樂謙恭令。□□□□□□。□□□□□□。(一一三〇頁)

楚按：編者於此處設兩句空格，今檢視原本照片，所闕十四字具在，寫於“我慢”下，此段作：“沒尊卑，少遵敬，我慢貢高千古暎。傲習曾鹿（兇粗）惡紹名，不歸禮樂謙恭令。”

枉癡心，煎似滾。火焰添薪煨（待校）天猛。(一一三〇頁)

楚按：原本“枉”作“狂”，“滾”作“鍋”，“火焰”作“焰焰”，皆應據正。

覩物情懷發惡心。見人於色行蛆倭。(一一三〇頁)

楚按：“於色”費解，原卷“於”字實是“顏”字草書，“蛆”則通作“怙”，此句作“見人顏色行怙倭”，謂看人臉色，行諂倭之事，與上句對仗工穩。

背真緣。慕邪徑。誇俊誇能頭上聘。(一一三一頁)

楚按：第一句“緣”原本寫“原”，《總編》改作“緣”，誤。“真原”同“真源”，如寒山詩：“爭似得真源，一得即永得。”第

二句“慕”原卷寫“慕”，是。“慕”即跨之義，如本頁下首有“不辨迷途慕坑井”，“慕”字用法與此處相同。

菩薩慈悲與醫藥，為君好逸邪癡病。(一一三一頁)

楚按：原卷“好”實寫“放”，應據正。佛教稱不遵戒行為“放逸”，如《法句經》卷上：“戒為甘露蜜，放逸為死徑。”

一直心起萬邪亡。些些煩惱勤移動。(一一三一頁)

楚按：下句“勤”原卷實寫“難”，應據改。此句言煩惱無法移動直心，若作“勤移動”，適與原意相反矣。

目慢心肆不曾為，君能行得偏為好。(一一三一頁)

楚按：“目慢心肆”，原卷實為“自慢心士”，應是“自謾心事”。“慢”與“謾”，“士”與“事”通用。“自謾心事不曾為”即不做欺心之事，“謾心”之語亦見《佛報恩經講經文》：“苟事謾心，以強欺弱。”（《敦煌變文論文錄》八二四頁）

直心人，無奸巧，心上不曾藏怨抱。(一一三一頁)

楚按：編者於“抱”字下注：“原寫‘怀’。”其實原卷此字實寫“懷”，甚是。編者當是誤認作“懷”，因有此說。

儻理尋常不儻親，君能行得偏為好！(一一三一頁)

楚按：兩“儻”字皆應作“黨”，偏黨之義。《白雲守端禪師語錄》卷下：“要須黨理不黨親，馬師可惜口門窄。”

有直心，要登造，地獄傍生長不到。(一一三一頁)

楚按：“要登造”費解。原卷“登”字實寫“豈”，“要”字則應作“惡”，因為“惡”字別體“惡”與“要”形近而致誤。此句作“惡豈造”，即不造惡之意。

又按：此首在原卷中，位置本接在“喚光嚴”一首之後。編者說：“因上文所有之《講經文》內曾曰：‘所以直心之場，能得

(此字原闕，擬補) 菩提之道，由心直故，且其十條：一……二……’ 茲將十條標目分注於十辭之末，經過調整次序後，大致符合。”(一一三二頁) 此首經過編者“調整次序”後，便向後移動了四首的位置。其實這段唱辭不一定與上面的文字一一相對吻合，不如仍保持原貌為宜。

無益上直心不要為，君能行得偏為好！(一一三一頁)

楚按：“上”疑是“士”之誤，應作“事”。

且應日中滅憂愁，又緣不久拋生老。(一一三二頁)

楚按：“日中”原卷實寫“目下”，應據正。“目下”即目前、現在，與下句“不久”對舉。《維摩詰經講經文》：“若問目下別何方，吾且新辭道場內。”(《變文集》六一一頁)

光嚴若立得直心腸，自然生得菩提道。(一一三二頁)

楚按：原卷“腸”寫“場”，應據改。此段乃發揮《維摩詰經·菩薩品》中“直心是道場，無虛假故”之義，上頁唱辭亦有“喚光嚴，我相告：直心場上能生道”之語，可證原卷寫“直心場”極是。

## 十空讚 (調名本意)

上論色界諸天子。下至輪王福最雄。〔〇六八〇〕

校釋：此下分舉天上輪王及人間皇帝、才士、美貌、豹變、英雄、老死、災劫七事，共八“空”。(一一三六頁)

楚按：本辭所舉“八空”，皆屬人間之事，并不涉及天上之事。原文明云“下至輪王”，以與上句“上論色界諸天子”對舉，則“輪王”顯係下界聖主，而編者乃云“天上輪王”，以與“人

間皇帝”等七事對舉，其誤可知。按道宣《釋迦方志》卷上：“凡人極位，名曰輪王。聖人極位，名曰法王。”可知“輪王”亦屬“凡人”。由於編者對輪王的性質理解有誤，亦導致對〔〇九八七〕首作出錯誤的解釋（見後）。

### 行路難（無心律）

□□□□任浮沉。動心□□□□□。〔〇六九〇〕

校釋：“動心”與下文“動念”同，與“無心”對抗。（一一五九頁）

楚按：“心”是原卷影本作“心”，此字實非“心”字，而是草書“止”字。

□□□前身忌得。〔〇六九〇〕

楚按：“前”字原卷影本寫“可”，“身”下一字寫“心”，此句應是“□□□可身心得”。

無勞空方□□□。如如非有非不有。〔〇六九〇〕

楚按：據《敦煌寶藏》所載原卷影本顯示，上句“方”字殘損難辨，但不是“方”字。下句“如如”影本只存重複記號“=”，不知是何疊字。

行路難。行路難。無心甚清高。〔〇六九〇〕

楚按：應作“行路難。路難無心甚清高。”說已見前〔〇五〇〇〕首匡補。以下凡《行路難》辭中的類似句型，皆應准此。

一亦非一纏□□。□□□一轉生多。〔〇六九一〕

校釋：“纏”入考作“彊”，非。（一一六二頁）

楚按：今檢視原卷影本，此字實寫“彊”字，應據改。

為滅一多之邪見。故說般若修多羅。〔〇六九一〕

楚按：“邪”字原卷影本實寫“取”，應據正。按“取”即煩惱之異名，“取見”這裏指“見取見”，亦即“見取”。《成實論》卷十：“於非實事中生決定心，但是事實，餘皆妄語，是名見取。”佛教認為是一種妄見。

若也忘懷絕諸見。便能樹下證彌陀。〔〇六九一〕

校釋：中部“證彌陀”三字原闕，龍例依韻補，姑從之。  
(一一六二頁)

楚按：“彌陀”為過去佛，并非現在之佛，施於原文，殊覺未安。倘若必欲補足，或為“證佛陀”歟？

影響非□□□□。慮誰非真如幻夢。〔〇六九三〕

楚按：聖彼得堡藏敦煌卷子 DX 〇六六五號，亦為本辭之殘卷，為編者所未見。該卷除前後缺失外，上下兩端亦有殘損，所存文字在本辭第八、第九、第十、第十一等四首之內，雖未超出《總編》所載十二首之範圍，但《總編》中若干缺失文字，可賴以補足；錯誤文字，可賴以訂正。據聖彼得堡本（以下稱彼本）與此二句對勘，上句所闕末二字作“非長”，下句首二字作“虛誑”，皆是。則此二句應為：“影響非□□非長。虛誑非真如幻夢。”

大聖悟此稱真覺。八風五欲不能當。如來無心得自在。所以號為諸法王。〔〇六九三〕

校釋：“當”韻缺，擬補。“當”下二字應補“如來”，詳下文。(一一六九頁)

楚按：所補三字皆非是。此三字彼本俱存，乃“傷為許”三字，則此二句應是“八風五欲不能傷。為許無心得自在”。“為

許”之語亦見上首“爲許癡計之所迷（原本作迷）”，乃本辭習用之語。於此可見補字之難，倘無十分把握，不如仍然保持闕文原貌，庶可存真也。

行路難。行路難。無心空□□。和氏連城非不美。所歎唯逢楚國人。〔〇六九三〕

校釋：尾部“和”字原缺，擬補。（一一六九頁）

楚按：所補“和”字是，彼本此字正作“和”。第三句後三字彼本作“罕見珍”，按“罕”即“牢”之別體，但此處應是“罕”字形誤，則此三句應作“行路難。路難無心罕見珍”二句。

自在猶如不繫舟。得勝逍遙甚清廓。〔〇六九四〕

楚按：第二句“勝”字彼本作“性”，是，應據改。“得性”謂得其本性，猶云“任性”也。

君不見。無心□所見。〔〇六九五〕

校釋：次句“無心”原闕，依格調準則補。下空一格可補“無”，曰“無心無所見”。（一一七六頁）

楚按：第二句彼本正作“無心無所見”，編者之說是也。

法本不生亦不滅。如幻如夢因緣□。〔〇六九五〕

楚按：下句闕字彼本作“見”，文義、押韻均甚妥貼，應據補。

示善示惡令修捨。蓋是揚棄權方便。〔〇六九五〕

校釋：“揚棄權”寫“楊葉權”。（一一七六頁）

楚按：此三字中，編者只認對了“權”字。改“楊”作“揚”誤。原寫“葉”字并非“棄”字，而是“葉”字，唐人避太宗諱，改字中“世”字爲“云”耳，此句作“蓋是楊葉權方便”。本首之末云：“歎許守相迷人輩。爭採黃葉棄真金。”校釋

固已引《涅槃經》二〇：“如彼嬰兒啼哭之時，父母即以楊樹黃葉而語之言：‘莫啼！莫啼！我與汝金。’嬰兒見已，生真金想，便止不啼。然此楊葉定非金也。”（一一八〇頁）故知此處之“楊葉”，便是經文之“楊樹黃葉”也。原文“示善示惡令修捨，蓋是楊葉權方便”二句是說，佛在鹿野苑說法時，以善惡等義教化徒衆，只是權宜之說，尚不是佛法的終極真理，猶如以楊葉作為黃金以止嬰兒之啼，是根據對象的理解能力很低，而採取的權宜辦法。編者已引此典，而又誤改“楊葉”為“揚棄”，殊可惋惜也。按作者意旨，本是主張“萬法齊混忘貴賤”，亦即泯滅一切分別，而混同一如，故以“示善示惡”的分別之說，為“蓋是楊葉權方便”也。

隨緣聚散任五家。不計彼此之差二。〔〇六九六〕

校釋：中部“五家”指王、賊、火、水、及惡人五種掠奪人民物資之人，已見〔〇五〇一〕。《智度論》一一曰：“富貴雖樂，一切無常，五家所供（楚按共之誤），令人心散，輕躁不定。”末曰“惡人”，在“王賊”之外，正包含一切具大小手段，以訛騙財物者，較“王賊”甚且過之，遠遠過之，有如億萬僧衆之永恒寄生。此甕設得好！即此請君入甕，無所逃。（一一八二頁）

楚按：本首原文說的“五家”，是指地、水、火、風、空等“五大”，說見上文“〇五〇一”首匡補。由此“五大”因緣和合，而成世界，乃至人身，聚則為人，散則身滅，故云“隨緣聚散任五家”。編者誤會了“五家”的含義，根基已錯，則由此生發的一切議論也成蛇足，並可廢也。

開門任取不為限。緣起即住非關自。〔〇六九六〕

校釋：“緣”下“起”原闕，“即”下“住”原寫“主”，茲



循辭義擬正，俟訂。（一一八二頁）

楚按：補“起”字可從，原爲“主”字極是，不煩改訂。“主”即主人或主宰之義，上文即云“隨緣聚散任五家”，“緣”即此處之“緣起”，然則“五家”之聚散、人身之成壞，皆由緣起主宰，而非由吾人自己所能作主決定，故云“緣起即主非關自”也。

灰心訥辨示愚庸。閉智塞聰輶銳敏。〔〇六九八〕

楚按：上句“辨”當作“辯”。“訥辯”者，謂輶晦辯才，而示人以訥也。

豈悟所作唯迷倒。乃更深機生死根。〔〇六九九〕

校釋：“機”寫“棧”。“深機”與下“根”字應，“機”乃“關”義，猶言“係”。（一一九七、一一九八頁）

楚按：“機”字何得“關”義？“關”字又何得“係”義？“係”字又如何與“根”相應？種種無法解釋。其實原寫“棧”字即“機”之俗字，同“栽”。《龍龕手鏡》：“棧，音灾，與栽同，種也。”“深栽”正與“根”字相應。

既得幸承慈父命。那更窺覷除糞行。〔〇七〇〇〕

校釋：末二句包含迦葉如何先修小乘，如何轉入大乘，如何授記與傳衣，使所謂“窺覷除糞行”句獲得正解。（一二〇二頁）據上種種，可知佛將迦葉之糞掃衣，先自裁著，後又還付迦葉，再傳彌勒……從此乃成正法相傳之信物。衆菩薩苟非修道具先者，不敢窺覷此衣也。辭所謂“除糞行”，明指佛、迦葉、彌勒三人行，而調侃之耳。由此回看第五辭內“希承授記音”說，當益覺其不安詳。迦葉既至最後身，方得成佛。究竟尚有何禪宗頓覺可以攀附？芳考云云，無非信口開河。（一二〇三頁）

楚按：以“除糞行”與“糞掃衣”（袈裟）相聯繫，由此想像出佛菩薩正法相傳之重大主題，雖可聳動聽聞，同樣難辭“信口開河”之咎，根源則在於不知“除糞行”之出處，因騁奇想耳。本首上文亦云：“寄語恹惶窮子輩。入於父舍直來前。勿怖威嚴便自鄙。淤泥之內乃生蓮。”校釋於此四句默焉無說。其實這四句與此處“既得幸承慈父命，那更窺覷除糞行”二句，皆是演繹著名的“窮子”故事，典出《妙法蓮華經·信解品》，其文頗詳悉可喜，茲故不避其長，具引於下，以供與歌辭對照而觀。

世尊，我等今者，樂說譬喻，以明斯義。譬若有人，年既幼稚，捨父逃逝，久住他國，或二十，至五十歲。年既長大，加復窮困，馳騁四方，以求衣食。漸漸遊行，遇向本國。其父先來，求子不得，中止一城。其家太富，財寶無量，金銀琉璃珊瑚琥珀頗梨珠等，其諸倉庫悉皆盈溢，多有僮僕臣佐吏民，象馬車乘牛羊無數，出入息利乃遍他國，商賈估客亦甚衆多。時貧窮子遊諸聚落，經歷國邑，遂到其父所止之城。父每念子，與子離別五十餘年，而未曾向人說如此事。但自思惟，心懷悔恨，自念老朽，多有財物，金銀珍寶，倉庫盈溢，無有子息，一旦終沒，財物散失，無所委付。是以慇懃，每憶其子。復作是念：我若得子，委付財物，坦然快樂，無復憂慮。世尊，爾時窮子，傭賃展轉，遇到父舍，住立門側，遙見其父，踞師子床，寶几承足，諸婆羅門刹利居士皆恭敬圍繞，以真珠瓔珞價直千萬莊嚴其身，吏民僮僕手執白拂侍立左右，覆以寶帳，垂諸華幡，香水灑地，散衆名華，羅列寶物，出內取與，有如是等種種嚴飾，威德特尊。窮子見父有大力勢，即懷恐怖，悔來至此，竊作

是念：此或是王，或是王等，非我傭力得物之處。不如往至貧里，肆力有地，衣食易得。若久住此，或見逼迫，強使我作。作是念已，疾走而去。時富長者，於師子座，見子便識，心大歡喜。即作是念：我財物庫藏，今有所付，我常思念此子，無由見之，而忽自來，甚適我願。我雖年朽，猶故貪惜。即遣傍人，急追將還。爾時使者，急走往捉。窮子驚愕，稱怨大喚：我不相犯，何爲見捉！使者執之愈急，強牽將還。於時窮子自念：無罪而被囚執，此必定死。轉更惶怖，悶絕蹙地。父遙見之，而語使言：不須此人，勿強將來。以冷水灑面，令得醒悟，莫復與語。所以者何？父知其子，志意下劣，自知豪貴，爲子所難。審知是子，而以方便，不語他人云是我子。使者語之：我今放汝，隨意所趣。窮子歡喜，得未曾有，從地而起，往至貧里，以求衣食。爾時長者，將欲誘引其子，而設方便，密遣二人，形色憔悴無威德者，汝可詣彼，徐語窮子：此有作處，倍與汝直。窮子若許，將來使作。若言欲何所作，便可語之：雇汝除糞，我等二人亦共汝作。時二使人即求窮子，既已得之，具陳上事。爾時窮子，先取其價，尋與除糞。其父見子，愍而怪之。又以他日，於窗牖中遙見子身，羸瘦憔悴，糞土塵塗，污穢不淨。即脫瓔珞細軟上服嚴飾之具，更著麤弊垢膩之衣，塵土塗身，右手執持除糞之器，狀有所畏，語諸作人：汝等勤作，勿得懈怠。以方便故，得近其子，後復告言：咄，男子，汝常此作，勿復餘去，當加汝價。諸有所須，瓮器米麵鹽醋之屬，莫自疑難。亦有老弊使人，須者相給。好自安意，我如汝父，無復憂慮。所以者何？我年老大，而汝

少壯，汝常作時無有欺怠瞋恨怨言，都不見汝有此諸惡如餘作人，自今已後，如所生子。即時長者更與作字，名之爲兒。爾時窮子雖欣此遇，猶故自謂客作賤人。由是之故，於二十年中，常令除糞。過是已後，心相體信，入出無難。然其所止，猶在本處。世尊，爾時長者有疾，自知將死不久。語窮子言：我今多有金銀珍寶，倉庫盈溢，其中多少所應取與，汝悉知之。我心如是，當體此意。所以者何？今我與汝，便爲不異，宜加用心，無令漏失。爾時窮子即受教勅，領知衆物，金銀珍寶及諸庫藏，而無悌取一食之意。然其所止，故在本處，下劣之心，亦未能捨。復經少時，父知子意漸已通泰，成就大志，自鄙先心。臨欲終時，而命其子，並會親族，國王大臣刹利居士皆悉已集，即自宣言：諸君當知，此是我子，我之所生，於某城中，捨吾逃走，伶俜辛苦，五十餘年。其本字某，我名某甲。昔在本城，懷憂推覓，忽於此間，遇會得之。此實我子，我實其父。今我所有一切財物，皆是子有，先所出內，是子所知。世尊，是時窮子聞父此言，即大歡喜，得未曾有，而作是念：我本無心有所希求，今此寶藏自然而至。

在這個故事的最後，經文說：“世尊，大富長者則是如來，我等皆似佛子……而但樂小法。若我有樂大之心，佛則爲我說大乘法……今法王大寶自然而至，如佛子所應得者皆已得之。”本辭的“除糞行”云云，顯然就是援用這個故事，以勸誘信徒立志勤求大法，而與傳法袈裟（糞掃衣）毫不相涉。

## 易易歌（解悟成佛）

校釋：右辭九首見初唐僧所著《心海集》，包含各類齊言聯章甚多。（一二二二頁）

楚按：此辭九首發揮禪宗思想，如〔〇七〇五〕首云：“觀身自見心中佛，明知極樂沒彌陀。”〔〇七〇六〕云：“是心是佛沒彌陀，是心作佛無別佛。”顯然是禪宗南宗的思想，則此辭（以及《心海集》）之作亦應在禪宗南宗大行之後，不應早於盛唐以前。云“初唐僧所著”，恐非事實。

解悟成佛易易歌。不行極樂厭娑婆。〔〇七〇八〕

楚按：原卷“行”寫“忻”，同“欣”，此句應作“不欣極樂厭娑婆”，謂極樂淨土與娑婆穢土，兩俱不喜也。

## 失調名（阿娘悲泣）

或仕宦。或職務。離別耶娘經歲數。見四時八節未歸來。阿娘悲泣。〔〇七一〕

校釋：變文吟辭多用“三三七七七”格調，若改末七字爲四字，不叶韻，有類和聲辭，則此三首所僅見，成長短句體，非認爲變文中另一種插曲不可矣。（一二二二頁）

楚按：此三首實爲“三三七七七”格調，通首叶韻，與變文吟辭通例無別，并非“另一種插曲”。今所見末句皆作“阿娘悲泣”四言者，書手有所省略也。《總編》所列本辭“前言”，末四句爲七言四句：“思量我等生身母。終日憂憐男與女。爲兒子拋

出外邊（楚按“拋”下應脫一字，或是“家”字）。阿娘悲泣無情緒。”此四句實非“前言”，而是本辭之第一首，與下三首聯為一片，不容割裂。其末句“阿娘悲泣無情緒”，乃是此四首之共同重句，亦是證明此四首是統一整體的標志。是知《總編》所列三首，末句亦應作“阿娘悲泣無情緒”，蓋承前第一首末句之例，而省去“無情緒”三字，書手圖省便也。如此則後三首不但符合“三三七七七”句式通例，末句亦入韻矣。這種略去重句後半部份的省略方式，敦煌卷子習見，即如《總編》所載，〔〇六四三〕校釋云：“自此至〔〇六四八〕共六首，原本末句皆僅存‘不修’二字而已，茲從《變文集》，一概補足為七言。”（一一一二頁）又〔〇六五二〕首校釋：“原本從本首至〔〇六五六〕，末句概存三字‘也是與’而已，茲從集校，皆依〔〇六五一〕補足為七言。”（一一一五頁）按指補足為“也是於身為大患”。又〔〇六五八〕首校釋：“末句原剩‘心中’二字，此下五首同。故集內校曰：‘以下各句的‘也是無厭足’五字，均據上句補’。”（一一一七頁）〔〇六六五〕首校釋：“末句‘聞健先衽備’五字原闕，從集校補。”（一一二一頁）皆是其例。獨本辭“無情緒”三字《變文集》失補，而《總編》亦因之不改，反為之說，其故何歟？實因第一首句式作七言四句，不合所謂“三三七七七”格調，遂被編者割去作為“前言”，不認為和下三首是同組之辭，因而無法明察第一首末句之“阿娘悲泣無情緒”，實為本組四首之共同重句也。

## 敦煌歌辭總編卷五匡補

### 五更轉 (七夕相望)

一更每年七月七。此時受□日。在處敷座結交□。獻供數千般。〔〇八〇一〕

校釋：“受”下一字甚緊要，而所寫介於“夫”“天”之間，費解，爰設空待補。“獻”上一字原寫“伴”，失韻，亦設空待補。（一二三四頁）

楚按：上闕字原本所寫是“夫”字，“受夫”是從織女角度說的，七夕是牽牛渡河會見織女之日，故云“受夫日”，下首有“不知牽牛在那邊”，再下首有“將謂是牽牛”等語，皆由此生發。至於民間女子因此而於七夕祈願早結姻緣，如本辭所寫，亦是從“受夫日”而生發者也。“獻”上原寫“伴”字不誤，“結交伴”即邀約同伴，即是下文〔〇八〇五〕首之“五個姮娥”，此辭所寫即女子結伴於七夕之夜祈願姻緣之事。至於說“伴”字失韻，則是不知本辭原是平仄通叶，如下首“諸女綵樓畔，燒取玉爐煙”，校釋云：“‘煙’應叶仄，待校。”（一二三七頁）其實“煙”字極確，不容改換，以“煙”與“畔”叶韻，猶如此處以

“般”與“伴”叶韻也。

五更敷設了□□。處分總教收。五個姮娥結綵樓。那個見牽牛。〔〇八〇五〕

校釋：首句之末顯缺二字，空格待補。（一二三九頁）原本下句“那個”寫“那件”。（一二四〇頁）

楚按：“五更敷設了”句意已完，“了”即完畢之義，不容再贅二字於後。下句改原寫“那件”爲“那個”，根據不足。原文“件”字是“伴”字形誤，“那伴”就是“那畔”，即哪邊。“伴”“畔”通用，乃敦煌寫本常例，如《佛說阿彌陀經講經文》有“南伴（畔）觝退北邊牛”（《變文集》四五六頁），《漢將王陵變》有“王陵抬刀南伴斫”（同上三八頁），“伴”皆通“畔”，即是其例。

黃針撥鏡再梳頭。遙遙到來秋。〔〇八〇五〕

校釋：末句原寫“看看到來秋”，“來秋”遠在一年以後，若復用上文“看看”二字，難申此旨，因就字形，改曰“遙遙”，表示失望情緒，合否俟校。（一二四〇頁）

楚按：末句原寫“看看”二字別體，改爲“遙遙”，字形并不相近，取意恰與作者原意相反。“看看”即是轉眼之意，如劉禹錫《酬楊侍郎憑見寄》：“看看瓜時欲到，故侯也好歸來。”《維摩詰經講經文》：“看看即是落黃泉，何處令人能久住。”（《變文集》五八〇頁）此首所寫爲五更，今年七夕之事已畢，諸女心事，又寄望於來年七夕祈願也。云“看看”者，言來年七夕不遠，所表示的不是失望情緒，而是期待情緒。



## 五更轉 (緣名利)

忽憶狂夫鎮沙漠。遣妾煩怨雙淚盈。〔〇八〇八〕

校釋：(原本)“狂”寫“征”，“狂”“征”之混亦見〔〇八一〇〕。(一二五一頁)

楚按：本辭爲閨婦思念征夫之作，原寫“征”甚是，不必曲折改作“狂”字。〔〇八一〇〕首之“狂”，原本亦寫“征”，應還原。

賤妾猶自姁娥月。一片貞心獨守空閨。〔〇八〇九〕

校釋：(原本)“猶”寫“狀”，似“狀”。(一二五二頁)

楚按：此字原本寫作“狀”，即“狀”字。“狀自”疑作“狀似”，文意較“猶自”爲佳。

池中比目魚遊戲。海鷗雙□□□□。〔〇八一二〕

校釋：(原本)“鷗”寫“鷗”。(一二五三頁)

楚按：原本實爲“鷗”，此字並非“鷗”字，而是“鷗”字，同“燕”。“海燕”即燕子，沈佺期《獨不見》亦有“海燕雙棲玳瑁梁”之句。

## 十二月 (遼陽寒雁)

五月仲夏夏盛熱。忽憶貞夫愁更發。〔〇八一七〕

校釋：“夫”原寫“人”。(一二六〇頁)

楚按：原寫“人”字不誤，“貞”則“征”之音誤，〔〇八八五〕“身如松柏色堅貞”，校記謂“貞”原寫“政”，與此處“征”

寫作“貞”類似，此句作“忽憶征人愁更發”。

十月孟冬冬漸寒。今尚紛紛雪敷山。〔〇八二二〕

校釋：“敷”寫“付”。（一二六一頁）

楚按：原寫“付”字應非“敷”字音誤，而是“封”字形誤。

枕函褥子無人見。忽憶貞君□□□。〔〇八二四〕

校釋：“褥子”原寫“祿子”，遷就“枕函”，臆校如此，與“無人見”同樣不貫，均仍俟校。（一二六二頁）

楚按：原寫“祿子”當作“盞子”，音同而訛。“盞子”是一種小匣，“枕函盞子”就是“枕盞”，兼有枕頭與盞子兩種功用。《總編》〔一二八〇〕首亦有“枕盞妝函金花鈿”之語，即此物也。

## 十二月（邊使戎衣）

花□□□□□笑。賤妾看花雙淚漣。〔〇八二七〕

校釋：（原本）“漣”寫“還”。按淚無可還，亦不能讀“旋”，終於失韻。（一二六八頁）

楚按：原寫“還”即“還”字，應據正。按“淚”誠無可還，但這個“還”字的主語不是“淚”，而是“賤妾”。原文是寫這位思婦於季春三月，看見處處鮮花競放，聯想到自己獨守空閨，不禁悲從中來，流淚而還，實較改作“漣”字更有思致。

君在尋常嫌夜短。君無恒覺夜能長。〔〇八三一〕

校釋：末句具民間歌辭風格，雖無不可，若“無”字“能”字仍俟校。（一二七〇頁）

楚按：“無”字“能”字皆不誤。“無”與上句“在”反義對舉，即不在之意。“能”則唐人口語，猶云“如此”，表強調、誇張的語氣，如《維摩詰經講經文》：“朱脣旖旎，能赤能紅；雪齒齊平，能白能淨。”韓愈《杏花》：“居鄰北郭古寺空，杏花兩株能白紅。”（《變文集》六二〇頁）原文二句是說，君在之時，每感良宵苦短；君去之後，恒覺長夜漫漫。

賤妾猶存舊日意。君何無幸不還鄉。〔〇八三二〕

校釋：“幸”亦可作“信”，書信也。饒編作“行”，似佳。惟曰“無行”，則追久滯不歸之責，唯在狂夫；曰“無幸”，則追羈役迫害之責，將在當時之封建主，宜辨。故取原寫“無幸”，突出辭之歷史性。（一二七一頁）

楚按：饒編作“行”是，原寫“幸”乃“行”之同音字。〔〇八一五〕亦有“賤妾思君腸欲斷，君何無行不歸還”之語，正作“無行”，可爲證也。兩辭均是民間女子口吻，良人久戍不歸，發爲幽怨，認識如此，而“歷史性”正包含其中。若校釋所云，乃是編者認識，加諸唐代民間女子，恰恰有違“歷史性”也。

莫怪裁衣不開領。愁君肌瘦恐嫌寬。〔〇八三四〕

校釋：（原本）“肌”寫“肥”。（一二七二頁）

楚按：原本“肥”即“肥”字別體，不必改“肌”。“肥瘦”是由對立詞素構成的聯合詞，表示體態肥瘦的程度，猶如“長短”表示長度，“高矮”表示高度。本首的“肥瘦”偏指瘦，不必拘泥於“肥”之字面而生疑也。

## 十二時 (詠史)

雞鳴丑。子胥乃別平王走。〔〇八三八〕

校釋：（原本）“平”寫“梁”。（一二七七頁）

楚按：改“梁”爲“平”，甚誤。據《伍子胥變文》所載，“伍奢乃有二子，見事於君。小者子胥，大名子尚。一事梁國，一事鄭邦。”（《變文集》一頁）可知子胥本仕梁國。伍奢及子尚被楚平王枉殺，子胥拒絕返楚，得免於難。因去梁之吳，終得復仇。變文所叙子胥故事如此。原本云“子胥乃別梁王走”，正與變文情節吻合。

日出卯。五帝三皇原智巧。〔〇八四〇〕

校釋：（原本）“智”寫“自”。（一二七八頁）

楚按：原本“自”字不誤，“原”字原本寫“元”，“元自”即原本之意，不必改作“原智”。

## 五更轉 (識字)

一更初。自恨長養枉身軀。耶娘小來不教授。如今爭識文與書。〔〇八四九〕

校釋：“娘”寫“孃”。“身”寫“生”。查〔〇一二四〕“身”寫“生”，〔〇三三二〕“生”寫“身”，知二字同音通寫。羅書尚保存原寫，未改。（一二八六頁）

楚按：原寫“孃”字、“生”字皆是，不知何故定要改字。“生”“身”二字並不同音，因此亦不存在通寫問題，〔〇一二四〕

的“生”字並非“身”字，〔〇三三二〕的“身”字並非“生”字，皆被編者誤改，反作爲“通寫”的證據，實不可從。

## 十二時（發憤勤學）

丈夫學問隨身寶。白玉黃金未足珍。〔〇八五六〕

校釋：（各本）“足”寫“是”，已見〔〇三〇九〕。（一二九三頁）

楚按：各本“是”字不誤，〔〇九四二〕首有“金玉滿室非是寶，忍辱最是無價珍”之語，校釋引王梵志詩有“黃金未是寶，學問勝珠珍”之語（見一二九三頁），皆作“是”字，可爲證也。白居易《六年立春人日作》：“年方吉鄭猶爲少，家比劉韓未是貧。”“未是貧”亦與“未是珍”結構類似。

## 十二時（天下傳孝）

子父恩憐没多時。遞戶相勸須行孝。〔〇八六七〕

校釋：“憐”原作“深”，意未該，從〔〇八七五〕改。兩字形亦近。（一二九九頁）

楚按：原寫“深”字不誤，“恩深”較“恩憐”意更切。

第一溫言不可得。處分小語過於珍。〔〇八七二〕

校釋：後二句不可理解，“得”字與末三字“過於珍”均待校。（一三〇〇頁）

楚按：二句不難理解，“得”字與“過於珍”亦不誤。本首大旨是說不要生父母的氣，二句是順著“孝養父母莫生嗔”而

下，“第一溫言不可得”是說，父母的溫和言語是最難得的，“處分小語過於珍”是說，父母輕言細語的吩咐，比珍寶更貴重。“小語”即輕言細語，如〔〇八八四〕首：“縱有些些不稱意，向前小語善咨聞。”

## 十二時 (行孝文)

隅中已。終孝之心不合二。〔〇八八一〕

楚按：“終”字是“忠”字音訛。此首主張忠孝合一，即《孝經·士章》所云“以孝事君則忠”，故云“忠孝之心不合二”也。

回乾就濕長成人。如今未合論辛苦。〔〇八八二〕

校釋：（原本）“未”寫“去”。（一三〇五頁）

楚按：原寫“去”當作“豈”，此句爲反詰語氣。敦煌方音中“去”“豈”同音，因而相混，如〔〇九九五〕首“豈有凡夫得長在”，校記云：“（丁本）末句寫‘去向凡夫德長在’。”（一四〇二頁）即“去”“豈”相混之例。又〔〇二九八〕首“起坐待人扶”，校記云：“‘起’丁己等寫‘去’。”（七五五頁）“去”“起”相混，亦與此處“去”“豈”相混類似。原文二句是順著上文“侍奉尊親莫辭訴”而下，意思是說，回想當年父母“迴乾就濕”把自己拉扯大，則今日侍奉尊親乃理所當然，豈應訴說辛苦。

安置父母卧高堂。睡定然後抽身出。〔〇八八六〕

校釋：（原本）“後”寫“乃”。（一三〇六頁）

楚按：原寫“乃”字不誤，“然乃”即然後之義。

但能行孝向尊親。喜得揚名於後代。〔〇八八七〕

校釋：(原本)“喜”寫“忤”。(一三〇六頁)

楚按：此字應是“亦”字，蓋“亦”字別體作“忤”，《增訂碑別字》入聲十一陌，《魏靈藏造象記》“亦”字即如此寫，再加變化，即爲“忤”矣。

## 百歲篇 (丈夫)

終日不解憂衣食。錦帛看如腳下泥。〔〇八九一〕

校釋：甲本“日”寫“知”。乙本“終日”寫“口之”。(丙本)“終日”寫“縱知”。(一三〇九頁)

楚按：三本皆無“日”字，改“日”無根據。此二字應作“終知”，乙本“之”是“知”音誤，丙本“縱”是“終”音誤。

門前借問非時鬼。夢裏相逢是故人。〔〇八九七〕

校釋：甲、乙、丙“時鬼”寫“之己”，甲於二字旁注“時鬼”。按後二句對仗較工，惟“非時鬼”意晦。殆謂老人門前閒話，愛問親朋之死訊，都歎非時（猶言‘非命’）。“故人”指亡故之人，不指老友。或謂“之己”乃“知己”之訛，以對下句之“故人”；“非知己”謂相問者已都非知己，知己多已先亡，說太曲。(一三一二、一三一三頁)

楚按：此說非是。此三字應從三本原寫作“非知己”，原寫“之”與“知”同音相混，敦煌寫本習見。甲本旁注“時鬼”不可從。編者固已云二句“對仗較工”，然而又解釋“非時”猶言“非命”，然則上句“非時”連讀，下句“故人”連讀，尚有何“對仗較工”之可言？故知原文必不如此也。上句“門前借問非知己”是說，老人意欲拜訪知己，而門前借問，則已屋是人非，

以言知己凋零都盡，故下句接云“夢裏相逢是故人”，以言故友相逢，除非夢裏，人間不復可能。如此叙寫，雖然委婉，卻並非“太曲”。

百歲歸原起不來。暮風騷屑石松哀。人生不外非虛計。萬古空留一土堆。〔〇八九九〕

校釋：（甲本）“計”字殘。（乙本）“計”寫“豈”。（丙本）“計”寫“幻”。（一三一三頁）乙、丙“起”皆寫“去”，亦見〔〇九九二〕。各本“外”寫“作”，意反，訂爲“外”，乃形訛也。“非虛”猶言“空虛”，待證。（一三一四頁）

楚按：此段有兩處可議。一、第一句“起”字當據乙、丙作“去”，“去不來”，即死而不能復生之義。以“去來”指死生，乃古人習語，如陶淵明《五月旦日和戴主簿》：“既來孰不去？人理固有終。”二、第二句擬改爲“人生不外非虛計”，仍覺費解。據校記，“外”字各本皆寫“作”，甚是，改爲“外”字毫無道理。“計”字亦非三本所原有，當從丙本作“幻”，“虛幻”爲詞，而非“非虛”爲詞。此句應是“人生不作非虛幻”，“作”者，謂復活、再生也，如《國語·晉語八》：“趙文子與叔向遊於九原，曰：‘死者若可作也；吾誰與歸！’”然則“人生不作非虛幻”者，謂人死而不能復生，乃實實在在之事，而非虛幻之說，作者以此作爲百歲命終之總結語。

## 百歲篇（女人）

牡丹時節邀歌伴。撥棹乘船採碧蓮。〔〇九〇二〕

校釋“伴”甲、丙寫“儻”，乙闕，丁寫“謠”。（一三一八



頁)。

楚按：各本皆無“伴”字，改“伴”缺乏根據。丁寫“謠”字失粘，不可從。當據甲、丙作“儻”，同“舞”。

明晨若有微風至。筋骨相牽似打羅。〔○九〇六〕

校釋：“明晨”丁寫“明風”，姑從餘本，俟校。“明”字亦俟校。(一三二〇頁)

楚按：“明”字不誤，“明晨”即明日早晨，原自可通。丁卷“明風”乃涉下文“微風”而誤，可不論。此處所以說“明晨”者，言老人一日不如一日也。

## 百歲篇 (隴上苗)

鬢邊白髮如素絲。頰上青顏若秋露。〔○九一四〕

校釋：(甲本)“如素絲”寫“垂如絲”，“垂”乃“素”之訛；(乙本)“如素絲”寫“素如絲”。(一三二八頁)

楚按：乙本實寫“垂如絲”，此三字不誤。

新生白髮頭上無。映日紅顏更何有。〔○九一八〕

校釋：(二本)“映”寫“應”，茲因形意，改訂如此，尚待校。饒編云：斯本缺“上無舊”三字；伯本“舊”作“應”。(一三二九頁)

楚按：據所引饒編云，饒氏訂原寫“應”字作“舊”，是。原寫“應”字爲“舊”字形誤，“舊”字與上句“新”字反義對舉。

## 百歲篇（池上荷）

珠彈近追黃雀年。玉襖初纒青春日。〔〇九二〇〕

校釋：“纒”甲寫“影”，乙寫“潒”，語詳〔〇一九五〕校。  
“纒”義已見〔〇〇一一〕“戰袍待纒”。饒編（一二二頁）用  
“潒”，注謂即“影”，至於玉襖究有何“影”？未詳。（一三三二  
頁）

楚按：此字應作“影”，饒編是正確的。至於追問“玉襖  
有何影”，顯然是把這個“影”字當作名詞理解，殊不知這個  
“影”字卻是動詞，通作“映”，映照之義，說見前〔〇一九五〕  
首匡補。

六十六。日月迅走如奔蝮。〔〇九二五〕

校釋：甲本“奔蝮”寫“奔蛟”，從饒編。（一三三五頁）

楚按：甲本原卷影本“蝮”字依稀可辨爲“逐”字，應從。  
“日月迅走如奔逐”通俗平易，不似“奔蝮”之突兀矣。

氈褥從君坐萬重。還如獨卧寒江雪。〔〇九二七〕

校釋：“寒江雪”原寫“寒霜雪”。柳宗元句：“獨釣寒江雪。”  
（一三三六頁）

楚按：柳詩所詠爲漁翁，故有“寒江雪”之句。此首情境與  
柳詩迥然不同，安能援例改“霜”爲“江”？原寫“寒霜雪”不  
誤，泛言極冷耳。

九十九。臨崖垂藤掛枯柳。〔〇九二八〕

校釋：二本“臨崖”俱作“萬歲”。（一三三六頁）戴譯對饒  
訂“萬歲”二字，無可如何，遂取其什一，曰“千歲”。但肯定

藤有萬歲或千歲之古者，同一妄誕，唐民間作者不能承認曾有此妄誕。（一三三七頁）

楚按：二本“萬歲”并不錯，唐民間作者以“萬歲”誇張垂藤之年深歲久，并非偶見，如《壚山遠公話》：“枯枝□萬歲之藤蘿，桃花弄千春之□色。”（《變文集》一六八頁）如校釋所云，雖然本意在為唐民間作者洗刷“妄誕”罪名，實際上卻恰恰陷唐民間作者為“妄誕”矣。

## 百歲篇（一生身）

思憶一生所作。有為實事。難竟寸陰。無為理中。竊行缺少。（一三三八頁）

校釋：小引內“有為”以下四句謂平生多繫實緣，未踐空理；文字俟校。（一三三九頁）

楚按：現為校訂文字如下。第三句“竟”甲本原寫“競”，乃“競”字別體，應據正。《吳越春秋》卷七《勾踐入臣外傳》：“夫君子爭寸陰而棄珠玉”，“競寸陰”即“爭寸陰”，謂珍惜光陰。原文“有為實事，難競寸陰”是作者悟真慨嘆年命有限，故一生所作“有為實事”亦不多也。第五句“竊”字甲卷原本實寫“功”，應據正。原文“無為理中，功行缺少”是作者悟真自省平生，對於佛教的精義，鑽研功夫亦覺缺少。

幼齡割愛願投真。未報慈顏乳哺恩。〔〇九三〇〕

校釋：乙本“願”寫“豫”。（一三四〇頁）

楚按：乙本所寫乃“豫”字之誤，甲本此字寫“預”，乃“預”字之誤，同“豫”。丙本此字寫“異”，乃“豫”字音誤。

此字當作“豫”，同“預”。《總編》作“願”，沒有根據。“預投真”即預出家，謂未到出家年齡，而預先出家也。

冰謹專行入正路。猶恐辜負一生身。〔〇九三一〕

校釋：“冰謹”乙寫“永近”，疑是“永進”。“入”乙寫“八”。（一三四〇頁）

楚按：此段有兩處可議。一、“冰謹”乙本實寫“冰近”，“冰”字不誤，“近”則“謹”字音誤，編者疑是“永進”非是。“冰謹”或作“冰競”，形容謹慎小心，典出《詩·小雅·小宛》：“戰戰兢兢，如履薄冰。”二、“入”字甲、乙二本均寫“八”，是。“八正路”即“八正道”，《文選》卷五九王簡栖《頭陀寺碑文》“開八正之門”，李善注：“《維摩經》曰：‘雖行八正道，而樂行無量佛道，是菩薩行。’僧肇《論》曰：‘啓八正之平路，坦衆聖之夷塗。’《大品經》說‘八正’曰：正見、正思惟、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

盛年耽讀聘風雲。披檢車書要略文。〔〇九三二〕

校釋：“略”字待校。（一三四一頁）

楚按：“略”字不誤。下句言遍讀群書，《南史·竟陵王子良傳》：“集學士抄《五經》百家，依《皇覽》例，爲《四部要略》千卷。”

學綴五言題四句。務存篇叶一生身。〔〇九三二〕

校釋：“篇叶”原寫“遍計”。（一三四一頁）

楚按：原寫“遍”即“遍”字，改“遍計”爲“篇叶”，毫無根據。“遍計”是佛教唯識宗所說的虛妄認識，謂衆生由於妄想作用，對宇宙萬物周遍計度，產生種種分別之相，並用名詞各各加以區別，因而誤認爲萬物實有，實際上是以無爲有，並非實

有。——唯識宗的說法如此。《成唯識論》卷八：“由彼彼遍計，遍計種種物，此遍計所執，自性無所有……論曰：周遍計度，故名遍計。品類衆多，說爲彼彼。謂能遍計虛妄分別，即由彼彼虛妄分別遍計種種所遍計物。”又云：“遍計所執，隨名橫計，體非實有，假立義名。”敦煌本傳大士《金剛經頌》：“遍計虛分別，由來假立名。若了依他起，無別有圓成。”《維摩碎金》亦云：“執我執人緣甚事？都緣遍計忘（妄）心生。”（《敦煌變文論文錄》八四九頁）本首的“務存遍計一生身”，是說盛年耽迷讀書綴文之事，皆屬遍計妄心，徒勞無益，這是作者悟真晚年自我反省的話。若改作“篇叶”，則似矜誇讀書綴文了，正和作者原意相反。

衣著綺羅貪錦繡。矜裝瓌器一生身。〔〇九三五〕

校釋：（乙本）“瓌”寫“坏”。（一三四一頁）

楚按：原寫“坏”字極是，此字亦作“坏”，芳杯切，與“壞”的簡體字“坏”各是一字。“坏器”即未經燒焙之陶器土坏，《四分律行事鈔資持記》中一下：“陶家謂土作家，輪即範土爲坏器之車。”宋釋贊寧《大宋高僧傳序》：“斯皆河圖作《洪範》之椎輪，土鼓爲《咸池》之坏器。”由於坏器窳陋不堅，佛教因以坏器比喻危脆不久之人身，如北本《涅槃經》卷二：“當觀是身，猶如芭蕉、熱時之炎、水泡幻化、乾闥婆城、坏器電光。”又卷三八：“善男子，譬如坏器，即易破壞，衆生受身，亦復如是。既受身已，是衆苦器，譬如大樹，花果繁茂，衆鳥能壞；如多乾草，小火能焚。衆生受身，爲苦所壞，亦復如此。”《大寶積經》卷八一：“壽命不久停，如坏器易壞，假借世不久，此亦無常定。”佛教不淨觀亦以“坏器”比喻臭穢不淨之人身，如《解脫

道論》卷八：“何以流修行不耐食想？答：此食煖所熱，與新故不淨和合，如酒置破坏器，如是一切身流，隨流入於脈腠面目九孔，九萬九千毛孔悉皆充滿。”本首“矜裝坏器一生身”，謂以綺羅錦繡等裝飾危脆不堅、臭穢不淨之軀體也。

紹繼傳燈轉法輪。三車引喻炫迷津。〔〇九三七〕

校釋：（乙本）“炫”寫“該”。（一三四二頁）

楚按：原寫“該”字是，以言語誘導稱“該”，如《降魔變文》：“門徒盡被該將，遣我不存生路。”（《變文集》三七四頁）《總編》〔〇〇二〇〕首：“又被良媒，苦出言詞相誘該。”

圓明正覺學無塵。罪根福性人齊均。〔〇九三八〕

校釋：“人”待校。（一三四二頁）

楚按：“人”字不誤，此句言罪根福性，人人皆有，等無有異。

森羅動植皆非相。無過返照一生身。〔〇九三八〕

校釋：（乙本）“森”寫“參”。（一三四二頁）

楚按：原寫“參”字不誤。敦煌本《壇經》：“忽遇惠風吹散，卷盡雲霧，萬像參羅，一時皆現。”《楞伽師資記序》：“參羅及萬像，一法普遍該。”《西陽雜俎續集》卷六《寺塔記下》：“衆像參羅，皦皦田田。”《汾陽無德禪師語錄》卷下《南行述牧童歌》：“參羅及萬象，日月星辰界。”

## 十二時（勸凡夫）

如來尚自入涅槃。凡夫宿業誰能保。〔〇九四三〕

校釋：“業”甲寫“衣”，乙寫“夜”。（一三五三頁）

楚按：乙本“夜”字是，甲本“衣”字是“夜”字形誤，改作“業”字無據。上句“如來尚自入涅槃”謂如來尚且不免一死（“涅槃”這裏實際是說死），故下句云“凡夫宿夜不能保”，極言凡夫生命危脆，宿夜之間，即可能突然命終。伯三二一一王梵志詩：“悠悠度今日，今夜誰能保。”下句即“凡夫宿夜不能保”之意。

食時辰。食時辰。六賊輪迴不識珍。〔〇九四四〕

校釋：“識”待校，疑乃“是”之“入派三聲”。（一三五三頁）

楚按：原文“識”字不誤，并非“是”字的“入派三聲”。這裏的“六賊”指見、聞、嗅、味、觸、思等“六識”，這裏的“珍”即是寶珠，比喻佛性。“不識珍”句是說衆生心識被六識蒙蔽，不能認識自身所具有的佛性，典出《妙法蓮華經·五百弟子受記品》：“譬如貧窮人，往至親友家。其家甚大富，具設諸餽饌，以無價寶珠，繫著內衣裏，默與而捨去，時卧不覺知。時人既已起，遊行詣他國，求衣食自濟，資生甚艱難，得少便爲足，更不求好者，不覺內衣裏，有無價寶珠。與珠之親友，後見此人貧，苦切責之已，示以所繫珠。貧人見此珠，其心大歡喜，富有諸財物，五欲而自恣。我等亦如是，世尊於長夜，常愍見教化，令種無上願。我等無智故，不覺亦不知，得少涅槃力，自足不求餘。今佛覺悟我，言非實滅度，得佛無上慧，爾乃爲真滅。”本首之“珍”，即是經文之“無價寶珠”，“不識珍”比喻不悟自身所具之清淨佛性也。

閻羅司命難求囑。積寶陵天無用處。〔〇九四六〕

校釋：（甲本）“司”寫“伺”。（乙本）“司”寫“思”。（一

三五五頁)

楚按：甲本既然寫“伺”，自應從之，乙本“思”乃“伺”之音誤。“伺命”是迷信所說的索命鬼卒，如《佛說無常經》：“死王催伺命，眷屬徒相守。”句道興《搜神記》：“夜中夢見伺命鬼來取，將信向閻羅王前過。”（《變文集》八七九頁）

孰知猛火逼燃來。不解將身遠相避。〔〇九四七〕

校釋：甲本“孰”寫“熟”。（乙本）“孰知”寫“熟至”。（一三五六頁）

楚按：兩本皆寫“熟”字，改“孰”無據。乙本“至”是“知”字音誤，“熟知”就是深知。

智者聞聲心膽驚。幸者思量莫輸失。〔〇九五〇〕

校釋：二本“幸著”寫“幸者”，從呂校。呂氏訂“幸著思量”四字，乃警戒聞聲者，於此務必深思。饒本於“幸著”作“行人”，則遠，不知果是原寫否。（一三五八頁）

楚按：此二字甲本寫“行人”，乙本寫“幸者”，饒氏從甲本作“行人”，是。“行人”指修行之人，與上句“智者”對舉。《最上根本大樂金剛不空三昧大教王經》卷五：“行人求此法，於隨所住處，乃至四威儀，想大蓮華尊，隨時從自力，而作成就法。”隋吉藏《無量壽經義疏》卷上：“令三輩行人殖遐年之喜，十念願成，命終則往。”

## 十二時（佛性成就）

含全□□□□□。意識參雜有數人。〔〇九五二〕

校釋：“含全”二字入矢《補錄》合爲“貪”字。（一三六三



頁)

楚按：原卷影本並無“全”字，“含”字下部似已有缺損，入矢錄作“貪”，可從。

正南午。般若之船能救苦。得達彼岸捨□船。□□□□□□。

〔〇九五六〕

楚按：原卷影片“救”下有大片缺失，並無“苦”字，“得達彼岸捨舟船”則在下一行，因此“得達”句應在空格一句之後，是本首的末句。同樣的道理，下一首的“毀譽不動如須彌”亦應移在空格一句之後；是該首的末句。再下一首的“火威停爐□□□”也是該首的末句。

欲除煩惱是菩提。則是火宅離生死。〔〇九六二〕

校釋：“欲除”原寫“若知”，乃因下一首有“若知”二字而訛。“菩提”見〔〇三五四〕，是智慧之道，如何能曰“若知煩惱是菩提”？（一三六五頁）

楚按：原寫“若知”極是，編者勇於改字，蓋知其淺而不知其深也。釋教自有“煩惱即菩提”之義，乃徹悟之語。《諸法無行經》卷下：“若求煩惱性，煩惱即是道。”按“道”即“菩提”之義譯。智顗說《摩訶止觀》卷一上引經言：“煩惱即是菩提，菩提即是煩惱。”寒山詩：“菩提即煩惱，盡令無有餘。”《景德傳燈錄》卷三〇騰騰和尚《樂道歌》：“煩惱即是菩提，淨土生於泥糞。”敦煌本《壇經》：“惠能大師曰：‘汝從彼來，應是細作。’志誠曰：‘未說時即是，說了即不是。’六祖言：‘煩惱即是菩提，亦復如是。’”敦煌本神會《南陽和上頓教解脫禪門直了性壇語》：“爲知識聊簡‘煩惱即菩提’義，舉虛空爲喻。如虛空本無動淨，明來是明家空，暗來是暗家空。暗空不異明，明空不異暗。虛空

明暗自來去，虛空本來無動淨。煩惱與菩提，其義亦然。迷悟雖別有殊，菩提性元不異。”《五燈會元》卷一《六祖慧能大鑒禪師》：“煩惱即是菩提，無二無別。若以智慧照煩惱者，此是二乘小見，羊鹿等智。大智上根，悉不如是。”《總編》〔〇四八五〕首亦云：“衆生愚癡虛妄見，不識煩惱真菩提。”蓋佛法真如，平等一如，本原無異；分別爲煩惱、菩提種種，終非究竟之論。本首下句亦云“則是火宅離生死”，“火宅”亦猶“煩惱”，“離生死”亦猶“菩提”，“火宅離生死”即是“煩惱是菩提”也。

應法心師堪羯磨。五年勤學盡毗尼。〔〇九六五〕

校釋：甲丙二本“心”寫“以”，“羯”寫“結”，均從丁。（丙本）“師堪”寫“堪師”。丁因斷裂，缺“儀應法”，補“苗何”二字。（一三六七頁）

楚按：甲丙二本寫“以”字，與“已”字通用，乃唐人通例。丙本寫“堪師”亦不誤。丙本此句實作“應□□堪師羯磨。”《總編》“心”字不知從何而來。綜合各本，此句應作“應法已堪師羯磨”。“羯磨”是有關戒律的法事，此處則指授具足戒之法事。按照佛教戒法，年滿二十以上，方可受具足戒，從此取得比丘資格。此首云“二十空門藝卓奇”，甫至二十，即堪由羯磨法師爲授具足戒，從此躋身於僧徒之林矣。

談經御殿傾雷雨。震齒潛波卧窟龍。〔〇九六八〕

校釋：（甲本）“齒”寫“豈”。（丙本）“齒”寫“志”。（一三七〇頁）末句云高僧奉命求雨，震齒而咒，潛龍乃離窟興雨。按《梁高僧傳》十載西域僧涉雲至長安。每旱，輒以咒降龍入鉢，天乃大雨，辭曰“傾雷雨”，是神龍所作之雷雨，悉本涉公事，第三句“傾雷雨”指殿上降龍，雷雨大作。（一三七一頁）

楚按：原文明云“談經”，並非“求雨”，豈能牽涉到“震齒而咒”？甲本原寫“豈”字並非“齒”字，而是“豈”字別體，《增訂碑別字》上聲五尾，《唐王仲建墓誌》“豈”字正作如此書。丙本“志”字乃是“去”字形誤。按“豈”字是“起”的同音字，“豈”“起”混用敦煌卷子習見，《總編》四一二頁已有說明。在敦煌方音中，“去”和“起”也是同音字，“去”“起”混用敦煌卷子也習見，如〔一〇四三〕首“過去捨身求不得”，校記謂癸本“去”寫“起”，即是一例。丁本雖有殘缺，此句可辨爲“震起□□卧窟龍”，正作“起”，因此此句應是“震起潛波卧窟龍”。這一句是承上句“傾雷雨”而下，兩句皆是誇張地形容談經的效果，並非真有“殿上降龍，雷雨大作”之事。《維摩詰經講經文》：“滿意盡希傾法雨，一心專望振春雷。”（《變文集》五三三頁）以“傾法雨”“振春雷”比喻講經說法，正與本首的“傾雷雨”相似。

九十之身朽不堅。猶蒙聖力助輕便。〔〇九七二〕

校釋：“聖力助輕便”說俟考。（一三七四頁）

楚按：“聖力助輕便”並無僻典奧義。本辭是“緇門”《百歲篇》，“聖”即指佛。本首寫“九十”老僧，“猶蒙”句是說，雖屆風燭殘年，托佛的保佑，尚能行動自如。

百歲歸原逐晚風。松楸葉落幾春冬。〔〇九七三〕

校釋：各本“晚”寫“塊”。（一三七四頁）

楚按：此字乙本實寫“鬼”。按各本皆無“晚”字，作“晚”無據，應是“鬼”字。“百歲歸原”，命終入土，則已化爲鬼物，故云“逐鬼風”也。

## 十二時 (禪門)

自軀終不保。終歸一微塵。〔〇九八〇〕

校釋：甲乙丙“微”寫“聚”。（一三八一頁）

楚按：作“聚”是，“一聚塵”即一堆塵土，死後化爲“一聚塵”，乃是古人習語，如白居易《逍遙詠》：“此身何足厭，一聚虛無塵。”寒山詩：“誰家長不死？死事舊來均。始憶八尺漢，俄成一聚塵。”王梵志詩：“身影百年外，相看一聚塵。”又：“何須人哭我，終是一聚塵。”又：“終歸一聚塵，何用深棺槨。”

黃昏戌。歸依須暗室。無明亦無際。何時逢慧日。〔〇九八二〕

校釋：次句從丁，甲寫“酒史歸闇室”，丙寫“須史歸暗失”。按“酒”乃“須”之訛，〔〇三〇五〕有“須”，亦“酒”之訛，可互證。“無際”指佛法深遠，無量、無礙。以無明對無際，正果何時得就？然則“亦”字乃訛文，待正，疑是“對”字。（一三八三頁）

楚按：此段有兩處可議。一、第二句當作“須史歸暗室”。丁本文字經羅振玉手訂，不一定是原文，應取慎重態度。此首爲“黃昏戌”，夜色行將到來，故云“須史歸暗室”也。二、第三句“亦”字不誤。此句的“無際”泛謂無邊，並非專指佛法深遠，無量、無礙。“無明亦無際”是以夜色的無邊無際雙關“無明”（佛教所說的“愚癡”）的無邊無際，因此才發出“何時逢慧日”的感嘆，以盼望日出的心情，比喻盼望以佛教的“慧日”破除“無明”的願望。

夜半子。減睡還須起。端坐正觀心。掣卻無明蔽。〔〇九八四〕

校釋：“無明蔽”從釋隆蓮校，甲乙丙寫“無明被”，丁作“無朋彼”。按“蔽”“被”之異，在義（“蔽”，障，“被”，覆），不在音。若捨義理，改申音理，即有失全面。（一三八四頁）

楚按：論形、論音、論義，皆應從甲乙丙作“無明被”，丁本“彼”字是“被”字之誤，改作“無明蔽”缺乏根據。這個“被”字是名詞，即被子，上承“減睡還須起”，睡起故掣卻被子也。這個“被”字又與“無明”連文，因而又有了比喻的意義，“無明”障蔽智慧，有如被子覆蓋身體，故云“無明被”。“端坐正觀心”可以消除心頭的“無明”，猶如掣卻覆蓋智慧的“無明”之被，故云“掣卻無明被”。因此這個“被”字有本義（被子）和比喻義（障蔽）兩層意義。改作“蔽”字，既無寫本字面的根據，又不見“被子”的本義，不可從。

## 十二時（法體）

過去之佛捨輪王。妻兒眷屬何須樂。〔〇九八七〕

校釋：乙、丙“之”寫“諸”。（一三九三頁）後二句謂捨轉輪王福大，以玉女爲寶，育子千人，可得妻兒眷屬之樂外，餘佛皆不可，何況佛徒……既有此項神話存在，佛戒勢必全盤崩潰，佛教即“謊教”，尚何疑！（一三九四頁）

楚按：乙、丙寫“諸”字是，“之”“諸”通用，在敦煌寫本中已成常例，“過去諸佛”指過去世之衆佛。校釋云“捨轉輪王福大……餘佛皆不可”，則是以“輪王”爲“過去諸佛”中之最

勝者，因而對原文的理解大戾。由此指斥佛教即“謊教”，恐不能服彼教中人之心。編者顯然是把“捨輪王”三字理解爲“除輪王以外”，而不悟這裏的“捨輪王”是說“捨棄輪王之位”，根源則在於誤解了“輪王”的性質。道宣《釋迦方志》卷上：“五謂人者，不出凡聖。凡人極位，名曰輪王；聖人極位，名曰法王。”故知“輪王”並非“過去諸佛”之一，乃是人間聖主，自然享受人間富貴榮華，所謂“佛戒全盤崩潰”無從說起。輪王雖是世間聖主，地位在人間最勝最尊，但在佛教徒看來，卻遠遠不能和“佛”相比。“過去諸佛捨輪王”一句是說，過去諸佛寧願捨棄人間轉輪聖王之位，而立志修行成佛，如《長阿含經》卷十五：“沙門瞿曇，捨轉輪王位，出家爲道。”《太子成道經》：“捨卻輪王七寶位，夜半逾城願出家。”（《變文集》）二八七頁）至於“妻兒眷屬何須樂”一句，也不是針對轉輪王“以玉女爲寶，育子千人”而說，而是教化世人的話，意謂與過去諸佛捨棄至尊至貴的輪王之位相比，則世人的妻兒眷屬誠不足戀，何須愛樂不捨耶？全首大旨在勸人捨家求道也。

徧體膿血流不盡。總是皮囊虛壞身。〔〇九八八〕

楚按：據校釋，“皮”字甲本寫“凭”，乙本寫“浮”，丙本寫“共”，丁本寫“洧”。編者之說曰：“‘憑’與‘皮’，皆音變，‘皮囊’譬人之軀骸。佛說‘皮袋’，或說皮殼。‘殼’音轉‘可’，則曰‘皮可’，其義定而不搖，原寫之形亦近，非‘浮’‘乳’‘洧’等所能混淆……‘皮’有寫‘共’者，乃‘兵’之訛，‘兵’亦可失鼻音，與‘皮’互注。”（一三九五頁）今按，此說非是，此字應從乙本作“浮”。甲本“凭”、丁本“洧”皆是“浮”形誤，丙本原寫實爲“夫”字，並非“共”字，“夫”則

“浮”之音誤。慧琳《一切經音義》卷三：“浮囊者，氣囊也。欲渡大海，憑此氣囊輕浮之力也。”按“浮囊”用圓圖之牛羊皮吹成，本首用以比喻虛壞之人身，含義雖與“皮囊”相同，但原文實作“浮囊”，並非“皮囊”，應予辨明也。

不如聞早學修行。一寶之身不空去。〔〇九九六〕

校釋：甲本寫：“……一保之身莫空去。”（乙本）末句“保”寫“報”。（丙本）“寶”爲“報”。（一四〇三頁）“一寶”謂人是有心靈之動物，人之心靈乃宇宙間之一寶，見僧肇《寶藏論》。凡夫之身亦懷此寶，不應枉生枉死。寫“保”或“報”，皆“寶”之省。（一四〇四頁）

楚按：各本不見“寶”字，《總編》校說並誤。此字應從乙本作“報”，丙本“報”乃“報”字形誤，甲本“保”乃“報”字音誤。佛教因果報應觀念認爲，人生壽命亦是一種果報，故亦稱爲“報”，如《續高僧傳》卷二三《釋靜靄傳》：“此報一罷，四大凋零。”《景德傳燈錄》卷四《烏窠道林禪師》：“師於長慶四年二月十日，告侍者曰：‘吾今報盡。’言訖坐亡。”《大唐西域記》卷三《迦濕彌羅國》：“吾今爲汝說本因緣：此身之前報受象身，在東印度，居王內廐。”《五燈會元》卷一《二十四祖師子尊者》：“吾前報爲僧，有童子名婆舍，吾嘗赴西海齋，受觀珠付之，今還吾珠，理固然矣。”“前報”即前生。而一生壽命即一期果報，故亦以“一報”稱一生壽命，如宋釋延壽《警世》：“一報之內，如石火風燈，瞬息而已。於中少夭非橫殂者，不計其數。或有得天年，壽極耳順，萬中無一。”《全唐詩》卷八五九呂巖《漁父詞·作甚物》：“年不永，代君驚，一報身終那裏生。”呂巖雖是著名的道教人物，但“一報”的觀念卻是來自佛教，而非道教本

有者。本首“不如聞早學修行，一報之身莫空去”二句，是勸誠世人及早修行，以爲來生之地，切莫虛度此生也。

## 十二時（學道）

日出卯。佛性除煩惱。〔一〇〇一〕

校釋：原本“除”寫“處”。（一四〇八頁）

楚按：原本“處”字不誤，“佛性處煩惱”謂佛性與煩惱同在，正與本辭〔〇九九八〕之“蔭中真如止”意義相同。改作“除”字，恰與原意相反。

## 五更轉（假託“禪師各轉”）

客塵煩惱積成劫。成劫除劫轉更多。〔一〇一〇〕

校釋：（甲本）末句“以除劫轉更多”六字，因參考二本，暫改爲“成劫除劫轉更多”。（一四一五頁）

楚按：今檢視丙本影本，此句作“已劫除劫轉更多”七字，“已”通作“以”，甲本誤脫一“劫”字，此句應作“以劫除劫轉更多”。

未識心時除妄想。只此妄想本來真。〔一〇一一〕

校釋：妄、不妄，以心識爲界：識本心後以爲妄者，方是真妄；未識本心時亦有所妄，反而是真。（一四一六頁）

楚按：編者對原文的解釋是錯誤的。作者本意認爲，真和妄原無區別，也就是下首說的“真妄元來同一體”，《景德傳燈錄》卷二九誌公和尚《十四科頌·真妄不二》：“真妄本來不二，凡夫



棄妄覓道。”本首原文“未識心時”二句是說，未識心性之人想要除卻妄想，卻不知道這個妄想原本就是真如。這正是發揮“真妄不二”的思想。校釋之說與此相反，以心識作為妄與不妄的分界，目的在於區別真正的“真”和真正的“妄”，則仍未領悟“真妄不二”的妙諦，落入作者所批判的“未識心時”的境界矣。

包融一切含萬境。色空不異何相得。〔一〇一四〕

校釋：龍例曰：“得”“切”之叶，羅氏《方音》未及。南北朝文內如《任伯嗣碑》（作者闕名）曾以“結”叶“出”“掘”“國”“德”；而“得”“德”同音，“切”“結”同韻（《廣韻》屑部），則“得”“切”之叶，有所循矣。（一四一八頁）

楚按：今檢視甲丙二本（乙本無此首），“得”皆寫作“尋”。按“尋”字既是“得”字古文，又是“礙”字別體。《資治通鑑》陳宣帝太建十四年：“九月，丙午，設無尋大會於太極殿。”胡三省注：“尋與礙同，釋氏書也。”敦煌文書“礙”字往往寫作“尋”，本首“尋”即“礙”也。按“色空不異何相礙”，謂色之於空，等同不二，自在融通，無所障礙，如宋師會《般若心經略疏連珠記》卷下：“良以色空無礙，相即圓通，乃是斯經所詮正理故。”又云：“真空妙色，存亡無礙，隱顯圓融，一味無寄也。”此首原寫“尋”既同“礙”，則校釋“得”“切”叶韻之說亦無必要矣。

念念精進須向前。菩提煩惱難了解。〔一〇一六〕

校釋：末“了解”二字原與下辭之首二字合，原寫“揅々簡々”，乃“揅簡”之複文。丙本寫“揅簡”……佛書內用“料簡”曰：“言於義理，量裁簡別也，為‘解釋’之異名。”《大部補注》曰：“‘料’者，理也，量也，‘簡’與‘揅’同。”按其說近於望

文生義。實則“料簡”“揀簡”“撩簡”均“了解”之音異耳。  
(一四一九頁)

楚按：《大部補注》之說不誤，此語正體作“料簡”，揀擇、甄別之義，並非“了解”之音異。校釋引《後漢書》一〇八《呂強傳》：“強欲先誅左右貪濁者，大赦黨人，料簡刺史二千石之能否。”即甄別刺史二千石之能力强弱。玄覺《禪宗永嘉集·奢摩他頌》：“若一念相應之時，須識六種料簡：一識病，二識藥，三對治，四識過生，五識是非，六識正助。”所謂“六種料簡”者，即指六種揀別，如下文云“第一病者有二種，一緣慮，二無記”，“第二藥者亦有二種，一寂寂，二惺惺”，如此等等。敦煌本神會《菩提達磨南宗定是非論一卷》：“普寂禪師與南宗有別，我自料簡是非，定其宗旨。”《宋高僧傳》卷三論曰：“既云西土有梵有胡，何不南北區分，是非料簡？”是知本首“菩提煩惱難料簡”者，即菩提煩惱難區別，亦即〔〇九六二〕首“煩惱是菩提”之意。同樣，下首〔一〇一七〕首句“了解煩惱是癡人”也應作“料簡煩惱是癡人”。

五更隱在五蔭山。叢林陡暗侵半天。〔一〇一八〕

校釋：（甲、乙）“陡”寫“𪔐”，乃“𪔐”之形訛，“𪔐”又“陡”之音訛。丙本“陡”寫“斗”。（一四二一頁）

楚按：“𪔐”“𪔐”即“斗”之別體，“斗”即陡然之義，並不錯，勿須改字。張九齡《賜日本書》：“雲霧斗暗，所向迷方。”《伍子胥變文》：“遙望松羅（蘿），山林斗暗。”（《變文集》一六頁）

## 五更轉（頓見境）

妄想是空非實有。□□山上不勞梯。〔一〇二一〕

校釋：（原本）“實”字闕，均據一更之辭訂。（一四二五頁）

楚按：上句原卷“非有”之後缺損，一更之辭作“妄想是空非有實”，“實”應補在“有”後。

三更深。無生□□坐禪林。〔一〇二二〕

校釋：“無生”下缺二字，宜是“何必”，意已見上辭。（一四二六頁）

楚按：缺字應是“法忍”，“無生法忍”乃佛教習語，《大智度論》卷五〇：“無生法忍者，於無生滅諸法實相中，信受通達，無礙不退，是名無生忍。”按安住佛法，不爲邪見所動稱“法忍”，《續高僧傳》卷二一《釋智顗傳》：“顗後於寺北華頂峰獨靜頭陀，大風拔木，雷霆震吼，魑魅千群，一形百狀，吐火聲叫，駭畏難陳。乃抑心安忍，湛然自失。又患身心頭痛，如被火燒，又見亡沒二親枕頭膝上，陳苦求哀。顗又依止法忍，不動如山，故使強輓兩緣所感即滅。”所云“強輓兩緣”的種種考驗，即是本辭的“魔軍”（喻邪見），安住無生法忍，則魔軍自滅，故本首下文即云“魔軍自滅不來侵”也。

## 五更轉（南宗讚）

一更長。一更長。如來智慧化中藏。〔一〇二五〕

校釋：“化”各本皆寫“心”，用甲。（一四三二頁）

楚按：各本“心”字是，甲本實亦寫“心”，並非“化”字。編者已引《無量壽經》曰：“是心作佛，是心是佛。”（一四三三頁）禪宗亦主張“即心即佛”，即是此處“如來智慧心中藏”之意。

行住坐卧常作意。則知四大是佛堂。〔一〇二五〕

校釋：下片謂從自身之行、住、坐、卧中求佛，將佛堂擴大到四大界（見〔〇四七八〕），承認人當參加自然，創造物質，有唯物思想，尤可貴！（一四三三頁）

楚按：校釋所云“從自身之行、住、坐、卧中求佛”，即是向自身求佛。“四大”這裏即指人身，因為佛教認為人身是由地水火風等“四大”因緣假合而成，本非實有。《法門名義集》：“四大，地水火風是也，和合成身。地者骨肉形體也，水者血髓潤也，火者溫暖也，風者出入息也。”《維摩詰經講經文》：“問我身，是四大；假合因緣作依賴，究竟推尋總是真（假），人我既空無主宰。”（《變文集》六一〇頁）因此，“四大是佛堂”即佛在學人自身之中，也就是本首上片所說的“如來智慧心（《總編》誤改為“化”）中藏”和“自身本是佛”。這仍是在發揮禪宗“即心即佛”、“即身即佛”的主觀唯心主義思想，談不上什麼“參加自然，創造物質，有唯物思想”。編者所以有此誤會，是由於忘記了這裏的“四大”是指人身，而誤認為是指一般的地水火風等物質“四大界”了。

二更長。三更嚴。坐禪習定苦能甜。〔一〇二七〕

校釋：甲本“習”寫“抗”。（乙本）“習”寫“執”，丙均同。（丁本）寫“坐禪執定甚足時甜。”（一四三四頁）

楚按：今檢視各本，“習”字各本實寫“執”，應據改，“執

定”謂堅守禪定，不爲外緣所干擾。

不信諸天甘露蜜。魔軍眷屬出來看。〔一〇二七〕

校釋：（甲本）“信”寫“宣”，己同，茲從乙。丙本“信”寫“宜”。（丁本）寫“不籍之天甘露蜜”。（一四三四頁）

楚按：此字應是“藉”字，乙本“信”是“借”字形誤，“借”同“藉”，丁本“籍”當作“藉”。別本“宣”、“宜”皆非。“不藉”即不看重的意思，如《醜女緣起》：“乃（寧）可不要富貴，亦不藉你官職。”（《變文集》七九三頁）《總編》〔一〇五八〕首：“一樂菩提修佛道，不藉你世上作公王。”

廣大劫來常不悟。今生作意斷慳貪。〔一〇二八〕

校釋：（乙本）“廣”寫“曠”，丙己同。（一四三五頁）

楚按：“曠”字是。“曠”即久遠之義，“大劫”即“大阿僧祇劫”之省，“曠大劫”指過去極其久遠的時間。道綽《安樂集》卷上：“但一切衆生，從曠大劫來，備造有漏之業。”《伍子胥變文》：“曠大劫來有何罪，如今孤負阿爺孃。”（《變文集》六頁）

## 五更轉（南宗定邪正）

一坐還同八萬劫。只為擔麻不重金。〔一〇三二〕

校釋：“擔麻不重金”出《智度論》九五，原云以金買草。意在物之貴賤，視用者所需而定，有時需麻，即不以金爲貴。喻禪者存心禪定，坐萬劫，終於得麻亡金。（一四四八頁）

楚按：《智度論》之“以金買（楚按原文作買）草”，與本首之“擔麻不重金”，顯然有別。典故未能找準，闡釋不免偏差。“擔麻不重金”事見《中阿含經》卷一六《蜚肆經》：“猶如朋友

二人，捨家治生。彼行道時，初見有麻，甚多無主。一人見已，便語伴曰：今此有麻，甚多無主，我欲與汝共取自重，而擔還歸，可得資用。便取重擔。彼於道路，復見多有劫貝紗縷及劫貝衣，甚多無主；復見多銀，亦無有主。一人見已，便棄麻擔，取銀自重。復於道路，見多金聚，而無有主。時擔銀人，語擔麻者：汝今當知，此金極多，而無有主，汝可捨麻，我捨銀擔，我欲與汝共取此金，重擔而歸，可得供用。彼擔麻者，語擔銀人：我此麻擔，已好裝治，縛來已堅，從遠擔來，我不能捨；汝且自知，勿憂我也。於是擔銀人強奪麻擔，撲著於地，而拋壞之。彼擔麻人語擔銀人：汝已如是拋壞我擔，我此麻擔縛來已堅，所來處遠，我要自欲擔此麻歸，終不捨之。汝且自知，勿憂我也。彼擔銀人即捨銀擔，便自取金，重擔而還。擔金人歸，父母遙見擔金來歸，見已嘆曰：善來賢子！快來賢子！汝因是金，快得生活，供養父母，供給妻子奴婢使人，復可布施沙門梵志，作福昇上，善果善報，生天長壽。彼擔麻者還歸其家，父母遙見擔麻來歸，見已罵曰：汝罪人來！無德人來！汝因此麻，不得生活、供養父母、供給妻子奴婢使人，又亦不得布施沙門及諸梵志、作福昇上、善果善報、生天長壽。當知蜚肆亦復如是，若汝此見欲取恚取怖取癡取終不捨者，汝便當受無量之惡，亦爲衆人之所憎惡。”本辭是神會闡發禪宗南宗理論之作，“金”即指頓悟，“麻”即指漸修，故把“一坐還同八萬劫”的打坐功夫指爲“擔麻棄金”的本末倒置之舉。

過去捨身求不得。吾師普遂不忘恩。〔一〇三四〕

校釋：（甲本）“遂”寫“示”，丙、壬同。丙本“忘”寫“望”，壬同。（丁本）“遂”寫“逐”；“忘”寫“妄”，庚同。辛

本“遂”寫“椽”。(子本)“遂”寫“示”，“忘”寫“望”。(一四五〇、一四五一頁)

楚按：下句“遂”字、“忘”字，各本歧異紛出，其中“遂”字寫作“示”者有甲、丙、壬、子等四本，“忘”字寫作“望”者有丙、壬、子等三本，這兩種數量較多的寫法，也就是正確的寫法，此句應作“吾師普示不望恩”，編者所訂的“遂”、“忘”二字皆非是。原文這兩句的意思是說，“過去捨身求不得”的佛法精義，現在吾師（楚按指禪宗六祖慧能）卻向大眾普遍開示，而絲毫不指望聽法者感恩圖報。

## 五更轉（無相）

一更淺。衆要諸緣何所遣。〔一〇三五〕

校釋：“衆要”之“要”俟訂。宜是“衆生”。（一四五六頁）

楚按：“要”應作“惡”，與“惡”字別體“𢇛”形近而誤。

了見色空圓淨體。澄如戒月瑩晴天。〔一〇三八〕

校釋：“戒月”應指“佛月”，以月譬佛之光明。俟考。（一四五七頁）

楚按：“戒月”比喻持戒圓滿無缺，猶如滿月。《增壹阿含經》卷八：“月初生時，隨所經過日夜，光明漸增，稍稍盛滿，便於十五日具足盛滿，一切衆生靡不見者。如是婆羅門若善知識，經歷日夜，增益信戒聞施智慧。彼以增益信戒聞施智慧，爾時善知識身壞命終，生天上善處。是故婆羅門，我今說此善知識所趣，猶月盛滿。”《日喻經》：“應戒比丘，以皎月圓滿爲戒行。”伯四六四〇唐僧統《翟家碑》：“我僧統兮德彌天，戒月明兮定慧

圓。”《佛說阿彌陀經講經文》：“戒似天邊秋夜月，防非止惡要精持。”（《變文集》四五三頁）李白《僧伽歌》亦云：“戒得長天秋月明，心如世上青蓮色。”

### 五更轉（太子入山修道讚）

美人無奈手頭忙。聲繞梁。〔一〇四一〕

校釋：“頭”甲寫“頭”，乙缺，從丙。（一四六一頁）

楚按：甲本“頭”字是，“手頭忙”猶云“手下忙”；是說美人手弄樂器，忙不迭也。顧況《李供奉彈箏篴歌》：“大弦似秋雁，聯聯度隴關；小弦似春燕，喃喃向人語。手頭急，腕頭軟，來來去去如風卷。”詩中“手頭急”即是本首之“手頭忙”也。《總編》從丙本作“手頭”，或是兼以手弄與口唱爲言，但“手頭”究覺不辭。校釋責戴編“以‘手’概‘頭’，廢‘頭’不譯，不可。”（一四六三頁）其實戴譯正是作“手下”理解，故廢“頭”不譯，並沒有錯。

將身不作轉輪王。只是怕無常。〔一〇四二〕

校釋：末句“不”字意覺不貫，或是“大作轉輪王”，待校。第三句含意在《太子成道經》（集二八九頁）交代明白：“夫人誕生太子已了，無人扶接。其此太子東西南北，各行七步……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口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大王聞之，非常驚愕。（自念）‘我是金輪王孫’，王‘四天下’；銀輪王，王‘三天下’；銅輪王，王‘二天下’；鐵輪王，王‘一天下’；粟散天子，王一國。此子口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者，何以斯事，心中不決。”（一四六三頁）



楚按：原文“不”字極是，若改爲“大作轉輪王”則極誤。校釋所引《太子成道經》已提出疑問：“此子口云‘天上天下，雖我獨尊’者何已（以）？斯事心中不決。”（斷句錯誤已改正）可知太子誕生之初，志向已非轉輪王所可範圍。歌辭這兩句是寫太子寧願放棄王位繼承權，而入山修道之事，故《難陀出家緣起》載難陀責備釋迦牟尼，有“輪王低（位）此（比）不紹，作個師僧”（《變文集》三九八頁）之語，《八相變》亦云：“在家作轉輪王位，出家定證佛身。”（同上三三四頁）釋迦牟尼志在出家，故“不作轉輪王”也。蓋轉輪王雖貴爲人間聖主，仍不免生死無常，如《佛說無常經》：“上至非想處，下至轉輪王，七寶鎮隨身，千子常圍繞，如其壽命盡，須臾不暫停，還漂苦海中，隨緣受衆苦。”釋迦牟尼懼而出家修道，求證涅槃，意圖超脫生死無常，故歌辭接云“只是怕無常”。校釋錯誤的原因，仍在於誤解了“轉輪王”的性質，參看前〔〇六八〇〕首匡補。

輪迴三惡道。六趣在死生。〔一〇四五〕

楚按：“在”字爲“任”字形誤。

三更夜月亭。嬪妃睡不醒。〔一〇四六〕

校釋：甲本“月亭”寫“亦停”，下二更之“月”同；乙本“月”寫“以”，下二更之“月”同；丙本“月”寫“似”，以下各更之“月”多然；“亭”亦寫“停”。（一四六五頁）“月”“亦”互代，在〔一〇四六一四八〕及〔一〇五二〕，既見四次，值得注意。“月”，月韻，元之入聲；“亦”，昔韻，清之入聲。羅氏《方音》（五二頁）謂元失鼻音，注 de，混入齊攝，乃與“亦”之入清，構成“青”“齊”互注。龍例於此，謹慎過分，謂“四例之外，尚無他例，青齊互注說仍嫌薄弱，遽然打破兩韻界限，

不免孟浪”云云。按其事分見兩辭四例，不爲不足。倘確係民間方音之表現，不是捕風捉影，雖孤例亦當保存並紀錄，以待同例再發現。問題不在例多例少，而在對於民間方音實例之重視够與不够，對於權威學者虛聲之懷疑，敢與不敢耳。（一四六六頁）

楚按：編者此說勇於立論，無奈證據薄弱，故仍不免流爲謬說，龍例之“謹慎”，良有以也。設令甲本“亦”字果能與“月”字互代，然而乙本“以”、丙本“似”，亦可與“月”字互代乎？未見有說。其實各本的“亦”、“以”、“似”皆應作“已”。乙本“以”與“已”通用，乃唐人慣例。丙本“似”乃“以”字之誤。甲本“亦”亦應作“已”，是“亦”字的入聲韻尾消失的結果。至於“亭”字，甲本、丙本作“停”，義同，分平之義，如《賢愚經》卷一《梵天請法六事品》：“即取利刀，自割股肉，持用與鷹，貿此鴿命。鷹報王曰：‘王爲施主，等視一切，我雖小鳥，理無偏枉，若欲以肉貿此鴿者，宜稱使停。’”末句言使秤兩邊的重量均等。《百喻經》卷一《子死欲停置家中喻》：“爾時聞此語已，即自思念：若不得留，要當葬者，須更殺一子，停擔兩頭，乃可勝致。”“停擔兩頭”是說使擔子的兩頭重量均等。《無常經講經文》：“送回來，男女闍，爲分財不停懷懊惱。”（《變文集》六六八頁）“分財不停”即分財不均。《目連變文》：“家財分作於三亭，二分留與慈母，內之一分，用充慈父之衣糧。”（同上七五六頁）“分作於三亭”即平分爲三份。《朱子語類》卷四：“一陰一陽，宜若停均。”亦以“停”與“均”同義連文。李衛公《兵要望江南》：“月生量，厚薄四方停。”“四方停”亦謂四方勻也。歌辭此句應作“三更夜已亭”，謂三更時夜已平分爲兩半，即“夜已中”的意思，〔一〇三七〕首云“三更半”，謂三更當夜之

半，與“三更夜已亭”意同。古人有“亭午”一詞，謂正午，與此處“夜已亭”謂夜半正同。

又按，據上說，本辭下文〔一〇四九〕首之“四更夜月偏”，〔一〇五二〕首之“五更夜月交”，“月”亦皆應作“已”，蓋立一誤說，而影響連綿至於數首也。

宮中聞喚太子聲。甚叮嚀。〔一〇四七〕

楚按：“宮”字甲本、乙本實寫“空”字，應據改。《太子成道變文》：“直至二月七日夜至三更已來，忽見四個神人空中言道：‘取太子來，修行時至！’”（《變文集》三二五頁）即是此處“空中聞喚太子聲”事。

端身正坐欲向前，坐禪延。〔一〇四九〕

楚按：“延”當作“筵”。

尋思父王憶。每當姨母憐。〔一〇五〇〕

校釋：甲本“當”寫“常”。（乙本）“當”寫“想”。（一四六八頁）

楚按：“每當”欠通，“當”爲“常”字形誤，“每常”即常常。然而乙本寫“想”似更佳，“每想姨母憐”是說太子入山修道後，時時想起姨母在思念自己，這和上句“尋思父王憶”、下句“耶輸憶我向門看”的思路一致，皆是從“對面”生情，蓋念念不忘親人在思念自己，正表明自己在念念不忘親人也。

毀形落髮紺青毫。鵲莫讀如“帝”。巢。〔一〇五二〕

校釋：（甲本）“莫”作“頂”。（乙本）“鵲莫”寫“雀帝”。“雀帝巢”應訂爲“鵲莫巢”，音義皆合。《周禮》“繫帝世”，漢杜子春讀“帝”如“莫”，唐陸德明《經典釋文》“周禮音義”上於“而莫”“莫賈”等之“莫”，均音“定”。《廣韻》：“莫，書傳

云定也。”按“定”，徑韻，“青”之去聲字；“帝”，霽韻，“齊”之去聲字。“定”“帝”二音或“奠”“帝”二音正好互注。（一四六九頁）

楚按：“雀帝巢”應訂爲“鵲締巢”，“帝”“締”音同而誤。甲本作“頂”者，唐五代西北方音“頂”“締”音近，正合於“青”“齊”互注之例。“締”者，構築也。佛經言悉達太子修道坐禪之時，有鵲於頭頂築巢生子，“鵲締巢”即言此事。校作“鵲奠巢”，終不如“鵲締巢”爲切當。

牧女獻牛乳。長者奉香茅。〔一〇五三〕

校釋：乙本此首寫：“木（“牧”）牛女顯（“獻”）洌。”（一四七〇頁）

楚按：甲本亦寫“牧牛女獻乳”，應照錄，不必乙作“牧女獻牛乳”。

## 五更轉（太子成佛）

宮裏傳聞悉達無。耶娘肝腸寸寸斷。〔一〇五七〕

校釋：“聞”甲寫“聲”，乙寫“聿”，乃“聿”之訛，“聞”之省，詳〔〇〇六〇〕校；劉書改“齊”，意未合。（一四七六頁）

楚按：〔〇〇六〇〕之“聿”字容或是“聞”字，本首乙本的“聿”字卻並非“聞”字，亦非“齊”字，而是“聲”字的俗字，與甲本寫作“聲”字是一致的。《太子成道經》的“父王聞奏發赤悲”（《變文集》三一七頁），王慶菽校“赤”作“聲”是正確的，與此首的“聿”字比較，後者猶保存“耳”形沒有簡

化，較接近“聲”字原形也。

五更曉。大地上衆生行道了。〔一〇五九〕

校釋：“上”原寫“下”，王化中認為衍文。（一四七七頁）

楚按：原寫“下”字既非衍文，亦不必改作“上”。此句是與下句“忽見城頭白馬蹤”相對而說的，與“城頭”相比，“大地”自然是“下”了。

## 五更轉兼十二時（維摩託疾）

天將曙。命無垢。與君今為不請友。〔一〇七九〕

校釋：辭曰“命無垢”，命字未合，須如變文，曰“請”，曰“借光陰”。因維摩已由國王尊其為長老矣，見〔一〇七二〕引變文〔子〕。（一五〇六頁）

楚按：原文“命”字不誤。“命”即“請”之義，如《太平廣記》卷二六三《張德》：“周長壽中，斷屠極切。左拾遺張德，妻誕一男，秘宰一口羊宴客，其日，命諸補遺……則天曰：朕斷屠，吉凶不預；卿命客，亦須擇交，無賴之人，不須共聚集。”又卷二六五《崔昭符》（出《三水小牘》）：“流連累日，仍置宴於黃鶴樓以命之。”《總編》〔一二〇五〕首：“命親鄰，屈朋友。”正言邀請親鄰朋友。因此本首的“命無垢”就是“請無垢”，與維摩（無垢）的長老身份並無不合之處。

從託疾。何所因。將明佛土有靈真。〔一〇八一〕

校釋：“靈”甲丙寫“靈”。（一五〇八頁）

楚按：此字三本皆寫作“虛”，乃“虛”字，並非“靈”字，“虛真”即真假之意。

呵𢶇原是大菩提。何須宴坐除煩惱。〔一〇八三〕

校釋：“呵”原寫“貪”。“原”三本皆寫“元”。（一五一—頁）按“宴坐”是坐禪、入定，應有所爲，非一般安坐。維摩於此曾連舉宴坐所爲者四義，其末爲“不斷煩惱，而入涅槃”，乃針對舍利弗在修行上之弱點，未斷嗔恚餘習而發。但舍利弗之名位已高，列在佛下之大菩提也（詳〔〇三五四〕），因何尚有煩惱未除？林間之坐顯然不合於道，非佛所印可，故被呵。此處“呵𢶇”與下辭所有者同，上下辭意貫串。而原寫“貪𢶇”，顯爲書手之訛。（一五一—二頁）

楚按：三本原寫“元”字是，說已見前。原寫“貪𢶇”并非書手之訛，改作“呵𢶇”卻是編者之誤，根源在於編者對《維摩詰經》經文的理解完全錯誤。維摩所云“不斷煩惱，而入涅槃”等義，並不是批判“舍利弗在修行上之弱點，未斷嗔恚餘習”，而恰恰是正面提出維摩自己的見解，即縱然不斷煩惱，也可進入涅槃境界。這種見解按照常理似乎是自相矛盾的，然而這正是維摩詰高超深刻、與衆不同之處。拘於常理的舍利弗聞所未聞，只有無言答對，甘拜下風，因而自感不任問疾了。原文“貪𢶇元是大菩提”和經文“不斷煩惱而入涅槃”的意思相同，“貪𢶇”也就是“煩惱”，“大菩提”也就是“涅槃”。既然不斷煩惱亦能進入涅槃，那麼坐禪以除煩惱便是不必要的事，所以下句接云“何須宴坐除煩惱”，便是順理成章的了。《諸法無行經》卷下：“貪欲與菩提，是一而非二，皆如一法門，平等無有異。”《善慧大士語錄》卷三載傳翕《行路難二十篇》，其中《第八章明本際不可得》云：“昔日謂言諸佛遠，今知貪𢶇是涅槃。”《景德傳燈錄》卷二九誌公和尚《十四科頌·斷除不二》亦有“五欲貪𢶇是佛”，也

都是“貪嗔元是大菩提”的意思。試看《維摩詰經·方便品》載維摩詰：“雖爲白衣，奉持沙門清淨律行；雖處居家，不著三界；示有妻子，常修梵行；現有眷屬，常樂遠離；雖服寶飾，而以相好嚴身；雖復飲食，而以禪悅爲味；若至博弈戲處，輒以度人；受諸異道，不毀正信；雖明世典，常樂佛法。”這種外示貪嗔，內實無染的看似矛盾的生活態度，正可作爲他“不斷煩惱而入涅槃”，亦即“貪嗔元是大菩提”思想的注腳。

往問維摩疾何因。相逢皆不談真理。〔一〇八六〕

校釋：“往問”句甲本脫“何”字，丙本“疾何”寫“病所”，入矢《補錄》作“疾病因”。茲參〔一〇八一〕首二句，訂爲“疾何因”。“不肯”“皆不”從甲，丙寫“肯不”，乙缺。（五一七頁）

楚按：此段有兩處可議。一、據校記，“疾何因”甲本作“疾因”，丙本作“病所因”，皆無“何”字，此字乃編者據〔一〇八一〕首二句訂補者。按該首首二句作：“從託疾，何所因。”這兩句其實只相當於丙本“病所因”一句的意思。甲本脫字應是“所”字，作“疾所因”，與丙本“病所因”義同。《維摩詰經講經文》：“若逢大士維摩詰，問取根由病所因。”（《變文集》六三七頁）正有“病所因”之語，可以證明丙本“病所因”是正確的。二、校釋云“‘不肯’‘皆不’從甲”，正文錄作“皆不”，並無“不肯”之語。按此二句應從丙本作“肯不”，即“肯否”，“不”與“否”通用。這是詢問的話，也包含着期待之意，即期待維摩與文殊相逢後“談真理”，故下首接云“談真理”，二人果然如所期待的談論“真理”。甲本的“皆”字爲“肯”字形誤，若作“皆不談真理”，豈非與下文全部內容相矛盾？原文必不如

此也。

談真理。問善喜。〔一〇八七〕

校釋：丙本“問”寫“聞”；“善”寫“法”。“善喜”乃“善”與“喜”。《易林》：“行者危殆，利居善喜。”因維摩家居，故文殊於覲面時，如此問好。佛教歡迎來人之禮，唱“善來”。《寄歸傳》三：“西方寺衆多爲制法，凡見新來，無論客舊，及弟子門人舊人，即須迎前，唱‘莎揭哆’，譯曰‘善來’。”故維摩向來者文殊等施此禮。（一五一九、一五二〇頁）

楚按：校釋對“善喜”的解釋，不但牽強雜湊，而且是無的放矢。今檢視原卷影本，甲作“問法喜”，乙作“聞法喜”，并無“善喜”之語。乙本“聞法喜”是，甲本“問”是“聞”字之誤。聞佛法而生歡喜之心，稱爲“法喜”。《華嚴經》卷二：“佛音能起歡悅心，普令衆生得法喜。”

聲聞神變不知他。舍利懷慚花不墜。〔一〇九〇〕

楚按：原文“知”字爲“如”字形誤。“他”指維摩詰，句謂聲聞之神通比不上維摩詰。校釋云“聲聞淺學，故所知神變不廣”云云（一四二五頁），乃據誤字而解說者。

維摩詰。問彌勒。一生受記何時得。〔一〇九七〕

校釋：變文〔卯〕（集五九七頁）描寫彌勒堅辭問疾一段，更示內心有說不出苦，事到關頭，無所忌憚，乃盡情流露；似難捏造，必有所本：“彌勒告世尊，往日遭維摩呵責事。……‘我思往昔，爲兜率天王及其眷屬，說不退轉地之次，忽見維摩髮籠離垢之纒，手拄弱梨之杖，謂我言道：彌勒，汝久居聖位，已出樊籠……所以世尊受仁者記，一生成佛。……世尊，維摩居士說爾許多東西，我於當日，都無祇對。……聞說便膽戰心驚，豈得



教吾曹爲使！伏乞世尊，特開慧鏡，朗鑒卑情，會中菩薩極多，且望慈悲別請。’……其時彌勒告如來，往昔遭呵不是推。我即還同鳴布鼓，維摩直似振春雷！不辭便往傳尊旨，必被他家挫辱回。”據此，維摩背後說佛“許多東西”，已非一日。此等隱情，非俗文不吐，俗文又必不能盡吐。須知俗文是當衆公開宣唱之作品，重要內容苟無所本，當場之執事與信徒等耳目衆多，戒律甚嚴，何能容其在道場內，窮年累月，罵祖瀆宗，恣肆不止？故維摩叛佛之跡早明，折服之謀早密，心懷叵測，已無從粉飾矣。此段最露骨之真像，由彌勒於瀝血陳情中，委曲揭之，而歌辭曾無一字詠及。說明變文對於歌辭之補充亦甚要，不容不引。（一五四七、一五四八頁）

楚按：校釋在概論本辭時說：“經與注每掩蓋此段故事之實相，若變文與歌辭間乃揭出許多實相，從知佛教宣傳之虛偽性如何嚴重。”（一四八七頁）對《維摩詰經》及注提出“掩蓋實相”之嚴重指控。又說：“《維摩詰所說經講經文》（集五九二頁），此文內載有彌勒向佛告密語，使人驚心動魄！”（一四九一頁）任氏此一發現聞所未聞，確乎令人驚心動魄！因爲關係重大，且爲《總編》本辭長篇解說之立論基礎，故具引其說如上。按所謂“告密之語”，即是上引講經文中，彌勒告世尊云：“維摩居士說爾許多東西。”校釋解釋說：“據此，維摩背後說佛‘許多東西’，已非一日。”以“爾”爲第二人稱代詞，指佛，這是根本誤解了原意。“爾許”應該連讀，就是“如許”，是如此、這麼之義，“爾許多”就是如此多、這麼多，如《景德傳燈錄》卷三〇法燈禪師《古鏡歌三首》之一：“悠悠哉，爾許多時哪裏來？”變文中亦不乏用例，如《廬山遠公話》：“不知甚生道安，講讀得爾許多

能解？”（《變文集》一七八頁）《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講經文》：“且若非世界，焉能容爾許多微塵？且若非如來，焉能滅爾許多煩惱？”（《變文集》四三九頁）以上“爾許多”皆是如此多之義。至於講經文中的“東西”，潘重規《敦煌變文集新書》校記云：“原卷‘來由’，《變文集》誤作‘東西’。”（該書三三七頁）故知“東西”乃是“來由”誤錄。“維摩說爾許多來由”，即指講經文上文引維摩詰呵責彌勒時所說的大段道理，並非是背後說佛的壞話。所謂“告密”之事，純屬子虛烏有。究其起因，實出於把“爾許”之“爾”誤解爲人稱代詞之“爾”，從而平地掀起了一場“維摩叛佛、彌勒告密”的驚心動魄的風波。一字誤會，影響竟至如此之巨，可不慎哉！

## 十二時（勸學）

校釋：右辭八首後原本接下一套四首，表面以十二支領十二辭，不缺，實際彼此格調不同，內容爲勸學與求宦，各有重點，亦小異。是原抄錯簡，成爲兩套殘文：此套缺四首，次套缺八首。（一五五八頁）

楚按：編者於次套校釋內又說：“此套失前面八首，待補。每首格調‘三七七七’，單片，叶三韻，平仄皆有。前套八首內容雖與此不遠，而礙於格調之截然不同，無從攀合。……‘格調’者何？文字之所依，同時亦聲曲之所主，雙方無從偏廢。倘僅知有文，不知有聲，則視‘徒辭’與‘聲辭’將無別，難云‘敦煌歌辭’矣。故從格調與聲曲方面推求，原作必不至於在定格十二首內，以三分之一用甲調，又以三分之二用乙調，而能翕

如，純如，儼如，繹如也。伯二九五二所以造成此種現象，明明出於書手荒唐，違聲割辭，不顧格調。本編對此，惟有堅持原則，予以澄清，不因循保守。”（一五六四頁）以上是編者之說。今按，此組《十二時》八首〔一一〇〇—〇七〕與下組《十二時》四首〔一一〇八——一〕，在原卷中是一套完整的《十二時》，以十二支領十二辭，內容銜接，首尾完具。編者分別擬題爲“勸學”，和“求宦”，其實在主張“學而優則仕”的古人看來，“求宦”是“勸學”的必然結果，因此十二首辭是一氣貫注的。編者割裂一套整辭爲兩套殘辭的理由是：“從格調與聲曲方面推求，原作必不至於在定格十二首內，以三分之一用甲調，又以三分之二用乙調。”其實原作何止用甲調、乙調，而是用了甲調、乙調、丙調。即〔一一〇〇—〇三〕和〔一一〇六〕等五首是“三七七七七七”，〔一一〇四—〇五〕和〔一一〇七〕是“三七七七七七”，較前五首少了兩個七字句。〔一一〇八——一〕等五首是“三七七七”，又較前三首少了兩個七字句。編者爲了維持他所擬的“格調”，爲“三七七七七七”一式的三首擬補兩句七言空格，以便看起來和第一式格調相同，其實原本並非如此。至於“三七七七”的一式，由於實在無法擬補四句七言空格，乃被“堅持原則”，割裂爲另一組，使好端端的一套《十二時》，身首異處，然後將責任歸於“書手荒唐，違聲割辭，不顧格調”；其實“割辭”的並非書手，而是編者。至於編者“割辭”的理由，則是“格調不同”。其實“格調”是從原文歸納出來的，先有原文，後有格調。原文既有三式，則應正視這一現實，而不應該先主觀設想一個“格調”，原文與主觀格調不同者，可改造者則改之入調，不可改造則斥之調外。至於原辭何以寫作三式，

正是應該研究的問題，即使暫時無法解釋，也可留待以後討論。硬要抹殺這一事實，與駝鳥戰術何異？

不言官職作曹同。天下相欽酒飯飽。〔一一〇一〕

校釋：“曹同”疑是“同曹”之訛。（一五六〇頁）

楚按：“曹同”是“曹司”之誤。“曹司”本是官府分曹治事之機構，這裏即指曹司之官員吏人，如敦煌本王梵志詩：“縣官與恩澤，曹司一家事。”

□□□寧心莫慢。逢人禮節切須存。〔一一〇二〕

校釋：（原本）“節”寫“則”。龍例曰：“節”“則”互代，同“即”“則”之代，已詳〔〇三四七〕。“節”“則”同爲精母，惟韻部稍遠。（一五六〇頁）

楚按：原寫“則”字不誤，不必曲說改字。“禮則”即禮法儀則，《左傳》文公六年：“委之常秩，道之禮則，使毋失其土宜。”斯四二七七王梵志詩：“我本野外夫，不能恒禮則。”宋黃休復《茅亭客話》卷十《程先生》：“世習儒，少孤，立身介潔，跬步一言，必循禮則，家童稚子，應對進退，不踰規矩。”

遠近稱傳到姓名。遙聞談說人皆美。〔一一〇三〕

楚按：“到”原本實寫“道”，應據改。

正南午。讀書便是隨身寶。〔一一〇四〕

校釋：原本“隨”寫“在”，因下句“在”字誤，茲據〔〇八五六〕改。（一五六一頁）

楚按：原寫“在”字自可通，不必定改爲“隨”。“在身”即自身，如《朝野僉載》卷一：“夫人怒曰：此獠狂語，兒在身無病。”《文苑英華》卷六九七蘇安恒《爲魏元忠疏》：“麟臺監張易之兄弟，在身無德，於國無功。”王重民輯《補全唐詩拾遺》載

馬雲奇《懷素師草書歌》：“在身文翰兩相宜，還如明鏡對西施。”  
《降魔變文》：“佛是誰家種族？先代有沒家門？學道諸稟何人？  
在身有何道德？”（《變文集》三七七頁）

然如日下涉劬勞。成名還有凌雲志。〔一一〇五〕

校釋：（原本）“如”寫“知”，待校。（一五六一頁）

楚按：原寫“知”字不誤，“日”字原本實寫“目”，此句作  
“然知目下涉劬勞”。“然知”即乃知，如《漢將王陵變》：“楚將  
見漢將走過，然知是斫營漢將。”（《變文集》三九頁）《總編》  
〔〇六八〇〕首：“七寶隨身千子遠，福盡然知也是空。”“目下”  
則是眼前、現在之義，如《總編》〔一二九七〕首：“不須目下騁  
僂僂。波吒總在無常後。”

但教十年冬夏讀。不撻變作一貧人。〔一一〇六〕

校釋：“撻”，是訛火，疑若虛字“啊”，有聲無義，待訂。  
“一貧人”寫“一歹人”，待訂。（一五六二頁）

楚按：原文“撻”字應是“捷”字形誤，原寫“歹”字乃是  
“官”的俗字，此句作“不捷變作一官人”，謂縱然科舉不第，也  
可作一名官員吏人。

東舍遙呼去喫茶。西舍用留去飲酒。〔一一〇七〕

校釋：（原本）“留”寫“流”，〔〇四七二〕有同例。（一五  
六三頁）

楚按：“用留”不詞。原寫“流”字不誤，“用”字則是  
“周”字形誤。“周流”本義是巡遊，這裏的“周流飲酒”是說輪  
流作東飲宴，唐代本有這種風俗，如《冥報記》卷下：“長安市  
里風俗，每歲元日已後，遞作飲食相邀，號爲傳座。”《醜女緣  
起》亦云：“遞斗傳局，流行屈到家中，事須妻出勸酒。既無形

積（跡），例皆見女出妻，盡接座筵。日夜不備（比）歡樂，次弟漸到王郎排備酒饌。”（《變文集》七九五頁）所寫即是“周流飲酒”之事。

## 十二時（求寃）

文章爭不多勤學。有志勿令生愧悔。〔一一〇八〕

校釋：（原本）“多勤學”寫“多心孛”。（一五六四頁）

楚按：今檢視原卷影本，上字實寫“盡”，此三字作“盡心學”，應據正。

朝廷上下聘詞章。萬個之中無有二。〔一一一〇〕

校釋：“廷”寫“言”，形微近。（一五六五頁）

楚按：此字乃“唐”字，這裏是“堂”的同音字。

## 五更轉（警世）

人皆恒作千年調。謂將不死鎮安居。〔一一一二〕

校釋：“千年調”謂怕死。王梵志詩：“世無百年人，擬作千年調，打鐵作門關，鬼見拍手笑。”（一五六八頁）

楚按：“千年調”謂作長命千歲的打算，故下句云“謂將不死鎮安居”。王梵志詩云“打鐵作門關”，亦是此意。夫希圖長命與怕死，雖然本質一樣，表現究別。

面上紅顏千道皺。腰疼脊曲項筋□。〔一一一二〕

校釋：“筋”……其下缺一字，應仍是“粗”，則韻復。（一五六八頁）

楚按：缺字是“粗”，應無疑問，應予補足。《八相變》：“眉中有千重碎皺，項上有百道窟（粗）筋。”（《變文集》三三五頁）下句即是“項筋粗”也。至於“韻復”，則通俗作品，原本本不避忌也。

眼暗耳聾□不辨。頭昏腦轉手專□。〔一一一二〕

校釋：（原本）“專”下寫“遇”，待校。（一五六八頁）

楚按：《廬山遠公話》：“於是道安心擬答，口不能答；口擬答，心不能答。手腳專顛，唯稱大罪。”（《變文集》一九〇頁）變文的“專顛”，應即此首的“專遇”。

□中牙齒並落盡。皮肉瘦損□身枯。〔一一一二〕

楚按：上句空框其實是“口”字。下句缺字原卷模糊，似“遍”字。

終日怱怱望富貴。誰先□業受飢貧。〔一一一三〕

校釋：“誰先”費解，待校。（一五六八頁）饒編第四句作“誰先業受飢貧”，注謂“業”字前後似脫一字。（一五六九頁）

楚按：下句脫字應在“先”字前，“先業”連讀，而不是“誰先”連讀，此句作，“誰□先業受飢貧”。“先業”謂前生所造之業因，聖彼得堡藏法忍抄本王梵志詩：“所以有貧富，良由先業起。”原句脫字雖難確補，但全句大意可知，謂孰料由於前世之業因，而令今生受飢貧也。

當時梳頭鏡裏照。如今一攏永無因。〔一一一三〕

校釋：“一攏”待考，似猶言“一概”，指富貴與飢貧兩面。“因”見〔〇四一二〕。“永無因”謂檢點生平，未種好因。（一五六九頁）

楚按：“攏”即梳理之義，如張碧《美人梳頭》：“須臾攏掠

蟬鬢生，玉釵冷透冬冰明。”《總編》〔〇〇一二〕首云：“蓮臉柳眉休暈，青絲罷攏雲。”“攏”字甲本作“寵”，乙本作“籠”，《總編》校作“攏”，說曰：“‘攏’謂括束，如韓偓詩：‘無言攏鬢時’；李珣《南鄉子》：‘攏雲髻，背犀梳’；孫光憲《風流子》：‘微傅粉，攏梳頭。’”（一六八、一六九頁）這些“攏”字義同本首的“攏”字，編者何明於彼而暗於此耶？至於“永無因”，即永無機緣之意。“如今一攏永無因”是說，如今年老髮禿，欲一梳理，永不可能，與上句“當時梳頭鏡裏照”適成對比。

被他將衣面上蓋。合眼瞑暝不解睜。〔一一一三〕

校釋：（原本）“睜”寫“嗔”。（一五六八頁）

楚按：原寫“嗔”字是，發怒之義。按古人命終，即以衣覆面，如伯三四一八王梵志詩：“一死手遮面，將衣便覆頭。”此處“合眼瞑暝不解嗔”，是說一旦命終，任人擺布，改作“睜”字，反而出韻了。或以爲“嗔”字與下文韻復，則俗文本不避忌，如上首“項筋粗”之例。



## 敦煌歌辭總編卷六匡補

### 十二時 (普勸四衆依教修行)

喫腥羶。飲釀酒。業障癡心難化誘。〔一二〇四〕

校釋：三本“障”寫“壯”。龍例云：“障”，之亮反；“壯”，側亮反；方音通讀。（一五九九頁）

楚按：三本皆寫“壯”字，必有道理；且此卷他處亦多次出現“障”字，並不寫作“壯”字，“方音通讀”之說，未能厭愜人意。按“壯”有盛、重、大等義，《詩·小雅·采芑》：“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毛傳：“壯，大。”《五燈會元》卷一一《汾陽善昭禪師》：“弦斷故射的不中，翼折故空不可飛。弦壯翼牢，空的俱徹。”“弦壯”謂弓弦粗牢。本首之“業壯”，謂惡業深重也。

更若夫妻氣不和。乞求得病誰相救。〔一二〇七〕

校釋：“乞求得病”應是“得病乞求”之倒文。（一六〇〇頁）

楚按：原文“乞求得病”不倒。“乞求”猶云“巴不得”，皮日休《新秋紀事三首》之二：“乞求待得西風起，盡挽煙帆入太湖。”元陶宗儀《南村輟耕錄》卷一二：“世之曰‘乞求’，蓋謂正欲若是也。然唐時已有此言，王建《宮詞》：‘只恐它時身到

此，乞求自在得還家。’花蕊夫人《宮詞》：‘種得海柑才結子，乞求自過於君王。’本首寫“夫妻氣不和”，故有“乞求得病”之語，謂巴不得對方得病也。

今日言。是衷懇。萬計頭頭相接引。〔一二一七〕

校釋：“萬計頭頭”三本同，待校。（一六〇四頁）

楚按：“萬計頭頭”不誤，猶云千方百計。“頭頭”表示時時、處處、事事，如《維摩詰經講經文》：“心能了處頭頭了，心若精時事事精。”（《變文集》五二一頁）《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講經文》：“慈悲處處垂方便，喜捨頭頭願早成。”（同上四二九頁）《地獄變文》：“頭頭增罪，種種造殃。”（同上七六一頁）

但將好事讓他人。早晚僂儻勝百鈍。〔一二一九〕

校釋：“百鈍”待校。（一六〇六頁）

楚按：“百鈍”不誤，“鈍”即愚鈍之義，“百鈍”則極言其愚鈍，與“僂儻”反義對舉，“僂儻”則為精明能幹之義。此句的“早晚”為何時之義，“早晚僂儻勝百鈍”者，言何時見到過精明者勝過愚鈍者，意謂實不然也。此句乃承上句“但將好事讓他人”而下，以言忠厚者終不吃虧也。

見師僧。要參問。莫慢身心須戒慎。〔一二二〇〕

校釋：第三句“莫”原寫“我”，意乖，又與末句“君”之口氣不相應，擬改。（一六〇六頁）

楚按：原寫“我”字不誤。“我慢”乃佛教術語，謂驕傲自大。《妙法蓮華經·方便品》：“我慢自矜高，諂曲心不實，於千萬億劫，不聞佛名字。”《維摩詰經講經文》：“令除我慢意，卻作善和人。”（《變文集》五七三頁）又：“外意之中除我慢，在其王子孝尊親。”（同上五九一頁）“我慢”既已成詞，不宜將“我”字

拆開單獨理解，故與末句“君”字口氣并無不相應之處。

能令綠鬢作蒼筤，巧使紅顏成墓草。〔一二二三〕

校釋：（甲本）“蒼筤”寫“蒼狼”，從乙丁。“筤”乃初生竹，青蒼，用代白色。（一六〇八頁）

楚按：此二字當作“蒼浪”，花白色。白居易《冬至夜》：“老去襟懷常濩落，病來鬢鬢轉蒼浪。”又《浩歌行》：“鬢髮蒼浪牙齒疏，不覺身年四十七。”《五燈會元》卷一八《博山子經禪師》：“且徇張三通節序，從教李四鬢蒼浪。”

八元八俊葬丘陵。三傑三良掩荒草。〔一二二五〕

校釋：三本“三良”皆寫“三張”。（一六〇八頁）

楚按：既然三本皆寫“三張”，改為“三良”便缺乏根據。“三張”指與“二陸”（機、雲）齊名的張載、張協、張亢，西晉時詩人，這裏作為文士的代表。

慈悲喜捨離慳貪。忍辱柔和除倨傲。〔一二二七〕

校釋：“喜捨”一云“淨捨”，“淨施”，喜布施財物。（一六〇八頁）

楚按：“喜捨”是並列關係，“慈悲喜捨”即佛書所云“四無量心”，《大智度論》卷二〇：“四無量心者，慈悲喜捨。”《法門名義集》：“四無量心：慈無量、悲無量、喜無量、捨無量。慈能與樂饒益，名之為慈。慈緣不局，稱為無量。悲愍救苦厄，名之為悲。喜慶彼得，名之為喜。捨能亡憎愛，心會平等，離前三心，不著於相，名之為捨。無量之義，皆如前釋。”

食時辰。若時節。善女善男聽我說。〔一二三一〕

楚按：“若”當作“苦”。“食時”為用餐食肉之時，自佛教戒殺生觀點視之，故云“苦時節”也。

爭如蔬素遺飢腸。免被冤家隨後撮。〔一二三六〕

校釋：（丁本）“如”寫“而”。龍例曰：“如”“而”互代，據〔〇三〇七〕校後所論，乃第八世紀音變之特徵。（一六一四頁）

楚按：“如”“而”互代，先秦以來即爲通例，豈待八世紀時方爲特徵耶？清周亮工《書影》卷九：“《孟子》‘望道而未之見’，集注：‘而’讀爲‘如’，古字通用。朱子答門人，引《詩》‘垂帶而厲’、《春秋》‘星隕如雨’爲證。今考之，又得數事。《左傳》隱七年‘猷如忘’，服虔曰：‘而也。’昭四年‘牛謂叔孫見仲而何’注：‘而何，如何。’《戰國策》：‘威王不應而此者三。’《呂氏春秋》：‘靜郭君泫而曰不可。’《荀子》：‘驕然而雷擊之，如牆厭之。’《說苑》：越諸發曰：‘意而安之，顧假冠以見；意如不安，願無變國俗。’《新序》引《鄒陽書》：‘白頭而新，傾蓋而故。’皆當作‘如’。《戰國策》：昭奚恤曰：‘非故如何也？’絺疵曰：‘是非反如何也？’《大戴禮》：‘不賞不罰，如民咸盡力。’《春秋繁露》：‘施其時而成之，法其命如循之。’《淮南子》：‘嘗一哈水，如甘苦知矣。’漢樂府《艾如張》，後漢《郭輔碑》：‘其少也孝友而悅學，其長也寬舒如好施。’皆當作‘而’。《漢書·地理志》‘遼西郡肥如莽’，曰‘肥而’。唐人詩多用‘而今’，亦作‘如今’。今予鄉人言‘如何’亦曰‘而何’。”

罪誰無。要猛決。一懺直教如沃雪。〔一二四二〕

校釋：“決”四本均寫“烈”，義未貫，姑改，待校。（一六一七頁）

楚按：四本所寫“烈”字不誤。“要猛烈”者，謂懺罪應該雷厲風行，故下句用如湯沃雪來比喻“猛烈”之效。《汾陽善昭

禪師語錄》卷下《又柱杖歌》亦云：“大丈夫，須猛烈，勁定聖凡蹤跡絕。”

咸隨落日影魂銷。盡溺遊波無覓處。〔一二五七〕

校釋：（甲本）“遊”寫“逝”。（一六二八頁）

楚按：甲本寫“逝”是。“逝波”猶云“逝水”、“逝川”，指流逝的時間，句言多少英雄盡隨時間的流逝而消失無蹤。

母哭兒。兒哭母。相送人間幾千度。〔一二六一〕

校釋：（甲本）“人”寫“松”，“千”待校。（一六二九頁）

楚按：甲本寫“松”字是，“千”字亦不誤。“松間”指墓地，蓋古人墓地多植松柏，如古詩《十五從軍征》：“遙看是君家，松柏塚纍纍。”《世說新語·任誕》：“張湛好於齋前種松柏，時袁山松出遊，每好令左右作挽歌，時人謂‘張屋下陳屍，袁道上行殯。’”故此首以“松間”稱墓地。“相送松間幾千度”者，極言人間喪事之多也。

無常一件大家知。爭奈人心不驚悟。〔一二六二〕

校釋：“件”待校。（一六三〇頁）

楚按：“件”字不誤。“一件”即一件事。“無常”指死，“無常一件大家知”者，謂人生必死這一件事，乃人人所知者也。

年命衰。災禍至。積善纏綿難起止。〔一二七一〕

楚按：“積善”句語義欠通，今檢視各本，皆寫“積漸”，應據改。這兩首所寫為疾病之事，上首云“或腰疼，或冷痺，只道偶然乖攝理。”寫疾病初看似不嚴重，此首接云“積漸纏綿難起止”，則終於拖成大病，臥床不起也。

勸諸人。莫放慢。火宅驅忙無際限。〔一二七七〕

校釋：（甲本）“際”寫“剋”。乙本“際”寫“濟”。（丙本）

“際”寫“劑”。(一六三八頁)

楚按：三本并無“際”字，改“際”缺乏根據。甲本所寫乃“劑”之變形，與乙本“濟”丙本“劑”，皆通作“齊”。“齊限”即界限之義，《晉書·羊琇傳》：“琇性豪侈，費用無復齊限。”

女若多。費綾絹。好物不可教覩見。〔一二七九〕

校釋：“不可”各本寫“不中”。蔣校引《山海經》及《荀子》古義，謂“中”，能也，可也，不必改。此須求通俗之語例以證，俗文原不用古義。(一六四〇頁)

楚按：蔣校是。茲引較近及較通俗之文以證成之。《抱朴子外篇·用刑》：“干將不可以縫線，巨象不中使捕鼠。”《雜寶藏經》卷二《波斯匿王醜女賴提緣》：“吾生一女，形貌醜惡，不中示人。”《大智度論》卷二一：“譬如鹿遊未調，不中遠放。”敦煌本王梵志詩：“臭穢不中停，火急須埋葬。”又：“急手深埋卻，臭穢不中停。”

父邊螫咬覓零錢。母處含啼乞釵釧。〔一二八一〕

校釋：按“螫”有施毒之意。(一六四一頁)

楚按：此說非是，“螫咬”乃俗語求懇之義，蔣禮鴻《敦煌變文字義通釋》第四篇有說。

思量眷屬暫同居。畢竟終身成大患。〔一二八四〕

校釋：(甲本)“終”寫“於”，乙同。丙本“終”寫“非”，“成”寫“終”。(一六四二頁)

楚按：甲本寫“於”是，〔〇六五一〕至〔〇六五六〕首並有“於身爲大患”之語，可爲證也。丙本作“畢竟非身終大患”，句式已有不同，不得以彼處之“終”字改此處之“於”字。

旱澇忍苦自耕耘。美飯不曾沾一口。〔一二九〇〕

校釋：(甲本)“旱澇”寫“捍勞”，乙丙同。(一六四五頁)

楚按：三本皆寫“捍勞”，不必改，“捍勞”即堅忍耐勞之意。

遇清平。永福祐。要者運來皆得就。〔一二九二〕

校釋：甲本“承”寫“录”，乙本“永”寫“亟”。(一六四六頁)

楚按：此處校語頗混亂。《總編》錄文並無“承”字，而是“永”字。然此字實應作“承”，甲本“录”、乙本“亟”，皆是“承”字形誤。

爭如少健自家修。閒來更念彌陀佛。〔一三〇三〕

校釋：凡以“爭如少健自家修”爲勸者，乃嗾人乘少健時，即自主分配所有，免其散入“男女妻子”(〔一三一三])或“姑姨弟姪”手中(〔〇六〇六〕亦同此意)。(一六五一頁)

楚按：校釋云“免其散入……手中”云云，當是針對上首“有親男女爲追齋，七分之一唯得一”及此首“若姑姨，或弟姪，一分之中也兼失”等句而發。然而歌辭此處所論並非財產散入他人手中之事，而是說他人代亡者追齋，亡者所獲福利甚少，乃至毫無所獲。所謂“得”“失”，是指功德而言，並非是指財物而言。按照佛教的說法，如果亡人生前爲自己預修生七齋，全部功德皆爲自己所得；若死後由家人追齋，則七分功德中家人得六分，亡者只得一分耳，參看前〔〇六六三〕首匡補。

曩生早曾結緣來。此時方得相逢遇。〔一三〇四〕

校釋：後二句謂前生曾布施，結善緣，今生方有好遇。(一六五二頁)

楚按：以“好遇”解釋原文之“相逢遇”，殊非歌辭本意。這兩

句是針對親屬關係而言，佛教認為親屬關係並非偶然，由於前生結下緣分，今生方得彼此成為親眷，如《敦煌資料》第一輯《分家遺囑樣文》（斯〇三四三）：“吾與汝兒子孫侄家眷等，宿緣之會，今為骨肉之親。”所云“宿緣之會”即是本首之“曩生早曾結緣來”；所云“今為骨肉之親”，即是本首之“此時方得相逢遇”。

行無傷。言有據。凡事酌量須得所。〔一三〇六〕

校釋：首二句待校，或為“言無傷，行有據”。（一六五三頁）

楚按：原文“行無傷，言有據”自通，不必改竄。

丈夫慈善性恬和。兒女嬌癡輕誠諭。〔一三〇七〕

校釋：二本“慈善性”均寫“惡性善”。（一六五三頁）

楚按：二本原寫“惡性善”極確，不能逞臆妄改。原文“丈夫惡性善恬和”是說，丈夫雖然性情暴惡，然而妻子以容忍受之，善能使之恬和，蓋逆來順受之意。“惡性”謂性情暴惡，如北本《涅槃經》卷三二：“有惡性者，現為軟語。”改作“丈夫慈善性恬和”，則丈夫原本性行慈善恬和，與作者本意適相反矣。

自修行。辨前路。喫著殘年能幾許。〔一三〇九〕

校釋：（甲本）“辨”寫“辦”。乙本“辨”寫“辯”。（一六五四頁）

楚按：甲本“辦”字是，乙本“辯”字乃“辦”字之誤，改作“辨”字又增新誤。“辦前路”即為前路作安排準備，這裏的“前路”是說死後，“辦前路”即為死後作準備，如預修生七齋之類。故下句說“喫著殘年能幾許”，謂殘年喫著所費無多，正可傾餘財為死後“辦前路”也。



## 敦煌歌辭總編卷七匡補

### 阿曹婆辭（鎮隴西）

昨夜春風入戶來。動人懷。〔一五〇一〕

校釋：（甲本）“人懷”寫“如門”。乙本“人懷”寫“如開”。（一六七三頁）以“人”代“如”，有斯二〇四九《古賢集》之例可憑。集內於李白《將進酒》“人生得意須盡歡”，“人”寫“如”。龍例曰：“開”，溪母，“懷”，匣母。《開蒙要訓》之注音有溪匣互注例，故得以“懷”代“開”。惟臆改終不若善本比勘者可信，一時假設，仍俟琢磨。（一六七四頁）

楚按：兩本俱無“人懷”字面，編者逞臆改字，又曲爲之說，實不可取。今檢視甲本，亦作“如開”，然則兩本皆寫“如開”矣。校釋亦知“臆改終不若善本比勘者可信”，竊謂善本比勘又不如原本正確不誤者爲確鑿無疑。其實兩本原寫“動如開”極是，謂春風吹動門戶，如人開啓。李白《獨漉篇》：“羅帷舒卷，似有人開。”下句即“動如開”之意。

## 鬪百草辭（喜去覓草）

佳麗重名城。簪花競鬪新。〔一五〇五〕

校釋：甲本“簪”寫“爭”。（一六八一頁）

楚按：今檢視乙本，亦寫“爭”字。既然兩本皆寫“爭”字，而且“爭花”正與“競鬪新”意義配合，沒有必要憑空改作“簪”字。

欲摘問旁人。兩兩相捻笑。〔一五〇七〕

校釋：二本“笑”寫“取”，失韻，仍待校。（一六八三頁）

楚按：二本寫“取”字，意義上毫無問題。至於“失韻”，則本辭〔一五〇四〕首的“郎”字，〔一五〇五〕首的“新”字，“仙”字，皆可認為“失韻”，難道也要另改一入韻之字嗎？不如仍然保留原貌。大抵早期之大曲，重在樂舞，某些歌辭之文理與押韻，本非偏重，故時有不了了處。

## 劍器辭（上秦王）

鬪賊勇勇勇。擬欲向前湯。〔一五一二〕

校釋：“鬪”寫“聞”，乃“聞”之訛；“擬欲”待校，因與“勇勇勇”意不貫。（一六九四頁）

楚按：校釋已發現兩句“意不貫”，而這個矛盾其實是編者自己造成的。原寫“聞”字不誤，“聞賊勇勇勇”是說聽到敵情，即摩拳擦掌，躍躍欲試，故下接“擬欲向前湯”，何等自然。改“聞”為“鬪”，則“鬪賊”已成事實，再說“擬欲向前湯”自然

意不貫了。

應手三五個。萬人誰敢當。〔一五一二〕

校釋：“三五”寫“五三”。（一六九五頁）

楚按：原寫“五三”與“三五”同義，都表示約數，不必改此從彼。《北史·裴叔業傳》：“小有罪過，必束帶伏門，經五三日乃引見之，督以嚴訓。”《遊仙窟》：“聞渠把捉快，更乞五三籌。”又：“屏風十二扇，畫幃五三張。”呂巖《絕句》之十一：“學道須教傲骨貧，囊中只有五三文。”

從家緣業重。終日事三郎。〔一五一二〕

校釋：“從”字下衍“宅”字。（一六九五頁）

楚按：大凡衍字，往往和誤字一樣，有其成因，可以說明。而此“宅”字何以致衍之由，不易說明，恐非一刪所能了事。竊謂此字并非衍文，“宅家”是唐人對天子的稱呼。李匡乂《資暇集》卷下《阿茶》：“公郡縣主，宮禁呼爲宅家子，蓋以至尊以天下爲宅，四海爲家，不敢斥呼，故曰‘宅家’。”《祖堂集》卷八《華嚴和尚》：“三歲宅家龍鳳子，百年堦下老朝臣。”明于慎行《穀山筆塵》卷一三：“唐末宮中稱天子爲宅家，如十六宅諸王爲劉季述所圍，升屋呼曰：‘宅家救兒！’季述廢立，何后趨至，拜請曰：‘軍容勿驚宅家。’”本首的“宅家”，即指上文的“皇帝”、“秦王”，下文的“三郎”，亦即唐玄宗。

**蘇莫遮**（大唐五臺山曲子六首，寄在《蘇莫遮》）

福祚當今。萬古千秋歲。〔一五一五〕

校釋：“當今”均從乙。“當今”丙丁同甲，寫“唐川”。“當

今”訛爲“唐川”，尚未詳其由。〔〇一五一〕有“堂”字，一本寫“當”，可供參考。疑祖本原寫“當今”，初期裔本誤爲“堂今”，續誤爲“唐今”；至後唐之裔本誤爲“唐以”。（一七一二頁）

楚按：甲、丙、丁三本皆作“唐川”，不宜輕易否定。編者設想的由“當今”誤爲“唐川”的種種過程，亦太曲折。竊謂“唐川”不誤，猶云“唐土”，指中華而言。此句承上文“西國真僧，遠遠來瞻禮”而下，“唐川”是相對“西國”而說的。本辭表現了西域僧人對中華文化的傾慕與祝福，可以看到唐代文化對外國的强大吸引力。

雨霽相和驚林藪。霧卷雲收。化現千般有。〔一五一六〕

校釋：“化現”謂文殊現身，完全神話……《廣傳》（詳〔〇三九三〕等總校）：“貞觀中，有解脫禪師（詳〔〇三九九〕），聚衆習定。自云於花園（詳〔〇四〇四〕）北，四度見文殊。”日本長惠《魚山詩抄》云：“考舊記：玄宗皇帝御宇，天寶元年，文殊五臺山出現。”——此亦作辭在盛唐之證。（一七二〇、一七二一頁）

楚按：“化現”誠然是神話，但既云“千般有”，則不應拘泥於僅僅是文殊現身。《廣清涼傳》卷下載金光照和尚事曰：“至唐大曆二年，方達五臺山，於大華嚴寺萬菩薩院安止。其日，忽雷電交發，雨雹駛飛，師乃駭心，默念大聖。俄爾晴霽，倏睹白光從臺飛下，光中千佛，嚴麗赫然。師涕泣交流，舉身投地，而爲作禮。比至舉首，忽然其前湧出高樓十丈，有千葉花座而以盛之。遂見諸佛舒金色臂，三摩師頂，告師曰：‘爾從今以去，應名金光照耳。’諸佛令師誦《金剛般若》以爲恒式。言訖，忽然

不見。”按歌辭此首所詠爲“東臺”，據《廣清涼傳》卷上《五臺境界寺名聖跡六》，東臺古寺一卡五中正有古華嚴寺，則歌辭此數句所詠，或許正是金光照事。果真如此，則此辭之作必在大曆二年之後，而不會是在盛唐了。

## 敦煌歌辭總編補遺匡補

### 失調名（男兒出外）

奪目雲中落羽翰。相隈莫效鴉鵲爭。〔補○○三〕

校釋：“隈”原作“謂”，殆因“謂”形而訛。“隈”義爲“倚”，在唐俗文內又有敗壞之意。於此反正二義皆可通。辭內先云“便該鬥”，結又云“莫爭”；既是“賊兵”，焉能妥協？“慎莫”云云，分明怕事，已不類“男兒”！——足見全辭隨在矛盾。（一七五四頁）

楚按：原寫“謂”字不誤，“相謂莫效鴉鵲爭”是作者的口氣，勸告“男兒”與“賊兵”莫爭鬥也。謂之“怕事”亦可，謂之“不類男兒”亦可，作者立場確實如此——但並非隨在矛盾。云“便該鬥”者，乃形勢所逼，不得不鬥，并非願意爭鬥。雖云“賊兵”，但又冠以“慎莫逢”三字，仍以趨避爲要務。倘若我們熟知兵荒馬亂年代人民外出之艱難，便可體諒作者“怕事”的心理了。

## 浣溪沙 (黃鶯)

一隻黃鶯薄天飛。空中羅網嗟長懸。〔補○○四〕

校釋：原辭作：“一鶯黃鷹薄天飛，空中羅網嗟長碁。（周氏校“碁”爲“暮”。）”（一七五五頁）

楚按：上句原辭“鷹”字是，《總編》誤改爲“鶯”。“黃鷹”字面亦見《妙法蓮華經講經文》：“恰是黃鷹架上，天邊飛去々（有）心。”又：“黃頭（鷹）雖在架頭安，心膽終歸碧浴（落）間。”（《變文集》五〇二頁）“薄天飛”自屬黃鷹之事，豈是黃鶯所能辦者？下句原辭“碁”字，疑當作“稀”，音近而誤。正因爲“羅網稀”，故黃鷹得以“薄天飛”。本首出自女子口吻，本不欲“黃鷹薄天飛”，故用“嗟”字以表惋惜之意。

高意郎君勞□□。忽然得奪旋高天。〔補○○四〕

校釋：原辭作：“……高意郎君勞敬縛，忽然得奪旋高初。”“高意”、“勞君縛”……均難訂。“高意”若改“得意”，“勞君縛”若改“牢緊縛”，則較易解。（一七五五頁）

楚按：原文“高意”甚是，不煩改爲“得意”。“高意”猶云“雅意”、“厚意”，是稱頌別人情意的話。原文“勞敬縛”並非“勞君縛”，亦非“牢緊縛”，應是“勞更縛”。“敬”是“更”字音誤，如《維摩詰經講經文》：“深深擬證無爲，念念堅修功德，敬要何爲？復起蕞（菩提）之心，正證七大之果。”（《變文集》六一四頁）“敬要何爲”便是“更要何爲”。下句“奪”與“脫”通用。改下句末字“初”爲“天”，不如改“飛”。這兩句作：“高意郎君勞更縛，忽然得脫旋高飛。”意思是說，有勞郎君厚

意，將黃鷹重新縛住，倘若得脫，又將飛向高天。

## 失調名（遠征行）

乃可幘鞍梯漢堦。大王不容許女人妝。〔補〇〇九〕

校釋：“幘”、“梯”二字未解。“梯”可能是“代”，婦謂自己可以女妝，代夫從軍，而大王不許如此，不願守空房，是不願雌伏。（一七五九頁）

楚按：上字據字形應是“幘”字別體，同“檐”。〔〇二〇七〕首云：“錦帽紅纓紫薄寒，織成團檐鈿裝鞍。”校釋云：“白居易《嘲雪中馬上妓》：‘銀篦穩簪烏羅帽，花檐宜乘此（楚按叱之誤）撥駒。’李商隱《鏡檻》：‘騎檐侵鞍卷，車帷約幘靴（楚按鉞之誤）。’‘檐’均謂馬上披衣。”（六六四頁）即是此字，“檐鞍”是說給馬鞍披上鞍褥。又“梯”校爲“代”，意思是對的，字卻沒有認對。此字應是民間書手創造的形聲字，同“替”字，代替之義。至於將“女人妝”解釋爲“女妝”，則恰好與原意相反。這個“妝”字是“戎裝”之義，即戰士裝束，這本來是男人的事，所以下文說“女人束裝有何妨，束裝出來似神王”。特別爲“女人束裝”辯解一番。而原文“女人妝”就是“女人束裝”，亦即女扮男裝從軍。

乃可刀頭槍下死。夜夜不願守空房。〔補〇〇九〕

校釋：“願”原作“辦”，費解，擬改，俟考。（一七五九頁）

楚按：上句“乃可”即“寧可”之聲轉。下句原寫“辦”字不誤，“不辦”即不能，如《三國志·蜀志·法正傳》：“吾故知玄德不辦有此，必爲人所教也。”《世說新語·假譎》：“愍度道人始



欲過江；與一僧道人爲侶，謀曰：‘用舊義在江東，恐不辦得食。’便共立心無義。”

丈夫兒出來須努力。覓取策三邊。〔補〇一〇〕

校釋：“策”原作“第”。（一七六〇頁）

楚按：原寫“第”應作“定”，“定三邊”即安定邊疆。按照唐五代西北方音“青齊互注”例，“定”與“第”同音，因相訛也。《葉淨能詩》：“云皆奉天曹正配，爲定三夫人。”（《變文集》二一八頁）蔣禮鴻校“定”爲“第”，即是其例。

### 浣溪沙（萬里迢停）

自憶家鄉心意亂。日長斜。〔補〇一二〕

校釋：（原本）“自憶”作“百憶”，“意亂”作“憶戀”。（一七六一頁）

楚按：原本“百憶”應作“不忘”，“百”即“不”字音誤，如下首失調名與此首同出一卷，校釋云“四‘不’字原皆作‘百’。”（一七六二頁）可證此處“百”字亦“不”字之誤。原本“憶”字即“忘”字別體。原本“憶戀”亦不誤，不必改字。此句作“不忘家鄉心意戀”，本極妥貼也。

### 失調名（耶娘老）

一不願耶娘老。二不願梵公生。三不願無弟兄。四不願自身當。〔補〇一三〕

校釋：“老”謂“老壽”，非衰老。“梵公生”，“生”原訛爲

“主”；“梵公”似指梵志，未知中否。“無”原作“无”。“無弟兄”亦爲一願，甚異；或謂無論禍福，均願由“自身當”，無心推委。倘不然，“無”字將如何校？（一七六二頁）

楚按：第一句“老”正謂衰老，非謂“老壽”；若耶娘老壽，豈有不願者乎？第二句原本“主”字不誤，“不願梵公主”即不願娶梵公主之意，亦即暫爲中華臣民之意。這首詞發現於敦煌，可以體會到當時敦煌漢族人民的強烈愛國意識。改“主”爲“生”，不但毫無根據，又牽扯到享有盛名的白話詩人王梵志，且又“不願”爲梵志所生，愈說愈離奇。第三句倘真如校記所說，“無弟兄”亦爲一願，誠然甚異；然而原文是“不願無弟兄”，則所願正是“有弟兄”，尚何異乎？第四句“自身當”，所當之事應指因果報應，佛教以爲世人死後，生天者少，淪入地獄受苦者多，故“不願自身當”亦爲一願。校釋似是把“不願”皆看作是“願”，故解說處處與歌辭原意相反，然而原文“不”字（原作“百”，乃編者校訂者）明明白白，何以視如不見，令人費解。

燕子雲中鳥。下來繞此堂。同席溫美酒。且以唱歌人。〔補〇一三〕

校釋：此寫有燕高飛，見之乃發奇想，欲招與同席，以充歌伎。（一七六三頁）

楚按：此說似有喧賓奪主之嫌。作者立意的重點在後兩句，即以美酒慰勞歌者。原文“以”通作“與”。“唱歌人”是席上的歌者，而不是天上的燕子。若前兩句乃陪襯，以燕子繞堂不去，形容歌聲優美動聽，乃至飛鳥留戀不捨。原意如此，豈得更發“奇想”哉。

## 高興歌（酒賦二十一首）

楚按：《高興歌》（亦名《酒賦》），實爲長篇七言歌行，析爲歌辭二十一首，割裂破碎，恐事實不如此也。

遠近咸知用度慣。輕棄隋珠召玉環。〔補一〇二〕

校釋：“召玉環”，丙、丁、戊本均寫作“趙玉環”。（一七六六頁）

楚按：丙、丁、戊本作“趙玉環”是。“玉環”即璧，《說文》：“璧，瑞玉圓也。”又：“環，璧肉好若一謂之環。”“趙玉環”即和氏璧，以其曾爲趙國之所得也。《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由此引出了“完璧歸趙”的故事，而使和氏璧更加聞名天下。此處即以“趙玉環”與“隋珠”並列，以言希世之珍也。

相令唯憂日勢斜。吟歡只怕時光促。〔補一〇七〕

校釋：甲、乙、丁本“相令”作“相命”。案唐人以酒令佐歡，有行手勢者，又有行瞻相者。盧言《盧氏雜說》引詩云：“少下花枝少下籌，須防女伴妒風流。坐中若打占相令，除卻尚書莫點頭。”“打占相令”即打瞻相令，省稱“相令”。“相令”既爲酒戲，宜其與“吟歡”對仗。……又“瞻相”猶云“觀物”，賴有光亮進行，“唯憂日勢斜”正合情理。（一七七〇頁）

楚按：此說非是。倘以“相令”爲“打占相令”之省，則甲、乙、丁本之“相命”又將何說？二字當從三本作“相命”，丙本“令”則“命”之誤（草書形似）。“相命”即相喚之義，如

《大載禮記·夏小正》：“鳴也者，相命也。”杜甫《西閣二首》之一：“百鳥各相命，孤雲自無心。”高適《秋胡行》：“日暮蠶飢相命歸，攜籠端飾來庭闈。”《維摩詰經講經文》：“見文殊問疾毗耶，盡願相命爲伴。”（《變文集》六四一頁）《伍子胥變文》：“恩愛還同昔日，相命即歸。”（同上二四頁）以上“相命”皆是相喚之義。孟浩然《春中喜王九相尋》：“酒伴來相命，開尊共解醒。”說的正是酒徒邀呼飲酒之事，“相命”用法與此處全同。

點清酒。如竹葉。〔補一〇九〕

校釋：首句“點清酒”與前一首“黑黯湫”暗相呼應。皇甫松《醉鄉日月》云：“凡酒以色清味重而飴（者）爲聖……色黑而酸醱者爲愚。”據王楙《野客叢書》，此說早見於鄒陽《酒賦》、魚豢《魏略》。本辭乃用黑酒、清酒之對比，以寫飲酒之歡。（一七七二頁）

楚按：“點清酒”實與前一首“黑黯湫”無關，而本辭亦未用黑酒與清酒相對比。前一首之“遮莫酒如黑黯湫，終須欲入崕嶠谷”，並非是形容“黑酒”的顏色，而是以“黑黯湫”、“崕嶠谷”形容酒醉後昏醺的境界。貫休《書陳處士屋壁二首》之二：“吟狂鬼神走，酒醺天地黑。”蘇軾《發廣州》：“三杯軟飽後，一枕黑甜餘。”以“天地黑”、“黑甜餘”形容醉後酣睡的境界，正與此處以“黑黯湫”、“崕嶠谷”形容酣醉的境界相似。其實校釋在解釋“崕嶠谷”時已云：“末句蓋言酒醉之後，恍惚迷離，如出入深山谷也。”（一七七二頁）“崕嶠谷”既然是形容醉後的境界，則與之相對的“黑黯湫”自然也不例外。而此處忽然又牽出“黑酒”之說，可謂節外生枝也。

今年九月寒應早。高幡百度尊前倒。〔補一一七〕

校釋：丁本“高幡”作“高判”。又甲、乙、丙、己本“高幡”均作“高潘”。龍校“潘”爲“幡”，云“高幡”即高懸之酒旗，亦稱酒家望子。“幡”，孚袁切，敷母；“潘”，普官切，滂母。輕唇重唇不分，故可相代。此首言今年九月早寒，酒家望子畏寒亦復不揚，已醉之人視此望子亦似倒地。蓋以此狀酒後昏聩之狀也。（一七八〇頁）

楚按：各本俱無“幡”字，改作“幡”字沒有根據。由此而引出“酒家望子畏寒”之說，亦顯然牽強難通。其實丁本作“判”，其餘各本作“潘”，都是正確的。“潘”通“判”，是拚上、豁出去的意思。杜甫《曲江對酒》：“縱飲久判人共棄，嬾朝真與世相違。”按此“判”字讀平聲，音潘，宋俞文豹《吹劍三錄》：“判音潘，杜詩：‘痛飲已判人共醉。’”故“判”亦寫作“潘”，《捉季布傳文》：‘九族潘遭違勅罪，死生相爲莫憂身。’（《變文集》五七頁）又：“僕便爲君重奏去，將表呈時潘帝嗔。”（同上六八頁）以上凡“判”、“潘”皆是“豁出去”的意思。至於“尊前倒”的“倒”，是說醉倒，並不是酒家望子倒地，如白居易《六年冬暮贈崔常侍晦叔》：“已共崔君約，尊前倒即休。”“尊前倒”正謂醉倒。因此“今年九月寒應早，高判（或潘）百度尊前倒”三句是說，今年寒冬到來較往年爲早，因此飲酒亦應比往年多，豁出來醉他一百場！云“高判”者，“高”猶云“多”，表示對醉酒的次數往多處估計。再比較杜甫《將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嚴鄭公五首》之三：“豈藉荒庭春草色，先判一飲醉如泥。”下句和本首的“高判百度尊前倒”相似，區別只在於“一飲”和“百度”數量不同罷了。

銀鐙亂點野駝酥。疊疊酒消魚眼出。〔補一一八〕

校釋：“疊疊”二字甲本殘，己本作“謊謊”，乙、丙、丁三本作“壘壘”，今從，但校爲規範字“疊”。（一七八一頁）

楚按：此二字應作“纍纍”，連續不斷貌。《禮記·樂記》：“纍纍乎端如貫珠。”這裏是形容“酒消魚眼出”的樣子（“魚眼”即氣泡）。

戶外多應凍慄寒。筵中不若三春日。〔補一一八〕

校釋：“凍慄寒”乙本殘此三字。甲、己本作“凍慄寒”，丙本作“姪慄寒”，丁本作“姪漂寒”，均不甚通。龍校作“姪慄寒”，意亦嫌晦。今姑校如右式。（一七八一頁）

楚按：此處有兩點可議。一、上句“凍慄寒”仍不順口，應以丙、丁本作校訂基礎。丁本“漂”爲“慄”字形誤，兩本“姪”爲“極”字形誤，蓋“極”字右邊的“亟”，和“姪”字右邊的“至”，草書形極似，兩字遂易相混，此三字作“極慄寒”。二、下句與上句是對比關係，應是言筵中溫暖如春，今云“不若三春日”，與此意適相反，故知有誤。誤在“若”應作“弱”，“不弱三春日”即不遜於三春日，作者原意如此。“若”“弱”音同而誤，敦煌卷子習見，如《維摩詰經講經文》：“并（菩薩）憂念三界衆生，愛如若子。”（《變文集》五三七頁）當作“愛如弱子”。《太子成道經》：“六年苦行氣力劣，若樹神把手引之，出於彼岸。”（同上二九六頁）斷句有誤，當作：“六年苦行，氣力劣弱。”《廬山遠公話》：“商（適）來聽汝宣揚，不若（弱）於道安。”（同上一八四頁）原文“不若”是“不弱”之誤，不遜色的意思，與此首正同。

桃花園裏看無地。走入壺中卻有天。〔補一一九〕

校釋：“看無地”，丙本失一“看”字，丁本作“非無地”，今

從甲本。末句“走入壺中卻有天”，似出自李白《下途歸石門舊居》詩：“壺中別有日月天。”（一七八三頁）

楚按：“看無地”費解，應從丁本作“非無地”，謂桃花園中本自有地，卻不顧而走入壺中。末句“走入壺中卻有天”與李白詩“壺中別有日月天”，俱用《後漢書·費長房傳》所載壺公故事（亦見《神仙傳》卷五）。

璨然可觀辭賦客。興治文章光憚赫。〔補一二〇〕

校釋：“興治文章”甲、己本皆作“興治文章”。丙本作“興劍仗將”，丁本作“興治文章”。案《詩·陳風·衡門》鄭玄箋：“賢者不以衡門之淺陋則不遊息於其下，以喻人君不可以國小則不興治致政化。”鄭箋所言“興治”，與本歌辭“壺中有天”意頗合，故校“治”、“治”等爲“治”。（一七八三頁）

楚按：“興治”當作“興治”，各本“治”、“治”皆是“治”字形誤，“興治”這裏是說興致酣暢。駱賓王《秋日於益州李長史宅宴序》：“曲浦澄漪，似對任棠之水；茅亭興治，如歸山簡之池。”敦煌文書伯二五五五佚名詩：“興治青山北，邀歡到日西。”本首“興治文章光憚赫”立意與杜甫《飲中八仙歌》之“李白一斗詩百篇”相似，皆云飲酒有助於文章也。上句云“璨然可觀辭賦客”，可知“文章”指辭賦而言，與“興治致政化”無關。至於說“興治”與本辭“壺中有天”意頗合，亦誤，“壺中有天”乃神仙方術之事，何關“興治”耶？